武俠世界



贈閱

$2.00

588

· 特別介紹 ·



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四：

釵影龍魂



諸葛青雲 · 著



東南亞名武俠小說作家諸葛青雲君，他的作品早已膾炙人口，向爲讀者稱譽。是篇「釵影龍魂」故事銜接上篇故事之三「返魂釵」。內容情節頑艷，曲折離奇，結構嚴謹，是期起在本刊發表，請參閱內文第151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8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特別推薦最新出版的依達創作小說！







包括長篇·中篇和短篇·情節纏綿·行文清新·感情濃郁………

長篇創作

青草地上　一個紅極一時的男明星自殺逝世，遺下的祇有一篇日記，他將日記送給一個最痛恨他的朋友，於是……一顆明星的昇起，一顆明星的殞落，秘密全暴露出來了……

中篇創作

沙灘對岸　這個島上，住着一個瞎了眼睛的青年，他孤獨而怪僻的性格，沒有人能接近他。一天，島上來了一個少女，她用她的聲音，她的愛，去治療這青年破碎的心，但是後來他無意中發現，她就是很久以前摧毀他前途的情人……

花的兒女　如果花代表愛，他和她的生命就是花。她要他知道，花是有生命的，花是有愛的，她要他知道，他們是花的兒女。這是一篇全新的創作小說，青年的情愛與憤怒被描繪得絲絲入扣，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短篇創作

父親的情人　是一個富有的少男，擁有各式各類的女朋友，但是當他戀愛時，對象竟然是父親的情人，悲劇也由此產生……

明天・明天　母親告訴孩子：「不論多少不幸降臨在我們身上，但是明天，是另一天……」看幾個孩子如何去拯救一個不幸的家庭？「明天，明天」是一篇純人情味的創作。

全書三五七頁　定價四元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變色玫瑰（下）

前文提要：上同書至藍玫瑰突然出現在一名富商唐貝加的家裏，唐氏夫婦正是收養小彼得的人，藍玫瑰却不是爲了小彼得而來，只是要找唐貝加追問一個人的下落，這個人就是樣子跟何孚差不多的宗雄，唐貝加不肯說，藍玫瑰一刀劃向他的下頷，鮮血直冒，嚇得唐太太連聲求饒，願代其夫說出宗雄此人的消息。

航機爆炸　巨宅被焚

藍玫瑰態度認眞，唐宅中的男女僕人看見她剛才以飛叉擲中花王的情形，都不敢輕舉妄動。何况現在男主人唐貝加還在她的掌握之下，各人只有袖手旁觀。

唐太太看見藍玫瑰出手狠毒，在連聲求饒中，又說：「只要你放過我丈夫，我一定會告訴你關於宗雄的下落。」

藍玫瑰冷笑一聲，順手將唐貝加一摔，嘿嘿說道：「現在既然知道了你的下落，我要殺你，易如反掌。」

唐貝加被摔得撞向石椅上，唐太太連忙走過去將他扶起！

藍玫瑰迫視着她，說道：「別要花招了，告訴我宗雄在那裏？」

「他在隣埠，但我們很久沒有連絡了。」唐太太震顫顫地說。

唐貝加嘆氣道：「沒有用的，你再說什麼都沒有用的，到頭來她還是要殺我！」

藍玫瑰又凜然一笑：「你倒有眼光，起碼也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唐太太心裏一凜，忙着以身體掩護她的丈夫，伏在他的胸前。回頭哀聲懇求道：「小姐，請你別這樣，你不是答應過我饒了他嗎？」

「饒了他？」藍玫瑰一陣格格大笑，面色一沉，又說：「爲什麼你不追問我爲什麼要殺他呢？如果我把他往事說出，只怕你也饒不了他！」

唐太太含淚道：「小姐，你也許還年青，你不知道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對丈夫是多麼的愛護，至於他過去的一切，我是不會計較的，只要你放過他！」

藍玫瑰衝前兩步，一手將唐太太推開，手上一柄染血的餐刀，又架着唐貝加的頸項。藍玫瑰沉聲問道：「告訴我，宗雄的正確地址！」

「我太太剛才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我們只知道他在隣埠。」唐貝加說。

「對你的太太說出自己的罪狀吧！因爲你的死

期快到了！」藍玫瑰手上的刀子又在他的面前幌了幾下。

但是，唐貝加的態度變得從容，他說：「還有什麼好說呢？我一直都沒有忘記過你，我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人，但是，我始終也找不到你。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的骨肉找到，你却不肯讓我有贖罪的機會。」

藍玫瑰沉聲說道：「贖罪？嘿！你這禽獸，原來也會演戲的。」

「你說什麼都好，事到如今，我也無話可說。」唐貝加輕輕嘆了一口氣！

唐太太淚流滿面，聲聲哀求，可是，藍玫瑰木無表情，細看清楚，她也熱淚盈眶，手在發抖，聲音也在抖顫着：「多少年來，我一直都在尋找你們這兩隻野獸，想不到，到了今天，才讓我找到了你們。」

刀子壓在唐貝加的咽喉之間，唐太太眼看丈夫危在旦夕，驀地自後衝至，藍玫瑰不但反應迅速，出手也快，回身反手抄住唐太太的手腕，運勁一扔，唐太太立即被扔回花叢那邊！

唐貝加趁勢躍起，飛起一脚，踢中了藍玫瑰的手腕，餐刀也被踢跌地上！

藍玫瑰順勢一滾，回頭正待向唐貝加反擊，但唐宅裏的男女僕人已經紛紛撲到。

藍玫瑰「哼」一聲說道：「我與你們無仇無怨，誰敢再阻攔我，就別怪我不客氣！」

她一邊說着，一邊邁步向前，衆僕人虎視眈眈，二名壯健男僕交換了一個眼色，伺機分左右齊身夾攻！藍玫瑰驀地屈膝彈起，斜裏飛出數尺，反手一掌，直拍一名男僕背肩之間，但聞「隆」的一聲響，一條身形飛出丈外，踉蹌倒地不起。

藍玫瑰這一下子出手，直把衆男女僕人全都嚇呆了。

藍玫瑰眼睛四顧，搜索着唐貝加的下落，只見唐貝加的手上多了一名小童。

唐貝加冷然說道：「你再迫我，我只有與小彼得同歸於盡。」

藍玫瑰頓了一頓，但很快又凛然一笑道：「你似乎忘記了他的身份啦，我會稀罕嗎？」

唐貝加道：「到了這步田地，我也絕不會稀罕的……」

豈料話猶未完，一陣警笛聲自遠而近，顯然有一輛警車正在急馳已至，藍玫瑰一怔，唐貝加又說：「你逃不了，聽到了吧？我宅內的僕人已經報警，他們在屋子裏打電話，你一定不會知道的！」

藍玫瑰道：「好吧！那我就看看你逃到那兒去！」說着，她便欺身直上！

可是，唐貝加抱住小彼得急急躲避着，同時警車也停在門外，一陣陣急促的革履聲，顯示出一隊警員在奔向屋子裏來。

藍玫瑰心裏一凛，隨即放棄追逐唐貝加和小彼得，反身退入花叢之間。小彼得被他們弄得糊塗了，這時他才高聲叫道：「媽媽，你不要走！」

藍玫瑰只回頭瞪了他一眼，立即隱入花間。

唐太太驚魂未定，急令下人將大門拉開，一隊全副武裝的警員衝入花園裏來，他們果然是接到緊急報警的電話才趕來的。

唐貝加指住一叢玫瑰花，對領隊的警長說：「她就躲在那裏。」

警長一邊下令衆警員包圍過去，一邊又問：「她有沒有武器在手？」

唐貝加道：「沒有，但是她的身手非常厲害！」說着伸手摸向下頜，鮮血染紅了衣襟。

警長朗聲說道：「你乖乖的出來吧！有話讓我們跟你說，你已經被包圍了！」

可是，花叢之內，一點反應也沒有。

警長一揮手，衆警員一齊撲了過去，就在這一刹那間，花枝搖曳，幾朶玫瑰花疾飛而出，衆警員驚愕之間，一條身形飛上牆頭，那正是藍玫瑰。

警長拔槍在手，喝令道：「不要動！」

但「動」字也未說出口，藍玫瑰已雙足一頓，反身彈出，飄落街上。

衆警員立即急奪門而出，繞到牆外，藍玫瑰已逃得無影無踪！

夏維探長聞訊趕至，已經來遲了一步。他根據唐宅家人的口供，在一柄餐刀上印取指紋，又把唐貝加夫婦請到警局裏去。

唐貝加道：「她是黑髮的，並非金髮。」

「頭髮可以染色，也可以戴上假髮，這反而不是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她的樣子。」夏維探長說：「坦白說，我們懷疑她就是吧女勞絲。」

「勞絲是她，藍玫瑰也是她，探長，她不是到了日本去了嗎？」

「是的，她在日本殺人，我們懷疑她最近又潛返本市。」

這時指紋組的人員，把一份報告送到夏維探長的手上。

夏維探長瞥了一眼，道：「果然是她！唐先生，你們的處境十分危險。因爲根據我們的資料，這女人不可理喻，她在東京，連殺數人，面不改容，而本市在日前發生的一連串命案，也有可能是她做的。」

唐太太焦急地問：「那麼，我們怎麼辦？」

夏維探長道：「我們會派人保護你的。」

唐貝加道：「我想出國旅行，我眞不希望因爲這件事而令我改變計劃。」

「沒有辦法的，我們也希望你能成行，但是，誰可以保證她不知道你的旅行計劃？」夏維探長說：「只要她知道了，你就有危險！」

唐太太道：「探長，你們警方可以派人保護我們到外國去嗎？」

「對不起，警方最多可以保護你們登上飛機爲止。」夏維探長說道：「但是，你們今天的口供，還有點不盡不實。這，對於警方破案，難免是有阻礙。」

唐貝加道：「我知道的，都已經說了出來。」

夏維探長道：「可是，根據你家男女僕人的口供，你和藍玫瑰的關係，很不尋常。」

唐貝加支吾了一會，說道：「這是我的私事啊！探長先生。」

夏維探長道：「未成案之前，警方當然無權去理會你的私生活，但是，成了案之後，你必須把一切坦白對警方說，這對於我們的緝捕工作，十分有帮助。」

唐貝加想了一陣，終於說道：「好吧！我可以把一切眞相說出，但是，希望你別對外發表。我和藍玫瑰有過一個時期同居的關係。」

「那麼，小彼得就是你們的骨肉了？」

「是的。」

唐太太聽得心裏酸溜溜的，好不難受！

夏維探長又問：「如果眞的這麼簡單，照理她頂多要錢，不會要你的命。是不？」

「誰知道這個女人是不是有點心理變態？」唐貝加說道。

「好吧，你們可以先返家去，我會派人保護你們。」夏維探長道：「但是，在未得我們同意之前，最好不要離開本市。」

唐貝加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藍玫瑰既然證明與勞絲的指紋一模一樣，她便是我們警方的通緝犯人，也是日本警方要求緝捕的人，閣下是我們的重要證人之一。因此，我們希望二位盡可能留在本市。」

「不過，旅行是我們的原定計劃之一，我們不希望改變。坦白說，我覺得離開這裏，比較留在本市更加安全。」

夏維探長道：「如果你一定堅持你的見解，那你隨便好了。」

唐氏夫婦在警探的保護下，離開了警局。

他們剛返抵家中，就接到一個電話，那是藍玫瑰打來的。

藍玫瑰在電話中說：「聽着吧！你要在廿四小時內，將小彼得送回原來地方。第二件事，就是不准離開本市。否則，你會有危險，明白嗎？」

唐貝加道：「你別這樣，有事我們可以坦誠相見的談一談！」

「沒有什麼好談的，首先把小彼得送回原來地方。」

「難道你不希望有人照顧他嗎？」

「你沒有這種資格。」

「我是一番好意的。」

「別嚕嘛了，我要你做的事，你一定要做到，否則，由現在起，第二十五小時，如果小彼得還未送回孤兒院的話，你一定死得不明不白。」

「好吧，我一切依了你。」

電話掛了綫。

唐太太走過來問：「她怎麼樣說？」

「她要我們把小彼得送回孤兒院。」唐貝加怔怔地答道。

「那麼，立即就叫人把他送走吧！唉！這小野種原來竟是小尅星。」

「別詛咒，孩子嘛，他懂得什麼？」

「一日還不是你麼？到底你惹來這一身痲煩，又是什麼冤孽？」唐太太越想越氣，質問道：「那女人爲什麼這麼怨恨你？」

「算了算了，別再吵了好不好？我已經够煩悶啦。」唐貝加轉身往裏面走。

唐太太跟進去問：「你打算怎樣？」

「我們立刻就要離開本市。」

「到那兒去？」

「到什麼地方去都好，總之，不能在這裏等死啊！」

「可是，探長的話，難道你忘記了？」

「管他的！」

「警方有權阻止我們離去的！我勸你還是冷靜的想想。」

「別嚕嘛了，我會叫律師向他們交涉的。」唐貝加說，「你立刻收拾一切，我去找律師。」

「那麼，孩子呢？」

「待我們離去時，才叫人送他回孤兒院，眼前我們要他做護身符。」

唐貝加終於在警探的保護下，去找他的律師，商量離開本市的事。唐太太在家裏草草執拾一切，和打發男女僕人離去。

律師帶着唐貝加到警局裏去找夏維探長，爲他的當事人據理力爭。律師所根據的理由就是：他的當事人根本沒有案底，也沒有犯任何嫌疑；旅行計

劃既然是早已訂下的，何況爲了本身的安全，他更加須要暫時離開這裏。

夏維探長無可奈何，只有讓他離去。

在警探的保護下，唐氏夫婦終於靜悄悄地登上了飛機。

他們沒有向親友告別，知道這件事的，也只是一位律師和警方而已。甚至被解僱的男女工人，也不知道他們這麼快便要離開本市。

他們以爲這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起碼，藍玫瑰就不會知道。可是就當航機起飛之後不久，警方突然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

這女人分明就是藍玫瑰。她在電話中說：「本來我的計劃已經成功了，但是，想起全機搭客之中，竟有絕大部份是無辜的，我便良心難過。」

電話是打到警局裏去的，當值警官問：「你是誰？」

「藍玫瑰！」

當值警官打出手勢示意，令另一位當值警長設法查出電話來源。同時又問：「你剛才那一番說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放了一個計時炸彈在飛往日本的航機之上，那班飛機，剛飛出不足五分鐘。」

「小姐，別開玩笑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爲什麼不可能？」

「機場戒備森嚴，你分明在說謊。」

「好吧，你不信也罷。但是，我的目的在於謀殺一個人。」

「誰？」

「就是唐貝加，我早已查出他夫婦二人乘搭那一班機先飛日本，再飛美國。」

「炸彈在什麼時候爆炸？」

「晚上十時正，我計過了，那時飛機正在海洋的上空。」

當值警官看見警長的手勢，知道他已查出了電話來源，因而極力設法拖延，希望可以通知在附近巡邏的警車按址前往捕人。

因此，當值警官又故意問道：「那你爲什麼又通知我們？」

「剛才我說過了，我問心有愧。」藍玫瑰又在電話中說：「唐貝加該死有餘，但是，那百多名乘客是無辜的，所以，我想，還是把這消息通知你們，至於怎辦，那是你們警方的事了。」

當值警官正想再追問下去，但電話已經掛斷了綫！

夏維探長已自內面獲悉此事，立刻趕到報案室來。他聽了當值警官的說話之後，立刻一邊通知無綫電控制室，派巡邏車包圍一條街道——那正是電話的來源。

另一方面，又叫人通知機場的控制室，因爲這一類航機放上計時炸彈的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機場控制室接得消息後，立即以無綫電通知飛往東京途中的一架班機。要求他們開始折回本市，因爲當時已是九點正，還有一小時便是藍玫瑰所講的爆炸時間。

夏維探長親自率領一隊探員，乘車趕到一條街道去。根據他們向電話局所查的結果，電話是由第三十四街六號打出的！

但是，當探長的座駕車急急趕到第三十四街街口時，他不禁呆住了。因爲這時候他才想起，唐貝加也是住在這裏的。

六號？對了，唐宅就在這一條街的六號啊！

夏維探長幾乎以爲電話局攪錯了，藍玫瑰怎麼會跑到唐宅中來？後來想深一層，這也有可能的，因爲他旣然知道唐貝加夫婦離開本市，極有可能就是一直藏在唐宅之內。

於是，大批警員和探員，分別包圍整幢唐宅，街口也佈下了檢查崗哨，如臨大敵的，把整條第三十四街，也弄得緊張起來。

唐宅已經重門深鎖，根據警方的資料，他們一切早已交由律師去理，男女工人，也早已遣散了。甚至小彼得，亦被送返孤兒院去。

那麼，宅內怎麼會有人？有的，也只是藍玫瑰偷偷摸了入去。

對了，一定是藍玫瑰在裏面，企圖搜索一些什麼，順便打電話給警方。她可能想到，警方這麼快便查出了電話的來源。

夏維探長一邊派人通知唐宅的律師，一邊把唐貝加這一幢花園洋房圍得水洩不通。

警方人員正把大門的鎖設法弄開，裏面突然冒出了濃烟！

夏維探長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用無綫電設法通知消防隊前來救火。

唐貝加的律師聞訊趕到，他是負責看管這幢空屋的全權代表。他看見裏面起火，也不禁吃驚起來。夏維探長把情形告訴他，律師才明白藍玫瑰就在裏面。

火越燒越烈，大隊消防人員趕到現場灌救，但火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沒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但一陣濃烈的電油氣味，使到夏維探長心裏明白過來，極有可能是藍玫瑰放火燒屋！

律師喃喃地道：「我的當事人有不少名貴物品

留在屋內，他托我待價而沽，想不到現在都付諸一炬！」

火場中沒有人逃出來，也許早已逃了，否則，包圍着唐家的警員，爲什麼看不見呢？

假如仍然有人留在唐宅之內，可以肯定必然會給大火燒死無疑。

夏維探長把現場交由其他警方人員處理，他則帶同助手們，趕往機場。

這時候，機場之上，戒備森嚴，警車、消防車與十字車等等，擺滿了跑道兩旁。通訊社和報館記者，早已聞訊而至；電台廣播記者，也準備作現場的實地廣播。

一架航機在回航中，其他來自各地的飛機，則被控制塔勸告，暫時不要下降；原定飛出的班機，亦紛紛改時起飛，因爲跑道必須留給那架問題飛機應用。

航空事業的發展，是人類爲了將時間和距離縮短的，因此飛機的性能越來越好，飛得更快，儎客也更多；可是，另一方面却由於有關當局爲了乘客都是趕時間的忙人，而將檢查手續盡量簡化，以致近年來的刦機事件不斷發生。但是，像今天這種情形，還是第一次在本市發生因此亦難怪轟動一時。

還差五分鐘便是晚間十時正；假如藍玫瑰打到警局中去的電話不是一種恫嚇，計時炸彈還有五分鐘就要發生爆炸。

夜空之上，已經出現了那架回航飛機的影子，機身與機翼兩旁的紅色燈號，都在一閃一閃中，航機在迅速下降；由於時間上的急迫，機場上的人員不由自主地感到緊張起來。

飛機剛剛在跑道上停下來，地勤人員已經將活動的扶梯推到機艙門口；機長下令全機人員作緊急撤退，乘客們爭先下機，情形極之狼狽。

一隊由警方派出的軍火專家，已經候命待發，準備在全機乘客離開飛機之後，登機檢查是否眞的裝有計時炸彈，豈料就在這一刹間，「隆」然一聲巨響！烈燄冲天，整架飛機已陷於火海之中。

消防人員在全力搶救；警方人員則在乘客中找尋唐貝加夫婦。

全機已告焚燬，乘客幸而能够全部撤出，但機長與三位空中小姐却不幸罹難。

唐貝加夫婦就在乘客之中給警方找到了。他們嚇得口呆目瞪，也揑了一把大汗。夏維探長把他們與其他乘客隔離，進行了一連串的盤問。

航機仍焚燒中，放計時炸彈的人就是藍玫瑰，然而，却沒有人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也未查出炸彈是怎樣安放到飛機上面去的；也許是混放在行李中。不過，無論如何，百多名乘客也覺得這是不幸中之大幸，要不是藍玫瑰突然良心發現，她的殺人目的雖然可以達到，但是這百多人就變成了陪葬品。

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警方已經下令加緊通緝藍玫瑰歸案。

夏維探長經過一番盤問之後，押着唐貝加夫婦驅車往他們的住宅，那兒一場大火已經受到了控制；警方派駐現場的警員和探員，一直沒有放寬監視，但屋子之內一直沒有人逃出。

唐氏夫婦像活在噩夢中一樣，怔怔地望住那幢被燒得面目全非的二層高花園洋房。唐太太淚流滿面，哽咽着說：「完了，一切都完了！」

唐貝加撫慰着他的妻子道：「算了吧！錢財不過身外物。本來我把一切交給律師，要他替我變賣，然後把錢滙到外國去。但現在，看來我們還要在這兒逗留一段時期，才可以離去。」

唐太太飲泣道：「是你不好，你不該把事實隱瞞，直至現在，我還是不相信你的鬼話；到底你跟這女人有過什麼關係，以至令她如此憎恨你？」

「太太，過去的是我不好，算了吧！難道你還要迫我自殺不成？」

「我眞想不到你是這麼樣一個人，我眞想離開你！」

夏維探長這時已經由那邊走過來，唐氏夫婦不敢再說話。

消防人員已經派出烟霧隊冒險進入災場，因爲這不是什麼工業樓宇，只是普通的住宅照理沒有可能燒得這麼厲害的；他們懷疑屋內有些易燃物品。

結果，消防人員果然在裏面發覺除了傢俬雜物之外，還有一些塑膠廢料，一包一包的堆放在各處；這是附近街道上的塑膠工場搬來的，也難怪燒個不停了。至於這些塑膠廢料爲什麼會被人搬到這兒來，連唐氏夫婦也是不明不白。

最令消防人員意外的事，就是災場中有一具燒焦了的屍體。

屍體已被燒得面目全非，幾乎連性別也分辨不出。夏維探長懷疑這就是藍玫瑰的遺骸！由於她被困火場無法逃出，被活活燒死，是大有可能的事。

唐宅裏面應該是眞空的，因爲男女僕人早已被解散，膠塑廢料和屍體都是屬於來歷不明的。

但是，從現場上種種跡象，也可以推測得出：這是一項陰謀，藍玫瑰把塑膠廢料搬入屋子裏來，她早已存心燒燬這一幢設備豪華的房子。但是，由於警方查出了電話來源，及時將屋子包圍，以至令她不能逃離這裏，而被活活燒死。

這是一般推測，也足以令到唐貝加鬆了一口氣；雖然財物損失數不在小，但一切威脅解除了。

警方儘管封鎖，仍然阻止不了大批記者湧到採訪。

時已深夜，但這是一件極之轟動的事，航機爆炸，巨宅被焚，兩件慘劇的兇手可能死在火場中……等等，都是新聞的好題材！

醫官證明屍體是一個女的，附近隣居也沒有失踪的報告。由此看來，藍玫瑰被活活燒死的可能性甚大。

航機爆炸案死了五個人——正副機師各一，以及三名空中小姐，再加上火災災場的女屍，總共是六條性命，所以也不到警方不加重視。何況百多名飛機乘客，險些兒也死在不明不白中，因此，與論均把藍玫瑰稱爲瘋狂的心理變態者。

可是，私底下也有人認爲她還有一點兒天良，要不是那個電話，更大的慘劇也會發生。

由於兩件慘劇的發生，唐氏夫婦迫得留下來，協助警方偵查；唐貝加也因爲被燒死的是個女人，而覺得留在本市的危險性減低了；雖然警方仍未能設法查出死者是否就是藍玫瑰。

在另一方面，湯彼德也從電台廣播中知道了這兩件慘事，匆匆趕到現場來，要求警方人員讓他見一見女死者；但是，那具燒焦了的女屍，已被送往公共殮房去了。

湯彼德感到失望，正想離去之際，忽然有人把他叫住；他回頭一看，原來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他不由自主地感到驚喜交集。驚的是他們身邊有個警探，那是探長的助手辛尼；喜的是他們來得突然。

湯彼德問道：「你什麼時間回來的？」

「還不到二小時。」呂偉良說，「怎麼啦？你也在找她麼？」

「是的。聽到電台的報告之後，我就趕來，據說屍體已經送入殮房去解剖了。」

「這裏的情形，我也是剛剛聽到辛尼說的。不過照我看，那死者未必會是藍玫瑰。」

「你怎麼知道？」

「我只憑推斷。」

「但我在電台的現場錄音訪問中聽到，警方也相信那具屍體是藍玫瑰的。」

呂偉良道：「像她這麼聰明的女子，會死得這麼輕易嗎？」

辛尼揷嘴問道：「然則，那女死者又是誰？」

「明天如果仍舊沒有人報案說有人失踪，那麼，她可能是個女乞丐之類。」呂偉良說，「你知道，這個地方是女乞丐或者流浪者，是沒有登記的，市面上多一個少一個，向來沒有人去記着她。」

「我也希望你的推測是對的。」湯彼德嘆了一口氣，「呂先生，你也知道，玫瑰是個可憐的女人啊！」

辛尼道：「但在法律上來說，她却是個女兇手，我們希望你合作，如果有她的消息，立即通知我們警方。」

湯德彼支吾着說：「這個當然！」

辛尼說道：「如果你知情不報，這罪名也不輕啊！」

「我明白了。」湯彼德道，「坦白說，只要讓我找到她，我會盡一切辦法爲她洗脫罪嫌。」

呂偉良道：「對了，這也是最正確的做法。其實事情發展到這裏，已經非常嚴重了。炸機燒屋，這是令人難以容忍的事。」

湯彼德幾乎想問：「怎麼你也這樣不同情玫瑰？」可是，他沒有問出口來。

辛尼想一想，忽然對湯彼德道：「你來得正好，我們一起到殮房去一次。也許，你對我們警方的偵查工作，可能有些帮助。」

湯彼德找不出推辭的理由，只好與辛尼坐上他的汽車去。

幸而同車前往的，還有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否則，湯彼德會感到更加坐立不安。在車上，湯彼德問呂偉良道：「你不是到日本去看萬國博覽會的麼？」

「是的，但人太擠了，我倒沒有那份耐性。所以，我們只參觀幾個冷門館——少人參觀的館子，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便提早回來；想不到下機之後，看見機場上留下飛機殘骸，一查之下，登時感到極之不安；因爲機長和空姐們實在是無辜的。」

「對了，事發之後，我亦有此同感。」湯彼德道，「但我看此中可能也有她迫不得已的苦衷。」

呂偉良又說：「我向來反對涉及人命的事，但是，死得合理的，我絕不反對；然而這件事過份之處，有目共睹，因此我便有了反感。」

「呂先生，希望你同意我的解釋，這件事一定有內幕的。」湯彼德道，「只是這件事內幕怎麼樣，你我暫時也不知道；假如玫瑰眞的死了，那可能永遠就是一個沒有答案的謎。因爲這答案，只有玫瑰才知道。」

車子停了下來，辛尼催促湯彼德下車，隨他齊入殮房認屍去。

經過一番辨認，湯彼德還是搖搖頭。他並非表示這不是藍玫瑰，而是表示他無法辨認；因爲屍體燒得像一團炭。

其實，驗屍官也不過是憑骨骼去辨認出死者的性別而已。

辛尼問呂偉良：「你對這件案有興趣嗎？」

「坦白說，要不是因爲關心這件事的下文，我起碼還要留在大阪多看一兩個館。」呂偉良道，「看情形，她可能還要殺人。」

辛尼道：「當然，如果她眞的如你所料，還未死的話，她起碼還要對付唐貝加夫婦。」

呂偉良問道：「唐貝加在什麼地方？」

「還在警局裏接受問話。」辛尼說道，「他有錢，以爲請律師就可以擺脫一切，結果他是擺脫了，我們警方任由他離開本市，終於他還是要回來的；差一點兒還害了百多條生命。但現在也死了幾個人。如果你有興趣，我們不妨回到警局裏去。」

呂偉良看看腕表道：「午夜二時了。」

「探長可能還留在警局裏。」辛尼說道，「他由日本東京回來之後，一直沒有好好的睡過一晚。這眞的是一個瘋狂的世界，把我們警方的人，都忙得要命啦。」

呂偉良回頭問湯彼德：「湯先生，你呢？」

「我回到酒店去。」湯彼德說，「明天我再給你電話吧！」

阿生也說：「我先返家。」

於是各人分道揚鑣！

呂偉良跟辛尼到警局裏去的時候，唐貝加夫婦仍在接受警方的問話。

這一回，唐貝加並沒有把他的律師請來，他和他的妻子都表現得非常合作，所以，夏維探長也十分滿意；只是左問右問也沒有什麼新的綫索可尋。

夏維看見呂偉良來了，便叫唐氏夫婦離去；可是，唐貝加却說：「可以讓我們在此渡宿嗎？」

到了這時候夏維才心裏明白原來他們並非眞的有心跟警方合作，只想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利用警局作避難所而已。

夏維故意說道：「對不起，警局裏沒有地方，你還是去租酒店吧。老實說，如果閣下是窮人，我們還會安置你們一個居住之所，但閣下是富商，相信也用不着我們來救濟吧？」

唐貝加無可奈何，只有與妻子離去。夏維立即打一個眼色，一名探員也跟了出去。

夏維這才招呼呂偉良坐下來。呂偉良問道：「有甚麼新發現嗎？」

「他不肯說實話，無形中增加了我的困難。」夏維嘆氣說。他所指的「他」，當然就是唐貝加。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唐貝加不肯講出他與勞絲之間的關係麼？」

「勞絲也就是藍玫瑰，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夏維說道，「藍玫瑰在唐家花園中的談話，我們已經分別自一班男女僕人口中知道了一些，但唐貝加却不肯認出來。照我們所得的印象，他曾對藍玫瑰不起。」

「藍玫瑰要殺何乎，結果她追踪到來京，才發覺何乎不過是個改容的刦匪。」呂偉良又說，「爲甚麼你不設法找一找與何乎樣子差不多的人？」

「我找過了，沒有一個像何乎那副樣子的人。」夏維說道，「我由日本回來之後，也跟你有同樣的想法，認爲藍玫瑰一定還會向另一人下毒手，但决想不到會是唐貝加。」

呂偉良道：「但是，警方不是相信她已經死在火場裏嗎？」

「這是對外間的說法，目的是避免輿論的責難，因爲航機爆炸這慘劇，誰也知道它的嚴重性，如果不說疑兇死了，他們的壓力就越大。」

「換句話說，你們早已證明那個女死者不是藍玫瑰，是不？」

「是的。藍玫瑰的高度，比這女死者高出了數寸之多；她不可能是藍玫瑰。」

辛尼在旁不禁讚嘆道：「呂老兄果然高明，他早已斷定這不會是藍玫瑰，可能是一個女乞丐或街頭的女流浪者。」

呂偉良道：「許多女瘋子或乞丐，除了躲到梯間渡宿之外，便是專揀一些空屋去住。大火時，她可能仍在夢中。」

夏維道：「我們的推測，與你一樣。這是憑骨骼的高度辨別出來的。」

這時候，電話突然响了起來。夏維探長接聽之後，匆匆起立。

他說：「藍玫瑰果然還沒有死，唐貝加又遇上了她，快去看看！」

呂偉良和辛尼等人，跟着夏維一起離開警局。

唐貝加夫婦所乘搭的一輛街車，撞向路邊的鐵欄杆，停在那裏。唐貝加已經昏倒車內，司機受了傷，唐太太正呼天搶地的哭起來。

打電話給探長的是派出跟踪唐氏夫婦的一名便衣警探。據他說：當時一輛汽車迎面撞來，街車的司機急忙閃避，以至街車撞向欄杆。那名便衣警探所駕駛的車子，亦因掉頭不及，而目送一輛中型房車逃去無踪。

表面看來，這是一宗普通交通意外，在這麼夜深人靜的時候，街道上飛車掠過的事件屢見不鮮。可是，據那警探說，那輛中型房車是突如其來的橫街衝出，車內坐了一名女子很有可能就是藍玫瑰。

十字車趕抵現場把司機送入醫院，唐貝加也逐漸醒了過來。夏維極力安慰他，說這是一宗意外，然後把他送到一間酒店中去。

夏維探長是故意以他作餌的。警探們分別在酒店內外，佈下一個天羅地網。如果藍玫瑰眞的未死，或者冒險再來向唐貝加下毒手的話，她必然會墮入圈套的。

呂偉良心裏也覺得藍玫瑰心狠手辣，此中必然大有文章。因此，他趁住探長到酒店各處巡視之際，乘機對唐貝加說：「你的處境非常危險，相信你也明白吧？」

「是的。」唐貝加嘆息着說：「我也覺得有如鬼魂纏身似的。」

「我是誰，你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你是超然派的人物——鐵拐俠盜呂偉良。」

「我的作風，你可聽過了吧？」

「不畏强權，不賣任何人的賬；鋤强扶弱，是現代都市中的羅賓漢。」

「不敢當。」呂偉良又說，「不過有件事，你如果能坦白告訴我，我也許可以及時把藍玫瑰找到，替你解圍。否則，只怕她遲早總會來找你。」

「你的意思是說：藍玫瑰還未死麼？」

「當然未死。」

「你怎麼知道？」

「想也想得到的，她是個非常能幹的女兇手，會這麼笨，呆在府上被火活活燒死麼？」

「但當時外面也有警察將屋子包圍着。」

「據說：當時在府上她也同樣被警方包圍，可是，到頭來不是一樣逃之夭夭麼？」呂偉良說，「其實，警察一直就小睹她是一個女人，所以才給她處處佔盡了上風。要是認眞一點，就可能開槍射殺她。」

「照你這樣說，你要我怎樣做？」

「你一定看過了報紙上何乎的照片吧？」

唐貝加毫不思索地答：「當然看過了。」

「我要知道你的朋友之中，有沒有一個像何乎那樣子的人？」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很明顯的，他便是藍玫瑰要殺的人。如果你能詳細把地址告訴我，讓我找到他，你可能還有一綫生機。」

唐貝加想了一會兒，終於說道：「呂先生，你的確聰明，她也眞的要查宗雄的下落。宗雄就是與何乎差不多樣貌的。」

「你有沒有照實告訴她？」

「當時我在威脅之下，只說宗雄在鄰埠，她並不知道詳細的地址。」

「這裏與鄰埠只是一水之隔，她要找宗雄，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這麼看來她可能先要殺你。」

唐貝加又緊張起來：「你說甚麼？」

「爲了轉移藍玫瑰的注意力，請你立卽就把宗雄的地址告訴我，我要先一步找到他。這對閣下總有多少好處。」呂偉良說。

唐貝加沉思着說：「好吧，如果你眞的有辦法解救我，我也不妨告訴你，宗雄就住在鄰埠十五街三號三樓。」

這時候，夏維探長剛好巡視回來，他已經佈置好一切，待藍玫瑰墮進陷阱裏來。他告訴唐貝加夫婦：「如果有甚麼不對勁，你可以高聲呼叫，我們的人在房外巡邏，你放心好了。」

唐貝加總算吃進了一顆定心丸。

探長與呂偉良等人離去後，並沒有甚麼探員留下，唐貝加心裏懷疑警方是否能够保證他的安全。但是，後來他看見一些穿制服的侍應生，穿梭來往於走廊間，他才明白過來，原來警員們早已喬裝爲酒店中的侍應生了。這才眞的放心下來。

唐貝加把房門關上，他的妻子已經疲倦欲絕，夫婦二人，倒頭便睡。

直至到有人敲响了房門，他才從夢中驚醒。跑到門房，他還不敢開門，只是問了出去：「誰？」

門外人答道：「唐先生，你們沒有什麼吧？」

唐貝加拉開房門，原來是喬裝侍者的警探。

警探回頭走了。唐貝加目送他由走廊那邊走去，正待將房門關上，這邊又有一名侍者把一壺開水送入來。唐貝加不以爲意，吩咐這侍者送兩份早餐入來。

侍者突然露出一柄尖刀，對準了唐貝加的頸部。唐太太這時正由寢室步出會客室嚇得張大了口。

那侍者立刻喝止她：「別吵！你再叫出聲音來，我便首先殺了你丈夫！」

唐太太噤若寒蟬。

唐貝加强作鎮定，問道：「你是誰？」

「別理我是誰，快告訴我，你有甚麼對藍玫瑰不起的，從實招來！」那侍者問。

「我認得了，你……你是那個姓湯的。」

「對了，我也不妨告訴你，我是湯彼德，你幹得好事，把我和玫瑰之間的幸福美夢，破壞得一乾二淨。」

「你……。」

唐貝加正想再說下去，一陣「咯咯咯」的門聲傳來，這一回是眞的有個侍者要進來。湯彼德沉聲說：「小心！不要出賣我，好好的把他打發走。」

說着，湯彼德一手將唐太太推進寢室中去。

唐貝加這才跑去開門。侍者送開水入來，唐貝加不讓他進來，接過了開水壺，便把他打發走。

唐貝加將房門關上，湯彼德押住唐太太由裏面走出來，又問：「怎麼？你說吧！」

「你要我說甚麼呢？」唐貝加嘆了一口氣，「當年你的女朋友藍玫瑰，只是一名舞小姐，我以爲一切責任都可以不負的，想不到數年之後，竟然會鬧出這許多事情來！」

「甚麼？她……她眞的是舞小姐？」

「我騙你幹甚麼？」唐貝加明知太太聽了不舒服，還是說：「坦白說，對於歡場中的女子，不一定要負責任的，只要她同意便行，對嗎？」

「……」湯彼德呆了一陣。

突然又有人敲門。

唐貝加問道：「誰？」

「警探！」門外有人答道。

室內各人都爲之大吃一驚。

湯彼德道：「等一會兒，千萬不要提及我，我隨時可以殺死你的！」

唐貝加目送他進入寢室，然後才去開門。

數名警探一湧而入，直撲寢室，但寢室的門鎖上了。

唐貝加也不知道警探們在幹甚麼，看情形他們似乎已經知道有人混了入來。夫婦二人，登時又嚇得呆了一陣。

數名警探用力撞門，但是，當門被撞開了之後，室內空空如也！

窗門敞開着，使人想到他是由那兒逃去了的。一名警探伸首窗外，俯視之下，看見一名同伴在街上監視着一切。

樓下的警探立卽上來：「甚麼事？」

樓上站在窗前的警探問：「有沒有人逃下去？這兒剛才出了事。」

「沒有啊！我一直守在這裏。」

警探仰首望望，只見一條水渠可以通上天台，心裏明白過來，一定是由天台逃走了。於是，又帶住一名同伴，衝上天台。

天台之上，也有警探看守，他們說沒有人爬上去。

原來剛才送開水入來的侍者，也是警探化裝成的，由於一名酒店的主管通知他們，說有個陌生人拿走櫃面一壺開水，送入唐貝加的房中，問是否警探。這時他們也僞裝送開水入來，先察看形勢，然後又退出房門外窃聽房中的談話，證明有人混了入來，所以幾名警探才趕來營救唐氏夫婦。

想不到，湯彼德竟然會逃得無影無踪。

一名負責帶隊駐守酒店的探目，心有不忿，又重新回到唐氏夫婦的寢室。這裏每一間房，都是用空氣調節的，因此不分晝夜，窗門也是閉上了的，如今窗門打開，分明有人逃走才對。怎麼他的同伴竟見不到有人逃去呢？眞奇怪！

那探目由寢室回到會客室裏來。突然間，聽到了寢室之內傳出了一陣急促步聲，他急忙回身飛奔入寢室，只見一條人影已經竄出窗外。

他立刻喝一聲道：「不准動！舉手！」

可是，那個人已經一躍而下。他正是湯彼德。

時已天亮，街道上的警探早已看得一淸二楚，拔槍在手，正待上前捕人，而湯彼德已蹲在地上，不能動彈。原來這一跳，令到他扭傷了足踝。

樓高只三層，湯彼德却沒有藍玫瑰那般身手。一下子摔倒就無法再動彈，他終於束手就擒。

其實湯彼德已經够聰明，當他發覺警探衝入來的時候，先將寢室的門關上，又將窗門打開，而他却躲在衣橱之內。但是，他却不够鎭靜，當發覺警探再搜進寢室中來的時候，便發慌起來。

由於湯彼德受了傷，所以未被落案，便先被送院救治；夏維探長亦聞訊趕到醫院去。

「想不到原來是你。」夏維探長說道，「藍玫瑰在那裏？」

「甚麼藍玫瑰？」湯彼德苦笑道，「你們警方一定又在表錯情了。」

「你不是奉了藍玫瑰之命，到酒店去對付唐貝加嗎？」

「誰說我奉了藍玫瑰之命？我也在四下裏找她呢。」

「別裝蒜了，爲甚麼你要跑到酒店裏去？」

「我只想知道，唐貝加跟藍玫瑰過去的關係。」湯彼德道，「可惜，那老傢伙還未向我招供，我的計劃就給你們破壞了。」

夏維探長半信半疑：「甚麼？你眞的不知道藍玫瑰的下落？」

「我何必騙你？如果我知道她的下落，我一定會勸她離開這裏，又怎麼會送到酒店來，給你們抓住呢？」

「無論如何，你將會被控。」

「罪名呢？」

「拒警拘捕及意圖謀殺。」

「眞的是寃哉枉也！」

「其實你的罪名還不止於此，你的愚蠢行爲，破壞了我們的計劃。」夏維探長說道，「本來那個陷阱是準備讓藍玫瑰踏進去的，你却搶先一步把它踏毀了，藍玫瑰自然不會再上當。」

「如果眞的如你所說，那還有點價值啊！坦白說，我才不希望藍玫瑰落在你的手上。」

夏維探長得不到要領，最後離開了醫院；而湯

彼德也被關到特別病房裏去，等待警方將他落案提控。

就在夏維探長離開醫院之後不久，大批記者湧到這裏來採訪，但却給警探們擋駕。即使如此，「藍玫瑰同黨受傷落網」這種聳動的新聞，仍然很快就傳了開去。

醫院內外，戒備森嚴，湯彼德在特別病房內，接受治療。

「湯彼德」這名字本來寂寂無聞，但現在也由於藍玫瑰幹下的一連駭人事件，而被報章渲染得有聲有色；再加上這次由酒店三樓跳下被捕，有些人更加把他看成一個渾身武功的人。因此，頓然之間，他也變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聞人物。

一個花店的店伴，把一盒名貴的玫瑰花送到醫院中的特別病房裏來。

玫瑰花鮮艷芬芳，是由飛機自巴黎運到的，用透明膠盒載住，加上紅色絲帶綑綁，一看就知道是出手闊綽的人送來的。

凡是送到特別病房裏來的東西，照例須經房內的警探細心檢查，因爲接收禮物的，是個犯人，他們不能不小心提防！

玫瑰花並未夾帶任何字條，房內那名警探只將透明的膠盒打開，一陣幽香撲齊，令到他不由主地作了一次深呼吸。

就在這一剎那間，盒子裏那十二朵鮮紅色的玫瑰，不知是否因爲與空氣接觸，而漸漸變爲深紅，再而變成了紫色！

那名警探正在驚疑之際，突然感到頭昏眼花，一個踉蹌倒在地上。

躺在病床之上的湯彼德，大感驚奇。他的足踝本來也只是扭傷了，一經扶正敷藥，並無大碍，但他却故意大驚小怪的，希望能够在病床上多躺幾天，想不到今天却出現了這怪事。

他由病床上走下來，正想扶起那警探，病房門已經給人推開了，他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担心進來的可能是另外一名警探。可是，當他看清楚時，進來的竟是一名女護士。

他慌忙就要向那女護士解釋，以免她有所誤會，只怕她大驚小怪的會叫將起來。但是，他還未開口，那女護士已經打着手勢推着一張手術床進來。

湯彼德看見這手勢，立刻不敢聲張。原來那女護士並非別人，正是藍玫瑰。

藍玫瑰把房門掩上，說道：「快些躺到手術床上來吧！我們要爭取時間。」

湯彼德又驚又喜，依照她的吩咐，躺到手術床上去。

藍玫瑰一邊打開房門，一邊說道：「你的行動方便麼？我們要見機行事。」

「還可以走動，你怎麼會到這兒來？」湯彼德問道。

「現在我沒有時間向你解釋，等會兒再說吧！」藍玫瑰說着，已將他推出房門之外。

房門照舊的掩上。

藍玫瑰迅速把手術床推過走廊那邊去。一名警探迎面而來，往手術床上瞥了一眼，幸而一幅白布將湯彼德的面部掩蓋着。

那警探走進那間特別病房去，藍玫瑰加緊推動那張安裝四個活輪的手術床往前走。

他們剛剛在走廊上拐了彎，就聽到剛才那名警探衝出房門，急急在走廊上奔跑的聲音。

藍玫瑰道：「快些起來，跟我走吧！」

也是湯彼德剛剛跳到地上，那名警探已經追到，他高聲喝道：「不要走，你們是誰？」

藍玫瑰也不答話，用力一推，就將活動手術床推了過去！

由於這一下滑動的衝力太大，警探也閃避不及，被撞得倒跌地上。

但是，因爲警探剛才那麼一聲呼喝，驚動了醫院中其他的人，紛紛自各處通道上包圍過來。湯彼德眼看無路可逃，藍玫瑰已竄至電梯門口。

電梯門剛好打開，二人迅速閃了入內！藍玫瑰按了一下「關閉」的按鈕，電梯立刻關上，隨即下降。

二人直達樓下，出了電梯門，正擬衝出街上，但是，幾名武裝警員，正守衛着門口。

藍玫瑰道：「快跟我到後面去！」

三步兩縱，二人急急竄到了醫院後面的花園中去。

花園裏，樹影婆娑，花陰處處，藍玫瑰帶着湯彼德左轉右轉，正待轉到後門裏去，却聽到那邊有人高聲說道：「湯彼德走脫了，他跟一個女護士一起逃走的，快些通知前後門的人小心守着去路，不要讓他們逃脫啊！」

有人應了一聲，隨即以無綫電話機通知守着前後門各處的警員。

一隊警探已經進入後園裏來，展開搜索，藍玫瑰眼看情勢危急，態度却是異常鎮靜，她指指前面一間平房，低聲對湯彼德說道：「到那兒去躲一躲吧！」

平房上了鎖，藍玫瑰不消一分鐘便將它弄開。二人急急閃了入內，一陣冷氣，令到他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藍玫瑰順手將門掩上，門外已是人聲汹湧。

湯彼德向平房內四處打量一遍，不由得又打了一個冷顫！

原來這是一間附設在醫院後座的殮房，地上躺着的，是一具具的死人屍體。雖然屍體用白布遮蓋着，分別攤放在一張張的担床上，但一看就知道，白布底下蓋着的是屍體。

藍玫瑰回頭說道：「他們搜過來啦。」

「怎麼辦？」湯彼德也焦急地問。

藍玫瑰稍作沉思，發覺地上的担架床有幾張是空着的，上面並沒有屍體，因爲如果有屍體在那裏一定是隆起的。

她首先躺進了一張担架床上，以白布將自己遮蓋起來。湯彼德也跟她同樣做，把自己僞裝成屍體一般。

就在這時候，殮房的門給人推開了，二人立刻屏息着呼吸，靜耳細聽。

二名警探探首入內視察了一遍，其中一人說道：「原來是殮房！」

「有沒有地方可以把人藏起來的？」另一個問道。

「我看沒有吧？你瞧，四周只是一個空框，地上全是死屍呢。」

「會不會混在死屍堆裏？」

「我看不會吧？這裏陰氣森森的，站多一會兒也會渾身不舒服，還跟死屍躺在一起，你別開玩笑了。」

「像你這麼胆小鬼，居然也跑進警界裏來，眞是笑煞人啊！跑開跑開，讓我逐一細看，說不定他們僞裝死屍躺在担架床上呢！」

藍玫瑰和湯彼德當然都聽到了他們的對話，但這時也怕不來了，已勢成騎虎，也只有任其自然。

那名自稱胆大的警探，果然走到一張担架床之前，伸手揭開一幅白布，一具女屍立即出現眼前，只見她眼睛半開半閉，面色死灰，頭髮蓬鬆，嘴角扯歪了。這麼樣一副神態，令到那警探迅速將白布重新掩上！不敢多看一眼。

他又彎腰俯首去揭開另一張担架床上的白布，一具雙眼直瞪，面有傷痕的可怖男屍，死者正是黑社會械鬥案中的犧牲者。

那警探只瞥了一眼，便將白布蓋回原狀。

他正待伸手去揭開另一張担架床的白布時，回頭發覺他的同伴已經離開那間殮房，他感到一陣寒氣侵襲，心裏感到慄然，雙腿不由自主地，奪門而出。

二人可以清楚聽到關門聲。藍玫瑰首先一躍而起，湯彼德也站起來問道：「怎麼辦？」

「別老是問怎麼辦好嗎？」藍玫瑰說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殮房之內，由於是停屍之所，有着高度的冷氣，令到湯彼德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藍玫瑰心裏一凛，忙着拉他竄至門旁，側耳細聽。幸而門外沒有人，二名搜過殮房的警探，早已不知去了那兒，殮房四周就是靜悄悄的。

藍玫瑰輕輕將門拉開，露出一條裂縫，只見門外較遠處的花園裏，一隊警探仍在搜索。如果他們在這時候出去，勢將爲人見到。

藍玫瑰將門關上，回頭問道：「你怎麼會跑去找唐貝加？」

「還不是爲了你嗎？」湯彼德道。

藍玫瑰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我以爲你不值得再爲我犧牲。」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玫瑰，我自始至終，對你的愛都沒有改變。」

「你眞的是一個呆子，天下間那麼多女人，你怎會有耐性再等我？」

「愛情之所以被人歌頌爲偉大，大概就是因爲它有着令人無法解釋的理由。」湯彼德又問：「唐貝加是否曾經玩弄過你？」

「我不想說。」

「他在酒店裏給我迫供，說出你曾經是一名舞女。」

「你會相信嗎？」

「舞小姐也是一種職業，我覺得沒有理由把她們看得太低。」

「是的，只要你不要以污濁的眼光去看，任何一種職業都是神聖的。」藍玫瑰說道：「但是，我絕對不是一個舞小姐。」

「那麼……」

「如果你不想我離開你的話，最好你不要追問下去。」

「玫瑰，我說過了，無論你做過什麼，甚至是娼妓，只要你以後好好的跟我過活，我還是那麼愛你的。」

「如果我的性格是那麼的隨便，我就不會這麼認眞了。」

「你要殺何乎，又要殺死唐貝加，到底爲了什麼？」

「我在還未殺掉他們之前，我不會告訴你太多的。」

「一定是他們害了你，是不？」

「是的。」

「算了吧，過去的，我們都別再追究。」

藍玫瑰淚盈於眶，說道：「算了？不！絕不可

能的，這應該是一個十分公平的世界，做過壞事的人，不應該讓他們安靜下來。所謂罪有應得，作孽的人，一定要死！」

「玫瑰，你聽我說！」

「別說了，我也不要聽。」藍玫瑰咬一咬嘴唇，「你如果還愛我的，幫我報仇去！」

「我當然愛你，否則，我又何必千辛萬苦，由外國跑回來找你？」

「那麼，別再問為什麼，我們一起行動。」

「但是，殺人是犯法的事啊！」

「犯法？」藍玫瑰冷冷一笑，「你既然這麼怕犯法，那便任由你自己去選擇吧！」

說着，她又拉開了殮房的門，窺覷之下，花園中沒有人；那批搜索的警探，大概已經走了。

藍玫瑰一邊窺伺着外面的動靜，一邊說道：「本來我要設法到隣埠去的，却因為你而留下來。你可知道，為什麼我要冒險混入來救你嗎？」

「因為你還是那麼的愛着我。」

「你知道就好了。」

湯彼德感到心裏一陣熱血奔騰，那陣寒意竟然也給抵消了。

他情不自禁地，擁抱着藍玫瑰熱烈地吻着她！

藍玫瑰飲泣着說：「如果你依我的話去做，我們由現在開始，就不再分開。」

「好吧！我一切都依了你，玫瑰……」

湯彼德話未說完，突然震抖起來，藍玫瑰的身體還沒有離開他，自然察覺得出。她問道：「你怎麼啦？是不是這裏太冷？」

「不！玫瑰，你瞧！」湯彼德恐怖地瞪住一張担架床，「那具屍體……在……動……」

藍玫瑰也給他嚇得一跳，連忙轉過身來，担架上的屍體並無異狀。她鬆了一口氣說：「你眼花罷了，並沒有什麼不對啊！」

「剛才白布在動，那人可能未死。」

藍玫瑰半信半疑，壯着胆子走過去，將白布揭開，那男屍態度安詳，從肌肉色看，顯然已經死了多時。剛才動了一下，也許是筋骨在死後的舒展而已。因為人死了之後，雖然一切機能均停止活動，但是，四肢可能仍會在每隔若干時間內，輕輕伸展一下，這是肌肉與筋骨構造的問題。

可是，這却令到湯彼德沒有胆量再留下去。

藍玫瑰也覺得這裏太過寒冷，再不走就可能冷僵！於是二人又準備離開那間殮房，豈料就在這時候，突然門外又傳來了人聲和步履聲。

附近沒有其他屋宇，這兩人分明是打算到殮房來的。

藍玫瑰十分機警地，把湯彼德拉過一旁，躲向門後。

果然，那兩個人開了殮房的門，走了入來。其中一個說：「偏號是多少？」

「零五六九號。」另一個答道。

他們分頭在担架床附着的白布條去找那個號牌，其中一名男子却無意中抬頭一望，望見了湯彼德和藍玫瑰二人躲在門後，不由得大吃一驚，尖叫道：「啊！鬼呀……」

藍玫瑰其實比他更加害怕，順手將門關上，一個箭步搶前，手起掌落，運勁力劈，那傢伙登時倒了下來；其實就是藍玫瑰不動手，他還是會給嚇得昏倒地上的。

另一名大漢正想奪門而出，却給湯彼德攔住了去路。湯彼德自忖不是他的對手，如果雙方動起手來，吃虧的還是他自己。因此，他靈機一觸，雙眼一翻，雙手垂直，舌頭伸出了嘴外，一步一跳的，直迫過來！

大漢以為是死人復活，嚇得登時又昏倒下去！

藍玫瑰道：「這是殯儀館的搬運人員，快些脫去他們的外衣，讓我們偽裝起來。」

藍玫瑰的企圖是十分明顯的，所以湯彼德沒有反問，就幫着她動手脫下兩名大漢的制服和帽子。

二人穿着妥當，找着編號：「0569」的一張担架床，然後昂昂然的，抬出了殮房，直往後門走去！

後門一名警探剛剛放了兩名殯儀館的運屍人員入來，自然不會懷疑到抬担架床的人，只是揭開白布看了一眼，證明是一具死屍，便將他們放行。

後門不及數尺外，停了一架靈車，車門打開着，藍玫瑰和湯彼德二人，將担架床推上靈車，以一個長脊箕形的籐器，將屍體蓋起來。

司機看見二人上了車，正待將車開出。後門之內，突然走出一個醫院方面的管理人員，他問那探員：「剛才是不是有人運走了一條屍？」

「是的，他們是殯儀館的人，還未走呢。」探員答道。

可是，車內的藍玫瑰和湯彼德二人，却因為作賊心虛，立即交換了一個眼色，藍玫瑰拔出一柄小刀，指住司機，喝道：「快開車！」

司機本來就準備把車子開走的，但是，却因為醫院裏有人追出來，而猶疑起來，想不到果然有事；坐在車廂內的，原來不是殯儀館中的運屍人員。但是，這時他已在尖刀威脅之下，只好把車開走！

醫院一名殮房管理人員也沒有仔細解釋理由，只對那探員道：「快制止他！他們這樣搬走屍體是不合手續的。」

探員道：「對不起，我的職責是擒拿湯彼德和藍玫瑰二人，至於你們運走屍體的手續是怎麼樣的，恕我不知。」

「他們未經我檢驗蓋印啊！」那名管理人員急得直跳起來，「該死的！他們應該知道手續的啊！怎麼會……」

話猶未完，二名被剝去制服的殯儀館人員，這時已經甦醒過來，正由裏面急急衝出！那名殮房管理員一看見了他們，心裏立即明白過來，忙對那探員道：「剛才那兩個是偽裝的，快些報警把他們追回來！」

管理員的目的是為了職責所在，但探員的心裏却比他更為緊張。因為他看見二名大漢衣冠不整的尷尬樣子，已經猜出了九分，再聽管理員這麼一說，他立即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正門方面的指揮人員，用警車去追踪那輛靈車。

其實也不用再解釋，探員也想到剛才抬屍登車的二名偽裝者，必然就是藍玫瑰和湯彼德，不由得後悔自己太過大意。

警車一邊開出兜截那輛靈車，一邊通知總部，希望正在市區街道上的其他警車，可以協助追查這輛靈車的下落。

豈料駛不出兩條街，警車的司機已經發現前面出現一輛靈車的影子，於是立即拉响警號，加油追上去！

靈車聽到警車聲，也開得更快！

一時之間，二車在鬧市中展開追逐，途人紛紛爭相走避！

警車的速度到底比靈車快了許多，轉眼便已迫得十分貼近！

警車正要越前，希望可以制止靈車再冒險前駛，可是，靈車突然撞向路邊一條燈柱，全車翻倒，車上一條死屍滾了出來，攤在不遠處的行人道上，嚇得路人無不駭然。

兩條人影自車身上早已飛了開去，竄進了隣近一幢大廈裏面去。因為他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在逃的二人，就是藍玫瑰和湯彼德。

數名警員剛入了門口，突然一條水柱噴射出來，令到各人急忙退了出來大廈外面。一名警長冒險由旁邊衝上，發覺水喉沒有人把持，只是開了那個開關而已。

一條大水喉是用以救火的，許多大廈都有這種消防設備。可是，這一條救火喉，却給藍玫瑰利用作為脫身的工具。

大廈內的人，也由於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毫無防範，以為水喉壞了，紛紛趕來搶修，而沒有人會想到警方正追捕疑犯，等到他們知道的時候，藍玫瑰和湯彼德早已逃得不知所踪！

情天慘變　恨海難填

在一間公寓裏，藍玫瑰和湯彼德正躲在一間房間裏，剛剛聽完了收音機的新聞報告。

藍玫瑰說道：「看情形，他們遲早也會搜到這裏來的。」

「是的，我也這樣想。」湯彼德說，「你不是說過，要到隣埠去的嗎？」

「是的，但是我還沒有宗雄的詳細地址呢。」

「宗雄？」

「就是與何乎樣子差不多的人。」藍玫瑰輕輕嘆了一口氣，「我一直把何乎當作宗雄，實在已經浪費了我不少時間。」

「到底你跟他們是什麼仇怨呢？」

「我不是說過嗎？我不許你再追問啊！」

「我不是故意違反了你我的諾言，只是太奇怪了，你怎會連仇人的姓名也不知道的？你這麼樣盲目的報復，很可能會把一切都弄錯？」

「不過，我雙眼和腦海中的烙痕却不會錯。我不知道他們改名換姓沒有，但樣子我一直記得，所以我儘管憑這深刻的印象去認人。」

「照你這麼說，你可能不知道他們是誰，但却認得他們的樣子，是不？」

「別再追根問底了，好嗎？」

湯彼德覺得她不像是心理變態，只是往事留在她腦海中的印象，也許太深刻了。那可能是一幕令她非常難堪的事情，所以她一方面是無法忘記；另一方面又是不准人家提及。

不過，湯彼德沒有再追問下去，他雖然滿腹疑團，但是，他希望用旁敲側擊的辦法，查個明白。

他要擁吻藍玫瑰，這是他期待很久的時刻；現在房間裏就只有他們兩個人，湯彼德這個在外國受教育的青年人，他覺得她應該屬於自己的，即使她曾經生育過，但他絕不會計較這一點。

因此，他開始作進一步的要求，但是給她拒絕了。

「你幹什麼？」湯彼德怔了一怔，「玫瑰，你知道我是多麼的愛你嗎？這日子，我一直在等待着，等待了好幾年。」

「別這樣，我已經不是從前的藍玫瑰，我已經變了；我配不上你！」

「你錯了，這是十八世紀的舊思想；只要我們還相愛，過去的一切，都可以絕不計較。」

「可惜我的思想，剛好就是十八世紀的思想。」

彼德，原諒我，讓我先殺了這個禽獸，讓我跟你到了外國去之後……」

話未說完，突然有人敲門，二人登是嚇得呆了一呆！

湯彼德問道：「誰？」

「查房！」門外人答道。

藍玫瑰和湯彼德幾乎給嚇僵了。警察查房，是公共旅舍隨時會發生的事；問題却是他們都怕給警察認出了眞面目。

湯彼德不但沒有把門拉開，還下了橫門；同時揚聲說道：「等一等，我穿好衣服，立卽就開門給你們了。」

湯彼德也在心理上早有準備，雖然他的脚部傷勢未好，幸而這只是二樓，他們沿住水渠，爬了下去。他只爬到中途，就聽到有人撞房門的聲音！

門外的果然是來查房的警探，由於公寓是飛纛出沒的地方，所以他們也常常到這兒來，但却想不到竟有二名通緝犯躲在這裏。他們似乎發覺事情有點不對勁，所以撞門入來。

藍玫瑰首先躍到了街上，她的行動極之迅速，很快已經將一輛汽車的車門撬開。當湯彼德還差數尺才躍到街上的時候，警探已經由窗口伸頭下望，同時高聲喝道：「不准走！快舉手！」

可是，湯彼德却沒有理會他們，也忘記了足傷未愈，一躍而下。踝骨舊患被觸及，登時痛得他蹲了下來。

藍玫瑰心裏焦急，仰首一望，但見一名警探已經拔槍在手，向下瞄準。

時在晚上，路燈迷濛，藍玫瑰情急之下，不理一切後果，俯身彎腰，拾起一塊石子，迎着那二樓的窗口擲去！

警探的視綫集中在湯彼德身上，不疑有此一着！立刻被擲個正着，「喲」的一聲額角冒出了血！

湯彼德就趁着這空隙，忍受着痛楚，竄進車廂中去。

警探雖然受創，但在路燈的照射下，發覺藍玫瑰正急急逃回車中，手指一緊，「砰」然一聲，藍玫瑰一聲尖叫，肩膊中了一彈。

湯彼德大吃一驚，隨卽開車過去，打開車門讓她上車，然後飛馳而去！

「你怎麼樣了？」湯彼德一邊開車，一邊關心地問。

藍玫瑰道：「別理會我，快些開車到附近較爲僻靜的街道。」

「幹什麼？」

「我們要偷過另一輛汽車。」

「爲什麼？」

「爲什麼？」藍玫瑰道，「難道這麼簡單，你也想不到嗎？」

「你担心他們記起了這個車牌，是不？」

「當然。」

於是車子開入一條橫街，那處路邊眞的停了好幾十輛汽車。藍玫瑰這時已用手帕將傷口包紮，她令湯彼德停車。

她下了車，非常輕易的，偷來了另一輛房車。湯彼德也十分有默契的，把原來的車子開到那個停車位去。然後才回到藍玫瑰的身邊來。

藍玫瑰的駕車技術，比起湯彼德似乎更高一籌，迅速將車子開往海傍。

車子停在碼頭一帶，藍玫瑰叫湯彼德脫下外衣，讓她披在肩上，她不想給人看見那肩膊受了傷而惹起疑心來。

藍玫瑰對湯彼德又說：「你候在這裏，我很快就會回來。」

湯彼德經過了連串的考驗，知道她比自己更加老練得多。所以只點點頭，並沒有說些什麼。

藍玫瑰十分鐘之後，由一艘機動帆船的跳板上走回到岸上。然後慢慢的，走到汽車裏來。關上車門之後，她又叫湯彼德開車。

「到什麼地方去？」湯彼德問道。

「北區的富人住宅區。」藍玫瑰慢不經心地答道。

「到那兒去幹什麼？」

「我們要去發財。」

「發財？」

「對了，我們如果沒有錢就休想離開這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剛才我去拜訪一位專幹偷渡的，他要五千元一個人，我你二人便須要一萬元。這筆錢，我們必須弄到手。」

「你的意思是：要趕快到隣埠去，是不？」

「是的，越快越好！」

「有把握嗎？」

「這個世界，有錢就有把握。這些門路，是我早已搭好的。今晚被人追捕的遭遇，是我早已預料得到的事，所以我不會感到意外。」

湯彼德有如一具沒有靈魂的軀體，一切只好任得藍玫瑰作主。

他將車子開入北區富人住宅區的途中，沿途曾看見許多警車匆匆而過，大概都忙於追捕他們二人歸案的。可惜這都市人多車也多，因此，只好失去了無數的機會；彼此在身旁一掠而過，警方也無法將他們擒拿歸案。

車子停在一處路旁。藍玫瑰肩膊因爲流血太多，而感到有點痲木，湯彼德心理不安，提議先找個醫生看看。可是，藍玫瑰說道：「警方一定早已通知了所有的醫生，因爲他們知道你的傷勢未好，可能會去求診的。不過，我忽然記起了一個人來。」

「誰？」

「這一區裏，似乎有個名醫。」

「那好極了，我們可以登門造訪。」

藍玫瑰下了車，在湯彼德的陪同下，走進一幢大厦中去。她記得，她生育小彼得時，就是在這裏一位醫生爲她接生的。

她眞希望這醫生沒有應酬，最好留在家裏，先爲她止血治傷。

湯彼德按了門鈴，藍玫瑰對應門的女傭說要找王醫生。

不久，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醫生出視，他認得藍玫瑰是他的病人，也是警方要找的人，電視和報紙上，早已出現過她的照片了。

但是，王醫生還是開門讓他們進內。藍玫瑰從王醫生的目光中，已經明白了一切。她苦笑道：「希望你本着醫者父母心，切不可報警。」

王醫生道：「你放心！我原則上是同情你的，怎麼？你受了傷？」

「是的，給警察射中肩膊。」

「讓我看看，希望子彈沒有留在那兒，否則就更加痲煩啦。」

湯彼德協助王醫生，將藍玫瑰的衣袖撕破，方便他的診斷。結果，王醫生發覺那兒沒有子彈頭留下，只是子彈在肩部的肌肉穿過，而且，流了大量的血！

湯彼德要求醫生爲她止痛及止血。忙了一會，藍玫瑰被安置在一張沙發椅上休息。

王醫生把湯彼德招呼到酒櫃之前，倒了一杯酒給湯彼德，但他不敢喝。王醫生笑道：「如果我要在酒中下毒，不如替你的愛人注射一口痲醉針，然後報警，那豈不是更加乾淨俐落？」

湯彼德覺得也是道理，他喝了一口酒，對王醫生表示了他的歉意。

王醫生道：「這是一宗悲劇，自從她生產孩子那時開始，我就覺得事情不對勁。」

「爲什麼？」

「你的愛人心理不正常，她受了極大的打擊。從她的說話中，我推測她曾遭人強暴，因而有了身孕。」

「是的，我也曾經這樣想。」湯彼德又低聲問，「醫生，你說，有什麼辦法呢？」

「相信已經有點兒太遲了吧？她已經成爲數宗命案的兇手。」

湯彼德道：「但是，我仍然希望盡最後的辦法去救救她。」

「唯一的辦法，就是能够證明她心理神經不正常，然後向警局自首去，希望陪審員也會同情她，判她送入精神病院！」

藍玫瑰突然自沙發椅上，一躍而起，直撲過來：「你說什麼？」

只見她目露兇光，嚇得王醫生急急後退了幾步。湯彼德道：「你別這樣。」

藍玫瑰一手推開他，「哼」一聲說：「你以爲我眞的疲倦得睡着了麼？剛才你們說什麼我也知道的，我的神經不會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你們而已。」

她突然拉開酒櫃下面的一個抽屜，奪過了一柄尖刀。湯彼德要加制止，已來不及。

藍玫瑰以刀要脅住王醫生，道：「你放心，我不會殺你的，我只要一萬元。」

「一萬元？」王醫生道，「好吧！我給你，但是，你這樣也是逃不了多遠的。老實說，我與湯先生商量，也無非替你設想。」

「我用不着你這樣好心。」藍玫瑰刀子搖幌了幾下，直迫了過去！「我要的數目不大，只要一萬元，你爽快一點！」

「好吧！讓我進去取來給你。」

「不！我要跟一起！」

「你怕我靜靜報警，是不？」

「是的，在未找到我要找的人之前，我不會讓自己死去。」

王醫生終於帶着藍玫瑰進內，王太太和二名僕人，早已嚇得面無人色！

王醫生帶她入到書房，開了保險箱，裏面存放的現金，足有數萬元。但是，藍玫瑰只要一萬元。她還對王醫生說：「我不是一個貪而無厭的人，他日如果我還有命回來，我會歸還這筆錢給你。」

王醫生道：「算了吧！這是小意思，我這把年紀，既無兒亦無女，要這許多錢幹什麼呢？如果不够，你可以再拿一點！」

藍玫瑰含淚哽咽道：「你是這世界上難得一見的好人。」

說完，她轉出書房外面。就當她經過走廊時，無意中聽到「叮」的一聲，她不由自主地，探首內望，只見這是宅內一間寢室，室內睡床旁邊的床几上，有一個電話分機，王太太正獃在那兒！

藍玫瑰沉聲問道：「你打電話報警麼？」

王太太呆木着，答不出話來。因爲剛才她眞的

是利用房間裏的電話分機報了警。

王醫生自書房跟了出來，他已經聽到了藍玫瑰這質問的聲音；他担心她會對王太太不利。

可是，藍玫瑰笑道：「請你轉告警方，我永遠不會讓他們抓住；即使有那麼不幸的一天，我也許給他們找到的，只是一具屍體。」

王醫生意味到她這一番說話的意思，是可能她會在迫不得已的時候便自殺！因此，他勸諫地說：「你切不可傻氣，像你這麼樣的遭遇，法官也可能會同情你。」

「同情？」藍玫瑰苦笑一下，「以其求人同情，不如自己同情我自己吧！你還記得，數年前有一宗案嗎？一個有錢人，强姦了一個女人，結果有錢人因爲有錢聘請大律師代他辯護，巧辯善言之下，作孽的有錢人無罪省釋。但是，被人强姦的女子又怎麼樣？人們非常同情她，因爲沒有人懷疑這是誣告，中國女人最重要的是貞與德，最愚蠢的女人也不會把這些事公開，除非是忍無可忍。後來，那女人就在同情聲中自殺死了。」

藍玫瑰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王醫生催促她：「你快走！警察可能快要來了！如果眞的已經報了警的話！」

藍玫瑰回頭問道：「怎麼？你難道不希望警方捉到我嗎？」

王醫生道：「我不是說過了嗎？我原則上是極之同情你的。但是，你所採用的報復辦法錯了。」

「不會錯的，王醫生。」藍玫瑰說道：「這世界上的人太下流，我才不能不用這下流的辦法來對付他們。不過，無論我等會兒是否落入警方手中，我還是非常感激你！」

湯彼德也在催促藍玫瑰快些離去。

藍玫瑰剛落到街上，就聽到了陣陣車號，自遠而近！

二人登上一輛汽車，匆匆離去！

車子就在街口與警車相遇，可是，警車並沒有截停他們。因爲這是一條富人住宅街道，而他們所駕駛的汽車，又是一輛豪華的大房車，警察並未想到車內一對男女，就是他們要捉的人。

藍玫瑰把車子重新開到海傍。這一回藍玫瑰把湯彼德也帶到船上去！

船家似乎認得藍玫瑰，非常熱誠地招呼他們！

藍玫瑰把那一萬元鈔票揚了揚，問道：「什麼時候可以起程？」

「隨便你說。」船家道：「當然，最好是今晚半夜開出，天亮之前，便可到達隣埠了。」

「當然越快越好！」藍玫瑰說，「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安全第一！」

「放心好了，小姐，幹這一行，我總算得是老行尊。」船家拍拍心口，「安全抵埗後，你才付錢給我，這樣你可能更加放心了，是不？」

「別囉嗦，最好快點開船。」

「不！我要登岸添購一點粮食。」

「你千萬不要整古造怪！」

「小姐，別大驚小怪！我的妻子和弟弟還在你身邊，你担心我去報警？」

船家說完，果然登岸去了。船上只留下船家的弟弟和妻子；而藍玫瑰和湯彼德二人，爲了避免給人注意，跑到艙內去了。

湯彼德關心地問：「那傷口怎樣了？」

「似乎好了一些。」藍玫瑰說道：「看過醫生，在心理上有了保障。」

「坦白說，我眞希望那一槍打在我的身上。」

「那你更加不會走動了。」藍玫瑰輕輕一笑，又問：「你的足踝呢？也好了一些吧？」

「還好！只有一點兒疼痛。」

「唉！要不是你，我幾乎也想不起那王醫生來了。」

「他眞的是少見的好人。」

藍玫瑰怔怔地說：「但是，我在人們心目中，却是一等壞女人！」

「這也不能怪你，只怪社會風氣不好，道德敗落。」

藍玫瑰觸及心底傷痕，淚如雨下。

湯彼德又說：「爲什麼當時你不報警？」

「報警？」藍玫瑰道：「你忘記了我在王醫生家中所說的故事嗎？我不會學那個女人，在所謂公平的審判下，含淚跑去自殺；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懲治色狼。可惜，我並不知道他們姓什名誰。」

「怎麼？原來你……你並不認識他們？」

「如果我認識其中任何一個，事情也不會拉得這麼長遠了。」

「那麼，兩個陌生人，是怎麼欺侮你的？」湯彼德又問。

藍玫瑰嘆了一口氣：「本來，我不想對你說得太多，但是，事到如今，也不妨讓你明白一下。有一晚，我半夜返家途中，給兩個陌生男人要脅我登上一輛私家車，我以爲他們只是刧財，想不到他們竟是刧色；我並不認識他們，他們用車子儎我到一處郊外，將我污辱了。我曾經昏迷在草叢中，到我醒過來時他們已經不知所踪，那時已經天亮了。」

湯彼德咬牙切齒道：「果然是禽獸不如！」

「後來，我覺得報警也是沒有用的，因爲我既不認識他們二人，也不認得那車牌號碼。」

「即使認得，又有什麼用？那車子根本就可能是偸來的。」

「是的，我當時也這麼想，所以，我沒有報警。但經過那次之後，這兩個人的印象，已經深深烙進了我的腦海中。」

「他們就是宗雄和唐貝加嗎？」

「是的。」藍玫瑰說，「自此以後，我決心照我自己的辦法去做，我不要做個弱者。我一方面斷絕和你通訊！」

「爲什麼你要這樣？」

「我覺得，對不起你！」

「這根本就不是你的錯。」

「但是，我覺得自己配不上你。所以，當我把孩子養下來之後，便咬實牙齦，把他送到孤兒院去！我自己却跑到日本去，一邊將頭髮變金色，一邊稍爲改容，讓別人看來，我似個混血女郎。同時，我也在東京學了一些武功，然後才回到本市來。」

「你是立心要報仇的，所以，你就憑住自己的記憶，四處找尋那二頭野獸，是不？」

藍玫瑰點頭道：「對了，我故意把自己變作歡塲中的女人，因爲我以爲那二個污辱了我的大漢，必然是市井流氓之類。可是，我攢透了本市的三敎九流社會，也無法可以找到這二頭畜牲！」

「後來，你又怎麼樣找到何乎的？」

「他偶然到酒吧中來喝酒——但不是我工作的酒吧，是隣近一間更高級的，我無意中遇見他，但當時人太多，我不宜下手；於是暗中跟踪他，以爲翌日晚上摸入他家中下手殺他。可是，想不到黑暗中殺錯了他的兒子；還給『鐵枴俠盜』遇見了我；而何乎本人，當晚已去了日本。」

「結果，何乎亦非你所找的人，他在日本落網；原來也是一名改頭換面的通緝犯。」

「是的。這是一件十分湊巧的事，也浪費了我不少時間。」

「你怎麼知道唐貝加和宗雄二人的下落？」

「是何乎這宗案鬧開了，唐貝加懷疑我是藍玫瑰，聘請私家偵探追查我的一切，結果發現我有個兒子；他剛好沒有兒子，又以爲我落難在東京之後，永遠無法回來了，便去孤兒院領養小彼得，想不到，這原來是上天的安排；要不是這樣，我又如何可以找到他呢？至於宗雄，也是由他的口中說了出來的。宗雄的樣子與何乎差不了多少，所以我才會弄錯了。」

剛說到這裏，岸上突然吵鬧起來。二人大吃一驚，因爲此時此地，一切事情也有可能會發生的；尤其是那船家登岸這麼久還未回來。如果他志在向警方領功，就算出賣他們，亦非奇事！

豈料就在這時，船家的妻子跑到艙裏來，對他們說道：「岸邊不知怎的，來了一大隊警察，你們小心一點，千萬別露面！」

藍玫瑰心裏想：「不要我們出去，是要我們束手就擒麼？夫妻拍檔，果然是妙計。」

藍玫瑰心裏這麼想，手裏已經一把將船家的妻子帶金嫂捉住。

船家帶金的弟弟帶銀在艙面叫下來：「警察是來拖偸車的，大嫂別太緊張吧！」

藍玫瑰沉聲對湯彼德說道：「你出去監視一切，要是警察跑下船來，一定是帶金這傢伙去報警，我頂多與他們同歸於盡！」

湯彼德答應一聲，跑出艙面去。

帶金嫂莫名其妙地問：「你幹什麼？」

藍玫瑰道：「你丈夫想出賣我們！」

「你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丈夫不是那種人。」

「是也好，不是也好，待警察走了後，我就放你！」

船艙之上，湯彼德在黑暗中注視岸上的情形，只見一輛警車正停在附近，他們剛才偸來的豪華大房車，曾被檢驗！

這時候，岸上又出現了一條人影，他正是船家帶金。湯彼德看見他挽住一袋粮食，匆匆走上船來；就在踏上跳板之時，一名警員突然把他叫住！

湯彼德看得心裏快要爆炸，帶銀這時也知道他們被懷疑出賣這二名屈蛇客；現在更看見他的兄長與警察談話，爲之担心不已。

湯彼德由於距離頗遠，聽不到他們說什麼，只見他們口講指劃的，看情形可能是警察要查出偸車賊的行踪；又好像是追查藍玫瑰的下落。

藍玫瑰突然押住帶金嫂出到艙口附近，探首外望，她也看見了岸上的情景。不禁冷冷地說：「果然是存心出賣我們！」

帶金嫂給她握得手臂隱隱作痛，想反抗，自問也不爲藍玫瑰好氣力，她急得要流出眼淚來。

就在這時候，他們又看見帶金指指面海這一邊，藍玫瑰更加心情緊張。帶金走向跳板這兒來，那警長也與他併肩走過來。

藍玫瑰急得要破口大罵，幸而就在這時候，那警長折了回去。但是，這並不等於危險訊號解除了；藍玫瑰覺得那警長可能回頭布置包圍網，因此她沒有把帶金嫂放開。

帶金匆匆走過跳板，回到船上來。他看見湯彼德在艙面，便說道：「怎麼你跑到這兒來？快下去吧！警察正在找尋你們呢！」

藍玫瑰在艙口答了出來：「你幹得好，竟敢出賣我們。」

「你說什麼？」帶金莫名其妙地反問着。

帶銀把情形細說，帶金不禁啞然失笑。他又說：「你們眞的是太敏感了，我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剛回到附近時，看見一隊警察在搜索，當時我已經吃了一驚，還以爲他們是來捉你們的。後來那警長截停我問話，我才知道他們原來要捉偷車賊。據說，那輛豪華大房車是屬於一位大富商的，難怪他們如此緊張了。」

一經解釋，各人恍然大悟，藍玫瑰鬆了一口氣，把帶金嫂放開。

湯彼德覺得不好意思，代她道歉。

帶金笑道：「難怪的，像你們這處境，杯弓蛇影，在所難免啊！」

藍玫瑰和湯彼德回到船艙裏，靜待午夜的來臨。帶金嫂却在埋怨丈夫不該接了兩個這樣神經過敏的人客，嚇得她胆也破了。

船艙之內，藍玫瑰也覺得自己有如驚弓之鳥；湯彼德却想起了她這數年來的歡場生涯，必然是「對人歡笑，背人垂淚」，不禁替她難過起來。

藍玫瑰苦笑道：「現實是非常殘酷的，當年如果我們不是爲了環境變遷而分手，這種悲劇性的遭遇，也永遠不會發生。」

「歸根究底還是我不好。」湯彼德道：「如果我不跟隨家人去加拿大，你就不必吃苦。」

「這是天意，有什麼好說。」

湯彼德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問道：「大哥成和他的手下，都是你殺的？」

「是的，他們這班吸血鬼，要不是爲了避免惹人注意，我早已把他們殺了。」

「那些玫瑰花，怎麼會有毒的？」

藍玫瑰自衣襟上摘下那朶塑膠玫瑰，笑道：「每個人都有一種偏愛，我就喜歡玫瑰花。所以，我除了利用它作飾物之外，還利用它去殺人。我在日本的時候，除了學會武功之外，還會用暗器。此外，染髮和化粧術等等，全是我留日期間學會的。塑膠玫瑰的花枝是鋼製的，有些餵了毒，所以，如果給它擲中，難免會身亡。」

「那麼，在醫院裏，你又用什麼方法把那警探迷倒？」湯彼德問，「我似乎看見那警探在拆閱一盒名貴的玫瑰花呢。」

「是的，那盒玫瑰花是我叫人送去的；我明知警探一定要加以檢查，所以，我在透明的膠盒之內，放進了一種化學氣體，這種氣體只要與空氣接觸，便會變成毒氣，但份量很輕，那警探首先嗅到，所以他便昏迷倒地。那盒子新鮮玫瑰，由於沾染了化學氣體，一經與空氣接觸，自然而然的，也會變了色！」

湯彼德道：「你的殺人方法，也夠新奇！」

午夜了，船也開出了港口！

藍玫瑰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淚珠兒也滾滾而下。湯彼德安慰她道：「別難過，一切也將會成爲過去的。只要讓我們殺了宗雄，再回來殺死唐貝加，我便與你設法將小彼得弄回來，遠遠離開這裏。」

「小彼得？」藍玫瑰冷冷地說，「那是孽種，他只有一部份是屬於我的，我對他眞的不知是愛還是恨。」

「那麼，別再去想他了，睡吧！」湯彼德輕輕吻着他，替她抹去了臉上的淚水，二人相擁入睡。

船在大海上破浪前進，向着隣埠駛去！

× × ×

「鐵枴俠盜」呂偉良自從由唐貝加那兒查到了宗雄的下落之後，便與阿生暫別獨自跑到隣埠來。

呂偉良按址找到十五街三號三樓，一個瞎子出來開門給他。

「這裏可是有一位宗雄先生？」呂偉良問道。

「你是誰？」那瞎子反問道。

「我姓呂，是由香島來的；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見宗先生。」

那瞎子畧作沉思，便把門拉開：「請進來吧，呂先生。」

呂偉良拄杖入內，一邊打量着屋內陳設，一切都非常簡陋！

「隨便坐！」瞎子又問：「你與宗雄，有些什麼關係？朋友嗎，還是親戚？」

「不！我絕不認識他！只不過有件事，我要跟他當面談談。」

「是什麼事？」

「是關於藍玫瑰的！」

「藍玫瑰？」瞎子面色一沉，轉身揚手一揮，一柄飛刀迎面擲向呂偉良。

呂偉良手急眼快，連忙舉起鐵杖一格，「錚」的一聲，飛刀被擊落地上。

他還未站起來，瞎子已經手持盲公竹，飛撲而至！

呂偉良想不到這瞎子如此兇悍，既然未及自椅子上站起，只能以鐵杖迎架，又是「錚」的一聲，這一下更是刺耳非常。但見火花四冒，呂偉良也感到手臂有些兒痳痺的感覺。

連串的意外，全是令呂偉良事前無法可以預料得到的。

首先就是瞎子出手便是飛刀突襲，他出手不但

快，而且準，要不是自己眼明手快，那一下子已經可能將他置諸於死地！

現在這一枝盲公竹，想不到竟是鋼製的，不是普通瞎子所採用的竹竿。最令呂偉良意外的，就是這瞎子的力道十分厲害，幾乎令他無法迎格！

呂偉良心一凛，喝一聲，伸手反擊他的腹部！

瞎子連退兩步，盲公竹一揮，又向住呂偉良的下盤直掃過來！

呂偉良急忙縱身躍高數尺，身子還未落地，已經聽到了「嘩啦」一聲，一張木椅子被盲公竹擊得粉碎。

呂偉良本來不忍下殺手，但看見對方節節進迫，轉眼已經是三下毒招連發，情急之下，鐵枴杖狂揮猛打，瞎子手上一枝盲公竹，左架右格，頓然棄攻爲守，疲於奔命。

呂偉良反守爲攻，鐵枴杖與盲公竹三番四次碰在一起，他已感到瞎子的力道漸弱，這時他若要一下子擊傷對方，乃彈指間事。可是，他却沒有這樣做，只是朗聲說道：「請停手！聽我解釋！我不是來尋仇的，你可能誤會了。」

瞎子跟他過了幾招，已經知道不是敵手，只好趁機再問：「你是誰？誰叫你來找我的？」

呂偉良一怔道：「怎麼？原來閣下就是宗雄先生？」

「是的，你是不是藍玫瑰派來找我的？你是不是要來找我算賬？」

「不！你完全誤會了。」呂偉良說，「你當然也認識唐貝加這個人吧？我就是他叫我來找你。」

「唐貝加？」瞎子翻着那雙怪眼，想了想，又問：「他有什麼話帶來？」

「他已經在警方的保護之下，現在只有你最危險；大概你也曉得藍玫瑰的厲害了吧？」

「我早想到，她遲早會來的。」

「你怎麼知道？」

「我雖然看不見報章上的報導，也聽到收音機播出的新聞報告。要追殺唐貝加的人，原來就是叫做藍玫瑰，這娘兒果眞厲害！」

「難道你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是的，我一直都不知道。直至到最近，我聽到唐貝加被一個女人追殺，才想起數年前一件事來；我和唐貝加當晚做錯了一件事，我想到要追殺他的人，大概就是那個女子。」

呂偉良漸漸明白了，他說：「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在懷疑藍玫瑰受刺激過度，患上了心理變態，如果不及時制止，可能會有更多的人，死在她的手中。所以，我才由唐貝加那兒，查出你的地址，找到這裏來。」

「那麼，你可是警方的人？」

「不！絕對不是。」

瞎子深深倒抽了一口氣：「其實，就算她不來殺我，我也受到了應得的報應。」

「你就是宗雄先生？」

「是的。我就是宗雄。」

呂偉良瞪着他，覺得他眞的有幾分似化名何季的季大鷹；要不是他瞎了雙眼，可能會更加似。這也難怪藍玫瑰認錯人了。

宗雄又問：「既然你不是警方的人，那你來找我，又是爲了什麼？」

「我要明白事件的眞相，我不想看見再有人死在那變態女人的毒手之下。」

宗雄苦笑一下，道：「算了吧！呂先生，這是因果循環，沒有人可以制止的。」

「因果循環？」

「是的，你可相信因果這回事嗎？」

「似乎太迷信了。」

「不！一點也不。」宗雄非常認眞地說，「難得你這麼好心，我也不妨告訴你這件事的眞相。當年我和唐貝加還算年青，有一晚，我們幾個朋友聚在一起飲酒和賭博，賭到半夜時份，我和唐貝加輸乾了口袋裏的錢，於是駕車離去。可是，這時酒精突然作怪，我們感到十分須要女人，但我們都輸光了。這時夜深人靜的馬路上，正有一個身裁健美的女郎經過，於是我提議把那女郎捉上車來，帶到郊外去解決。就這樣，我們幹下了一生中最遺憾的事，雖然當時我們都認爲那是畢生最痛快的日子。」

「哦！原來如此。難怪藍玫瑰把你們恨之入骨了。」呂偉良道，「你們只是洩一時之慾，却害了她的一生幸福，也難怪她心理上有點變態。」

「是的，事後我們清醒了，也覺得太過荒唐，但是，奇怪的是：翌日遍閱各報，也未見有人去報警。我們以爲女孩子到底害羞，這件事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可是，這數年來的遭遇，令我不能不相信因果報應這回事；首先是我的妻子勾漢，她背叛了我，挾帶私逃；然後我患病，病得雙眼也瞎了。」

宗雄又嘆了一口氣，「這不是因果又是什麼？」

呂偉良道：「唐貝加不是一直過着舒適的生活嗎？他跟你，似乎有點分別了。」

宗雄苦笑了一下，道：「這不過是表面的看法，其實他比我更痛苦萬分，所以他也要千方百計，希望可以找回當晚被我們污辱過的那個女郎，設法爲自己贖罪。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他經常來看你？」

「是的，他經常給我帶些錢來。也不是因爲這

樣，我對於他的一切，也知得最淸楚。他和他的妻子都極之希望養一個兒子，可是，偏偏就是沒有。此外，更有一件事，甚至連他的妻子也不知道的，就是他患了癌症，頂多還有一年半載的壽命。最近一次他來看我時，曾經表示過，正打算結束一切業務，變賣所有產業，帶他的妻子去環遊世界，順道到美國治癌中心去檢查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把他的性命延長一些歲月，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連串的事件又發生了。」

「這麼說來，的確是因果報應啊！」

這時候，突然有人敲門。

宗雄手持盲公竹，跑去開門。一個少年人，手裏捧住一盒玫瑰花，他問道：「這裏可是有一位宗雄先生？」

「是的，小子你是誰？」宗雄粗聲粗氣地問。

「是街口一間花店的伙伴，一位小姐叫我送這盒荷蘭玫瑰來給一位宗雄先生。」

少年人說着，順手就把一個透明的膠盒子遞了過去。

宗雄接過了，他聽到少年人的步聲移開，立卽又把他喝住：「小子，慢走！」

少年人以爲他有賞錢給自己，頓住了脚步，問道：「先生，還有什麼吩咐？」

「這會不會是炸彈？」

「怎麼會是炸彈？我們是花店，賣花的啊；又不是軍火店。而且，盒子是透明的，你何不看個淸楚？」少年人看見他沒有賞錢，心裏已經不舒服，再聽他這麼問法，更加不高興。

宗雄生氣地說：「他媽的！小子，你難道也像我一樣瞎了雙眼麼？你沒有看見你老子是個瞎子麼？我看見爲什麼要問你？」

少年人看見他怪眼連翻，倒有幾分害怕起來，急急離去！

這時候，呂偉良已經在裏面聽到了他們的談話，拄杖自裏面走了過來。

宗雄把那個透明膠盒遞給他，說道：「呂先生，請你替我看看，這到底又是什麼玩意兒？」

呂偉良接過了那盒玫瑰花，爲他描述道：「這是一盒名貴的荷蘭名種玫瑰，用一個綁上了絲帶的透明膠盒儎住。裏面還有一封信，信封面寫住：宗雄先生親啓。」

「下欵呢？」宗雄問道，「下欵有沒有寫明白是誰送來的？」

「沒有，只寫了『內詳』二字。」

「請你替我解開來看看，會不會是我那個野性的妻子回頭是岸？」

呂偉良覺得也有可能。於是，他解下了那條粉紅色的絲帶，打開那個透明膠盒，正待伸手入內取出盒子裏的一封信時，只覺得一陣香氣撲鼻，旋卽昏迷倒地不起！

宗雄聞聲，心知有異，連叫了兩聲「呂先生」也無反應，立卽蹲了下來，摩挲着倒在地上的呂偉良，心裏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又聽到有人開鎖聲。

瞎子的腦袋到底是比較冷靜的，這時宗雄已經想到了玫瑰花可能是藍玫瑰叫人送來的，不由得立卽持着盲公竹，閃向門後。

門鎖終於給人撬開了。

一個女子走進屋子裏來，她，正是藍玫瑰。

藍玫瑰看見有人倒在地上還以爲是宗雄；但當她看見那根鐵枴杖時，心裏也就莫名其妙起來。是的，「鐵枴俠盜」怎麼會在這裏出現？

正當她獃在那兒想着之際，湯彼德也自後跟了進來。

湯彼德也還未開口說話，一枝盲公竹已自背後迎頭打下。

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湯彼德來不及發出警告，只能用力往前一推，就將藍玫瑰推倒向前；藍玫瑰避過了一棒，湯彼德却中了一記，變成了代罪羔羊，只感到渾身一痲，手臂已經打斷。

湯彼德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藍玫瑰正待自地上爬起，宗雄已經縱前一步，也不打話，那根鋼製的盲公竹，聽聲辨位，險招連發！

藍玫瑰急急滾開，反腰彈起，躍向一張圓桌的後面，高聲喝問道：「瞎子，你是誰？」

宗雄連發數招，仍未能擊中藍玫瑰，心裏一凛，反問道：「你又是誰？」

「我就是剛才令童子送花來給你的人，你收到了沒有？」

「好狠毒的潑婦，要不是座中來了一個替死鬼，怕你已經得手了。哈哈……」

「原來你……你就是宗雄？」

「是的，想不到吧？」

「嗯！想不到你有此報應！」藍玫瑰又問：「湯彼德，你怎麼啦？」

湯彼德給宗雄擊中了一棒，手臂雖然折斷，但他却救了藍玫瑰；要不是那一掌將她推開，藍玫瑰的後腦便會開花！

這時候，湯彼德痛得幾乎昏了過去，但是，他强忍着，哼也不哼一聲，因爲他看見這瞎子聽聲辨位，絲毫不差；出手又是如此狠毒，只怕他回棒又再打來，那時如何受得了？

藍玫瑰看見他揮手示意，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宗雄冷冷地說：「你就是藍玫瑰，你果然找到這兒來了，好吧！今天就讓老子跟你拚了！」

那個「了」字也未說出口，一條身形已經飛越圓桌之上；藍玫瑰心裏一凛，忙着往旁一閃，反身揚手一揮，但見紅光一閃而過，一朶紅色的塑膠玫瑰脫手飛出，直奔向宗雄胸前！

宗雄一撲落了空，雙足也是剛好着地，還來不及發出第二招，已經被塑膠的毒玫瑰揷入胸前，慘叫一聲，倒了下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宗雄意味到這就是有毒玫瑰，他拚了最後一口氣，驀地又自地上一躍而起；只見他呆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藍玫瑰與湯彼德都同時吃了一驚。尤其是藍玫瑰，她以爲塑膠玫瑰花枝上的毒藥藥力不够，正呆想之際，又見宗雄揚臂一揮，一枝鋼製的盲公竹脫手飛揷而至；藍玫瑰心裏一凛，雙足一頓，離地躍起了數尺！

「卡察」一聲，鋼杖揷進牆壁之間，足有二尺餘。

藍玫瑰落下地上時，宗雄已經隆然倒下。

藍玫瑰抹了一額汗，喃喃地說：「我終於殺了他。可是，爲什麼呂先生會在這兒？」

「也許他要趕來制止這一場惡鬥吧？」湯彼德說道：「我們快將他救醒！」

「不！他不久之後，就會自己醒來的，我們快些離開這裏。」

說着，她就蹲了下來，準備挾起湯彼德，可是，湯彼德却給她觸及碎骨，痛得大叫起來。

藍玫瑰心裏一凛，道：「你怎麼啦？」

「我中了宗雄一棒。」湯彼德說道：「我的手臂可能斷了。」

藍玫瑰道：「你忍住痛，我把你背走，我們去找醫生。」

湯彼德咬實牙齦，勉强支持起來，爬到藍玫瑰的背上去。

藍玫瑰背着湯彼德，匆匆離開了宗雄的家裏。

× × ×

呂偉良被人救醒時，屋子裏已經擠了許多人，他們都是鄰埠警方人員。

一盒鮮紅色的玫瑰，這時已經變成了紫色！

一位探長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裏？」

「我是來探訪宗雄先生的。」

「你可知道他已經死了嗎？」

「什麼？他……他死了？」

「是的。」探長指指圓桌子的背後。「他給人用一朶玫瑰花揷死的。」

呂偉良從枱脚空隙處透視過去，果然看見一條男屍躺在那兒。

探長又說：「請你把所見到的情形，都告訴我們，你可能是兇殺案現場唯一的證人。」

「不！我什麼也見不到。因爲當時我已經昏迷過去了。」

「那麼，這盒玫瑰花，爲什麼會在你手上？」

「是這樣的，我在與宗先生談話之際，有一個花店的伙伴，送來這一盒玫瑰花，宗先生因爲看不見東西，要求我代他拆閱，想不到盒子一打開，我嗅到一陣異香，隨卽暈了過去！」

偵探人員在攝影現場情形及捺取指紋；探長對呂偉良的說話，半信半疑。

呂偉良又說：「我在這裏坐着的時候，聽到那花童說，他是街口一間花店的伙伴，這盒玫瑰花就是一個女人叫他送來的。宗先生以爲是他妻子回心轉意，作老燕歸巢之想，想不到，他竟會死得不明不白。」

「也不是不明不白，他曾經跟別人打架。」探長說：「你瞧！他的鋼棒不是揷進了牆壁裏麼？」

「兇手捉到了沒有？」

「沒有，我們還以爲你有什麼寶貴的提供。想不到你什麼也不知。」

呂偉良問道：「你們怎麼知道這裏出了事？」

「一個女人打電話給我們，說這裏有人打架，吵得天崩地裂的，我們派人趕來查看，原來這裏已經出了命案。」

「會不會就是藍玫瑰打電話給你們？」

「藍玫瑰？」

「是的，我懷疑宗雄就是給藍玫瑰所殺。如果你有看過香島的報紙，你一定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說。

「嗯！想不到那可怖的女人，竟闖到我們這兒來了。」探長又問：「你怎麼知道？」

「她習慣了用塑膠毒玫瑰殺人的，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這麼說來，我們要迅速通知香島的警方。你叫什麼名字？」

「呂偉良。」

「呂偉良？這名字似乎在那兒聽過了？」

身旁一名探目提示着：「就是著名的『鐵拐俠盜』呀！」

探長「哦」了一聲，態度也隨卽改變了。他伸出手來：「素仰素仰！」

「別客氣。」呂偉良道：「坦白說，我本來就

是來要制止這一場慘劇的，但是，想不到結果還是發生了。」

「如果你說你是『鐵拐俠盜』，我可能更加有印象。」探長說道：「因爲就聽人說過，香島許多重大的案件，都全靠你們師徒合作，警方才可以破案。你的確偉大！」

「你過獎了。這一次，我却成了小丑。」

「爲什麼？」

「可不是嗎？我是兇案現場中的活人，但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探長說道：「我們正懷疑這盒子的玫瑰花中含有毒氣之類，這些東西，我們全要仔細檢驗。閣下也請跟我們回去警局裏，我們須要你的口供。」

「這可容易了。我知道的，一定盡可能告訴你們，不過，眼前去捉人要緊，因爲據我所知，藍玫瑰還要殺人的。」

這時候，一名探員已經自街口花店，把那名花童找到了。

花童說道：「那女人很美，跟她在一起的，還有一個青年男子。他們先來買花，回去入好在盒子裏之後，又跑到花店來，給我五元小賬，要我依址把花送到這兒來。」

呂偉良道：「一定是藍玫瑰，那男子就是湯彼德，我本來要利用宗雄，把他們擒拿的，想不到他們這麼快也到達了。這一次，我眞的是敗得體無完膚！」

「你以爲她還要殺些什麼人？」

「當然是唐貝加。」

「那麼，我們更加要趕緊通知香島的夏維探長，讓他們嚴加防範。」

「唐貝加已經在警方的保護之中。」

「但是，我們還是要通知夏維探長的。這個女人，的確是心狠手辣。」

呂偉良最後被帶返當地警局錄取口供。但是，探長對他十分尊重，只錄了口供，就讓他走。

至於那個報警電話，當然不會是藍玫瑰打的，不過是樓下一戶人家怕有人打架打出命案來，所以才會報警。

呂偉良不知道湯彼德此時已身受重傷，只知道宗雄無疑一定是藍玫瑰殺的。所以，他離開了當地警局之後，便跑去找一個黑道中人，這人名叫梁三眼，那本來是他的綽號。只因爲他的額頭之上，有一個疤痕，看過去像是多了一隻眼睛，所以人們習慣了叫他做三眼，他是姓梁的。

梁三眼也知道「鐵拐俠盜」是香島有名的江湖好漢之一，立即接見。

「有一對男女偷渡到本市來，他們就是藍玫瑰與湯彼德。」呂偉良說：「可以替我查一查他們的下落嗎？梁老兄。」

「如果眞的是偷渡來的，我一定可以替你查。」梁三眼又問：「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偷渡來的？」

「警方查過了入口旅客名單，沒有這兩個人的名字。而且，他們是香島警方要找的人。據我推測，一定是偷偷入境的。」

「好吧！我會替你查來。」

呂偉良把鈔票遞過去：「這是兄弟請你喝茶的，請你收下。」

梁三眼推辭幾下，終於也收下了。

呂偉良把他投宿的酒店電話留下，這才離去。

回到酒店裏，呂偉良發覺當地警方已經派有警探在那兒監視着他。

呂偉良這個人有時就有這種怪脾氣，你大大方方，他也會大大方方的對你；你鬼鬼祟祟嗎？他的也有他的做法。

回到酒店房間，他洗了一個澡！然後倒頭便睡了一大覺！

直至到一陣鈴聲把他吵醒，他把床頭的電話聽筒拿起！

「誰？」呂偉良問。

對方是梁三眼。他說：「你託我做的事，我已經辦妥了。」

「好極了，回頭我來找你。」

「要不要在電話告訴你？」

「不！電話可能有人在偷聽呢。」

「好吧！那麼，我等你。」

電話掛了綫，呂偉良立即起來更衣。

在他更衣的時候，已經發覺門外有人來回的踱着方步。顯然在監視着他！

呂偉良有心要戲弄他們，把浴室的花洒開了，讓水聲不斷的傳出去！

然後，他才由窗口爬了出去，沿住水渠，直落到街上去。

呂偉良截了一輛街車，忽忽趕去會見梁三眼。梁三眼招呼他入屋內，但呂偉良却說：「不！警方可能會找過來的。」

梁三眼道：「警方已經知道了這回事麼？」

「不！他們可能偷聽電話，追查電話來源。你這電話如果由府上打出，他們準會找來。」

梁三眼終於聽了呂偉良的勸告，跟他一齊上了一輛街車。

街車司機奉命到處兜圈子。梁三眼就趁這時候，把調查結果，向呂偉良說了出來。他說：「今天凌晨時候，的確有一男一女偷渡過來，他們是僱了



帶金那艘機帆到這兒來的。但是，據帶金說，錢已經收清了，所以他們在這兒的地址也不得而知。」

「你不是說，有辦法可以查到的嗎？」

「如果他們是普通偷渡客，多數是有地址讓船家去收賬的，但既然付清了錢，他們也不必追查什麼地址了。」

「這麼說來，又是一無所獲。」

「呂老兄，我已經盡了所能啊！」

「好吧！如果你知道他們再僱船離開本埠，回去香島的話，請及時通知我。」呂偉良說着，一張百元大鈔又遞了過去。

梁三眼笑嘻嘻地接過了。

呂偉良令司機把梁三眼送返家，然後再回到酒店附近。

他由酒店後面，偷偷由窗口爬回房間中去。

他扭緊了花洒的開關掣，水聲停止了，水却一直由浴缸的去水處流出。因爲他並沒有把那個栓塞上。

回到房間裏，順手把門拉開，一名警探正傾耳細聽，想不到門却突然開了。

「對不起！」呂偉良笑着把手一攤，「請進來吧，要你久候了。」

警探苦笑道：「別客氣，探長不過是要我來保護你的。」

呂偉良笑笑道：「替我回去謝謝探長，就說我一直都很平安。」

警探有點不好意思，尷尬地離去。

呂偉良剛剛將房門關上，電話又响了起來。他忙着跑過去接聽，豈料一聽之下，不由得呆住了。

因爲對方正是藍玫瑰！

藍玫瑰聲音低沉，顯得有點凄然的感覺。她說：「你可能在協助香島的警方找我，是不？」

「不！是我自己的事，不是警方。」

「我知道你與夏維探長是好朋友。」

「那是另一回事，我是不會爲警方工作的；我一直在自己的良心指引下，做我要做的事。你在那裏？」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地址，但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你說好了。」

「第一，不准報警。」

「可能的。」

藍玫瑰又說：「第二，答應我，想辦法來救救湯彼德。」

「湯彼德？他……他怎麼樣了？」

「他傷得很重，給那瞎子擊傷的。」

「爲什麼不把他送往醫院？」

「那豈不是等於叫我自投羅網？」藍玫瑰道：「呂偉良，我知道你一向喜歡行俠仗義，這些事，相信你一定可以辦得到的。」

「好吧！告訴我，湯彼德在什麼地方？」

「就在華龍道的龍鳳旅店，三零二號房裏，你立刻來吧，我等你。」

「我立刻就來。」

呂偉良掛了綫之後，又靜悄悄的，由窗口離開那間酒店。因爲他知道，那監視住他的警探，可能就在外面大堂！

他趕到華龍道，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那兒附近佈置了警員，他的街車不能駛入。

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一定是警方查出了藍玫瑰等人的所在。所以搶先趕到旅店來捉人。

他下了車，擠進看熱鬧的人堆裏，聽到途人說：警方是根據綫報找到這間龍鳳旅店來的。不久，一輛救傷車也開到了現場，湯彼德被人

新篇預告

新派武俠奇情
哀艷緊張連載

「天殺星」

慕容美・新撰著

故事緊湊，文句簡潔，情節感人，描寫人物，栩栩如生，結構精緻，情節生動，氣味可愛，閱讀尤如騁馳沙場，胸襟爲之一開，本篇即將隆重推出，敬希留意。

頑艷俠情倫理
刺激動人故事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新撰著

本文走正宗奇情格調，有充實動人細節的穿插，有創作性本能，情節開頭即見精彩，絕無冷場，信譽保證，字字珠璣。落地有聲。希請留意刊出日期。

抬上了車來，忽忽開往醫院急救。但是，却未見有藍玫瑰的下落。

呂偉良正想離去，忽然有人自後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膊；他吃驚地回頭一望，原來站在背後的並非別人，正是夏維探長。

「你找到了她沒有？」夏維問道。

「誰？」呂偉良故意反問。

「別裝蒜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她。」

「現在不是圍捕藍玫瑰嗎？」

夏維道：「不！給她逃跑了，只找到了她的愛人湯彼德。」

「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接到這兒警方的通知，便趕了過來。」夏維又說，「你有什麼綫索沒有？」

「沒有，但我知道她一定會回到香島去殺死唐貝加的。」

「唐貝加已給我們嚴密保護着，她不可能有機會下手的。」

「可以讓我去看看湯彼德嗎？」

「你以爲會有帮助嗎？」

呂偉良說道：「也許有的，他也許會對我說實話。」

夏維探長道：「好吧！讓我先跟本埠警方人員打個招呼！」

夏維探長終於通過當地探長的同意，讓呂偉良到公共醫院的急救室去會見湯彼德。

湯彼德因爲手臂傷得太重，幾番昏了過去；這時剛剛被救醒。

他對呂偉良說：「你們來得太遲了，這時候她可能已經回到了香島！」

「不可能吧？我剛剛在不久之前，才接到了她的一個電話。」

「是的，她也有告訴我，說要打電話給你，讓你設法送我入院急救。但是，她打完電話，立卽就坐水翼船回香島去！」

「什麼？坐水翼船？」

「是的，有個專造假證件的跟我們搭上了，玫瑰是曉得化粧術的，她自信只要有證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香島去。」湯彼德又說，「如果這個電話在一小時之前打給你，這時也差不多可以到埗了。」

呂偉良嘆息着說：「她眞笨！她返香島如果爲了要殺唐貝加，那是無法可以成功的。爲什麼她不留下來陪你？」

「因爲我受了傷，一定要救治的。這裏她沒有熟識的醫生，本來要求助於你，想不到警方却先發現了我們。」

「如果你爲了她好，你應該勸她放棄這種方式去報仇，因爲她還有一個兒子，她必須盡一點母愛啊！」

「沒有用的，我早就勸過她了。」湯彼德嘆了一口氣，「如果你知道她的遭遇，你也可能會同情她的。」

「我已經從宗雄的口中知道了。」呂偉良看看腕表，「你好好休息吧，回頭我再來看你。」

呂偉良離開病房時，才發覺夏維探長早已離開了醫院。

夏維是聽了湯彼德的說話，跑去打長途電話通知他在香島的手下，趕緊到碼頭去，把所有水翼船搭客都留下來問話的。

呂偉良跟着夏維探長，乘坐直升飛機回到香島去。

由於藍玫瑰經過了化粧，證件又是僞造的，截查的人員無法查出那一個是她。

夏維探長和呂偉良在衆多的水翼船乘客中去找，突然之間，有一個女人撲倒在呂偉良的懷抱裏，在場的數名探員，立卽衝了過去；可是，給夏維探長一聲喝住！

因爲許多在場的人也可以看得出，那女人已軟弱無力。

呂偉良扶住她，她半閉着眼睛說：「我說過了，我……我藍玫瑰不會活着……被判獄的；法律就是那麼靠不住，我是那麼的……値得同情，但决不會獲得法律的同情。以其坐牢，倒不如死了的好。但是，我找不如死不瞑目啊，因爲，還有唐貝加未死……」

「不！他也命不久矣！」呂偉良說，「因爲宗雄告訴我，他患了癌症。你……你怎麼了……」

藍玫瑰沒有答他，口角滲出了血！她，已經死了！

她是明知道逃不出警方的掌握，因而服毒自殺的。

呂偉良獃了一陣，怔怔地望着她，她的面孔和皮膚都在變色——變得死灰！

（續完）

下期預告：木偶奇兵

一連串神奇莫測的怪事發生了，一般人認爲沒有可能的事，當揭開內幕之後，才知道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種機動木偶，但到那時候，已經發展爲一件驚天動地的駭人事件。「木偶奇兵」是「鐵拐俠盜故事集」中的新創作，將繼「變色玫瑰」在本刊與讀者見面，敬希垂注。

過關刀

步步驚魂處處險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前往鬼谷應「地獄公主」甄賈谷蘭之約，途遭萑圖糾結花氏兄弟截途截擊，楚雲彪以一敵五，勢將落敗，突得佘素貞暗助，擊殺對方三人，餘二人迅急逃走，佘素貞獲悉楚雲彪擬往鬼谷赴約探查師踪，乃要求同行，因彼也因恩師無故失踪而擬往濟陽尋覓，楚雲彪以彼姝對己有救命之恩，更兼同病相憐，毅然與之偕行，晚至一山頭，遙見一道觀有燈光發出，遂上前求宿，詎進內後竟發現「酒蟲」饒衞公醉倒神案下，楚雲彪推之使醒，不料饒衞公醉得哭笑無常，楚雲彪無奈，迫得點了他的睡穴——

楚雲彪順手檢起葫蘆看了看，又拿到鼻下聞了聞，眉頭一皺道：「奇怪……」

佘素貞問道：「有何不對？」

楚雲彪把酒葫蘆遞給她，道：「妳聞聞看！」

佘素貞接過聞了聞，訝然道：「沒酒味呀！」

楚雲彪道：「而且是乾的，顯然這個酒葫蘆已經好久沒裝酒了！」

佘素貞道：「可是他却混身帶着酒氣，難道是在外面喝的？」

楚雲彪道：「當然是在外面喝的，我奇怪的是這個酒葫蘆，他通常在外面酒館裏喝了酒後，總會再將酒葫蘆裝滿，而今天，這個酒葫蘆却是空的，而且好像很久不曾裝酒了！」

佘素貞道：「這的確很奇怪，如說他不再用這個酒葫蘆裝酒，何以又一直拿在手裏？」

楚雲彪回望着地上的酒蟲饒衞公，皺眉沉思片刻，又道：「還有，人說酒醉心頭定，一般人喝醉了，都還認得親友，可是看他剛才的樣子，竟似已完全不認得我了。」

佘素貞問道：「你們多久不曾見面了？」

楚雲彪道：「一年多罷了。」

佘素貞道：「對於一個酩酊大醉的人來說，一年多不曾見面，可能確是不記得了。」

楚雲彪以堅定的語氣道：「不，他應該記得我，我尙未藝滿離師之前，他每年總要去天目山三、四次，每次去到天目山，他都喜歡找我奕棋，所以我們彼此印象深刻，卽使是在酒醉時候，也應該還認得的！」

佘素貞道：「他醉得太厲害了。」

楚雲彪嘆了口氣，掉頭向祠堂外看了看，問道：「妳把馬拴着了沒有？」

佘素貞道：「拴着了。」

楚雲彪道：「那好，咱們坐下來歇歇吧。」

他們揀了一塊乾淨土，并排倚壁坐下，但是兩人都無法定下心情閉目假寐；楚雲彪的眼睛，始終不曾離開酒蟲饒衞公的身子，心中頻頻發出疑問：「爲甚麼？爲甚麼他會變得如此落魄？他遭遇到甚麼變故？他所遭遇到的變故，與師父的失踪，是否有關？」

佘素貞似知他心中在想着甚麼，忽然啓口道：「不管怎樣，讓他睡到明天早上，他就會清醒過來，那時就可答復你的一切問題了。」

楚雲彪苦笑一下道：「是的。」

佘素貞笑道：「現在你也該好好睡一覺。」

楚雲彪道：「我睡不着，妳睡吧。」

佘素貞道：「我從來未坐着睡過覺，所以也睡不着……」

楚雲彪有些過意不去，道：「抱歉，這祠中除了地上之外，似乎沒有可以躺下的地方。」

佘素貞道：「沒關係，一夜不睡，也算不了甚麼。」

楚雲彪道：「妳可以閉上眼睛，摒開腦中雜念，這樣也可恢復疲倦。」

余素貞道：「我一點也不疲倦。」她說着，舉手一指月下老人的神像，含笑問道：「那月下老人手上捧着的那一册書，叫做甚麼東西？」

楚雲彪淡淡一笑道：「我以為妳比我更知道那是甚麼東西！」

余素貞道：「我眞的不知道。」

楚雲彪道：「它叫『天下婚牘』，世間男女，誰該與誰結合，都記載在那上面。」

余素貞臉上一紅，却又問道：「老人身上揹着的那個布囊，裏面裝着何物？」

楚雲彪道：「赤繩子！以之繫人間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赤繩子一繫，誰都逃不掉。」

余素貞羞笑道：「可不知道當眞有沒有這回事兒？」

楚彪雲一哂道：「誰知道！」

余素貞道：「你信不信？」

楚雲彪道：「我卽使不信，也無法提出證據來反駁月下老人。」

余素貞道：「那邊有籤詩，你去揭一張來瞧瞧如何？」

楚雲彪啞笑道：「不，我還沒有閒情逸志關心到婚姻之事，妳想知道的話，妳去揭一張好了。」

余素貞掩口而笑道：「我不想……不想嫁人，我要永遠和家師在一起，不過，我對這位月下老人十分好奇，我去揭一張來瞧瞧，你可不許笑我！」

楚雲彪笑道：「不會，妳去揭吧。」

余素貞杲然起身走去左邊祠壁上，隨手扯下了其中一張籤詩。

楚雲彪道：「錯了，妳必須先膜拜默祈一番，再憑籤子取詩。」

余素貞笑道：「我不是當眞的，所以不必膜拜祈禱。」

說畢，低頭去看籤詩上的字，不知是看不懂詩中之意，抑是詩句顯示不佳，竟連連顰眉。

楚雲彪好奇心起，問道：「那籤詩上，說些甚麼？」

余素貞道：「我看不懂……」

楚雲彪伸手道：「給我看看。」

余素貞便把籤詩遞給他，訕訕的笑道：「我覺得這籤詩不靈。」

楚雲彪拿過籤詩，輕唸道：「娉娉嬝嬝，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哈哈，有意思！」

余素貞不解地道：「有甚麼意思？」

楚雲彪含笑道：「月下老人的意思是說，妳年紀還小，還沒長大，不用着急，且到一邊去愁悶愁悶吧！就是這個意思！」

余素貞跺足道：「簡直胡說八道，我今年已經十七歲了，誰說我還沒有長大？」

語畢，忽覺自己不應該辯駁，登時羞得滿面通紅，忙不迭又接下道：「不過，反正我已打定主意不嫁人，管它說的對不對！」

楚雲彪雖是滿懷憂愁，至此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余素貞嬌嗔道：「原說不許笑的，你怎麼又笑了？」

楚雲彪笑道：「對不起。」

余素貞道：「我替你揭一張如何？」

楚雲彪道：「不。」

余素貞笑道：「一舉手之勞，何必客氣呀！」

她一轉嬌軀，又向祠壁上扯下一張籤詩，定睛一瞧籤詩上的文句，忽然吃吃脆笑起來。

楚雲彪心下微慌，連忙問道：「籤詩上寫着甚麼？」

余素貞把籤詩拿到身後去，望着他笑問道：「告訴我，你有沒有心上人？」

楚雲彪道：「沒有。」

余素貞道：「你騙人！」

楚雲彪正色道：「眞的沒有啊！」

余素貞道：「這籤詩上却暗示你有心上人，只是你們似乎還不太熟……」

楚雲彪又伸手道：「拿來我看看！」

余素貞不肯，笑道：「你不承認，我便不給你看！」

楚雲彪道：「一定要我說的話，我只能說在妳之前，我不曾結識過任何一個姑娘。」

余素貞道：「眞的？」

楚雲彪道：「不假。」

余素貞走到他跟前，遞出籤詩，笑道：「你看吧！」

楚雲彪接過一看，只見籤詩只有八個字，乃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不禁心頭一動！

在此之前，他確實未曾結識過一個姑娘，而今天邂逅的這個余素貞，他對她雖然還沒生出一點情意，却有一份好感，但是在好感的後面，也有一點疑懼，因為他這些日子來遇到的怪事太多了，忽然在路上遇着這麼一個絕色少女，怎能叫他不心存疑懼？

所以，籤詩上「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八個字，恰恰說出了他此刻的心情！

余素貞笑道：「怎麼樣，你該承認了吧？」

楚雲彪微微一笑，緩緩道：「是的，對於妳，我現在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余素貞一呆道：「我？」

楚雲彪道：「不錯，能够結識妳這樣美麗的姑娘，我感到非常愉快，可是，將來妳我是友是敵，却還是個未知之數。」

余素貞大愕道：「你我縱然不能成為朋友，也總不致於變成仇敵吧？」

楚雲彪道：「我也希望妳我是朋友而非敵人，但世事多變化，未來的事情，誰能逆料呢？」

余素貞似感掃興，道：「你想得太多了。」

楚雲彪一笑道：「我本來沒有想到這些，是這張籤詩的『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引我想起的。」

余素貞道：「那就撕掉它！」

楚雲彪依言撕碎籤詩，扔去一旁，道：「從現在開始，咱們不要再說話，靜靜坐着養神吧。」

× × ×

鷄啼喔喔，天破曉了。

楚雲彪徐徐睜開眼睛，看了看依偎在自己身上酣睡的余素貞，不由微微一笑，當下輕輕推着她喊道：「余姑娘，天亮了。」

余素貞嚶嚀一聲，又復睡去。

楚雲彪笑道：「我的好師妹，妳該『起床』了啦！」

余素貞豁然驚醒，抬起玉臉，迷迷糊糊的問道：「你說甚麼？」

楚雲彪含笑道：「我說妳該起床了。」

余素貞這才發覺自己竟是偎在他身上睡覺，登時羞紅了臉，連忙移開身子，道：「對不起，我……我不知怎麼攪的，竟然睡着了。」

楚雲彪道：「能够入睡，有何不好？」

余素貞樣子很是尷尬，道：「可是我……我好像……」

楚雲彪笑問道：「好像怎樣？」

余素貞羞不可抑，低頭道：「我記得昨夜坐得好好的，不知怎麼攪的，竟……竟……」

楚雲彪哈哈一笑道：「我一點都不介意！」

余素貞白了他一眼，臉上訕訕的。

楚雲彪挺身起立，走去供案下看看酒蟲饒衞公，見他仍在沉睡，而身上的酒味已然消失，便道：「他的酒已經退了。」

余素貞起身跟過去，道：「可以解開他的睡穴了。」

楚雲彪「嗯」了一聲，蹲身運掌拍下，解開了酒蟲饒衞公的睡穴。

酒蟲饒衞公喉嚨裏發出一聲輕响，但却仍未醒來。

楚雲彪喊道：「饒老前輩，您醒醒！」

酒蟲饒衞公輕「唔」一聲，伸着懶腰，似要醒過來了。

楚雲彪忽然伸手拉着楚雲彪後退，說道：「你退開一些。」

楚雲彪啞笑道：「怎麼了？」

余素貞道：「他的酒也許尚未全退，須提防他給你一掌。」

楚雲彪道：「不會，他老人家已睡了一夜，不可能還在沉醉中。」

酒蟲饒衞公睜開了雙目，木無表情的望了望楚雲彪，又望了望余素貞，然後才開口緩緩道：「拿酒來！」

楚雲彪笑道：「不，您老人家不能再喝了。」

酒蟲饒衞公陡地撐起上身，目中暴射精光，瞪望着楚雲彪沉聲道：「你是誰？」

楚雲彪一楞道：「我是楚雲彪呀！」

酒蟲饒衞公面上充滿敵意，冷冷道：「老夫不認識你！」

楚雲彪大為錯愕，失聲道：「您老人家——不認識我？」

酒蟲饒衞公忽然擺頭四望，道：「那個混蛋呢？那個混蛋那裏去了？」

楚雲彪楞楞地道：「誰？」

酒蟲饒衞公怒冲冲道：「那個不給老夫酒喝的混蛋！快叫他來！老夫要揍死他！」

楚雲彪滿頭霧水，又驚又疑道：「饒老前輩，您老說的到底是誰啊？」

酒蟲饒衞公揮掌一拍地面，將地面上的一塊四方磚板擊得粉碎，怒吼道：「就是那個面有刀疤的混蛋！他每天只給老夫一杯酒，他吊足了老夫的胃口，老夫要揍死他！」

楚雲彪迷惑地問道：「他昨天晚上，還在這裏麼？」

酒蟲饒衞公雙目似要射出火燄來，望着他吼叫道：「老夫明白了！現在換了你小子來折磨老夫，對不對？」

楚雲彪一顆心往下直沉，驚聲道：「饒老前輩，您老仔細瞧瞧，晚輩是刀癡百里發的徒弟，以前常常跟您奕棋的楚雲彪呀！」

酒蟲饒衞公一歪頭道：「你是楚雲彪？」

楚雲彪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

酒蟲饒衞公冷冷一笑道：「現在輪到你要來折磨老夫，是不是呢？」

楚雲彪只道他已經認出自己來了，聞言之下，

又感迷惑，不禁「唉！」的嘆出一聲道：「您老怎麼到現在還沒清醒？」

酒蟲饒衞公一瞪眼睛道：「誰還沒清醒？老夫一直都是清醒的！」

楚雲彪苦澀一笑道：「您老昨晚喝了很多酒，後來晚輩見您老醉醺醺的，認不得人，就點了您老的睡穴，原以爲讓您老睡了一夜之後，必可清醒過來……」

酒蟲饒衞公忽然咧嘴一笑道：「老夫這不是清醒過來了麼？」

楚雲彪見他喜怒無常，心中直發苦笑，道：「如果您老稍爲清醒一點，就該認得晚輩！」

酒蟲饒衞公問道：「你說你叫甚麼？」

楚雲彪一字一字地道：「晚輩姓楚，名雲彪，家師刀癡百里發，是您老的至交——您老可以不記得晚輩，總不致於連您的老朋友刀癡百里發也忘記了吧？」

酒蟲饒衞公道：「刀癡百里發會不會喝酒？」

楚雲彪苦笑了一聲。

余素貞忽然開口問道：「喂，您老人家的名號如何稱呼？」

酒蟲饒衞公一振胸膛道：「老夫是酒蟲饒衞公！飲酒不醉的酒蟲饒衞公！」

余素貞笑道：「我也聽說酒蟲饒衞公飲酒從不會醉，可是您老人家這次却醉了，而且醉得比別人還厲害！」

酒蟲饒衞公大怒道：「胡說！老夫沒酒喝才會醉，你不相信？要打賭？甚麼？你說老夫一杯就醉？哈哈，你這混蛋眞叫有眼不識泰山！你也不睜開狗眼瞧瞧老夫是誰！哈哈……」

語無倫次，完全是昨夜那副樣子！

楚雲彪嘆道：「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酒蟲饒衞公似乎沒有聽到他的話，雙手在地上亂摸着，道：「我的酒葫蘆呢？啊！在這兒！在這兒！」

他如獲至寶的拿起酒葫蘆，張口便吸，然後情形又像昨夜一般，只見他神色一呆，拿下酒葫蘆打量着，面上陡露驚惶失措之色，大叫道：「酒呢？老夫的酒呢？快拿酒來！老夫要喝酒！老夫要喝酒呀！」

接着，渾身開始發抖，似是痛苦不堪，舉手指着楚雲彪，又哭又罵道：「聽到沒有？快拿酒來！你們這些跳梁小醜，竟敢戲弄老夫！我要揍死你們！啊啊……天哪！求求你們給我一些酒喝吧！」

時而怒罵，時而哀求，最後，又在地上打起滾來。

余素貞將楚雲彪拉到一旁，低聲道：「我看這位饒老前輩不是酒醉……」

楚雲彪一怔道：「不是酒醉？」

余素貞點點頭，道：「我看他是瘋了！」

楚雲彪心頭一震，惶聲道：「妳別胡說！」

余素貞微微一笑道：「你自己也應該看得出來，他的樣子根本不像醉酒！」

楚雲彪道：「可是他昨夜滿身酒氣，那證明他確曾喝了酒！」

余素貞道：「不錯，你可以說他昨夜的樣子是喝醉了之故，但是今天早上這個樣子要作如何解釋？我沒聽說過喝醉了的人睡了一夜之後還醉得這樣厲害！」

楚雲彪默然不語，他很不願相信酒蟲饒衞公是瘋了，但是他也看出饒衞公的樣子很異常，那分明是發瘋不錯，因此他感到一陣心如刀割。

他默然良久，轉頭以憐憫的目光去看饒衞公，喃喃說道：「他……爲甚麼瘋了呢？」

余素貞道：「他一定遭遇到可怕的事情，因受到太大的刺激而發了瘋。」

楚雲彪吸了一口冷氣，道：「他的武功那麼卓絕，甚麼事情竟會刺激得使他發了瘋呢？」

余素貞道：「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可怕之事。」

她一語方畢，那倒在地上打滾哭叫的酒蟲饒衞公突然一躍而起，向外面衝去。

楚雲彪一驚，搶步而出，伸手欲拉住他，叫道：「饒老前輩，您老欲去何處？」

酒蟲饒衞公左袖一揮，大吼道：「滾開！」

又是一股極之强猛的勁風，應手捲出！

楚雲彪這回已有警惕，疾忙一個旋身，飄開數尺。

旋聞「轟！」的一响，勁風撞上祠堂的一堵壁，震得壁上土片如雨落下！

酒蟲饒衞公去勢不停，而且更快，有如一縷輕烟，飛出了月老祠。

楚雲彪隨後追出，大叫道：「等一下，饒老前輩！」

但是酒蟲饒衞公充耳不聞，雙脚一點地，身形一起，如天馬行空，疾縱而去。

只一眨眼間，人已在二十幾丈外。

楚雲彪大叫道：「老前輩請回來，晚輩這兒有酒！」

他自知脚力萬萬不及對方之快，要追絕難追上，故拿詞哄騙，希望騙他回來，先予制倒，然後再設法替他治療。

可是，酒蟲饒衞公此刻好像已變成一隻發狂的飛禽，根本已聽不懂人語，身形疾起疾落，縱跳如



飛的直奔而去了。

楚雲彪追出一段路，看看愈追愈遠，只得廢然止步，怔怔的目送他遠遠而去，心頭一片悵然！

昨天晚上，當他意外的遇上了這位宇內三奇的酒蟲饒衞公時，他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因爲他認定可以由對方的嘴裏獲悉有關師父神秘失踪的一切眞相，雖然後來見對方瘋瘋顚顚語無倫次，也以爲對方是喝醉了，可是萬料不到對方竟是瘋了！

現在，他希望了解師父等人失踪的秘密不但落了空，而且由於酒蟲饒衞公的發瘋，使他對一切事情的疑惑更爲加深，眞的像墮入五里霧中。

而最使他懍然心驚的是：如果酒蟲饒衞公曾一度落入某些人的手裏，而師父和「抓癢老人申屠傑」也有相同的遭遇的話，如今酒蟲饒衞公既是瘋了，師父和「抓癢老人」是否也發了瘋？

他呆呆的站着，想得出了神。

余素貞趕到了他的身邊，問道：「他已跑掉了麼？」

楚雲彪點頭道：「嗯，跑掉了。」

余素貞道：「我還以爲你可以追上他……」

楚雲彪神色頹喪的低下了頭，道：「他的神智雖然已經錯亂，武功却未消失，他的脚力之快，當今天下是少有人追得上的。」說到此，長長太息一聲，轉身走回月老祠。

余素貞跟在他身邊，安慰道：「你也不必太傷心，他老人家既發瘋，你縱能留住他，也問不出一個道理來。」

楚雲彪道：「他的病或許可以治癒。」

余素貞問道：「誰能治癒瘋疾？」

楚雲彪道：「我聽說百花山有一位『赤脚仙』專治療各種疑難雜症，他或許懂得治療瘋疾。」

余素貞道：「但是你現在也沒工夫帶他去找『赤脚仙』求治，是不是？」

楚雲彪輕嗯一聲，沉默下來。

兩人回到月老祠，楚雲彪在門檻上坐下，嗒然一嘆道：「我原以爲可從他嘴裏明白一切事情，可沒想到他竟已變成一個瘋子……」

余素貞道：「他的發瘋，也可能與喝酒有關，他一再吵着要喝酒，而且顯得那樣痛苦。」

楚雲彪道：「從他的叫嚷中聽來，好像他曾落入某些人的手中，而對方派了一個『面有刀疤』的人看守他，那人不肯給他酒喝——」

余素貞打岔道：「不是不肯，而是只給他一小杯！」

楚雲彪話聲一頓，點點頭道：「不錯，他兩次提到『一杯酒』，聽那話意，似是那『面有刀疤』人跟他打了賭，說一杯酒就可使他醉倒，而他不信邪，就將那杯酒飲下。哼！莫非毛病就出在那杯酒之上？」

余素貞面容一動道：「對，必是那杯酒中有毒，可使人飲後神智錯亂！」

楚雲彪劍眉一揚道：「若是如此，那麼他之發瘋，是被人所害的了？」

余素貞道：「問題是：對方爲什麼要對他下毒，害使他發瘋呢？」

楚雲彪道：「當然有原因或目的，只是目前咱們無法得悉罷了。」

余素貞道：「眞是可怕，要使一個人發瘋，莫如讓他死了的好。」

楚雲彪道：「對方必有某種原因不願讓他死，我想……家師和『抓癢老人』只怕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余素貞道：「但願不會。」

她頓了一下，接着又道：「因爲令師和『抓癢老人申屠傑』不像『酒虫饒衞公』那麼嗜酒如命，對不？」

楚雲彪苦笑一下道：「如果對方有意使他們發瘋，不一定要把毒下在酒中，其他食物一樣可以下毒！」

余素貞幽幽一嘆道：「我眞不懂，人是萬物之靈，爲什麼要作出許多陰毒機詐之事？」

楚雲彪道：「這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禽獸傷人，是因牠要自衞，或是肚子餓了之故，而人可不這麼簡單，有許多人豐衣足食之餘，還思淫慾，還要名要利，貪得無厭，更有的以殺人、害人當作樂趣！」

余素貞道：「我師父甘願賣花過日而不願踏上江湖的原因，就因知道江湖上太複雜。可是，她雖然一生與人無爭，結果竟也遭遇意外，這眞是從何說起呢？」

楚雲彪道：「也許令師並未遭起什麼可怕的意外，她只是去了別處。」

余素貞道：「不，她如非遇上意外，絕對不會不告而別，突然離開鳳陽的！」

楚雲彪站了起來，道：「咱們該走了！」

余素貞點點頭，走去解開拴在祠外上的坐騎，跨了上去，說道：「這兒既有這麼一間月老祠，我想前面不遠必有村鎭。」

楚雲彪道：「嗯，咱們可以到村鎭上去買些東西吃。」

他步下石階，忽然心頭一動，回頭望着門外那盞氣死風燈，說道：「余姑娘，妳瞧這盞氣死風燈是不是有些怪異？」

余素貞微愕道：「何怪異之有？」

楚雲彪道：「這間月老祠香火似不大鼎盛，且無廟祝住着，何以有這一盞燈點着呢？」

余素貞道：「可能是附近居民前來點燃的。」

楚雲彪道：「我想不太可能，妳看這盞燈很新，顯然不是這間月老祠的原有之物。」

余素貞說道：「不然，那就是饒老前輩帶來的了。」

楚雲彪搖搖頭道：「他人已瘋了，豈會帶着一盞燈來此？而且……唔，就連祠中供案上那兩支蠟燭，我也覺得不可能是饒老前輩點燃起來的！」

余素貞問道：「你認為他老人家連點燃蠟燭都不會了？」

楚雲彪道：「不是不會，而是不會想到要去點亮燈火，如果一個瘋子進入一間廟堂過夜時還懂得點亮燈燭，他就不是瘋子了。」

余素貞道：「那麼，你以為是誰燃點的？」

楚雲彪道：「可能有人故意點燃這一盞氣死風燈，希望引誘咱們來到這間月老祠！」

余素貞臉色一變道：「用意何在？」

楚雲彪道：「希望利用饒老前輩之手，來殺死我！」

余素貞吃驚地道：「你想得太嚴重了吧？」

楚雲彪道：「假如妳認為沒有人要殺害我，那麼董無常和北邙四醜的攔道攻擊又該作何解釋？他們計劃要殺死我，還是妳親耳聽到的！」

余素貞面有信服之色，點點頭道：「這麼說來，點燃燈燭之人，可能就是董無常了。」

楚雲彪冷冷一笑道：「很可能正是他！」

余素貞道：「他想利用已發瘋的饒老前輩之手來殺死你，豈非想得太天真了一些？」

楚雲彪道：「一點也不！昨夜和剛才，饒老前輩不是隨手就向我發出了他的『流雲飛袖』？昨夜還好他只發出了三成功力，而剛才我又閃避得快，否則豈不已經死在他手裏了。」

余素貞沉吟道：「嗯，他們想必知道饒老前輩已認不得親友，而且知道他動不動就會發出『流雲飛袖』攻擊人，所以……你的猜疑可能是對的。」

楚雲彪道：「董無常既然志在取我性命，如今目的未達，可能會捲土重來，今後一路上，咱們可得小心一些才好。」

說到這裏，上前牽起韁繩，道：「走吧！」

下了山坡，仍順着驛道前進。

行不多遠，果然來到了一處鎮上。

這個鎮甸，就坐落在驛道兩旁，街上也有兩三家館子，可是時間還早，都還沒有食物可買，余素貞有些失望，道：「要命，我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呢！」

楚雲彪道：「我行囊裏還有一些乾粮，待會出了鎮，我拿一些給妳充飢。」

正說着，忽聽前面街上，傳來了一個蒼老沙啞的叫賣聲：「包子！包子！肉包豆沙包……」

楚雲彪舉目一望，看見對面街上有個老人正挑着一担蒸籠走過來，便轉向余素貞笑道：「買幾個熱包子吃如何？」

余素貞喜道：「好，我最愛吃包子。」

楚雲彪問道：「肉包還是豆沙包？」

余素貞道：「兩樣都愛吃。」

楚雲彪見老人已走到跟前，便道：「老人家，買你幾個包子。」

那老人應了一聲，立即歇下担子，打開蒸籠，取出一片蕉葉，笑瞇瞇的問道：「公子要肉包還是豆沙？」

楚雲彪道：「兩樣都要，每樣來四個。」

那老人又應了一聲，取出了八個包子，用蕉葉包好，遞給楚雲彪，笑道：「是剛出鍋的，很燙手哩！」

楚雲彪接過包子，問道：「幾個錢？」

那老人道：「四錢。」

楚雲彪付了錢，隨即牽騎行去。

才走出幾步，只聽身後有個人道：「老人家，你不是本鎮的人吧？」

那賣包子的老人答道：「是的，老漢是李莊人，剛搬來兩三天，就居住在後街上。」

問話的人道：「怪不得以前沒有見過你。」

楚雲彪聽得心頭一動，但沒有回頭去看，繼續向前走去；走到快出鎮的街尾，看見街邊有一隻黑狗，登時有了主意，便向那隻黑狗吹了幾聲「招呼」的口哨。

那隻黑狗昂起頭，搖着尾巴，却不過來。

楚雲彪取出一個包子，揚了揚，道：「跟上來，我給你這個包子吃！」

那隻黑狗果然跟了上來。

楚雲彪並不立刻丟給牠吃，只用包子引誘着牠，連聲道：「來，來，來……」

余素貞看了好笑，道：「你幹什麼呀？」

楚雲彪笑道：「想吃香肉。」

余素貞大感噁心，愕然道：「怎麼？你喜歡吃香肉？」

楚雲彪道：「不錯。」

余素貞顰眉道：「狗肉有什麼好吃！」

楚雲彪笑道：「狗肉最滋補，而且香噴噴的，其味無窮。」

余素貞不悅道：「就算狗肉好吃，你也不該幹這偷鷄摸狗的勾當。」

楚雲彪道：「偶一為之，何傷大雅。」

說着，又連連向那隻黑狗引誘。

余素貞似乎不相信楚雲彪當眞是個「偷鷄摸狗」之徒，再度問道：「你當眞要宰掉這隻狗？」

楚雲彪道：「妳瞧就是了。」

余素貞正色道：「不成，你不能宰掉這隻狗，你一定要宰的話，我馬上離開你！」

楚雲彪笑道：「等我動手宰的時候，妳再離開我便了，現在則請稍安毋躁。」

說罷，仍繼續引誘黑狗。

余素貞道：「剛才在月老祠中，你還在浩嘆人心陰惡，怎麼在一轉眼間，你也跟着幹起這種壞事來了？」

楚雲彪不答，看看離鎮已遠，才將手中那個肉包子丟給那隻黑狗吃。

黑狗一口便吞下肉包子，舔了舔嘴，瞪望着楚雲彪，連連搖動尾巴，似是意猶未足。

楚雲彪又取了一個豆沙包，丟給牠吃，笑道：「吃吧！但是待會兒若中毒死亡，可別怪我。」

余素貞又好氣，又好笑，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楚雲彪道：「讓牠死了作個飽鬼。」

余素貞道：「哼，你心腸眞好！」

楚雲彪道：「好說，好說。」

余素貞伸手道：「給我兩個，我要乘熱吃！」

楚雲彪道：「不行，等一下。」

余素貞生氣了，作色道：「怎的，要等狗飽了才輪到人吃麼？」

楚雲彪笑道：「不是，我只是想看看……。」

余素貞怒道：「看什麼？」

楚雲彪忽然一指那隻黑狗道：「妳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那隻黑狗，忽然倒在地上低鳴着，肚子起了劇烈的起伏，似有窒息之象！

余素貞變色道：「怎麼回事？」

楚雲彪不答，掉頭後望一眼，然後一抬脚，將黑狗踢去路旁的草叢裏面，隨即牽馬繼續前進。

余素貞驚駭不置，又問道：「你說！那隻狗怎麼搞的呀？」

楚雲彪道：「牠吃壞了肚子。」

余素貞道：「瞎說！就算那兩包子不乾淨，也不會發作的這麼快，除非那包子裏面有——」

說到此處，陡地住口，臉色大變，似因突然想到了甚麼可怕的事情，一時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楚雲彪笑道：「說下去！」

余素貞兩顆眼睛，睜得大大的，駭聲道：「有毒？」

楚雲彪道：「不錯！」

余素貞不勝驚駭地道：「那麼，那賣包子的老人是董無常一幫的人了？」

楚雲彪道：「對。」

余素貞掉頭後望一眼，滿臉驚疑的又問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楚雲彪道：「是聽出來的！咱們買了他的包子後，有個鎮民問他一句話，妳沒到聽見？」

余素貞道：「我沒注意去聽，那個鎮民問他甚麼？」

楚雲彪道：「那人問：『老人家，你不是本鎮的人吧？』他回答說：『是的，老漢是李莊人，剛搬來兩三天，就居住在後街上。』那人便道：『怪不得以前沒有見過你。』——於是，我就覺得有些可疑……」

語至此，又回頭望了望。

余素貞緊張的低聲問道：「他跟上來了？」

楚雲彪道：「沒看見。」

余素貞透了一口氣道：「還好你很機警，要不然咱們此刻只怕已中毒死了！」

楚雲彪聳了聳肩，道：「我對那隻黑狗，很覺抱歉。」

余素貞窘笑一下道：「哼，你這個人眞是的，我還以為你當眞嗜食狗肉呢。」

楚雲彪道：「狗肉我吃過一次，的確很香，不過不是我動手宰的，是酒虫饒衞公請的客。」

余素貞道：「我有一點想不通，他怎麼會料到咱們會買他的包子吃？」

楚雲彪道：「他知道咱們昨夜在月老祠呆了一夜，今早肚子一定餓了，進入鎮上會想吃東西，而他已知鎮上幾家館子早上不賣食物，於是由別處挑來一担包子，故意迎上咱們，在那種情形之下，誰都會買的。」

余素貞餘悸猶存地道：「眞是太可怕了，他們到底何故一再要殺害你？」

楚雲彪笑道：「也許等下就可明白！」

楚雲彪不解地道：「怎麼說？」

楚雲彪看見路旁有一棵大樹，便牽馬走到樹下停住，道：「妳下來。」

余素貞依言下馬，問道：「幹甚麼？」

楚雲彪靠着樹身坐下，含笑道：「咱們來吃包子！」

余素貞頓時會意，色喜道：「好計！」

立時就在楚雲彪身邊坐下來。（未完待續）

無名英雄列傳 / 雙力・文 培新・圖

七命奪鎗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某省省城，爲軍閥金大帥所佔，金大帥以一批新式步鎗，裝備其軍隊，國民革命軍軍官萬泰，奉命入城，組織盜鎗，識得市井豪俠孟剛、鐵猴兒兩人，及孟的女友小辣椒——

暴力擄刦

萬泰來回踱了幾步，然後才道：「要偷那批鎗枝——」

鐵猴兒插嘴道：「自然是在夜間着手！」

萬泰搖頭道：「不，白天，我們從金大帥的軍需處長，劉大麻子處下手！」

小辣椒恨恨地道：「賊麻子，不是東西！」

萬泰望向小辣椒，道：「洪團長的車，你能够要出兩輛來？」

小辣椒一挺胸，道：「十輛也行！」

萬泰道：「不必十輛，兩輛就行了，這事，絕不能讓你爹洪團長知道！」

小辣椒佻皮地眨着眼，道：「那也容易。」

萬泰皺着眉，道：「還有一件，那兩個開車的，一定要靠得住，你能找到這樣兩個人？」

小辣椒還是那句話，道：「十個也有。」

萬泰道：「好，那你就帶着那兩輛車，在曾家祠堂附近等着，一看到劉大麻子的車子駛過，就跟在劉大麻子的車後。」

小辣椒還有點不明白，道：「你和劉大麻子是什麼交情，他肯帶你去？」

萬泰還沒有回答，鐵猴兒已經笑了起來，一揚手，手腕一翻，他的動作靈活無比，在他剛翻開手來時，手掌心明明是空的，可是一轉眼間，手中已多了一柄小巧玲瓏的「王蜂子」。

他揚着手中的小鎗，笑道：「憑的就是這個交情！」

萬泰呆了一呆，笑道：「你倒猜到了！」

孟剛拍着鐵猴兒的肩頭，道：「你不論有什麼主意，想要瞞過我這小兄弟，可不是容易事！」

鐵猴兒手一翻，又將那柄小手鎗收了起來，道：「劉大麻子每天都到鳳凰坊去，比向大帥報到更勤，每次是帶兩個馬弁！」

萬泰望着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道：「在鳳凰坊行事，你們可方便？」

孟剛笑道：「方便倒沒有什麼不方便，只不過一動手，我們在省城就呆不住了，除非等革命軍打回來，要不然，準是人頭落地。」

小辣椒皺着眉，道：「你回不來了，我又怎麼辦？」

鐵猴兒笑了起來，道：「你就回得來麼？我看，你是跟定孟大哥了，有什麼不好？」

潑辣刁悍的小辣椒，一聽得鐵猴兒那麼說，竟害起羞來，低着頭，抬起眼來，瞅了孟剛一眼，又低下頭去，口角却帶着十分甜的笑容。

萬泰的神色，變得十分嚴肅，他道：「洪姑娘去準備車子，我到火車站去，和幾個熟人聯絡一下，孟大哥，猴兒兄弟，你們去對付劉大麻子，記着，這不是鬧着玩的事，千萬不能亂來！」

小辣椒笑道：「玩還是玩，不過那是玩命就是了！」

鐵猴兒「呸」地一聲，在手心中吐了一口口水，搓了搓手，道：「去，幹他媽的，萬大哥，我們在什麼地方和你會合？」

萬泰皺着眉道：「你們對付了劉大麻子之後，就駛車直赴曾家祠堂，經過西大街，在街角那家藥材舖旁等我，我會上車。」

孟剛深深吸了一口氣，伸出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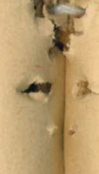
鐵猴兒也伸出手來，小辣椒「拍」地一聲，將手按在鐵猴兒的手背上，萬泰又將手按在小辣椒的手上，四個人的神情，都變得十分嚴肅，鐵猴兒道：「我們四人共事，同生共死，若有洩露秘密，出賣朋友者，五雷轟頂，慘遭分屍！」

萬泰十分欣賞地望了鐵猴兒一眼，他和孟剛，小辣椒三人，跟着唸了一遍，四隻手分開，小辣椒先轉過身，推開門，道：「我先走一步！」

她話一出口，就向前一逕走了出去。

萬泰、孟剛和鐵猴兒，一齊離開了那屋子，等他們來到土地廟前時，土地廟前仍然那樣鬧鬨鬨地，萬泰想起自己的任務，已有完成的可能，心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他們三個人全不說話，擠過熙攘的人羣，來到了大街上，一齊走過了兩個街口，萬泰才站定了身子。

他們三個人站定之後，也不說什麼，只是相互點了點頭，就分了手，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直向前走去，不一會，便已拐進了鳳凰坊。



這時，已是下午時分了，他們一進鳳凰坊，便聽得每一個門口，都傳出鶯聲嚦嚦的笑聲來，門口鑲着花玻璃的門燈，也都着亮了，門燈上，都寫着每一家當紅姑娘的名字，孟剛搖搖擺擺地向前走着，鐵猴兒就在他的身邊。

他們兩人，並不是第一次結伴到鳳凰坊來了，鳳凰坊中，一共有幾家妓院，那一家妓院的姑娘，

風情最好，他們全能夠數得出來。

可是這一次，却和以往每一次都不同，他們不是來找相好的姑娘，而是來找劉大麻子的！

劉大麻子是大帥跟前的第一紅人，只怕他做夢也想不到，大帥在城裏城外，擁有數萬精兵，他在鳳凰坊中快活，居然會有兩個煞星找上門來！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向前走着，他們看到了劉大麻子那輛黑色的汽車，還停在門口，那時，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的心跳得更劇烈，他們不由自主，緊抿着嘴，有幾家妓院的「王八」，看到他們兩人，探出頭來想要招呼，但是一看到他們臉上的神情，却都立時嚇得縮回頭去，唯恐招惹什麼麻煩。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來到了汽車旁邊，鐵猴兒低着頭，向車中張望了一下，司機位上，副官正懶洋洋地在打着呵欠，鐵猴兒向孟剛使了一個眼色，孟剛伸手在車頂之上，重重地拍了兩下。

那副官陡地轉過頭來，鐵猴兒笑嘻嘻地向他扮了一個鬼臉。

那副官立時大怒，大罵道：「王八蛋子，是找死麼？」

他一欠身，用力推開車門，鐵猴兒在車門打開之際，身子向後一仰，滾跌在地，便裝做被車門撞倒，那副官一步跨了出來，抬起靴子便踢。

可是，他那一脚，還未曾踢到鐵猴兒的身上，孟剛早已繞過車子，到了他的身後，孟剛手中的鎗，抵在那副官的腰際，道：「別動！」

鐵猴兒也笑嘻嘻地站了起來，一隻手在身上拍打着，一隻手早已伸向那副官的腰際，將手鎗連皮帶，一起解了下來。

那副官實在驚得呆了，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孟剛早已揚起手，在他的後腦，重重一擊，那一擊，令得那副官雙眼向上翻，立時昏了過去，鐵猴兒上去，一把抱住了他的腰。

這時，恰好有兩個軍官，走了過來，鐵猴兒一面抱住了那副官，將他向車中推，一面道：「咱們哥兒倆，什麼時候不能飲酒，要是劉處長出來見不到你，你老哥可吃罪不起！」

他將那副官推到了車中，那兩個軍官只是回頭望了一眼，就走了過去。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互望了一眼，孟剛向門口吹了吹嘴，鐵猴兒將那副官的身子弄直，又將他的帽子拉下來，蓋在他的臉上。

看來，那副官像是在瞌睡，鐵猴兒和孟剛兩人，立時轉過身，伸手在虛掩着門上一推，推開了門，便走了進去，一進門，就有人迎了上來。

迎上來的人滿面笑容，大聲叫道：「孟大哥，又來了！」

孟剛的心情緊張，臉上却是一點笑容也沒有，他只是繃緊了臉，「嗯」地一聲，伸手便將那人，推得踉蹌跌出了一步。

那人呆了一呆，抓着頭，想不透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人，鐵猴兒衝他一笑，道：「孟大哥化錢來了，快吩咐全院沒客的姑娘，全在東廂伺候，你們這些王八老鴇，可別偷懶，也全到東廂去候着，聽候差遣！」

孟剛除非不來化錢，一化錢就是大手筆，妓院中的人是知道的，那人一聽，沒口答應着，大聲哦叫着，奔進了大堂。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進了大堂，三四個花枝招展的姑娘，迎了上來，孟剛道：「到東廂去等我！」

他陡地一個轉身，已和鐵猴兒一齊，掀開了一隻簾子，走了進去。

走進了那簾子，是另一個跨院，院子中假山石竹，極其清雅，兩個馬弁，正在石桌之旁坐着，其中一個手上捧着搖盅，正在「嘩嘩」地搖着骰子，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一進來，那個空着手的，就瞪起眼來，罵道：「什麼人，往這裏亂闖？」

這時，鐵猴兒走在前面，他向身後擺了擺手，示意孟剛別亂來，他笑嘻嘻地張了張口，却故意將話，講得含糊不清，根本聽不出他在講些什麼！

那呼喝的馬弁一怔，道：「你在嘰咕什麼？」

鐵猴兒又已走了兩步，笑道：「我說，你一定是輸急了，在亂放屁！」

那馬弁霍然站了起來，一拳向鐵猴兒面門，打了過來，鐵猴兒身子一閃，就閃到了他的背後，那馬弁身子向前一衝間，鐵猴兒早已轉過身來，一伸手，箍住了他的頸，將他直拖到假山石後去。

另一個馬弁看到同伴打人，臉上還是一臉得意洋洋的神色，他們這種人，本是狐假虎威，欺負人慣了的，他們要是出手打人，捱打的只好算是倒霉，却怎麼也料不到，一眨眼之間，同伴已被拖到假山石後面去了！

那馬弁也看出不對頭，立時放下搖盅，站了起來，可是還不等他開口喝罵，孟剛早已一拳打中了他的面門，打得那馬弁的身子，直翻過了石桌，滾跌在地。

這時，只見幾個人走了進來，道：「孟大哥，請到東廂去，姑娘們全候着啦！」

孟剛倏地轉過身來，喝道：「快滾開，這裏在打架，瞧不見麼？」

孟剛在喝罵，那馬弁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一翻手，拉開了木殼，已掣出了盒子炮來，可是也就在那時，假山石後，突然飛出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

恰好打在那馬弁的手腕之上。

那馬弁手一鬆，盒子炮已落在地上，孟剛轉回身來，一步趕過，抬脚便踢，正踢在那馬弁的下顎之上，踢得那馬弁口中鮮血直流。

那進來的兩個人嚇呆了，一個年紀較長的人，搖着手，道：「打不得，打不得，他們是劉處長的人！」

孟剛一俯身，自地上拾起盒子炮來，喝道：「過來！」

那兩個人嚇得身子發抖，道：「孟大哥，我們……與你並無怨仇……」

孟剛大踏步趕了過去，那個被孟剛踢中一脚的馬弁，在地上滾了一滾，滾到了假山脚下，鐵猴兒已從假山後標出來，雙手叉住了那馬弁的咽喉，將他也拖到了假山石後面去了。

孟剛來到了那兩人的身前，那兩人牙齒打顫，孟剛一人賞了一脚，道：「誰叫你們來多事，快到假山石後面再去躺一會！」

那兩個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被孟剛拖着，來到了假山石後。

在假山石後面，鐵猴兒早已將那兩個馬弁身上的衣服，剝了下來，那兩個馬弁，也全被鐵猴兒將他們的頭，撞在假山石上，撞昏了過去。

孟剛在那兩個人的後腦上，一人給了一拳，那兩個人也昏了過去，鐵猴兒將一件上衣拋給孟剛，道：「看看合不合身！」

孟剛笑道：「將就點吧，小兄弟！」

鐵猴兒也笑着，兩人穿好了軍服，紮好皮帶，轉出了假山石。

當他們兩人，並肩走進鳳凰坊來的時候，他們的心情，着實緊張得可以。但是，事情進行到這時，他們反倒若無其事了！

他們自假山石後面一轉出來，便匆匆走進了一度月洞門，他們知道，劉大麻子，正在裏面！

× × ×

劉大麻子的車子，還停在門口，副官頭向後垂，在他的臉上，蓋着帽子，一動也不動。

鳳凰坊中，三五結伴，來尋花問柳的軍官，着實不少，但是所有的人，都認得出那是金大帥眼前的紅人，軍需處劉處長的車子，在經過的時候，都不期而然，放輕了脚步，唯恐驚醒了那副官，副官雖然微不足道，可是這是劉處長的副官，却也招惹不得！

那時，萬泰也已到了車站，他在一個老高的煤堆之旁，停了一停，煤堆前有士兵守着，一大羣拾煤的野孩子，只好在鐵路軌上，石子堆裏找尋着小煤塊。

萬泰遠遠地繞過了那煤堆，在煤堆裏，有一間小小的鐵皮屋子。

萬泰逕自向鐵皮屋子走去，到了屋前，他伸手在鐵皮門上，輕輕地，接連敲了四下，屋中立時有人道：「萬大哥麼，進來！」

萬泰一推門，走了進去，那小屋中又髒又黑，兩個混身是煤屑的漢子，正在一張小桌之前喝酒，桌上放着一碗豆腐干。

那兩個漢子站起身來，道：「來，喝一杯！」

萬泰搖着手，道：「不喝了，陳大哥，今天有車經南駛嗎？」

那兩個漢子互望了一眼，一個道：「沒有，車全都調到北邊去了，運金大帥的第三師兵去了！」

萬泰搓着手，團團亂轉，另一個道：「萬大哥，可是有點急事？」

萬泰唉地一聲，道：「正是，我只要一節車就夠了，那件事，今天下午可成，沒有火車，怎運得出去？」

那兩個漢子又互望了一眼，一個道：「站中還有一個車頭，不過是壞了的，也許可以修得好，不過，萬大哥，向南去的鐵路全被搗壞了，你——」

萬泰道：「只要有車，能駛到斷路處，也就差不多了！」

一個大漢道：「那成，我去找人，想想辦法，只要那火車能動，車皮有的是？」

萬泰深深吸了一口氣，道：「車準備好了，我們會將貨運來，就在站旁卸貨。」

那兩個漢子道：「走，這就去想辦法！」

他們三人，一起走出了鐵皮屋，沿着鐵路軌，向前走着，在幾條支線上，停着很多車皮，遠遠地，在路基上已長滿了野草的一條支線盡頭處，停着一個火車頭。

那兩個漢子道：「就得用這個了！」

萬泰拱了拱手，道：「拜託，拜託，我還有要緊的事，千萬拜託！」

那兩個漢子笑道：「萬大哥，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定當盡力而爲！」

萬泰轉過身，又匆匆走了開去，這時候，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不知道他們兩人，進行得究竟怎麼樣了。

若是他們兩人，能將劉大麻子從鳳凰坊中架出來，那麼事情就成了一半了！

而如果他們根本就失敗了，那麼，什麼都完蛋了。

萬泰反倒沒有怎麼去想小辣椒，或許，因爲小辣椒是團長的女兒，弄上兩輛車，多半是沒有問題

的，萬泰却沒有想到，直到換了馬弁衣服，從假山石後走出來，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倒進行得順利，但是小辣椒却一上來，就遇到了痲煩！

緝私隊是隸屬省政府的一支部隊，這支部隊中，多的是三山五岳人馬，他們的任務並不是打仗，而是替省政府找財源，這也就是爲什麼儘管省城不斷換主兒，洪大貴和他手下的那些人，才知道爲何從窮街陋巷之中，將白花花的洋錢，一塊一塊搾出來。

儘管緝私隊已成了「獨立第一團」，上上下下的人，也換上了金大帥部隊的制服，洪大貴的腰際，也跨上了東洋馬刀，但是，隊部仍然在城東邊的旗營。

在滿清時代，旗營是滿洲兵的兵房，現在，則是洪大貴的地盤。

當小辣椒來到團部時，營地中間的空地上，十多輛卡車，正列隊排着，腹跨馬刀的洪大貴，正對着排在卡車前的有百名官兵在呼喝着。

小辣椒走過門口的崗位，站崗的士兵，大聲叫道：「敬禮！」

小辣椒連瞧也不瞧，便向前走了進去。

她才來到洪大貴的身後，便聽得洪大貴大叫一聲，道：「出發！」

只見那百來名士兵，轉過身，有的上了車頭，有的上了車卡，接着，車子便發出轟然的巨响，車身顫動着，一輛車子，已經向外直直駛了出去。

小辣椒一看到這種情形，心中便陡地嚇了一跳，忙叫道：「爹！」

洪大貴轉過頭來，儘管他一臉橫肉，殺氣騰騰，可是當他一看到了小辣椒，瞇起眼笑着的時候，看來也並不怎麼令人害怕。

洪大貴笑着，道：「野丫頭，倒也想起來瞧瞧我了？」

這時，卡車已陸續駛了出去，小辣椒忙道：「爹，車子到哪裏去？」

洪大貴道：「大帥吩咐，去運輜重！」

小辣椒忙道：「爹，快留下兩輛給我，我有用處！」

洪大貴皺着眉，道：「別胡說了，你要大車子，有什麼用？」

小辣椒頓足道：「我眞的有用！」

洪大貴道：「不行，大帥剛在電話中吩咐了的，十八輛車，一輛也不能少！」

小辣椒回頭一看，車子也駛出去一大半了，她轉頭便奔，奔到了最後兩輛車前，伸開手，叫道：「停車！」

她在車前一站，嚇得那司機立時刹住了車，車頭離小辣椒的身子，也只不過一尺光景了！

那司機伸出頭來，道：「好姑娘，什麼不好玩，這也是玩得的麼？」

小辣椒道：「你們別跟大隊去，跟我走，我有要緊的事情！」

洪大貴也奔了過來，叱道：「辣椒，你別再胡鬧！快讓開，這事情要緊！」

小辣椒眼珠轉動，忽然「嘻嘻」一笑，道：「爹，就回大帥說，壞了兩輛車，有什麼要緊，這兩輛車，給我用到晚上，爹，我可以進賬七千五百花花的大洋！」

洪大貴一聽得「七千五百花花的大洋」，一雙眼登時睜得比胡桃還大，一面搖着頭，一面却說不出話來，小辣椒笑道：「怎麼樣？」

洪大貴道：「丫頭，你不是說着玩兒吧？」

小辣椒頓腳道：「要是說着玩，至多你下次不聽我的，也就是了！」

洪大貴抓着頭，小辣椒已一縱身，踏上了卡車的踏板，拉開車門，坐了進去，又探頭出來，向後面那輛車叫道：「跟着我！」

她一縮身，坐了進去，道：「開車！」

那司機還望着洪大貴，洪大貴無可奈何，道：「你可別闖禍！」

小辣椒笑道：「再也不會！」

那司機踏下油門，車子已向前疾馳了出去。

那兩輛卡車，出了隊部，並不是和其他的車輛一樣向北去，而是向西駛去的。省城的路窄，車子直駛出了城，繞着城，又駛進城內。

小辣椒坐在車上，由於興奮和緊張，她的俏臉袋兒，紅彤彤地，看來格外動人。

× × ×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順着咭咭咯咯的嬌笑聲，來到了一度門前，兩人互一點頭示意，鐵猴兒閃到窗前，孟剛一側身，肩頭用力向門口撞了過去，「砰」一聲响，門已被孟剛撞了開來。

門一撞開，孟剛一步踏了進去，却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

只見劉大痲子赤着上身，只穿着一條袴子，那姑娘只穿着內衣，還敞開着，劉大痲子正在那姑娘雪白的胸脯前亂哄。

等到劉大痲子陡地推開那姑娘，吃驚地抬起頭來時，鐵猴兒也已推開窗，跳了進來，兩桿盒子炮，齊齊對準了劉大痲子，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的動作一致，大姆指「拍」地扳下了保險掣！

劉大痲子嚇得呆了，那姑娘也嚇呆了，敞開的衣襟，也來不及掩上，劉大痲子雖然官拜上校，但

是他當的太平官兒，幾時曾見過那樣的陣仗來，只見他臉上，一粒粒的大痲子，全成了青色，牙齒捉對兒在打戰，發出「得得」的聲响來。

鐵猴兒提起劉大痲子的衣服來，向他拋了過去道：「處長穿衣服吧，要快活，得等下一次了！」

劉大痲子接過衣服來，手仍在發着抖，道：「你們……你們是誰的手下，我升你們官……別……下手！」

孟剛沉聲喝道：「放你媽的屁，快穿衣服，只要聽話，包你狗命沒事！」

劉大痲子一聽性命無虞，雖然還在提心吊胆，但是也鎭定許多，忙提着衫穿上，又匆匆穿上了內衣，鐵猴兒替他紮好了皮帶，戴上了帽子，在他身後推着，道：「走，別裝出死了人那種樣子來！」

劉大痲子苦笑着，直到那時，那姑娘才顫聲道：「孟剛，你……叫我們怎麼辦？」

孟剛道：「安安份份回鄉下去吧，也省得被這樣的大痲子摟着！」

劉大痲子已被推出了門，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就跟在他後面。

劉大痲子雖然在向前走着，可是他就有點覺得自己的雙眼，不聽使喚，鐵猴兒在他的身後，低聲道：「記得，不論見到了什麼人，一張聲，腦袋最先開花的是你，你就得和花花世界說再見了！」

劉大痲子頻頻點着頭。

那時，在門口的那副官，他的身子，忽然震了一震，帽子自他的臉上，滑了下來。

那副官慢慢伸手，撫着後腦，然後，睜開了眼來，他一睜開眼，就大叫了起來，叫着，推開了車門，幾個經過的軍官，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紛紛地圍了過來，那副官道：「有沒有見到兩個人？」

他這句話，問得沒頭沒腦，自然也沒有人回答他，那副官推開了面前的兩個人，便向門口奔去，可是，他才奔到門口，劉大痲子已走了出來。

副官一看到劉大痲子，連忙立正，敬禮，叫道：「處長，報告處長——」

在一旁的幾個軍官，也一起立正，敬禮，劉大痲子的一雙小眼，骨碌碌地轉着，望着他的副官，也望看那幾個軍官。

在劉大痲子身後的孟剛和鐵猴兒，緊張得一顆心快從口腔中，跳了出來，鐵猴兒忙低聲喝道：「上車！」

劉大痲子也跟着道：「上車！」

副官一抬頭，也已看到劉大痲子身後的兩個馬弁，換了樣兒，非但換了樣，而且，還正是剛才猛地出手打他的那兩個人，副官吃了一驚，立時後退了一步。

劉大痲子急得罵了起來，道：「他媽的，還不上車，我有要緊事！」

那副官吸了一口氣，轉過身，進了車子，鐵猴兒踏前一步，替劉大痲子拉開了車門，劉大痲子一坐進車，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也擠了進去。

那幾個軍官在一旁看着，覺得事情有點蹊蹺，可是誰也不敢管劉大痲子的閒事。

一進了車，坐在副官旁邊的孟剛，便在副官的脅下，重重撞了一下，道：「聽着，到曾家祠堂去，要是玩什麼花樣，你媽算是白養你了！」

副官的臉色發青，車子緩緩向前駛出去。

生死俄頃

車子駛出了凰鳳坊，到了大街上，一見有車子駛過來，行人紛紛走避，車子越駛越快，鐵猴兒眼快，一眼看到了在街角等候的萬泰，疾叫道：「停車！」

他一面叫停車，一面舉起鎗，在副官的頭上，「卜」地敲了一下。

副官停下了車，萬泰才一閃身，也進了車子，鐵猴兒說道：「駛得慢些，我們有話要對劉處長說！」

劉大痲子哭喪着臉，道：「你們……要錢，只管……開口！」

萬泰冷冷地道：「我們不要錢。」

一聽得說不要錢，劉大痲子的臉都黃了！

這時，車子已駛出了城，路上十分冷僻，萬泰突然又叫道：「停車！」

那副官停下了車子，車才一停，萬泰便將那副官推出車去，副官一出車，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就待向前奔去，可是他才奔出了一步，鐵猴兒身子一翻，推開車門，翻了出去，一躍而起，一拳打在那副官的後腦之上，那副官也立時仆地不起。

萬泰在車中探出頭來，讚了一句，道：「好俊的身手！」

鐵猴兒回過頭來，咧嘴一笑，道：「萬大哥，可是將他身上的衣服剝下來？我看他身材倒和你差不多！」

萬泰笑道：「正是！」

鐵猴兒手腳伶俐，不一會，就將那副官的一身軍服，剝了下來，又將那副官拖到了路邊的草叢之中，到了他們兩人，隱沒在路溝的草叢中時，只聽得草叢之中，傳出了一下清脆的，但是並不是太响的鎗聲。

接着，便看到鐵猴兒自草叢中，跳了出來，他

的手中，就握着他那柄小「王蜂子」，自細小的鎗口中，冒出一縷青烟來。

鐵猴兒對着鎗口，輕輕地吹了一口氣，將烟吹散，奔到了汽車邊，萬泰也已換好了副官的制服，他本來就是一個軍官，穿了軍服之後，比起鐵猴兒和孟剛來，又要神氣得多了。

萬泰坐在司機位上，鐵猴兒和孟剛兩人，一邊一個，仍挾住了劉大麻子，萬泰轉過頭來，道：「劉處長，要你幫忙做一件小事！」

劉大麻子聽到了那下鎗聲之後，就軟在車座上，等到鐵猴兒來到他身邊坐下，似有意似無意地將手中的小手鎗在他的眼前，幌了一幌，劉大麻子的身子，更發起抖來，這時，萬泰不論說什麼，他哪裏有搖頭的餘地，忙不迭道：「好，好，好！」

萬泰的面色一沉，道：「這件事做成了，我們決不難爲你，不然，你腦袋就得開花！」

劉大麻子定了定神，才問道：「好漢，不知……是什麼事？」

萬泰道：「現在，咱們到曾家祠堂去，由你下令，先將那三千支日本造的新到步鎗，交給我們帶走！」

劉大麻子一聽，整個人都震了一震，他挺了挺身子，像是想坐得直些，但是孟剛一伸手，便又將他按了下去，劉大麻子失聲道：「你們……不是强盜？」

鐵猴兒應聲道：「你們才是强盜！」

劉大麻子喘着氣，萬泰道：「怎麼樣？」

劉大麻子面如土色，點了點頭，萬泰立時轉回頭，踏下油門，車子立時直駛向曾家祠堂，在快到曾家祠堂時，只見岔路上，兩輛軍用卡車，轉了出來，跟在汽車後面，鐵猴兒自車中伸出頭來，後面第一輛卡車中，小辣椒也探出頭來，兩人作了一個手勢，又縮回了身子。

一切都已安排得十分妥善，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那一批步鎗，已可穩穩到手了！

萬泰的心情還是十分緊張，但是，他也覺得很安慰，連日來，他對這件任務，可以說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是一日之間，就有了轉機，而且，事情還進行得十分順利，眼看可以成功了。

三輛車，向前疾馳着，不一會，便已來到了軍火庫的門口，在離門還有十來丈時，萬泰並不停車，便用力按着喇叭，兩個衞兵忙跑步奔了上來，萬泰大聲喝道：「主任在麼，劉處長來了！」

那兩個衞兵向車中望了一眼，便揚了揚手，守在門口的幾個衞兵，慌忙推開了大門，車子直駛了進去，到了曾家祠堂的建築物前，才停了下來。

有兩個衞兵，早已奔進了上校主任的辦公室，上校主任一聽得軍需處的劉處長來了，雖然感到莫名其妙，但是也立即帶着秘書，迎了出來。

萬泰打開門，下了車，孟剛沉聲道：「劉處長，別像才撤了差那樣，放出些處長的威風來！」

劉大麻子苦笑着，點着頭，和孟剛，鐵猴兒，一起下了車，小辣椒也從卡車上面，跳了下來，萬泰唯恐小辣椒胡言亂語，忙來到她的身邊，低聲道：「洪姑娘，你上車去，千萬別出聲！」

小辣椒怔了一怔，一臉不願意的神色，雖然那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但是萬泰已急得手心冒汗，他忙又道：「洪姑娘，你要是不聽我的話，白送了他們兩人的性命！」

小辣椒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潑辣姑娘，可是萬泰的話，却擊中了她的要害，她自已可以不顧一切，但是她倒也不願害及鐵猴兒和孟剛兩個人的。是以她心中儘管不願意，嘟起了嘴，但是還是又跳上了卡車。

這時，上校主任已向劉大麻子行了敬禮，將劉大麻子迎進辦公室去了。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緊跟在劉大麻子的身後，萬泰也急趕前幾步，走了進去。

一進辦公室，劉大麻子便大模大樣坐了下來，不等上校主任開口，劉大麻子就道：「主任，我……奉命來取步鎗來了！」

上校主任「哦」地一聲，道：「第三師已開到了麼？」

劉大麻子翻手一拍桌子，道：「哪有這許多廢話，快着人將鎗和彈藥，搬上卡車！」

上校主任碰了一個釘子，忙不迭說道：「是！是！」

他一面說「是」，一面却還是站着不動，萬泰在一旁，望了劉大麻子一眼，乾咳了兩聲。

劉大麻子道：「快去下令，等着要用！」

上校主任陪着笑，道：「處長，您……將大帥的公文給我瞧瞧，手續上是那樣！」

上校主任這句話一出口，孟剛，鐵猴兒和萬泰三人，陡地一怔。

不但他們三人一怔，連劉大麻子也是一呆。

剎那之間，劉大麻子的臉色，變得極其難看，上校主任却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還只當劉大麻子在惱他，是以忙又解釋道：「照說呢，劉處長親自來了，還要什麼公文不公文！」

劉大麻子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如何應付這種突如其來的局面，他知道，他背後那三條大漢，三桿鎗隨時可以發射，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首先遭殃的準是他，他已急得背脊上直冒冷汗了！他一聽得上

校主任那樣說，忙道：「本來就是，大帥交給我辦的事，有什麼公文？」

上校主任仍陪着笑，可是這位上校，倒着實固執得很，他又道：「不過，大帥幾次來視察，都曾特別吩咐，若沒有他的公文，誰來也不准動那批鎗支。」

劉大麻子又急又怒，喝道：「那你是不相信我了？」

上校主任乾笑着，搓着手，道：「劉處長親自來，自是再妥當不過的了，可是……可是我職責攸關，劉處長可以給大帥搖一個電話？只要在電話上聽大帥親口吩咐了，也是一樣的！」

劉大麻子在肚中，不知罵了多少聲「烏龜王八蛋」，可是上校主任的要求，却也是名正言順，如果他眞是奉命而來的話，那麼，搖一個電話，又有什麼大不了？

可是這時候，他其實不是奉命而來的，這個電話怎麼能搖？電話一接通大帥府，立時就露出馬脚來了！劉大麻子的額上也全是汗，他回過頭來，向萬泰望了一眼，萬泰的一顆心，像是懸在半空一樣，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一使眼色，兩人已各自跨前了一步。

可是，也就在這時，只聽得辦公室外，一陣脚步聲，一個軍官走進來，行了一個敬禮，道：「報告主任，人已來了！」

孟剛，鐵猴兒和萬泰三人，回頭向門口看去，一看之下，不由得齊齊吸了一口涼氣！

只見在辦公室的門口，已有一排士兵，列隊而立！

那一排士兵，可能是以爲有任務，是以才列隊到辦公室外來候命的！

本來，孟剛和鐵猴兒兩人，踏前一步，是準備不顧一切，先制住了那上校主任再說的，可是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們怎能出手？

而就在那時，上校主任向走進來的軍官，揮了揮手，道：「在此候命！」一面，他又轉過頭去，吩咐秘書道：「搖電話，接大帥府！」

照這情形看來，他若是不聽到大帥的親口吩咐，是萬萬不肯着人將鎗支搬運出來的了！

秘書在搖着電話，萬泰，孟剛和鐵猴兒三人，手心在揑着一把汗，萬泰打橫跨出了一步，來到了孟剛的身邊，向孟剛使了一個眼色。

孟剛點了點頭，他已經會意，電話一接通，他們的事情就敗露了，他們得不到鎗，至少也要謀一個全身而退，只要他們挾着劉大麻子的話，上校主任，自然也不致貿然下令，扣截他們的！

在那剎間，辦公室中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人人都屏住了氣息，一聲不出，只有那秘書一個人在說話，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已齊齊站在劉大麻子的身後。

只聽得那秘書不斷地道：「是！是！劉處長在我們這裏，哦，是！是！」

秘書放下了電話，鐵猴兒也將那柄「王蜂子」，挾在手心之中，秘書抬起頭來，道：「報告主任，大帥座駕才離府，去迎接開來省城的第三師官兵去了！」

一聽得秘書那樣說法，幾個人齊齊鬆了一口氣，萬泰忙道：「主任，大帥一面出發，一面命處長來取鎗械，若是處長到遲了，主任，你可負得起這個責任？」

萬泰想用大帽子來壓上校主任，可是上校主任却是牛脾氣，他不敢對劉大麻子發脾氣，萬泰一開口，他立時面色一沉，道：「這是什麼話，就算大帥怪罰下來，我也是照大帥再三吩咐實行，也不能算錯！」

劉大麻子轉頭望着萬泰，他的眼光之中，幾乎是在哀求萬泰了！

萬泰心亂如蔴，一時之間，不知該怎麼才好，就在這時，只聽得鐵猴兒笑嘻嘻地道：「萬副官，剛才進來的時候，我看到牆脚下停着幾輛電摩托，那玩意兒快，我們去追上大帥，向他要一紙公文，也容易得很！」

萬泰呆了一呆，一時之間，還不明白鐵猴兒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可是鐵猴兒又向萬泰眨了眨眼，道：「主任不是要大帥親口吩咐了，才肯搬鎗麼？大帥等着要這批鎗，我看，他或許自己會來！」

鐵猴兒這幾句話一出口，萬泰立時明白了！

萬泰明白了鐵猴兒的意思，是要趁金大帥在路上，警衞薄弱時，乾脆將金大帥也帶到這裏來！

那實在是大胆到接近瘋狂的計劃！

但是，在如今這樣僵持的情形下，看來，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

萬泰立時道：「處長，你看怎麼樣？」

劉大麻子苦笑着，道：「你們照着辦吧！」

鐵猴兒立時笑嘻嘻道：「主任，借兩輛電摩托用用！」

上校主任忙道：「可以，可以，不過那玩意兒不好騎，你們——」

孟剛立時道：「行，我們玩過！」

上校主任轉過頭來，向秘書道：「帶他們去！」他又向劉大麻子陪着笑，道：「處長，不是我故意爲難，實是上命如此！」

劉大麻子揮着手，道：「行了，別多說了！」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跟着秘書，走了出去，上校主任又向萬泰道：「萬副官請坐！」

萬泰在劉大麻子的身後，坐了下來，上校主任又忙着敬烟遞茶，萬泰就坐在劉大麻子的身後，劉大麻子好幾次，只不過略爲挪動了一下身子，坐在他身後的萬泰，便立時亂咳了起來。

劉大麻子知道，對方三個人，雖然去了兩個，可是自己的性命，一樣在對方的手中揑着，是以他仍然一動也不敢動，只是提心吊胆，和上校主任敷衍着。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一出辦公室，小辣椒便從卡車廂，探出頭來，鐵猴兒忙向她搖了搖手，示意她不要出聲，小辣椒的心中，着實納悶，但是她看到鐵猴兒和孟剛兩人，神色那麼緊張，她也不敢說什麼。

那秘書帶着鐵猴兒和孟剛兩人，來到了墻外，墻前停着四輛摩托車，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互望了一眼，一側身，就上了車。

鐵猴兒側着頭，向那秘書問道：「兄弟，大帥是到西站去了？」

秘書道：「是，兩位抄小路去，相信可以趕得上！」

鐵猴兒和孟剛兩人，脚用力向下一踏，摩托車發出一陣怒吼聲，向前直衝了出去，在院子中拐了一個彎，車後冒起一陣黑烟，就衝出了大門。

在辦公室中的萬泰，聽到了那一陣摩托車的呼嘯聲，他心中不禁苦笑了一下。爲了使上校主任不起疑，他還不得不敷衍幾句，笑着道：「主任，你辦事如此負責，大帥必有嘉獎！」

上校主任忙道：「不敢望嘉獎，只求不過不失，也對得住大帥了！」

劉大麻子的心中，又急又怒，只是「哼」地一聲。

萬泰坐着，雖然看來很鎭定，但是他的心中，只有比劉大麻子更着急！

他知道，金大帥的護衞再少，至少也在十個人以上，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將金大帥「請」來的機會，眞是微乎其微！

而只要他們兩人一壞事，他這裏，自然也就完了！

萬泰緩緩地吸着氣，他實在不敢想像，孟剛和鐵猴兒兩人，準備如何行事！

× × ×

兩輛摩托車，一衝出了軍火庫的大門，在路上駛得簡直像是飛得起來一樣，而且，立即拐進了小路，小路凸凹不平，摩托車在小路上跳騰着。

有的時候，根本沒有路，摩托車就在莊稼地裏，向前飛駛着，將莊稼壓得一大片倒下來。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駕着車，遇到前面有溝子時，他們提起了車頭，發出怒吼聲的摩托車，呼嘯着，直飛了過去，繼續前進。

在那年頭，摩托車還是極罕見的東西，老百姓當它叫「電驢子」，只有裝備好的軍隊中才有，都被叫作「電摩托車」。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如果不是和小辣椒熟，而小辣椒父親的緝私隊中，又恰好在去年，領到了兩輛摩托車的話，他們也根本不會騎。

但是自從緝私隊中有了摩托車之後，只要通省城之中，就再也找不出有哪兩個人，比他們騎得更好的了！

摩托車向前疾駛着，不一會，便駛上了一個山崗，在山崗頂上，他們停了下來。

孟剛和鐵猴兒一起抹着汗，向遠處看去，只見前面，三輛汽車，正在路上駛着，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互望了一眼，孟剛道：「猴兒，咱們哥兒倆，可曾想到過有一天會幹那樣的大事？」

鐵猴兒笑了一下，道：「就是現在，我也不敢相信！」

孟剛大聲道：「去！」

鐵猴兒用力一提車子，兩輛摩托車，又從高崗之上，直衝了下去，車子一衝到大路上，去勢更快，漸漸地，他們已可以看到前面那三輛汽車了。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都緊抿着嘴，迎面的風，將他們兩人的頭髮，吹得直豎了起來，眼看他們離那三輛車，已越來越近了，可是突然之間，只見那三輛車中，有一輛突然在路中心打了一個轉，疾駛了回來。

孟剛和鐵猴兒一見到那情形，心中突然打了一突。

他們的摩托車，離那三輛汽車，本就不是太遠，而那三輛汽車之中，忽然又有一輛，轉了回來，雙方在轉眼之間，便已快碰頭了！

站在那輛汽車旁的四個馬弁，在雙方還未碰頭時，便已大聲喝道：「停車！」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一起停下車來，那輛車子也陡地停下，他們兩人探出頭來，道：「你們是什麼單位的？」

鐵猴兒忙道：「報告長官，我們是跟軍需處劉處長的！」

那軍官忙道：「劉處長在哪裏？」

鐵猴兒道：「劉處長着我們找大帥，有要緊的事！」

那軍官道：「大帥也正在找他，他在哪裏，快說！」

鐵猴兒支吾了一下，那軍官已勃然大怒，罵道：「快說，大帥找劉處長去提槍支，你再吞吞吐吐，誤了大事，我立時槍斃了你！」

鐵猴兒一聽，忙道：「到軍火庫去提槍，可得要大帥的公文才行！」

那軍官罵道：「媽的，這還得你告訴我？」

鐵猴兒心中這一喜，實是非同小可，他忙叫道：「孟大哥！」

孟剛在那邊也聽到了，高聲應道：「是了！」

那軍官看出情形有點不對，喝道：「你們幹什麼？」鐵猴兒陡地笑道：「不幹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已突然自摩托車上，跳了下來，雙手一橫，「砰砰」的兩拳，已轟在車外那兩個馬弁的臉上，那一邊，孟剛動手比他更快，雙手齊出，用力一扯，將那兩個馬弁，自車旁直扯跌了下來。那軍官陡地一呆，喝道：「快開車！」

司機一見發生變故，立時踩下油門，車子向前飛衝了出去。

孟剛扯下了那兩個馬弁，在地上打了一個滾，車子已經衝出了兩三丈，孟剛在地上一翻滾，「砰砰」便連放了三槍。

那輛車子的後窗玻璃，裂成粉碎，一隻輪胎，也迅速離了地，車身一側，「轟地」一聲，撞進了路邊的一道深溝之中，車身翻倒。

車子雖然側倒了，但是車輪還在「呼呼呼」地轉着。孟剛三槍一放，那被他拉倒的馬弁，早已跳了起來，孟剛的身子，又陡地一滾，雙手抱住了那兩個馬弁的小腿，用力一拖。

那兩個馬弁，又跌倒在地，他們連拔出槍來的機會也沒有，孟剛已一躍而起，又立時雙膝跪下，膝頭壓在他們兩人的臉上！

那兩個馬弁，被壓得滿臉是血，孟剛的雙拳擊下，他們立時一動也不動！那一邊，鐵猴兒得手也快，車子突然向後衝出，兩個馬弁，在踏脚板上站不穩，跌了下來，一個才跌下來，便已不省人事。

另一個順着車子駛出的方向，奔了幾步，反手拔出槍來，可是他槍才一到手中，鐵猴兒一聲大喝，和身直撲了上去，撲在那馬弁的身上。

那馬弁仰天跌倒，鐵猴兒將他的頭髮抓住，在路面上連撞了兩下，撞得那馬弁雙眼翻白，昏了過去。孟剛在那時，已疾奔了過來，道：「快！」

鐵猴兒一躍而起，跟着孟剛，向前奔了出去，他們奔到了車旁，只見那司機，才掙扎着，自車中爬了出來，他只不過爬出了半個身子，孟剛迎面便是一脚，就將他踢昏過去。

鐵猴兒拉開了車門，將那軍官自車中直拉了出來，那軍官也昏了過去，臉上還在淌着血。

孟剛道：「快搜，那什麼公文，一定是在他的身上！」

鐵猴兒早已動手，在那軍官的上衣袋中，抄出了幾叠紙張來，道：「孟大哥，看看哪一張是提槍的公文。」

孟剛一怔，道：「他奶奶的，我怎麼知道？」

鐵猴兒抓着頭，苦笑道：「這可麻煩了，現在到哪兒去找識字的人去？」

孟剛道：「不用管它，反正總在這裏面，回去交給萬大哥就知道了！」

鐵猴兒道：「說得是！」

他們兩人轉過身，奔到摩托車旁，飛身上了車，摩托車發出一陣怒吼聲，又馳了開去。

× × ×

孟剛和鐵猴兒已去了二十分鐘了！

萬泰和上校主任，已沒有什麼敷衍的話可說了，劉大麻子除了抹汗之外，也根本沒有別的動作，辦公室外，氣氛僵到了極點。

在辦公室外，小辣椒也實在不耐煩了，她在卡車上，跳上跳下，也不知多少次，好幾次，她走近辦公室去張望，也看不出名堂來。

那一排士兵，仍然在辦公室前，列隊相候，小辣椒向那排長笑了笑，道：「怎麼一回事？爲什麼還不動手搬槍，我們還有別的事啦！」

那排長冷冷地道：「上頭沒有吩咐，我們怎麼動？」小辣椒討了一個沒趣，又不敢發作，只得又走了開去，站在卡車旁發悶。上校主任勉强笑了一下，道：「劉處長，我看大帥已經到車站了，處長搖一個電話到車站去，也許能和大帥接觸上！」

劉處長回頭向萬泰望了一眼，乾澀着聲音，道：「萬……副官，你看怎麼樣？」

萬泰的聲音更乾澀，道：「我看……不必了，他們兩人一定快回來了！」

萬泰這一句話才出口，已聽得摩托車的聲音，遠遠傳了過來。

萬泰一聽到急驟的摩托車聲，他的心担得更多，因爲他無法知道，那是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回來了，還是他們已壞了事，大帥派人到軍火庫來了！

摩托車聲迅速地傳近，簡直連給萬泰好好想一想的間隙也沒有，摩托車聲已傳到了辦公室外，接着，便是孟剛的一聲高呼：「萬副官！」

一聽到了孟剛的聲音，萬泰心頭的一塊大石，登時落了地。接着，便看到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一起走了進來。

（以下轉入第56頁）



劫香車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在峨嵋道上等候飛鳳香車，詎到時飛鳳香車並沒有來，却來了「幽靈無影叟」展無影和「關東五霸天」，雙方相約以十招爲限，誰勝了便可任意處置敗方，結果，南宮逸奇以佛門無上神功，擊敗了「無影叟」展無影，這一來，可使展無影羞憤難當，便要自絕，南宮逸奇以展無影過去並無大惡，且與老僕雲福交好，遂制阻了他的自絕，勸他返回天池隱居，隨同前來的「關東五霸天」見勢不妙便想開溜，南宮逸奇不肯就此放過，飛身攔住他的去路——

香車到處　遍地屍骸血

「關東五霸天」剛轉過身軀，驀見南宮逸奇已岳立丈外山道當中，擋住去路，心頭不禁齊皆倏然一驚！旋而立時暴怒！

老大古應雄驀地一聲怒喝，騰身猛朝南宮逸奇撲去！

老二崔超起，老三邵勝榮，老四白平山，老五田一虎立也全都喝聲如雷般同時騰身猛朝南宮逸奇飛撲！

南宮逸奇劍眉雙軒，星目寒芒電閃，一聲冷笑，雙掌齊揮……

「砰！砰！砰！」連聲震响悶哼，勁氣激盪中，「五霸天」被震退了兩對半，雖然並未受傷，却全都氣血翻湧，喉頭發甜，連忙各自暗吸一口眞氣，平抑住氣血！

「關東五霸天」橫行關東二十多年，生性兇殘狠毒，爲關東武林道上無人敢惹的梟雄惡煞！

雖然，「五霸天」已知南宮逸奇身懷罕世奇學功力，但是却再也意想不到以他們五個的功力同時猛撲，竟然擋不住對方雙掌揮拍的力道，竟全被震退！

古應雄心頭非常凜駭中，突然目射兇光地沉聲道：「兄弟們亮傢伙上！」

話聲中，雙手倏然反探，肩後的「護手雙鈎」已飛快地撤在手中。

「幽靈無影叟」展無影旁觀者清，心裏也十分明白，南宮逸奇所學功力之高，較他尤高一籌，「關東五霸天」別說只是五個，就是五「雙」，十人聯手齊上，也決非南宮逸奇之敵！

古應雄適才對展無影雖然甚是不敬，展無影心中雖然不無怒氣，但是，由於平日的相處交情不惡，也由於「五霸天」平日對他均是十分恭敬……

因此，他一見「五霸天」全都撒出「護手雙鉤」，大有和南宮逸奇全力一拚的意思，眉頭不由倏然一皺，忍不住開口沉聲喝道：「古老大，不可逞強！」

古應雄冷哼了一聲，沒有開口說話，也沒有立刻出手，原因是他也自知出手並無必勝的把握。

展無影隨即目視南宮逸奇輕咳了一聲，說道：「南宮少俠可以給老夫個面子麼？」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微微一笑，道：「展老可是要替他們五個說情？」

展無影點頭道：「老夫正是此意，尚祈少俠看在老夫的薄面，放他們走吧。」

南宮逸奇眉鋒輕蹙了蹙，沉思地道：「展老替他們說情，在下本應從命，奈何……」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此事尚請展老原諒，因為另有原因，在下非得留下他們五個不可！」

展無影目光凝注地問道：「另有什麼原因？」

南宮逸奇色神一肅，道：「一是因為他五個生性兇殘狠毒，橫行關東二十多年，無惡不作……」

古應雄突然嘿嘿一聲冷笑，接口道：「南宮逸奇，你心黑手辣，兩手血腥，武林共指為『魔』，說起來，你比咱兄弟的為人還要兇殘呢！」

南宮逸奇沒有理他，冷笑了笑，接着又道：「二是因為他五個乃是昔年圍攻屠殺『天心莊』血案的兇手！」

展無影不禁輕聲一「哦」，道：「這麼說，少俠今天要留下他們五個是要替關東武林除害，替雲莊主夫婦報仇了！」

「不錯。」南宮逸奇點首道：「在下正是要為武林除害，也要替『天心莊』那無辜被殺的八十八口報仇雪恨，否則，天道未免顯得實在不公，武林中，太也沒有正義，那八十八人，九泉之下豈能瞑目！」

展無影雙目微睜，道：「聽少俠的口氣意思，似乎頗有存心殺盡當年參加屠殺『天心莊』血案之人，以應『血債血償』的俗話格言，是麼？」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道：「展老對此可是認為不當，不該？」

展無影微一沉思，道：「老夫記得適才之前，少俠好像曾經說過，當年黑白兩道聯手屠殺『天心莊』之舉，其中應該有個主謀元兇之人，對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在下心中確是認為定然另有主謀元兇！」

展無影目光一轉道：「以此，老夫認為少俠應該設法找出那元兇主謀，對其他之人，何妨網開一面！」

南宮逸奇含笑道：「展老之意是要在下網開一面的放過他們五個！」

展無影道：「他五個與老夫相交多年，往日對老夫頗甚恭敬，老夫雖然曾經答應少俠不管他五個的事情，但是却忍不住不替他們說情，請少俠高抬貴手，給予老夫這個薄面！」

南宮逸奇默然沉思了刹那，沉聲說道：「展老既是這麼說，在下可以從命，不過……在下却有個條件。」

展無影問道：「少俠有何條件？」

南宮逸奇目光冷凝地掃視了「五霸天」一眼，道：「實答在下一問！」

展無影目光轉向古應雄問道：「古老大，你願意實答麼？」

古應雄想了想，目注南宮逸奇問道：「只是一問？」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只有一問。」

古應雄道：「是那一問？」

南宮逸奇道：「你願意實答了？」

古應雄道：「咱要先知道你問的是什麼？」

南宮逸奇道：「能答就答，不能答就不答，是麼？」

古應嘿嘿一笑，點一點頭，道：「咱正是這個心意。」

南宮逸奇星目突然凝注，問道：「告訴我，當年那主謀元兇是什麼人？」

古應雄點頭道：「咱們願意實答此問。」

語音一頓，倏然一搖頭，道：「可惜，咱兄弟都不知道！」

南宮逸奇劍眉陡地一挑，目射寒電地沉聲道：「古應雄，你竟敢在我面前要弄狡猾！」

古應雄嘿嘿一笑，道：「南宮逸奇，咱並未要弄狡猾，咱兄弟是實在都不知道！」

南宮逸奇冷笑道：「看來展老替你們說情的那份好心是白費了！」

古應雄也冷笑道：「你南宮逸奇如想食言反悔，就甘脆的眞說好了，何必誣咱要弄狡猾作為藉口呢！」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沉聲道：「古應雄，南宮逸奇武林稱奇稱最，豈是食言反悔之人，本來，我



答應展老放過爾等之時，心中原已決定只饒過你們一命，却必須廢去爾等一身仗以為兇作惡的功力，如今你這麼一說，我倒有些不便廢去你們五個的功力了！」

語聲一頓，脚下斜跨三尺，讓開了山道，微一揮手，道：「你們五個走吧！」

古應雄嘿嘿一笑，沒再說話，率領着崔超起等四個大踏步往山下走去。

剛走出一丈多遠，南宮逸奇突又揚聲說道：「古老大等一等！」

「五霸天」脚下一停，古應雄回首問道：「南宮閣下有何話說？」

南宮逸奇朗聲說道：「爾等聽清楚了，希望爾等立刻脫離『至尊宮』，回轉關東改惡向善，好好做人，如仍怙惡不悛，再遇上時便是爾等魂斷命亡之時，但願爾等記住勿忘！」說罷，又再向古應雄揮了揮手。

「關東五霸天」走了，峨嵋和尚算是逃過了一場危難血刦。

目視「關東五霸天」的身形背影消失在夜色裏不見之後，南宮逸奇這才抬手隔空解開了展無影的右肩穴道，含笑說道：「展老是現在立刻就回返天池，還是暫入『伏虎寺』內暑事休息，天亮之後動身？」

展無影微一沉思，道：「不必等天亮了，老朽現在就動身好了。」

語鋒微微一頓，倏然目注南宮逸奇問道：「少俠適才和老朽動手時，老朽胸衣被點破竟然毫無所覺，少俠使用的是什麼指力，可以賜告麼？」

南宮逸奇點頭說道：「佛門『無影指』。」

展無影神情不禁呆了呆，接着突然揚聲哈哈一笑，道：「眞是想不到，老朽外號『幽靈無影』，名叫『無影』，今晚竟會是受挫在『無影』兩字之上！」

語落，朝南宮逸奇抱拳一拱，又道：「多謝少俠指下留情，並謝少俠之仁心開導，老朽衷心至為感激，告辭！」

接着，又轉向雲福一抱拳，笑道：「雲老弟，老哥在天池等你前往晤聚，可別讓老哥我望眼欲穿呵！」

雲福笑道：「展老哥放心，老兄弟只要有了空，準定立刻動身前往拜望！」

展無影哈哈一聲大笑，長身而起，電射劃空地投向山下，幌眼間已沒入夜色中不見了影子。

× × ×

峨嵋掌門普光大師率領着一衆弟子緩步走了出來，以晚輩之禮向南宮逸奇拜見，致謝解危之德，並恭請南宮逸奇入寺坐歇奉茶。

南宮逸奇欠身還禮之後，望着丐幫峨嵋分舵主尚強問道：「尚兄，可知道那『飛鳳香車』的行向嗎？」

尚強垂首恭敬地答道：「申初時分起程往北去了。」

南宮逸奇道：「已通知北方各處分舵注意其行踪沒有？」

尚強答道：「在下已經通知過了。」

南宮逸奇點首沉思了刹那，道：「如此甚好，尚兄請立刻回轉分舵，天亮時分，我當前往貴分舵聽取消息後再作決定。」

尚強躬身答道：「在下遵命。」

說罷，抱拳一禮，又朝峨嵋掌門和雲福拱了拱手，轉身飛掠下山而去。

尚強一走，南宮逸奇立即轉望着雲福問道：「雲老，你趕來此地有事麼？」

雲福恭敬地點頭說道：「郡主失踪了。」

南宮逸奇心中不禁驀然一驚！急問道：「什麼時候失踪的？」

雲福道：「十天之前。」

南宮逸奇道：「在什麼地方？」

雲福道：「長安『長春』客棧內。」

南宮逸奇道：「沈侍衛沈景器呢？」

雲福道：「目前正在長安附近查訪。」

南宮逸奇道：「郡主失踪之事，是他傳報的消息麼？」

「是的。」雲福點頭道：「他要老奴立刻轉報少主，請少主火速前往長安。」

南宮逸奇道：「王爺知道此事了沒有？」

雲福道：「王爺已經知道了，並已派出八名『紫衣侍衛』趕往長安去了。」

南宮逸奇沉思地問道：「沈景器傳報消息時，有沒有說明郡主如何失踪的經過？」

雲福點點頭道：「據沈景器傳書中說，當時他和郡主都投宿在『長春』客棧的後院上房中，第二天早上辰牌時分，還未見郡主起身，他以為郡主仍在睡覺，所以便在自己房中守候着，沒有去驚擾郡主，一直等到中午時分仍未聞郡主房內有何動靜，他心中不禁生了疑，遂即走近郡主房門外低叫了兩聲，未聞應聲，乃即舉手拍門，那知門裏根本沒有上栓，手掌甫一拍落門上，門立即開了，房內空空，已不見了郡主的人影，問店伙計們，店伙計全都搖頭說不知道，沒有看見郡主出去，因此，他便立刻出外尋找，半天一夜，找遍了長安城裏城外，皆未發現郡主的行踪。」

南宮逸奇劍眉輕蹙地接口問道：「他沒有提說起『血手鷹爪』公孫思強的名麼？」

「沒有。」雲福搖了搖頭，接着說道：「第二天下午，沈景器便找了丐幫長安分舵，請長安分舵傳書金陵分舵，派人將沈景器的親筆書柬送到王府中。」

南宮逸奇雙眉深蹙，仰首凝望着星空，深思了良久良久，這才作了決定地說道：「雲老，你現在立刻動身趕往長安和沈景器他們會合，請丐幫長安分舵主全力訪查郡主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傳書峨嵋分舵通知我，以我判料，郡主一定是被人暗算擄劫去了，有了消息下落，你們要謹愼小心從事，如無十分把握，則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眼下『飛鳳香車』已在江湖上展開屠殺，我必須立刻追截住她，阻止她，最慢十天左右，我定可趕到長安，你現在就動身去吧！」

雲福躬身道：「老奴遵命。」

語落，朝普光大師抱拳一拱，長身電射，有若行空天馬般地，飛掠下山，刹那已遠去百丈以外，輕功身法之高，比那「幽靈無影叟」展無影只高不低。

普光大師和一衆弟子，目睹雲福這種快逾迅電的高絕身法，心中全都不由大爲暗讚。

南宮逸奇倏然目視普光大師正容說道：「展無影乃是個重諾守信之人，他旣已答應返回天池，自是不會得再來，但是那『關東五霸天』必將重來，而且再來之時，必定另有高手同行，掌門人對此有何打算沒有？」

普光大師默然沉思了片刻，垂首躬身道：「弟子敬請指示。」

南宮逸奇想了想，道：「化整爲零，避爲上策，掌門人以爲如何？」

普光大師猶豫地道：「這個……恐怕……」

南宮逸奇道：「如此，將有失峨嵋威譽，是不是？」

普光大師點頭道：「是的，普光寧願拚死血戰，縱然落個派毀人亡，也不能……」

南宮逸奇沉聲截口道：「那麼，我問你，你拚死血戰，派毀人亡之後，峨嵋的威譽，便能保住了麼？」

普光大師神情不禁呆了呆！道：「但是……」

南宮逸奇星目突射懾人威稜地再次截口道：「但是什麼，派毀人亡之後，豈只有失峨嵋威譽，『峨嵋』兩字並將從此由武林九大門派中除名，那時，你對得起歷代祖師麼？九泉之下，又如何與一衆同門相見？這些問題，你攷慮過沒有？」

這話，聽得普光大師心神不禁一震！臉紅汗冒地低垂着頭顯然無語以答。

驀地，在空中傳來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檀樾何人？竟敢公然對本派掌門如此無禮放肆！」

話聲中，一條身形高大的灰影，身如巨鳥飛掠般掠落。

落地現身，乃是一位鬢眉俱白，臉色紅潤，身軀魁梧肥胖的灰袍老僧。

這位老和尚法號大性，乃是峨嵋隱居金頂的三位長老之一，也是普光大師的師叔。

大性禪師雖已年屆九十高齡，但依然是個急脾性，正所謂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大性禪師身形一落，普光掌門立即搶步上前，雙掌合十，躬身行禮道：「弟子拜見師叔。」

其餘一衆弟子也都紛紛上前雙手合十躬身行禮拜見。

大性禪師大袖一擺，沉聲道：「你們都不必多禮。」

語聲一頓，目光灼灼地望着南宮逸奇，沉聲問道：「檀樾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眼見普光行禮拜見，口稱師叔，雖然已知必是金頂三老之一，但因老和尚言語極不客氣，心中不由微感不悅，冷冷地道：「複姓南宮，雙名逸奇。」

大性禪師雙目倏地一睜，道：「你就是『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正是在下。」

普光掌門正要開口說話，可是大性禪師已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老衲還當是什麼人吃了熊心豹胆，竟敢前來峨嵋放肆無禮，原來是你這個魔徒，老衲今天可要……」

普光掌門一聽大性禪師這口氣不對，心中不由大急，連忙大聲說道：「師叔不可……」

大性禪師生性火爆，他根本不等普光掌門話完，倏然擺手截口道：「掌門人有話，等一會再說好了。」

話落，魁梧肥胖的身軀立如岳動山移般地直朝南宮逸奇面前逼去！

情勢顯然，因爲「魅影拘魂玉書生」武林共稱爲魔，老和尚他要動手除魔。

普光掌門見狀，急地飄身跨步攔阻在大性禪師的面前，沉聲說道：「師叔，你先聽弟子說。」

大性禪師被普光掌門攔在身前，只好停步站住，白眉微皺地道：「掌門人有何……」

普光掌門肅容說道：「南宮大俠他不是魔，他是在昔年金頂剃度的『聖僧』的傳人！」

普光大師神情忽地一呆！道：「掌門人說什麼，他是誰的傳人？」

普光掌門臉色神情肅穆的說道：「南宮大俠師承『佛影聖僧』門下！」

大性禪師這回聽淸楚了，神情不由又是 呆！旋而目光一凝，注視着南宮逸奇問道：「檀樾眞是『聖僧』的弟子？」

語氣神態之間，已經溫和客氣了許多。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你連貴掌門的話都不信，何必還要問我！」

大性禪師臉色訕訕地一笑，道：「老衲並非不相信掌門人之言，而是……而是……」

他接連說了兩個「而是」，結果却未說出下文來。

南宮逸奇冷聲接口道：「而是有些懷疑，是不是？」

大性禪師那「而是」以下的下文確是這個意思，只因心中有所顧忌，未便直說而已。

蓋因南宮逸奇倘然眞是「佛影聖僧」的嫡傳弟子，以輩份論，則該是他的師叔輩，是以乃才遲疑着沒有說出這種懷疑的心意。

南宮逸奇這一道破了他的心意，老和尚不由又是訕訕一笑，神情有點不好意思的輕咳了一聲，雙掌合十道：「老衲拜問『聖僧』老人家的安康。」

南宮逸奇神色仍是一片冷漠地道：「恩師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他老人家自然十分安康得很！」

大性禪師本因「佛影聖僧」乃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人物，心中有點懷疑不信「佛影聖僧」還活在人世，此刻一聽「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之言，老和尚他心中有點相信了。

於是，老和尚再次雙掌合十道：「請賜示『貝葉』信符，老衲好大禮參拜。」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必了，你信就信，不信也隨便你。」

大性禪師聽得白眉不禁一蹙，目光含着詢問之意轉朝普光掌門望去，臉上滿是窘迫尷尬之色！

普光掌門尚未開口說話，南宮逸奇却已接着向普光掌門正容說道：「在下所言，只是爲保全峨嵋一派精英實力的建議，至於如何定奪？一切還在掌門人你自己決定，敝恩師昔年皈依佛門之時，雖然是在金頂剃度受戒，但並不算是峨嵋弟子，是以在下旣不便，也不能勉強掌門人的意思，對於未來的危難，應該如何應付，是誓與峨嵋威譽共存亡，還是怎樣，掌門人可與金頂三老商量決定好了，在下必須趕着去追截那『飛鳳香車』，阻止屠殺，謹此告辭！」

語落，也不待普光掌門接話，抱拳一拱，長身電射，快逾流星劃空地投向山下。

那身法，自是比雲福更高明，快了一籌！

大性和尚目睹南宮逸奇這等罕絕蓋世的身法，心神不禁驚震無比地自語道：「看來他果眞是『聖僧』的嫡傳弟子不假了！……」

普光掌門接口道：「他身懷佛門『慧靜禪功』，連那『幽靈無影叟』展老怪也不是他手下十招之敵，而且輸得心服口服，聽了他的話，返回天池去了。」

大性老和尚驚愕地問道：「那展老怪在何處和他動過手了？」

普光掌門道：「就在半個時辰之前。」

大性老和尚雙目一瞪，道：「展老怪來過本山了？」

普光掌門點了點頭道：「若不是南宮師叔祖先一刻趕來，此時本寺恐怕已是屍血遍地了！」

語鋒微頓了頓，接着便把展無影和「關東五霸天」來此的意圖經過述說了一遍。

大性老和尚聽後這才明白一切原因，不由大爲悔責自己的魯莽！

× × ×

天亮時分，南宮逸奇到達丐幫峨嵋分舵，倘強立刻告訴他，據夾江分舵傳來的消息，「飛鳳香車」在夾江並未投宿過夜，只落店休歇了一個更次左右，便即動身連夜往北去了。

南宮逸奇沉思地問道：「倘兄，從夾江往北是什麼地方？」

倘強道：「由夾江往北共有兩處地方，一是丹稜，一是眉山。」

南宮逸奇道：「丹稜那地方有什麼成名的江湖人物麼？」

倘強想了想搖頭道：「似乎沒有，在下也未聽說過。」

南宮逸奇道：「眉山方面呢？」

倘強道：「眉山方面，只城西有座彭家大院，主人算得是位成名江湖的老英雄。」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問道：「彭家大院是怎樣的人家，人口很多麼？」

倘強道：「主人彭偉勛老英雄，外號『金刀客』，生有三子二女，都有一身頗高的武功，二女已嫁，三子也都已娶妻生子，長孫兒孫女且已成年，祖孫三代同堂，加上女兒女婿和傭人僕婦丫頭等，全家大概有四十多人，不過，據說彭家大院的人雖然大都身懷武技，但是並無人在江湖上走動，也從不過問江湖中的事情。」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再次沉思地道：「以此看來，『飛鳳香車』多半是向眉山去了。」

尙強眨着眼睛問道：「大俠之意可是說『飛鳳香車』可能會下手彭家大院？」

南宮逸奇頷首道：「此事大有可能。」

倏然朝尙強抱拳一拱，道：「這兩天煩勞尙兄甚多，深謝尙兄的幫忙。」

尙強連忙還禮地笑道：「南宮大俠太客氣了，在下實在不敢當！」

南宮逸奇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辭別了尙強，舉步瀟洒地離開了峨嵋分舵，去馬行買了匹健馬，揚鞭縱騎直奔夾江。

午牌時分，趕到夾江，一問丐幫弟子，事情竟然不出他所料，「飛鳳香車」果然是往眉山去了。

於是，他在夾江打尖吃了點東西之後，便又縱騎飛馳，撲奔眉山。

起更時分，南宮逸奇趕到了眉山，他沒有去廂煩打擾丐幫弟子，自己直接找去了城西的那座彭家大院。

「彭家大院」，確實不愧稱做「大院」，佔地可眞也够大的，前後左右，方圓足有二十畝地大。

站立在「彭家大院」前，南宮逸奇他不禁皺起了兩道劍眉。

因爲，「彭家大院」的兩扇黑漆大門緊緊關閉着，裏面似乎沒有一處亮燈，而且很靜，靜得沒有一點何聲息。

是彭家大院裏的人都休息睡了？還是？……

南宮逸奇把馬拴在大院門旁的木柱上，舉步上前抬手按在大門的銅環上敲了門。

連敲了好幾下，聲音也很響，可是，彭家大院裏就是沒有一點聲息，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突然，從門縫間傳出一股令人噁心的怪味，衝進了南宮逸奇的鼻管，南宮逸奇心神不禁猛地一震！他急地聚掌一用力，震開了緊閉的兩扇黑漆大門，邁腿舉步跨了進去！

片刻之後，他從裏面出來了，默默地帶上了兩扇大門，解下馬韁，牽着馬緩緩而行，走了沒有多遠，遇見一名丐幫弟子，於是，他上前向那名丐幫弟子拱了拱手，低聲說道：「兄台，我想立刻見到貴分舵主，請兄台告訴我那裏可以找到他？」

眉山分舵早已接到峨嵋分舵方面的飛鴿傳書通知，南宮逸奇趕奔眉山來了。

因此，那名眉山分舵弟子目光上下打量了南宮逸奇一眼，問道：「尊駕從什麼地方來？」

南宮逸奇道：「峨嵋。」

那名丐幫弟子又道：「尊駕上姓是？……」

南宮逸奇道：「在下複姓南宮。」

那名丐弟子臉色神情倏地一肅，恭敬地道：「南宮大俠請隨小的來。」

說罷，立即轉身在前帶路，從城東走去。

眉山分舵設在城東的一座廢宅內，分舵主葛育民是個三十七八歲年紀，精明强幹的漢子。

見着葛育民，南宮逸奇畧事寒暄客套了兩句之後，立即便問道：「葛兄，『飛鳳香車』走了好久了？」

葛育民恭敬的答道：「午前到達此間，休息了一會兒，未時一刻就走了。」

南宮逸奇又道：「她們沒有去過城西彭家大院麼？」

葛育民搖頭道：「沒有。」

南宮逸奇道：「她的屬下也沒有人去過彭家大院麼？」

葛育民又搖搖頭道：「沒有，『飛鳳香車』一到，在下便立刻親自趕去『鴻運樓』店外監視着，一直到其離去，始終未見其屬下一人離開過『鴻運樓』。」

南宮逸奇劍眉不禁深蹙地道：「這就有點奇怪了！」

葛育民問道：「什麼奇怪了？」

南宮逸奇道：「彭家大院已經出了事，葛兄知道麼？」

葛育民神情陡地一驚！道：「南宮大俠已經去過彭家大院了？」

南宮逸奇點頭道：「彭家已經全完了，前前後後到處一片血腥，男女老少一共四十三具屍首，慘狀令人不忍卒睹。」

語鋒微微一頓，忽地吁嘆了口長氣，接道：「彭家可能未有一人逃過活命！」

葛育民心頭不禁驚駭至極地呆了呆，瞪大着雙眼望着南宮逸奇楞楞地道：「南宮大俠以爲那會是什麼人幹的呢？」

南宮逸奇沉思地道：「除了『飛鳳香車』的屬下以外，決不會有其他之人。」

葛育民道：「那似乎不可能吧！」

南宮逸奇道：「葛兄是因爲一直親自監視着她們的行動，根本未見一人離開過『鴻運樓』，是不是？」

葛育民點點頭道：「事實正是如此。」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葛兄知道『飛鳳香車』隨行的屬下共有多少人嗎？」

葛育民搖頭道：「那就不淸楚了。」

南宮逸奇笑笑道：「這就是了，『飛鳳香車』如果於來此途中，先派出了幾名屬下高手，先一步

抵達此地，去了彭家大院呢？」

葛育民怔了怔，暗忖道：「這的確不錯，也的確有可能得很……」

南宮逸奇忽又吁聲嘆了口氣，說道：「算了，彭家大院的人死都已死了，救已不及，我們也不必多談它了。」

語音一頓，話鋒一轉，問道：「目前『飛鳳香車』到了什麼地方，接到消息沒有？」

葛育民道：「傍晚時分曾接獲彭山分舵的傳書通知，『飛鳳香車』於申末時經過彭山續北行，繼往新津方向去了。」

南宮逸奇默默沉思了刹那，話題倏又一變，道：「葛兄，彭家大院可能已經沒有一個活人了，關於其後事安葬問題，葛兄有力量料理那四十三具屍首麼？」

葛育民神色恭敬地說道：「在下恭聽南宮大俠的指示。」

南宮逸奇肅容緩緩說道：「人死皆以入土爲安，自應速往料理之，至於該當如何料理才妥，葛兄自己酌量着辦好了，原則上以能够不驚動地方官府爲最好，免得增加那些無謂的嚕嗦麻煩！」

葛育民恭敬地點頭答道：「在下遵命，南宮大俠敬請放心好了。」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接着他辭別了葛育民，縱騎出了眉山北門，經彭山直奔新津。

新津分舵舵主姓郭名金壽，是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相貌顯得有點猥瑣，身材瘦小的漢子。

南宮逸奇一到達新津分舵，郭金壽不待南宮逸奇發問，立卽稟告「飛鳳香車」的行踪說，「飛鳳香車」往東去了，可能是去了成都。

於是，南宮逸奇也就馬不停蹄的趕奔成都，可是，趕到成都分舵，成都分舵方面竟然沒有「飛鳳香車」的消息。

事情這就怪了，南宮逸奇不禁蹙起了雙眉，忖道：「『飛鳳香車』那裏去了，是上了天，還是入了地？……」

於是，南宮逸奇便請成都分舵傳書查詢附近各地分舵有無「飛鳳香車」的行踪。

傍晚時分，温江分舵方面傳來了回音消息，「飛鳳香車」於午後未正時經過温江往西北去了，臆測其行可能是青城山。

南宮逸奇一獲得這消息之後，心中立刻明白丐幫出了毛病，這毛病一定就出在那個貌相猥瑣的新津分舵主郭金壽的身上。

因此，他雙目不禁閃過一絲煞地冷笑了笑。

離開成都分舵，南宮逸奇立即縱騎飛馳，連夜急趕的直奔青城山。

雖然，南宮逸奇明知道「飛鳳香車」此行如果是下手青城的話，經此一來，他無論如何是趕不及的了，但是，他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拚命急趕，晝夜不停地趕向青城山，希望能够挽救青城的一場不幸。

可是，慢了！

當他人疲馬乏的趕到青城山下時，「飛鳳香車」正在一衆屬下前護後擁中向山下行來。

相隔在百丈以外，南宮逸奇已下馬佇立道中以待。

漸漸，近了，「飛鳳香車」到了山下，在距離三丈左右停了下來。

南宮逸奇星目電掃之下，立卽發現這次「飛鳳香車」的威勢氣派，全皆與前大爲不同，隨行的屬下人數也比前增加了一倍左右。

車前，除了原來的八匹白馬八名藍衫佩劍的少年外，多了四匹紅馬，四名紅衣彪形精壯大漢，走在八匹白馬的前頭。

原來坐在車轅上的馭者「七煞追命爪」夏玉娘，前在華山已喪命南宮逸奇掌下，如今自然已經換了人，換了個面目陰鷙，瘦削臉的黑衣老者。

香車兩旁，原本是一邊四名綠衣少女，現在則多了八匹黑馬，八名綠衣少女，恰好增加了一倍。

隨在車後的人數，原來是十四個，現在則增多了十個，共是二十四個。

這等聲勢，這等氣派，實在够大，够驚人！

南宮逸奇當道岳立，走在最前頭四名紅衣彪形大漢之一，突然兇睛一瞪，大喝道：「酸丁，讓開路！」

南宮逸奇聽若未聞，也未開口說話，仍然岳立道中如故。

紅衣大漢濃眉倏地一挑，怒喝道：「酸丁，老子叫你讓開路，你聽見了沒有！」

南宮逸奇開口了，語音冷如寒冰地道：「開口自稱『老子』，太以無禮放肆，應該掌嘴懲之！」

話聲中，微一揚手，立聞「拍」的一聲激响，紅衣大漢坐在馬上的身軀一幌，發出「哇」的一聲呼叫，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和兩隻大牙，一隻蒲扇般大的手掌，飛快地捂上了左頰！

顯然，南宮逸奇那麼微一揚手，已給了那名紅衣大漢一記「無影掌」。

四名紅衣彪形大漢雖然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力，練有一身橫練功夫，堪稱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屬，但是，他們幾曾見過這種微一揚手，就能隔空摑人嘴巴於三丈以外，簡直近似邪術的神技！

一名紅衣大漢被摑，因爲出於意外，另三名紅

衣大漢神情全都不禁愕然一呆！旋而齊皆暴怒，猛自馬上騰身躍起，三根七尺來長的馬鞭齊揚，帶起一片劃空勁風嘯聲，勢疾凌厲的直朝南宮逸奇當頭擊下！

南宮逸奇劍眉微挑，口中一聲冷笑道：「爾等還不配與我動手，全都回去！」

雙掌微揮，神功罡炁山湧而出！

三名紅衣大漢眞乖，也眞聽話，他們竟然毫不逞強地，身軀倒飛而回，不偏不斜的落回自己的馬上。

落回馬上，右手的馬鞭雖然仍握在手裏，但鞭梢卻軟軟的垂在地上，除了瞪着六隻兇睛，滿臉儘是一片驚駭之色外，竟是不言也不動！

顯然，南宮逸奇於雙掌微揮，神功罡炁湧出的同時，已暗中施了手脚，封閉了三人的穴道。

不然，他們都是生性兇惡驃悍之人，怎會那麼乖，那麼聽話？……

坐在車轅上充任馭者的黑衣老者，目睹此情此狀，心神不禁連連震動不已！

那名挨了個大嘴巴的紅衣大漢，被南宮逸奇那一記「無影掌」雖然打落了兩顆大牙，但那並不算是受傷，一見三名紅衣大漢身軀倒飛而回，立時一聲大喝，騰身縱起，直朝南宮逸奇撲去！

車轅上的黑衣老者突然沉聲喝道：「紅衣一號，回來！」

紅衣大漢聞喝，立時硬生生的刹住撲勢，半空裏，一個斛斗倒翻回來，落在馬旁地上站立。

黑衣老者飄身下了車轅，邁步走近南宮逸奇對面一丈五六之處立定，抱拳一拱，道：「閣下高姓大名，爲何攔阻老朽等下山去路？」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請貴主人答話。」

黑衣老者臉色微微一變！道：「閣下知道敝主人是誰麼？」

南宮逸奇道：「巫山『至尊宮』屬下『飛鳳殿』殿主，對麼？」

黑衣老者心神暗暗一凜！道：「閣下要見殿主麼？」

南宮逸奇道：「不錯，在下要和她一談。」

黑衣老者道：「閣下有什麼話要談，只管和老朽談好了。」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行，在下非要和貴主人面談不可！」

黑衣老者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冷聲道：「因爲你做不了主。」

黑衣老者嘿嘿一聲陰笑道：「閣下……」

突然，「飛鳳香車」內响起了一個甜美的聲音，適時阻斷了黑衣老者的話聲，說道：「司徒執法，傳諭八傑分退兩旁，請這位相公近前談話。」

黑衣老者執法司徒玄坤聞言，立即躬身說道：「屬下遵諭。」

香車中那甜美的話音，八匹白馬上的藍衫少年——「八傑」，已全都聽得十分明白，因此他們也不待司徒玄坤傳諭，便已經紛紛擰韁夾馬退往兩旁，讓開了中間一條寬達丈餘的山道。

南宮逸奇耳聞香車中那甜美的話音，心中不由忽地一怔，暗忖道：「這是誰？……」

敢情香車中那甜美的話音，竟然不是他十分耳熟的聞人解語的聲音。

他心底暗忖間，司徒玄坤已側身擺手作肅客之勢，道：「閣下請。」

南宮逸奇沒理會司徒玄坤，身形也站立原處未動。

香車內那甜美的聲音接着說道：「相公爲何站着不動，不近前談話。」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芳駕好大的駕子。」

香車中人道：「相公難道要妾身下車迎接相公麼？」

南宮逸奇道：「迎接那倒不必，不過……」

香車中人飛快地接口道：「起碼也該下車相候，是不是？」

南宮逸奇朗聲一笑道：「不錯，這是禮，聽姑娘的談吐當非俗人，應該懂得這個『禮』字。」

香車中人嬌笑道：「相公好會說話，好犀利的詞鋒，不過……」

語鋒微頓，格格一聲輕笑，接道：「可惜呀！可惜。」

南宮逸奇星目一眨，問道：「可惜什麼？」

香車中人沒有回答「可惜什麼」，話題忽地一改，道：「相公心中如果有點胆怯，不敢近前談話，那就請讓開路算了。」

南宮逸奇不由劍眉雙軒，朗然一聲豪笑道：「芳駕厲害，我生平最受不得一個『激』字！」

話聲中，瀟灑地舉步直朝「飛鳳香車」之前走去。

香車中人突然揚聲嬌笑道：「好呵！這才不愧那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奇男的美譽！」

南宮逸奇心頭不由微微一震！但脚下却並未因爲香車中人已知他是南宮逸奇而稍稍停頓，神情依然瀟灑如舊地一直走近香車前面丈內，方才止步停立，朗聲哈哈一笑，星目異采飛閃地道：「芳駕請恕在下唐突，尙未請教芳駕是？……」

香車中人嬌笑道：「南宮相公是問妾身的姓名麼？」

南宮逸奇道：「在下正是要請教芳名。」

香車中人道：「相公先前爲何不問？」

南宮逸奇道：「現在請問該不爲遲。」

香車中人輕笑道：「現在問雖不爲遲，但是妾身却十分明白相公先前不問的原因。」

南宮逸奇淡淡一笑地道：「芳駕以爲是什麼原因？」

香車中人道：「那是相公認爲『飛鳳香車』主人是聞人解語。」

南宮逸奇道：「芳駕說得很對，在下正是這個原因。」

香車中人道：「香車車主換了人，相公難道不感覺得很意外麼？」

南宮逸奇道：「在下雖然很感意外，但是，這是貴宮的事情，在下無權過問。」

香車中人道：「相公可想知道『飛鳳香車』爲何換主，爲的是什麼原因麼？」

南宮逸奇心念微微一動，道：「知道自然想知道，不過，芳駕願意說嗎？」

香車中人道：「妾身願意說，相公便洗耳恭聽麼？」

南宮逸奇道：「芳駕如是不願意說，那也便算了。」

香車中人道：「這麼說，相公並不一定要知道那原因，也並不一定要聽了！」

南宮逸奇道：「芳駕說與不說，皆是芳駕的自由，在下無法勉強姑娘！」

香車中人忽然輕聲嘆了一口氣，幽幽地說道：「聞人解語她好可憐呀！」

南宮逸奇心神不禁猛烈一震！急問道：「妳說什麼？聞人姑娘她怎樣了？……」

香車中人嬌笑地道：「南宮閣下，你很關心她麼？」

南宮逸奇道：「她怎樣了？請芳駕實告。」

香車中人道：「妾身如是不願實告呢？」

南宮逸奇語音冷凝地道：「芳駕應該明白，南宮逸奇可是當世武林心狠手辣之魔！」

香車中人格格嬌笑道：「南宮閣下，你是當世武林心狠手辣之魔又怎樣，難道你還能奈何得了妾身，吃了妾身不成！」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在下能不能奈何得了芳駕，少時芳駕就知道了。」

語鋒一頓，話題倏地一變，問道：「芳駕此行事情辦得如何？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香車中人道：「你猜呢？」

南宮逸奇道：「是成功還是失敗，還是芳駕妳自己說出來吧。」

香車中人忽然輕聲吁嘆了口氣，幽幽地說道：「青城牛鼻子全都十分頑固得很！」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芳駕此行事情並未能辦好，是失敗了！」

香車中人道：「妾身此行雖未辦好，失敗了，但是也成功了！」

南宮逸奇不由微微一怔！問道：「芳駕這話怎麼講？」

香車中人道：「是失敗了也是成功了，這話的意思你不明白麼？」

南宮逸奇星目眨了眨，心中忽有所悟的心神倏地一震！問道：「芳駕把青城弟子怎麼樣了？」

香車中人道：「青城牛鼻子怎麼樣了，你上去看看不是就立刻完全明白了麼？」

南宮逸奇心中暗暗深吸了口氣，搖頭道：「在下認爲，不必那麼麻煩了，芳駕大概不至於不敢說吧！」

香車中人忽然格格一聲嬌笑道：「南宮閣下，你這一着算是用對了，妾身生平也最受不得一個『激』字。」

語鋒一頓即起，聲調沉寒地輕喝道：「司徒執法，你告訴他吧。」

司徒玄坤聞言，立即躬身一禮，說道：「屬下遵諭。」

香車中人又道：「儘量把話說得好聽點，不要讓人一聽了就豎眉瞪眼冒怒火，明白麼？」

司徒玄坤又一躬身，說道：「屬下明白。」

語聲一頓，目光轉向南宮逸奇，嘿嘿一笑道：「南宮閣下，青城牛鼻子全都飛升了。」

「飛升」？……

這話是什麼意思？是青城弟子全都成仙了麼？……當然不是，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世上雖有得道成仙飛升之說，但那畢竟是一種近乎荒誕的神怪之談，畢竟無人見過，也無人敢於證明的事實！

南宮逸奇當世蓋代奇才，他當然聽得懂司徒玄坤這「飛升」之意。

事情很明顯，他南宮逸奇一時不察，上了郭金壽的當，被騙跑了趟成都，就誤了一天的時間，遲來一步，致讓「飛鳳香車」得以逞兇，致使青城弟子遭了刦！

青城弟子既已遭刦，南宮逸奇那緊張的心情倒反而轉趨平靜了下來，淡然輕「哦」了一聲，道：「全數飛升了麼？」

司徒玄坤嘿嘿一笑道：「除了不在的都沒有錯過這個機會。」

南宮逸奇道：「你們淸點過人數沒有？」

司徒玄坤道：「點過了，一共是六十五人。」

香車中人突然格格的嬌笑道：「南宮閣下，峨嵋的事，你雖然早到了一步，青城你却來遲了！」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軒，道：「芳駕說錯了，在下來得不但不算遲，而且還恰是時候。」

香車中人有點詫異地道：「你來得不算遲？還恰是時候，難道你還能把那些青城牛鼻子從陰曹地府裏追回來不成！」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在下雖然沒有那麼能耐，但却有能耐令那些青城弟子解除寂寞！」

香車中人一時未明白南宮逸奇這話的意思，接着問道：「怎樣解除寂寞？」

南宮逸奇道：「替他們找些伴兒。」

這話，香車中人聽懂了，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道：「南宮閣下，你想替青城牛鼻子報仇麼？」

南宮逸奇語音冷如寒水地道：「芳駕說對了，殺人者死！」

香車中人心神不禁又是暗暗一震！旋忽格格一聲嬌笑，道：「南宮閣下，你可曾看淸楚眼前的情勢沒有？」

南宮逸奇明知香車中人話意之所指，却故裝不解地淡淡地道：「眼前的什麼情勢？」

香車中人道：「你只有一個人，眼前的情勢可是五十四與一之比！」

南宮逸奇劍眉雙挑，星目寒芒電閃，倏然朗聲哈哈一陣豪笑，豪笑聲落，語音鏗鏘有如敲金擊石的振聲說道：「別說是五十四與一之比，就是一百另四與一之比又有何妨，南宮逸奇又有何懼！」

香車中人道：「南宮逸奇，你實在太狂了！」

南宮逸奇哈哈朗笑道：「芳駕應該明白，要不南宮逸奇何能稱奇稱最武林！」

香車中人冷笑道：「這麼說，你是一定要替青城牛鼻子們報仇了！」

南宮逸奇哼聲道：「不錯，芳駕請下車現身準備動手吧！」

香車中人忽然輕聲一笑，道：「南宮閣下，妾身有把握你絕對不敢動我，你信不信？」

南宮逸奇道：「在下不信！」

香車中人道：「妾身說出道理來，你就相信了。」南宮逸奇道：「你有什麼道理？」

香車中人嬌笑地道：「因爲妾身手裏掌握着兩個人，你明白了麼？」

南宮逸奇心中暗暗一震！問道：「那是兩個什麼人？」

香車中人道：「自然是和南宮閣下有關係之人了。」

南宮逸奇眉鋒蹙了蹙道：「請問他們是誰？」

香車中人語音平靜道：「一個是閱人解語。」

南宮逸奇道：「還有一個呢？」

香車中人道：「江北才女尉遲如蘭。」

南宮逸奇聽得心頭不禁倏然大震！暗皺眉頭。

香車中人接着又道：「南宮閣下，有她們二位在我手裏，你敢動我嗎？」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倏然哈哈一笑，道：「芳駕這一着算計錯了，別說是她們二位，就是再加上二位，在下也沒有什麼顧忌的！」

香車中人道：「你難道不顧她們的生死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她二位一個是『至尊宮主』的義女，一個是『白虎殿主』的女兒，都是妳們『至尊宮』人，她們生死與我南宮逸奇何關！」

香車中人道：「她們雖然都是『至尊宮』的人，但是，也是你南宮逸奇的紅粉知己呵！」

南宮逸奇冷笑了笑道：「算了，芳駕的這條兒女柔情計，在我面前是行不通的！」

香車中人冷笑道：「南宮逸奇，你不敢承認她們都是你的紅粉知己麼？」

南宮逸奇道：「她兩位都是當世才女，蓋代紅粉，能得她兩位紅粉知己，該是我南宮逸奇無上的光榮，我南宮逸奇高興還來不及，怎會不敢承認，可惜，事實上她們不是！」

香車中人道：「南宮逸奇，你眞是個鐵石心腸，天下第一等忍心人！」

南宮逸奇軒眉朗聲哈哈一笑，道：「我是不是鐵石心腸忍心人，那皆是我南宮逸奇自己的事情，也與芳駕無關，芳駕可以少說廢話了！」

語鋒一頓即起，沉聲說道：「芳駕是自己下車來，還是要我動手擊碎香車，逼你出來！」

突然，車簾一掀，一陣香風襲人，香車中人已經下了車，現了身。

黛眉美目，瑤鼻檀口，瓜子型的嬌靨，年約二十七八，一身粉紅色的羅衫，裹着豐滿的嬌軀……

論美，不比尉遲如蘭和閱人解語遜色，尤其是她那股成熟的風韻，引人綺思，却是少女們所沒有的。

只是，眉目之間，隱含蕩意……

她一下車，香車兩旁的八名絳衣少女和八名綠衣少女，立時紛紛擰身下馬，護立在她兩旁。

司徒玄坤突然跨前一大步，站立在她和南宮逸奇之間，目光灼灼如電注視着南宮逸奇，暗暗凝功戒備，以防南宮逸奇突然出手！

她——香車中人，嬌軀嫋娜的前行了兩步，抬起一隻賽雪欺霜的玉手，理了理耳根旁的雲鬢，美

目輕眨地望着南宮逸奇嬌媚的一笑，道：「南宮閣下，我下車來了，請先解開我手下那三個的穴道如何！」

「那三個」，當然是提的那三名乖乖地坐在馬上不言不動的紅衣大漢。

她手理雲鬢，姿態優美，那嬌媚的一笑，更是騷媚入骨，令人止不住心蕩！

南宮逸奇看得不禁暗皺了皺眉頭，他沒有開口說話，但却身形微側，抬手連揮，隔空拍解開了那三名紅衣大漢的穴道。

這時，那隨護在香車之後的二十四名男女老少，已全都移步走了過來，成半月形凝立兩邊。

八名藍衫少年和四名紅衣大漢，則併肩排立在南宮逸奇身後兩丈以外之處。

南宮逸奇星目神光如電地掃視了左右一眼，語音冷凝地說道：「芳駕是準備單獨與我一戰，還是和妳這五十三位屬下聯手羣毆？」

香車中人嬌笑道：「你閣下認爲呢？」

南宮逸奇道：「我認爲妳最好和妳的屬下聯手齊上，否則，妳難是我手下十招之敵！」

香車主人目中驀地閃過一絲詭異之色，笑道：「南宮逸奇，你這不是狂言大話吧？」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是不是狂言大話，動手之後芳駕就能知道了。」

香車主人頷首一笑道：「這話說的是，動手之後便知是與不是了。」

語聲一頓即起，道：「南宮閣下，你可敢和妾身打個賭不敢？」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挑，道：「打什麼賭？」

香車主人道：「以十招爲限，一決勝負！」

南宮逸奇道：「彩頭是什麼？」

香車主人道：「你勝了，妾身負責把你的兩位紅粉知己交給你！」

南宮逸奇道：「是尉遲如蘭姑娘和閱人解語姑娘？」

香車主人點頭道：「不錯，正是她們兩位。」

南宮逸奇道：「妳勝了呢？」

香車主人道：「那你就得受點委屈，聽由妾身的安排。」

南宮逸奇星目眨了眨，問道：「芳駕打算如何安排我？」

香車主人道：「到時候妾身自會告訴你。」

南宮逸奇道：「現在不能說麼？」

香車主人搖搖頭道：「南宮閣下，你儘管放心好了，反正妾身絕不會得要你的命，也不會得吃了你的！」

南宮逸奇劍眉微揚了揚，又問道：「如果勝敗不分呢？」

香車主人道：「那就錯開今天，另訂時地，再決勝負！」

南宮逸奇倏然朗聲哈哈一笑道：「芳駕眞是好心智，打的好算盤，好主意！」

香車主人黛眉微挑，道：「南宮閣下，你可是認爲妾身這是緩兵之計？」

南宮逸奇冷笑道：「十多天以來，『飛鳳香車』所經之處，莫不血腥薰人，我豈能再讓芳駕在江湖逞兇，殘殺同道無辜！」

香車主人道：「這麼說，你今天是一定要不放過妾身了！」

南宮逸奇一點頭道：「不錯，我已決定不讓芳駕再逞兇殘，再造殺刼！」

（未完待續）

亡命護槍

·本文承自第44頁·

一看到只是他們兩人回來，萬泰心頭，又打了一個突，而鐵猴兒則已道：「萬副官，大帥的公文來了！」他一面說，一面自袋中，將他搜到的那一疊文件，遞給了萬泰，還向萬泰眨了眨眼。

萬泰忙將那一疊紙張，接了過來，上校主任也是不勝之喜，忙道：「行了，有了公文，自然立時提槍，只消劉處長蓋印就行了！」

萬泰不知道鐵猴兒是如何得了提槍的公文的，他一面翻看那些公文，一面手不禁有點發抖，那並不是他害怕，而是他在極度緊張之後的鬆弛。

他一張一張地翻過那些文件，等到他翻完，他不禁呆了一呆。

那的確是很多公文，但是，其中却並沒有那單提槍的公文在！

他忙又急翻了一遍，臉上的神色，也漸漸變了樣，孟剛和鐵猴兒在一旁，也看得出情形不對勁來了，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道：「萬副官，是怎麼樣？」

萬泰已翻了兩遍，其中並沒有提槍的公文，那時，連他也不知該怎麼樣了！

上校主任望定了萬泰，看萬泰還不將公文交給他，他臉上也不禁現出奇怪的神色來。

萬泰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鐵猴兒苦笑着，道：「莫不是我們忙中有錯？」

萬泰並不出聲，只是低下頭去，在劉大麻子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一帆，爲了妻門滅門之仇，應韓蘋兒要求，帶同愛子海雲與蘋兒重入江湖，在三義弟常無懼莊上住了下來，不久，二義弟龍之慶聞訊趕到，說出江湖上出現禍水雙侶，爲江湖帶來一片血腥，由此類推，韓家也是因爲招接了這雙情侶而惹來滅門之禍，海一帆決邀請武林大豪，共商對策，乃與二位義弟前往七里海見潘倫，海一帆等走後，海雲得莊丁報說發現禍水雙侶踪跡，海雲與韓蘋兒追踪至馬蘭關隘，在一客棧發現釘梢的莊丁留下暗記，遂住進店中，探查莊丁下落時，與一江湖郎中邂逅——

江湖險惡步步艱

海雲望着他離去的背影，不禁泛起一絲狐疑，自忖適才在窗外偷窺，行動已算十分謹愼，這姓趙的耳朶居然如此靈敏，竟發現窗外有人了。

但看他滿臉蠟黃，面帶病容，既不像個身負絕技的武林人物，甚至連藥理也未必精通，怎麼可能是位深藏不露的江湖高手呢？

海雲困惑的搖搖頭，舉步穿過天井，回到東首第一間客房門外，屈指向門上輕彈了三下，低聲問道：「有人在嗎？」

屋內悄然無聲，不聞回應。

海雲微微一皺眉頭，輕推門扉，竟然應手而開，房門原來是虛掩的。

他探頭進去一望，却見床上有個人正擁被蒙頭而臥，房中更充斥着藥草味和血腥氣。

海雲四顧無人，急急閃身擠了進去，反手閉上房門。

房裏未亮燈火，是以顯得十分陰暗，但海雲仍能看淸床上那人身軀不停的簌簌抖顫，緊裹着棉被，好像一個患染瘧疾的病人，正發作寒冷。

但那人整個頭臉都縮在被子裏，使他無法辨認究竟是趙七？還是陳功和薛超？

海雲快步走近床前，伸手在棉被上拍了拍，低叫道：「喂！你是——」

剛說了三個字，床上那人突然「哇」地一聲驚叫起來，恐懼的道：「求你饒了我吧！我什麼都不知道！眞的什麼都不知道！求求你，饒了我！」

一面哀呼着，一面用力拉緊棉被，急急滾到床裏去，顫抖也越發劇烈了。

海雲倒被他這沒頭沒腦的哀求弄得一楞，沉聲道：「你是誰？」

那人吶吶道：「我……我……我眞的是生意人，我眞的什麼都不知道……」

海雲疑心大起，一探手拉住被角，用力將棉被掀了開去，同時幌燃了火摺子。

閃爍的火光下，只見那人亂髮披面，臉色蒼白如紙，身上裸無寸縷，遍體都是縱橫交錯的刀傷，半條棉被都染滿了血水。

然而，海雲已看淸那人的面貌，正是第四組奉命接應趙七的密探薛超。

薛超也認出是海雲，頓時驚喜交集的叫道：「海公子！謝天謝地，小的總算等着你了。」

海雲詫道：「你怎會落得這般光景？」

薛超眼眶一紅，竟失聲哭了起來，抽搐道：「公子幸虧及時趕到，您若再遲一步，就永遠見不到小的了。」

海雲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薛超喘着氣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公子，求您先帶小的離開這間房子，否則，小的話沒說完，一定會被人害死。」

海雲驚道：「怎麼會？」

薛超壓低了聲音懇求道：「公子現在請不要追問，快快離開這間房要緊，這地方是個陷阱，隨時都有人在暗中監視着。」

海雲心弦一震，噗地吹滅了火摺子，目光流轉，除了覺得這間房稍顯陰暗，空際充斥的血腥氣味有些古怪之外，却也看不出另有什麼異狀。

何況，薛超既然自願投宿到這兒來，又在店門外留下圖記暗號，怎麼又說這兒是個陷阱。

薛超見他沉吟不語，又催促道：「時機急迫，不能再躭延了，公子，咱們快些離開吧！」

海雲道：「既如此，你先穿上衣服，我領你到後院上房去。」

薛超搖頭道：「小的無衣可穿，連行囊都被搜走了。」

海雲越感詫異，又問道：「你還能够自己走路麼？」

薛超又搖搖頭道：「小的雙腿腿筋已被挑斷，無法舉步。」

說着，掀開被褥下角，露出兩條捲曲扭縮的脚，果然筋絡已斷，成了殘廢。

海雲也不禁心驚，無暇多問，順手用棉被裹了薛超赤裸傷殘的身子，負在背上，開門而出。

院子裏仍然那麼寂靜，偌大客棧，竟冷落得沒有幾個旅客，那像什麼陷阱？

海雲藉着暗影掩蔽，快步奔回後院，一路平靜，也沒有碰見什麼人，甚至連店裏的伙計也沒見到一個。

回到自己臥房，蘋兒已經洗好澡坐在房裏等着了，一見海雲，便抱怨道：「你跑到那兒去了？害人家等了大半天……呀！你從什麼地方揹了個人回來……」

海雲低聲道：「別嚷！他就是奉命追踪禍水雙侶的薛超。」

蘋兒驚喜道：「眞的麼？那太好了！」便想上前幫忙接扶。

海雲道：「你先出去一下，看看院子裏有沒有人偷窺，我得替他敷傷，換件衣服。」

蘋兒道：「他受傷了麼？你在什麼地方找到他的？」

海雲道：「等一會再問好不好？他傷得不輕，不能再躭擱了。」

蘋兒嘟着小嘴道：「好！我出去就是了，何必像趕鴨子似的閧人家嘛！」滿肚子不情願的推門走了出去。

海雲掩上房門，將薛超放在床上，解開被褥，只見他遍體俱是創傷，有刀鋒割破的傷口，也有被火灼燒的焦膚爛肉，而且傷痕佈滿全身，簡直不知藥物應從何處敷起？

薛超喘息道：「公子不必白耗精神替小的治傷了，請賜小的一件舊衣蔽體，讓我能把要說的話說完，便死也瞑目了。」

海雲道：「你一面說話，我一面替你敷藥，彼此並未妨礙。」

於是，將燈移到床側，取出敷傷藥丸，用淸水化開，蘸着布巾替他塗抹在傷處。

藥水帶着一股透膚凉意，使薛超不由自主發出

一聲聲舒暢的呻吟，而海雲不避髒污，親手滌傷塗藥，更使他由心底泛起無限感激。

蘋兒在門外等得不耐煩，輕叩着門問道：「我可以進來了麼？換件衣服爲什麼要這樣久？」

海雲答道：「再等一會，藥還沒有敷好。」

薛超嘆道：「公子不必再爲小的費心了，縱能治好外傷，小的已成殘廢，生和死都沒有多大分別，還是趁小的未死之前，先將追踪禍水雙侶的經過報告公子。」

海雲微微一笑，道：「你儘管說你的，我在聽着。」

薛超長吁了一口氣，說道：「禍水雙侶行踪洩漏，長城一帶出現了許多武林高人，小的和陳功爲了掩蔽行藏，一直沒敢和趙七哥互相照面，彼此也不敢交談。」

海雲點頭道：「唔！這樣很對。」

薛超道：「咱們三個人分成三批，僞作互不相識，全靠暗號連絡，一路由山海關跟踪下來，趙七哥走在最前面，小的走在第二，陳功第三，互相距離三五十里不等，前天夜晚，小的由趙七哥留下的暗號指引，尋到這家店棧，却發現趙七哥被人用一柄七首，活活釘在床板上。」

海雲大吃一驚，道：「就是你剛手住的那間客房麼？」

薛超吃力的點了點頭，道：「正是那間客房。當時趙七哥雖然奄奄一息，還沒有斷氣，見了小的，便催我快逃，並且斷斷續續說道：『禍水雙侶已經被人接走了，這客棧千萬不能停留。』……」

海雲道：「他有沒有說出是被什麼人接走？他是被誰所傷的？」

薛超道：「小的也曾這樣追問他，可是他那時業已氣息將絕，嘴巴連張了幾張，却吐不出聲音，被我追問急了，便用手抓住我的衣領，接連向領口指了指，就嚥氣死了。」

海雲訝異道：「你的衣領上，可有什麼特別東西？」

薛超道：「沒有。小的扮作行商客人，身上穿的是一件極普通的袍子，領口上並沒有特殊東西，是以始終不明白他手指衣領是暗示什麼意思，但趙七哥人已死了，事實已無法再問，便準備趕回莊，將這消息禀報海大爺，誰知剛轉身，房門口竟被人堵住了。」

海雲道：「什麼人堵住房門？」

薛超道：「小的也不認識，只看見是個身裁瘦小的人，却穿着一件寬大的袍子，臉上掩着面紗，那雙眼神由面紗後面透射出來，叫人看了從心底有着寒氣。」

海雲道：「好！說下去。」

薛超道：「那人顯然早已躲在房外偷看了許久，進來之後，望着小的一直吃吃的笑個不停，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手法，一擧手，就將小的穴道制住，然後把趙七哥的屍點塞在床下，將小的放在床上。」

海雲突然想起適才的血腥氣味，心裏不禁吃了一驚。

薛超道：「那人盤問小的和趙七哥的來歷，並且追問禍水雙侶的去向，看情形，大約也是爲了跟踪禍水雙侶來遲一步，想從小的口中追問些消息，小的堅稱不知道，他一怒之下，就把小的衣服剝光，用一柄小刀，割着小的身上皮肉，割一刀，問一句，整整折磨了一夜，才挑斷小的兩脚脚筋，恨恨而去。」

海雲岔口道：「他也將你的衣服帶走了麼？」

薛超道：「是的，他懷疑小的衣領內藏着秘密，將小的全部衣履行囊盡搜而去，並且拆開整件衣服檢查，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所以，第二天他又來了，灌了我一碗藥，然後又用各種慘刑逼供，一連兩天，將小的折磨得欲生不得，欲死不能。」

海雲望着他那遍體鱗傷，不覺憐憫的搖搖頭道：「其實，你既然的確並不知道什麼，儘可據實相告，何苦熬這許多苦刑。」

薛超道：「小的受莊主厚恩，又奉海大爺密令差遣，性命可以不要，怎能將來歷任務洩漏出去？小的担心的是無法將這關係禍水雙侶的唯一綫索送回莊去，又怕陳功冒冒失失趕了來，也落在那人手中。」

海雲道：「只是太難爲你了。」

薛超道：「酷刑逼供小的倒不怕，最令人心驚的是，每天被他強灌一大碗藥水，那東西眞不知道是什麼做的，喝下去甜甜的很好吃，半個時辰以後，混身皮肉下却像有幾千幾萬隻螞蟻在鑽動，癢得叫人無處搔抓，同時冷熱併發，外面大汗不止如被火烤，骨頭裏却冷得發抖如處冰窟。身上癢，口裏渴，心裏又冷，唉！那份罪眞不是人受的……」

說到這裏，門上又响起剝啄聲，只聽蘋兒叫道：「表哥，開門啦！開門啦！」

海雲應道：「等一等，就快好了。」

蘋兒在門外冷冷的道：「不是我要進來，是有客人來找你。」

海雲微微一怔，急拉取了一件乾淨衣服，忽忽替薛超穿上，低聲囑咐道：「你閉上眼睛僞裝熟睡，是個不相干的外人，我會很快應付走的。」

掀過棉被，掩住薛超的身子，使他面牆而臥，

又收去藥碗布巾，移回燈盞，然後才開了房門。

門外站着滿臉不高興的蘋兒，以及臉上堆滿應酬笑容的趙一帖。

海雲拱一拱手道：「原來是趙夫子，請進！請進！」

趙一帖還沒擧步，蘋兒却搶先走了進來，目光向床上一掃，不悅的道：「敷的什麼藥？整整敷了快半個時辰，讓人家站在院子裏喝風。」

海雲只作沒有聽見，擧手肅客，道：「勞動夫子屈駕，實在不敢當，客居簡陋，夫子休嫌怠慢，請進來坐。」

趙一帖笑道：「客氣！客氣！」側着身子跨進房來，眼睛也向床上望了望。

海雲道：「這是小可一位朋友，途中偶染了點風寒，剛睡着。」

趙一帖「哦」了一聲，道：「這眞是巧極了，在下畧通岐黃，既是貴友身體不適，理當効勞。」

海雲忙道：「微恙癬疾，不敢有勞高明，小可已經給他服過發散的藥，稍作調養，想必就沒事了。」

趙一帖正色道：「公子，不是在下故意危言聳聽，這風寒之症，萬萬不可小覷了它，俗話說：癬疥之疾，可以奪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發散的藥物尤其不宜擅用，須知小恙亦可轉爲重症，投藥過燥，足使氣塞血枯，一旦變成瘋症，那時就懊悔無及了。」

海雲道：「多謝夫子金玉之言。」

趙一帖站起身子，道：「公子休要客氣，這又不是多費力的事，在下替貴友試試脈象，參酌幾味藥，也不過擧手之勞而已。」

說着，便向床前走去。

海雲雖然不願讓他替薛超把脈，却又不便攔阻，只好說道：「夫子且請寬坐，待小可將燈光移近些。」

蘋兒却不耐煩道：「剛敷過藥，又把什麼脈？人家肚子早就餓了。」

海雲連忙接口道：「可不是，儘顧着說話，竟忘記吃飯了。趙夫子，請容小可兄妹作次小東道，咱們先去外面晚餐，診病的事，等吃飯後再勞神如何？」

趙一帖笑道：「這怎麼好意思，理應由在下作東，請賢兄妹賞光。」

海雲笑道：「那兒的話，應該由小可兄妹請夫子……」

蘋兒道：「好啦！好啦！誰請誰都沒關係，快些走吧！」

海雲更是巴不得快些走，以免被趙一帖發現薛超身上那些傷痕，徒增無謂痲煩。

客棧的隔壁就有一家飯館，但海雲却嫌那兒桌子太髒，燈光也不够明亮，堅持另走一家。

三個人沿着關上大街向前走去，一路上，海雲不住東瞧西望，忽然指着前面一間小麵店道：「就是這兒最好，你們看，燈又亮，又清靜，聽說這兒的兔肉味道很不錯呢。」

一進店門，蘋兒便皺緊了眉頭，這地方那裏稱得上「飯館」，長條形的門面，十幾張簡陋的油膩的桌子，當門一座土龕，半截鹵菜櫃子，兩列土牆，滿屋油烟——簡直跟路邊上的攤子相差無幾。

那鹵菜櫃子裏，只有幾堆鹵蛋和豆腐乾，猪頭肉……根本連半塊兔子肉也沒有。

蘋兒眉心打結，滿臉不高興的道：「這種地方，怎麼吃得下東西？」

海雲笑道：「表妹，你這就不懂了，要吃特別道地的美味，只有這種小舘子才嚐得到，凡是有名的吃食店，全是像這樣，不信你問問趙夫子就知道了。」

趙一帖嘿嘿乾笑兩聲，道：「不錯，不錯，公子此言，可謂深得食中三昧，嘿！嘿！嘿嘿……」

蘋兒無奈，只得勉强坐下，指頭一碰桌子，登時沾了一手膩膩的油污。

海雲忙道：「夥計，來把桌子擦一擦。」

一名滿頭癩瘡的小夥計巴結的趕了過來，用一條比桌子顏色還要黑的抹布，用勁擦着桌面，傻兮兮問道：「少爺，少奶奶，要吃些什呢？」

蘋兒低啐了一聲，罵道：「該死！」臉頰上剎時飛起兩片紅暈。

那癩頭夥計沒聽懂，茫然道：「什麼？『開水』？有！有！有！馬上就送來。」

他不僅滿頭癩瘡，鼻孔前更拖着兩條又濃又黃的鼻涕，說兩句話，鼻涕已流過上唇，連忙「呼嚕」一聲吸了回去。

蘋兒看得直嘔心，扭轉頭，也懶得再罵他了。

海雲道：「你們店裏有些什麼拿手的好菜？」

癩頭夥計笑道：「少爺你問這個？可多啦！水餃、蒸餃、包子、饅頭、三鮮麵、大鹵麵、山東拉麵……」

海雲道：「咱們要喝點酒。」

癩頭夥計道：「那容易，有現成的鹵菜，花生米，沒滲過水的二鍋頭，先來半斤？還是六両？」說着話，呼嚕連聲，兩條黃龍，倏進倏出，伸縮不已。

這情景，別說蘋兒不敢看，連趙一帖也皺起眉頭了。

蘋兒道：「表哥，我吃不下——」

癩頭夥計道：「吃不下沒關係，包子饅頭都可以退的，吃多少算多少。」

趙一帖忽然問道：「聽說你們這兒做的兔子肉很好吃，是嗎？」

癩頭夥計伸手搔得滿頭癩痢「刷刷」直响，傻笑道：「不瞞老客說，那玩意兒俺沒有吃過，是不是好吃？俺也不知道。」

海雲揮手道：「那就先給咱們來半斤二鍋頭，切點鹵味，等一會再要別的。」

酒和鹵菜都現成，不一會就端了上來，那癩頭夥計記性倒挺不錯，特地替蘋兒送來一杯「白開水」，蘋兒一氣，全給潑在地下。

海雲舉杯道：「趙夫子，你我萍水相逢，多承關顧，菜餚雖嫌簡陋，小可對夫子的敬意却毫無貳致，來，咱們兄妹同敬夫子一杯。」

趙一帖謙謝道：「公子言重了，在下和賢兄妹一見如故，二位既不以粗俗見鄙，在下只好高攀了。」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蘋兒本來不願喝，被海雲在桌子下面輕輕踢了一脚，同時以目示意，只得勉强吃了半口，放下酒杯立即取出手絹拭擦嘴唇。

海雲又敬了兩杯，突然起身道：「菜陋酒劣，實在不成敬意，適才看見街頭有賣風鷄的，想必味道還不錯，表妹陪趙夫子慢慢喝，待我去買些來下酒。」

一面說着，一面向蘋兒暗施眼色，不等趙一帖開口，便忽忽走了出去。

轉過街角，閃身進入一家故衣舖子內，片刻之後再出來，腋下已多了一包衣服，急忙加快脚步趕回客棧。

後院上房中燈光竟已熄滅了，薛超却蜷臥床角，手裏緊握着一把匕首，灼灼的瞪視着房門。

海雲點亮了燈，詫異的問道：「發生過什麼事嗎？」

薛超啞聲道：「公子離去不久，就有武林人物潛入院內欲圖進屋來搜查，後來却被另外一批人引走了。」

海雲驚道：「竟有這種事？」

薛超道：「小的聽見他們在院子裏互相爭執，好像還動過手，語氣中，都是爲了追查禍水雙侶下落而來，其中有人負了傷，才追逐着走了。」

海雲眉峯微微一皺，也沒有再問下去，解開那包衣服道：「這兒有十幾件外衣，都是普通常見的式樣，你仔細辨認一下，有沒有和你那天穿着相同的。」

接着，便一件一件抖開來讓薛超辨認。那十餘件衣服，包括了各種質料和式樣，有罩衫，也有夾袍，凡是當時氣候能穿的，深淺顏色，長短寬窄，各式俱全。

薛超指着其中一件深色的短衫道：「就是這一件。」

海雲道：「你認確實了？無論顏色，質料和式樣，都沒有認錯？」

薛超肯定的道：「决不會錯的，這類短衫十分普遍，大凡小本經紀商人或單帮客人，都喜歡穿這種外衣。」

海雲仔細看看那件短衫的領口，對襟式斜領，配着藍色錦緞的滾邊，果然並無特殊之處。

這種極平常的衣服，穿的人何止千萬，它能暗示什麼意義呢？趙七在重傷臨死的時候，用手指點着衣領，究竟有何含意？

海雲雖然絕頂聰明，也不禁爲之茫然了。

薛超仍然神情緊張的望着房門，囁嚅問道：「公子，剛才那個姓趙的郎中，他……」

海雲道：「他怎麼樣？」

薛超道：「小的也說不上來，小的只覺得他笑的時候，那聲音很熟，就像……就像……」

海雲接道：「就像那强灌你藥水的黑衣蒙面人，對不對？」

薛超混身一震，忙道：「正是，正是很像。公子，你說會不會就是他？」

海雲徐徐道：「當你提到曾被那黑衣蒙面人强灌藥水的事，我就開始懷疑他了，但咱們沒有證據，所以只好虛與委蛇，等一會兒——」

忽然，目光一閃，揚聲喝問道：「外面是什麼人？」

「公子，是我。」

隨着話聲，房門緩緩啓開，却是一名店夥，手裏提着一隻肥大的風鷄。

那店夥欠身道：「這是公子一位朋友剛才送來的，櫃上要小的進來請問一聲，是留着？還是現在就切好弄端整？」

海雲微怔道：「那人走了沒有？」

店夥道：「剛走。據他告訴櫃上說，知道公子喜歡吃風鷄，恐街頭上販賣的不乾淨，特地在隔壁松鶴樓選購了一隻，送給公子下酒。」

海雲淡淡一笑，道：「眞虧這位朋友如此熱心，你們替我道過謝了麼？」

店夥道：「櫃上曾對他說，公子正在店裏，但那位客人說另外還有事，不進來坐了。留下風鷄便匆匆走啦。」

海雲點一點頭，道：「既然如此，就放在桌子上吧。」

店夥放下風鷄，欠身退去。

薛超急道：「公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海雲冷笑了一聲，喃喃道：「沒有什麼。只不過咱的行藏已經落在人家眼裏而已——」

突然站起身來，將那件藍色短衫揣進懷裏，低聲叮囑道：「我得去接蘋姑娘回來，這裏無論發生什麼變化，你只須假作病重昏迷，千萬不可反抗招惹殺身之禍，如果見姓趙的，你要裝作不認識他，這一點務必要牢記。」

說完，揚掌搧滅了燈火，順手取了那隻風鷄，推門而出。

× × ×

自從海雲藉口離去以後，蘋兒再也提不起絲毫食慾，看見那些骯髒的桌子，粗劣的食物，便從心裏泛起十二分厭惡。

尤其坐在對面的趙一帖，更是越看越叫人嘔心，瞧那骨瘦如柴，滿臉蠟黃的討厭樣子，縱然滿桌子羅列着山珍海味，也叫人食難下嚥，這種人居然還是行醫郎中？說給鬼也不會相信，你瞧他那一臉病容，三分不似人，七分倒像鬼，自己早該請個郎中診診脈了，竟然還想替別人治病？眞是活見他的大頭鬼。

若依平時性子，蘋兒早就拂袖而去了，但想到海雲臨行時的眼色，只好耐着性子等吧，雖然不願多看趙一帖那副討厭模樣，也只好將就些少看兩眼吧。

她心裏眞恨海雲，不知有什麼迫不及待的大事，自顧抽身走了，却要自己陪着個病鬼，坐在這種骯髒的破麵店裏？

偏偏趙一帖還不識相，一再舉箸相邀道：「姑娘不是餓了麼？怎麼不吃呢？」

蘋兒冷冷道：「你自己請吧，別管我。」

趙一帖笑道：「姑娘一定是嫌這兒太髒，其實，在下也有同感，只不知令表兄爲什麼會選中這地方？」

蘋兒道：「誰知道！大約他眼睛瞎了。」

趙一帖深沉的笑道：「令表兄少年機警，聰明絕頂，他這樣做，必有深意。」

蘋兒道：「我不懂什麼深意淺意，只求他快些回來，這地方，眞叫人坐不下去了。」

正說着，門口暗影一閃，進來兩個人。

蘋兒以爲是海雲，剛叫了一聲「表哥——」突然發現不對，連忙住口。

趙一帖却瞧的臉色大變，急急側過身子，背朝着門口，低着頭假裝吃菜。

那兩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矮胖的像個水桶，瘦高的却像一根竹桿，偏生那瘦高個兒又長了一張馬臉，矮胖子則肥頭大耳，活像一堆肉球。

蘋兒忍不住輕笑道：「眞是兩個怪物——」

趙一帖聞言大驚，急忙壓低聲音道：「噓——姑娘噤聲，這兩人招惹不得。」

語聲雖甚低微，那一高一矮兩個怪人已經畧有所覺，四道目光一齊向這邊桌上投射過來。

矮胖子忽然細聲細氣的笑道：「嘻！妙極了！妙極了，想不到陋店中竟遇故人。」

此人身裁雖很粗肥臃腫，說起話來却嬌脆得很，只聽聲音，準會當他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

那瘦高個兒看來頗顯瘦弱，話聲却洪如洪鐘，只見他兩眼一翻，冷哼了一聲，道：「這叫做『吹鼓手遇着抬槓子的』——雖不同行，却免不了常碰頭。」

那輕輕一聲冷哼，恍如平空响起一聲悶雷，全店的人都吃了一驚，掌鍋的大師傅正在下麵，手一鬆，長竹筷也掉進麵湯裏去了。

蘋兒芳心驚顫，才相信這兩個怪物果然不好招惹。

可是，一切都太遲了。那兩人一哼一笑之後，竟筆直的向蘋兒和趙一帖這邊大步走了過來。

到了桌邊，兩人毫不客氣，各人拉過一條木凳，大刺刺的坐下，一邊一個，剛好湊滿一張方桌。

這時候，趙一帖仍然連頭也沒抬，但可以瞧見他額頭上已在冒着冷汗。

矮胖子又吃吃的笑道：「趙老哥大約餓極了，只顧吃東西，居然沒有瞧見咱們哥兒兩個，嘻！嘻嘻……」

瘦高個兒怒目道：「他若是想裝糊塗，那可是打錯主意了。」這人不僅長像難看，一開口總帶着火氣，與那矮胖子的一臉笑容，恰好是兩個極端。

趙一帖除了頭上冒汗，連手也開始簌簌發抖，但依舊低着頭，假作沒有聽見。

矮胖子又笑道：「這年頭怪事眞多，像趙老哥這副尊容，竟也會有如花似玉的妞兒陪伴，難怪他聽不見咱們的話了。」

蘋兒柳眉一挑，剛要開口，冷不防那瘦高個兒「蓬」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厲叱道：「姓趙的，你再裝聾作啞，老子就宰了你！」

一掌拍下，滿桌碗盞紋風不動，桌子上却添了一個寸餘深的掌印。

那掌印只有三根指頭，形如鷄爪，小指和無名指都已齊掌而斷。

趙一帖身軀猛震，急急抬起頭來，忙不迭地陪着笑道：「原來是尹老前輩和呂老前輩，失禮！失禮！」

矮胖子笑道：「趙老哥太客氣了，自從長白山分手，大約總有四五年了吧？」

趙一帖笑得比哭還難看，連聲道：「是有四五年了，時光過得好快，兩位却音容如昔，當眞是可喜可賀。」

矮胖子道：「當年之會，趙老哥還記得？」

趙一帖道：「在下多蒙兩位前輩高抬貴手，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矮胖子突然發出一陣宛如鷺鷥叫一樣的笑聲，說道：「趙老哥眞會說話，當年你那一帖藥，只叫咱們兄妹發了幾天寒熱，總算沒要咱們的命，這番情意，咱們兄妹也永誌難忘。」

趙一帖臉色頓變，囁嚅道：「這……這純係出于誤會，完全是誤會……」

瘦高個兒叱道：「去你娘的誤會，姓趙的，別裝雄，咱們今天得把舊帳算一算！」

矮胖子搖手笑道：「老二，別這麼性急，人家帶着姑娘一起，咱們總得給他一點面子。」

目光向蘋兒掃了掃，接道：「這位姑娘是誰啊？趙老哥怎麼不替咱們哥倆引見一下？」

趙一帖忙道：「這兩位前輩，乃是當今武林中頂頂有名的關外千山四義，尹世昌尹大俠，呂不歡呂二俠……」

矮胖子尹世昌含笑道：「趙老哥何必損咱們，在下兄妹四人，合稱『千山四煞』，不敢當『大俠』二存。」

瘦高個兒冷冷接道：「老子最恨那些自命爲大俠的東西，全是他娘的掛羊頭賣狗肉。」

趙一帖苦笑着道：「正是，正是。呂前輩快人快語，在下深有同感。」

尹世昌道：「說了半天，咱們還不知道這位姑娘的尊姓芳名？」

蘋兒木然道：「我姓韓。」

尹世昌笑笑道：「聽韓姑娘的口音，也是關外人？」

蘋兒道：「不錯。我生長在韓家堡。」

尹呂二人同時一楞，臉上頓現驚詫之色，尹世昌低沉的笑道：「那藍衫神劍韓少君，跟姑娘是如何稱呼？」

蘋兒道：「他就是我爹爹。」

尹世昌眼中一亮，嘻嘻笑道：「想不到姑娘竟是名門千金，咱們兄弟是失敬得很了。」

抬頭向呂不歡拋了個眼色，瞇目笑道：「老二，咱們的運氣不錯，要讓三妹和四弟知道這樁奇遇，不把他們樂死才怪哩。」

呂不歡人如其名，臉上始終不帶一絲笑容，聞言只將嘴角扯動了兩下，冷然道：「韓少君既然遭了報應，那筆賬就跟他女兒算算吧。」

尹世昌笑道：「這話不錯，等三妹和四弟趕到，兩筆賬一起算，豈不更妙。」

蘋兒聽出他們口氣不對，立生警覺，左手一按桌面，右腕後翻，便想拔劍起身。

但她纖掌剛剛觸及劍柄，突聞一聲冷哼，呂不歡那鷄爪般的手指，已經飛快搭上她的腕肘。

她用力一掙沒有掙脫，急忙揮起左掌，猛向呂不歡臉上摑去。

掌勢甫動，忽然腕際一麻，左手又被尹世昌一把扣住，左腕「魚際」穴上，恍如加上了五道鋼箍，眞氣頓洩。

蘋兒急得漲紅了臉，嬌聲叱道：「你們想幹什麼？」

尹世昌笑容可掬的答道：「韓姑娘，請包涵一下，這麵店太簡陋了，咱們替姑娘換個地方。」

呂不歡出手如風，飛點了蘋兒雙肩上的穴道，回頭朝趙一帖橫了一眼，哼道：「姓趙的，你是自己識趣？還是要咱們動手？」

趙一帖急忙陪笑道：「不敢有勞二位前輩，在下情願自己追隨，決不妄想脫逃。」

呂不歡道：「諒你也不敢。」逕自拉着蘋兒向外走去。

他身裁本來又瘦又高，蘋兒却生得嬌小玲瓏，兩人走在一起，幾乎差了一半高度，倒像是父女倆模樣。

尹世昌衝着趙一帖點點頭，笑道：「趙老哥，請啊！還等什麼？」

趙一帖不敢違拗，緊跟在呂不歡身後，尹世昌挺着大肚子，搖搖擺擺走在最後。

將近店門，那癩頭夥計忽然趕上來叫道：「各位老客，酒菜錢請惠一惠，咱們小本經營，經不起欠賒的。」

尹世昌住足問道：「一共多少錢？」

癩頭夥計結巴着道：「酒加鹵菜，總共是三十枚銅錢。」

尹世昌笑道：「便宜！便宜！」

說着，探手取出兩小塊碎銀，攤在掌心裏掂了掂，笑瞇瞇問道：「這些够了麼？」

癩頭夥計道：「太多了，一塊已經足够了。」

尹世昌將碎銀輕輕放落夥計手心，柔聲道：「多的賞給你。接穩了，別丟啦！」

癩頭夥計大喜過望，雙手捧着銀塊，連連哈腰道：「謝謝您啦！謝謝——」

話猶未完，尹世昌突然重重的咳嗽了一聲：「咳！」

那兩塊碎銀驀地由掌心震飛而起，不歪不斜，正射中癩頭夥計兩隻眼睛。

可憐那癩頭夥計一聲慘呼，雙手掩目，痛得倒在地上亂滾狂叫。尹世昌却仍然笑容可掬的說道：「你既然只認識銀子，就讓你認個仔細吧！」

店裏雖有三兩個食客，都被這突然的變化驚呆了，掌鍋的大師傅早嚇得兩腿發軟，想叫也叫不出來。

尹世昌面含微笑，緩緩抽出一條雪白的手絹，輕輕彈了彈衣袖上的灰塵，然後一搖三擺，施施然出店而去。

× × ×

馬蘭關城堞高聳，敵樓雄偉，城上箭道寬闊，可容四馬併馳，但入夜以後，朔風呼嘯，黃沙撲面，那空敞的城垣上，冷清清再難見到人踪。

雙煞不愧是思慮深沉的人物，竟捨棄温暖舒適的客棧，偏偏選中這人跡罕至的城樓，作爲臨時駐足之處。

如要避人耳目，這眞是最理想的地方了。放下懸空板，再用厚棉絮堵塞住風隙，寬敞的城樓，很輕易便改裝成一間房間，樓中生上一堆火，那更是温暖如春，又不慮光亮外洩，比那街上最好的客棧上房，也不會遜色多少。

地方儘管已經够舒適，笑屠夫尹世昌仍然十分客氣的解釋道：「咱們兄弟性好清靜，不願擠在亂哄哄的客店裏，這兒陳設雖嫌不足，却免去俗人打擾，韓姑娘，趙老哥，請不要拘禮，隨便坐呀！」

趙一帖低頭嘆了一口氣，挨着火堆蹲坐下來，兩手抱着膝頭，滿臉懊喪之色。

蘋兒却不肯坐，螓首一昂，怒目道：「你們把人家帶到這鬼地方來，究竟想怎麼樣？」

尹世昌笑道：「姑娘請息怒，咱們有多大的胆子，敢對韓家堡的千金怎麼樣呢？不過是有點小事，須在這裏等候兩個人。」

蘋兒道：「等誰？」

尹世昌道：「一個是咱們結拜的三妹，名號毒寡婦白秀貞；另外一個，就是四弟『三脚鬼王』甘寧，計算時間，他們也快到了，不會讓姑娘等候太久的。」

蘋兒道：「我又不認識他兩人，憑什麼要等他們？」

尹世昌笑道：「姑娘跟他們雖不認識，他們却和令尊是老朋友。」

蘋兒道：「他們和我爹有仇麼？」

尹世昌搖頭道：「也談不上什麼仇恨，不過，在他們結識令尊之前，三妹既不是寡婦，四弟也只有兩隻脚，後來承令尊的盛情，才讓他們一個變成了寡婦，一個添了支拐杖，成了三隻脚啦。」

他含笑娓娓道來，好像只在說一個不相干的笑話，但聽在蘋兒的耳中，却不期由心底冒起一股寒意。

尹世昌似乎站得累了，靠着牆角木桌懶洋洋躺臥下來，一面曲肘撐支着頭，一面輕捶着痴肥的大腿，說道：「那時候，姑娘年紀還小，自然不知道江湖中的事，以咱們兄弟今日的身份名望，本來也不想把上一代的事扯在下一代身上，無奈令尊竟等不及咱們兄弟報答便撒手去了，留下了姑娘一個人，唉！咱們兄弟叨在舊識，豈能不替老朋友照顧遺孤？」

蘋兒緊閉着嘴沒有吭聲，心裏却暗暗抱怨海雲，如果不是他選上那家倒霉麵店，如果不是他抽身離去，自己怎會落在仇人手中。

想到這裏，又惱恨趙一帖。假如不遇見這討厭的病鬼，那有這些麻煩？

她越想越寃，眞恨不得對準趙一帖後腦勺狠狠踢他兩脚，目光過處，却發現趙一帖蹲坐在火堆旁邊，兩手攏在袖筒子裏，正閉着眼睛，一衝一衝的打盹兒，竟已經睡熟了。

蘋兒氣得暗罵了一聲，繞過火堆，在一根石柱旁坐下，默默尋思脫身之策。

尹世昌瞇着一雙肥眼，無限同情的嘆口氣道：「可惜這樣花朶般的美人兒，爲什麼偏偏生在韓家堡呢！」

蘋兒只作沒有聽見，眼波流轉，偸偸打量這座城樓的出入路徑，結果却大爲失望，敢情這城樓不但建築十分堅固，前後都是七丈多高的城牆，唯一可供脫身的，只有左右兩道通門，此時都被尹世昌和呂不歡分別堵住，別說自己雙肩穴道受制，就算沒有，也决不可能衝過兩人的截擊，即使能够衝過，要想擺脫追趕，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

先前在麵店裏，她已經目睹過尹世昌出手的辛辣狠毒，再看呂不歡那張陰沉的馬臉，料想也非易與之輩，萬一脫逃不成又被他們捉回來，那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忖度形勢，實不宜輕舉妄動，那麼，只有寄望海雲早些追踪尋來了，以他的機智和武功，必然可以制服兩個魔頭，援救自己脫險。

可是，他怎麼還不來呢？莫非他找不到追尋的綫索？莫非另外遭遇到其他麻煩？現在他在何處？他知不知道自己被仇人刼走了？

蘋兒想得太多，心亂如蔴，眼巴巴只盼海雲趕快來到，偶見夜風吹動樓門棉絮，也會心裏噗通亂跳，以爲是海雲尋至；片刻不聞動靜，又氣餒心灰

、認爲海雲永遠不會來了。

忽然，一陣「踢踢噠噠」的脚步聲，由城牆下面一路響了上來。

蘋兒精神陡地一振——這深夜中突來的足音，不是海雲還有誰？

她一挺腰肢正想躍起，尹世昌已經從木桌上翻身落地，沉聲道：「坐着別動，也不許出聲。老二，去看看來的什麼人？」

呂不歡剛要出去，卻聽樓門外傳來一聲長嘆，一個沙啞的嗓音吟道：「腹有千斗才，腰無半文錢，爲覓詩與酒，典去裘和棉，寧捨東屋暖，獨對北風寒，佳句吟成後，卻向何處眠？」

尹世昌眉頭皺了皺，輕哂道：「原來是個沒處投宿的窮酸。」

呂不歡道：「這酸丁撞屍撞到城頭上來，只怕是他的壽限到了。」

尹世昌笑道：「說的是。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自投來』。老二，咱們兄弟就做一次好事，讓出半蓆之地，請他睡個好覺吧！」

呂不歡點點頭，瘦長的身子一幌，疾然穿門掠了出去。

蘋兒聽出那沙啞的嗓音不是海雲，心裏不禁有些失望，暗想道：這人眞是倒霉，什麼地方不好去吟詩，偏偏要到城牆上來……

心念未已，人影微閃，呂不歡已經去而復返。在他脅下，橫挽着一個衣衫破舊的中年書生，年紀大約三十出頭，白慘慘一張臉，瘦伶伶一身骨，鳩形鵠面，落拓不堪。瞧那弱不禁風的模樣，眞令人担心他會被呂不歡活活挾死。

那書生分明已嚇傻了，兩眼直翻白眼，張着嘴巴不停的喘息，但手裏卻緊緊抱着一把酒壺。

呂不歡一鬆手，「蓬」地一聲將那書生摔在地上，寒着臉道：「這酸丁好雅興，竟獨自一人坐在城垣上飲酒吟詩哩。」

尹世昌道：「是會家子嗎？」

呂不歡搖頭道：「會個雄。小弟一伸手，就像抓小鷄似的捉來了。」

尹世昌聳肩吃吃而笑，調侃道：「罪過！罪過！對待咱們下一屆的新科狀元，老二太沒有禮貌啦。」一面笑，一面邁動兩條腿，搖搖擺擺向書生走去。

那書生急忙退縮到牆角上，顫聲問道：「你們都是什麼人？我並沒有開罪你們啊！」

尹世昌笑道：「是的，你根本沒有開罪誰嘛，你只是坐錯了地方而已。」

書生道：「這兒是城牆，又非諸位的居家內宅，我怎會坐錯地方了？」

尹世昌道：「不錯，不錯，這兒本來是城牆，你本來隨時都可以來坐的，別說坐，你高興躺下睡覺都可以，怪只怪咱們不該比你先來一步。」

口裏說着，人已走到書生面前，一伸手，抓住那書生的髮髻，將他從地上提了起來。

那書生臉色由白轉青，囁嚅道：「你……你要幹……幹什麼……」

尹世昌就着火光，對他仔細打量了一遍，忽然露齒笑道：「閣下尊姓大名？」

書生道：「在下姓……姓盛……草字彥生。」

尹世昌輕哦一聲，道：「原來是盛相公。」順手拾起一截斷木，「拍」的揷入石牆內，竟將書生的髮髻，掛在那截斷木椿上。

那姓盛的書生人本瘦小，這一來，就像一條風乾的鹹魚，掛在牆上再也無法動彈了。

尹世昌笑容可掬的問道：「盛相公，聽說你們讀書生人，爲了金榜題名，刻苦用功，曾有『頭懸樑，錐刺股』這椿典故，那是眞的嗎？」

盛彥生想點頭，卻不能動，忙道：「有是有的，不過——」

尹世昌道：「既然有，就不能算咱們薄待客人了。從現在起，你若再動一動，咱們就用木椿將你兩條腿一併釘在牆上，你相信不相信？」

盛彥生急道：「相信！相信！」

尹世昌笑道：「如今你知道這地方是誰的居家內宅了吧？」

盛彥生哭喪着臉道：「在下知罪了，只求諸位英雄好漢高抬貴手，饒恕我這一遭，下次我再也不敢冒犯了。」

可憐他身子掛在牆上不能動彈，否則，準會當塲跪下來叩頭求饒。

尹世昌搖了搖頭道：「你不用害怕，咱們兄弟對待勇於認錯的人，一向都是很客氣的，爲了不讓你下次再犯這種錯誤，咱們會替你做好最妥當的安排……」

盛彥生感激不盡的道：「多謝英雄如此寬宏大量。」

尹世昌含笑道：「譬如說，爲了使你不再因吟詩誤事，咱們會替你將那討厭的舌頭割下來，爲了不再到處亂跑招惹麻煩，咱們會替你將兩隻脚一齊砍斷，爲了……」

他話未說完，盛彥生已經嚇得心胆俱裂，全身一軟，登時昏了過去。

尹世昌左手一抄，接住那隻快要墜地的酒壺。微笑着嘆了一口氣，道：「讀書的人胆子都太小了。還沒說要他的命，竟嚇成這樣。」

呂不歡冷冷道：「他們全仗一張嘴混飯吃，聽說要割下舌頭，自然害怕。」

尹世昌搬開酒壺嗅了嗅，笑道：「寒夜枯坐無聊，有這窮酸來開開胃，更送來一壺好酒，正好排遣長夜。」

說着，舉壺就唇，便想暢飲一番。

「前輩，千萬喝不得。」

蹲在火堆邊打盹兒的趙一帖，不知什麼時候醒了，突然大聲阻止了尹世昌。

尹世昌一怔，道：「爲什麼？」

趙一帖道：「這酒中可能有毒。」

尹世昌心裏一震，不禁低頭看手中酒壺，問道：「你怎麼知道？」

趙一帖道：「前輩請想一想，在如此深夜，如此荒僻的所在，一個文弱書生有多大的胆量，竟然敢獨自跑來這種地方飲酒吟詩？」

尹世昌沉吟了片刻，點點頭道：「唔！確有可疑！」

趙一帖又道：「前輩請再看此人潦倒的模樣，衣履尚不週全，何來銀錢沽酒？就算他是個嗜酒如命的酒徒，也決不可能有如精緻的酒壺。這酒壺雖非什麼很貴重的東西，至少也值得半錢一錢銀子。用這把壺，又可以換半斤酒喝了。」

尹世昌道：「有道理！想不到趙老哥的心思竟如此精細。」

趙一帖受了兩句誇讚，似有些心癢難抓。於是又道：「還有最可疑的一點。此人衣衫單薄，深夜臨風毫無畏寒之意，顯然是有武功的朋友。若說他胆小，怎敢獨自夜遊？若說他胆大，又怎會被前輩一句話就嚇昏過去？」

尹世昌呲牙笑道：「被趙老哥這麼一說，連我也覺得這壺酒裏確有毒了。如此看來，此人竟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而且是特地來算計咱們的了。」

趙一帖正色道：「在下正是這般猜想。」

尹世昌笑着道：「此人胆敢獨自來尋咱們千山四煞的霉氣，想必也不是無名之輩吧！」

趙一帖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前輩的推測很對。」

尹世昌道：「那麼，以趙老哥的豐富閱歷，可知他是何方神聖？」

趙一帖肅然道：「在下想到一個人，不知前輩有否耳聞？」

尹世昌道：「咱們兄妹遠居關外，對中原武林道上的朋友所知有限，趙老哥且說說看。」

趙一帖道：「中原武林中有一位怪傑，名號『劍絕詩狂』，二位前輩可曾聽到過這名字？」

尹世昌聽得暗吃一驚，但卻搖頭道：「慚愧得很。咱們沒有見過。敢問他是怎樣一個人？」

趙一帖道：「那人性情有些瘋顚。本是個目不識丁的粗人，卻偏偏喜歡打扮成斯文模樣。胡謅一些不通的打油詩。一向獨來獨往，遊戲風塵，但他一身劍術，卻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據說有一次，中原四大劍派在羅浮論劍，被他單人隻劍闖了去。七招之內，竟將四大劍派掌門人傷了三位。從此名震天下，被稱爲劍道第一高手。」

尹世昌連連點頭道：「果然好劍法。」

趙一帖用手一指那掛在墻上的盛彥生，低聲說道：「這窮酸，行迹可疑，很可能就是劍絕詩狂那老怪物的門下。無論如何，這壺酒，可是千萬不能亂喝。」

尹世昌仰面哂笑道：「可惜他身邊沒有帶劍，否則，否則眞想試試他的劍法絕到什麼程度。」

趙一帖連忙諂笑道：「前輩功力通玄，較量武功，自然不懼，但須謹防暗算，只要別喝這壺酒就是。」

蘋兒一直冷眼旁觀，默默傾聽着他們的談話，心裏卻把趙一帖恨得牙癢。這老匹夫眞是可惡，奉迎拍馬倒也罷了，爲什麼又攔阻他喝那壺酒呢？如果酒中有毒，讓他毒死豈不省事，難道老匹夫忘了千山四煞都是自己的對頭，竟妄想邀寵討好，以爲四煞會饒了他不成？」

她眞希望那盛彥生眞的是劍絕詩狂的門下，最好他現在就從墻上忽然跳下來，把這卑鄙無恥的趙一帖剁上一千劍、一萬劍，才消心頭之恨。

可是，眼看盛彥生掛在那兒就像魚乾似的死沉沉沒有半點反應，又不覺廢然嘆一口氣，無可奈何的閉上了眼睛……

只聽尹世昌感激的道：「趙老哥這番關切維護之情，實在令人感動。千山兄妹一向恩怨分明。咱們一定要想個方法，好好報答趙老哥。」

趙一帖忙道：「尹前輩何必這麼說。彼此原屬舊交，當年在關外，爲了一株雪參，在下委實太對不起諸位前輩。區區微衷，只能算在下將功贖罪的一點心意罷了。」

尹世昌吃吃笑道：「不過，深宵夜寒，有這壺好酒卻不能喝，未免叫人心裏怪難過的。何況咱們並不知酒中有毒無毒，萬一是咱們猜錯了，白白放過一壺好酒，豈不是可惜？」

趙一帖想了想，說道：「如果前輩實在想喝，最好先設法將酒驗證一下，要確定無毒，才能入口的。」

尹世昌笑道：「我倒想到一個驗酒的方法，只是又要麻煩趙老哥。」

趙一帖道：「只要在下力所能反，前輩儘管吩咐。」

尹世昌道：「我想，若要驗證酒中沒有毒，除非讓誰先喝上一口。既然趙老哥慷慨承担，那是再好不過的了。」

說着，便將酒壺塞進趙一帖手裏。

趙一帖駭然變色，口中吶吶的說道：「這……這……」

尹世昌笑瞇瞇道：「這是一壺好酒，咱們請趙老哥先嚐爲快，幸勿見却。」

蘋兒大感快意，幾乎忍不住要拍手歡呼起來，急忙睜開眼睛，向趙一帖望去。

但見趙一帖雙手捧着酒壺，瞪着眼直抽氣，臉上那神情，似哭非哭，既驚又怕，簡直比偸東西被人當塲捉住還要尷尬和難堪。

尹世昌冷聲問道：「怎麼樣？趙老哥又不願意了？」

趙一帖舉手抹了抹額上冷汗，苦笑着道：「尹前輩何苦拿在下取笑呢？」

尹世昌搖頭笑道：「不！我說的是眞話。」

趙一帖顫聲道：「如果是酒中有毒，在下豈不是……」

尹世昌接口道：「果眞有毒，那就算趙老哥爲當年爭奪雪參的事，表示一點將功贖罪的心意，你也並不吃虧呀！」

趙一帖惶然四顧，口中囁嚅的道：「可是……可是……」

尹世昌嘻嘻而笑，將兩手的骨節揑得畢剝作聲，陰惻惻道：「老二，看樣子咱們這壺酒是喝不成了。」

呂不歡怒哼道：「誰要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子就揑斷他的頸顡。」

這兩人相貌各異，習性也大不相同。尹世昌外號「笑屠夫」，臉上笑得越開心，肚子裏越打壞主意。每當他笑出聲音來，同時揑指作响，那就表示兇念已起，快要殺人了。

呂不歡却人如其名，整天拉長一張馬臉，從不帶絲毫笑容，他若說要殺人，那準是童叟無欺的老實話。

趙一帖看看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面色一陣白一陣青，偏又擠出滿臉慘笑，連聲道：「兩位前輩別生氣，在下喝就是了。」

尹世昌笑道：「我就知道趙老哥最够朋友。喝一口試試，那裏就眞會毒死人，是不是？」

趙一帖萬般無奈，嘆了一口氣，舉起酒壺，猛喝了一大口……

× × ×

尹世昌看看他已經嚥下酒液，劈手一把就將酒壺奪了回來，敢情竟捨不得被他一個人喝光了。

這時，尹世昌收斂了笑意，呂不歡也釋去了怒容，甚至連蘋兒也瞪大眼睛——六道目光，全都烱烱投射在趙一帖臉上。

三個人內心的希冀雖不相同，關注之情卻並無二致。蘋兒巴不得他早些毒發身死。尹世昌和呂不歡却只關心酒裏是不是眞的有毒？

時間慢慢過去，趙一帖終於長長吁了一口氣，微笑道：「想不到竟是在下猜錯了！」

蘋兒卻大爲失望，輕哼道：「老天爺眞是沒長眼睛。」

尹世昌仰面笑道：「多虧趙老哥見義勇爲，總算沒有白糟塌了一壺好酒。」

趙一帖道：「都怪在下疑心太重，才使兩位前輩枉受一場虛驚。」

尹世昌笑道：「本來嘛，這窮酸如果眞是劍絕詩狂的傳人，怎會用酒中置毒的膚淺手段。不過，趙老哥行事謹愼，也不能算錯。這番盛情，咱們兄弟一定要重重補報。」

趙一帖忙道：「在下義不容辭，理所應當。」

尹世昌仰頭喝了一大口酒，又將酒壺遞給呂不歡，用袖子抹抹嘴唇，欣然笑道：「咱們千山兄妹一向恩怨分明，有仇必報，受恩必償，對趙老哥也不例外，我已經想到一個極妙的安排，等三妹和四弟來後，便可付諸實行。」

回頭見呂不歡捧着酒壺喝個沒完，連忙又搶了過來，一面喝酒，一面笑問道：「趙老哥，你今年貴庚多少啦？」

趙一帖微怔道：「在下虛渡四十七歲。」

尹世昌又問：「可曾娶了嫂子？」

趙一帖楞了片刻，才靦覥的答道：「在下四海飄零，那兒來的家室。」

尹世昌用手一指蘋兒，笑道：「咱們兄妹爲媒，把這位韓姑娘嫁給你，意下如何？」

趙一帖吃了一驚，詫道：「這個——」

蘋兒更驚得倒抽一口凉氣，脫口罵道：「姓尹的，你在放什麼混賬臭屁？」

尹世昌充耳不聞，自顧對趙一帖笑道：「這丫頭雖然潑辣些，身世却很顯赫，模樣兒更沒有話說了，如此綺年玉貌，花朶般嬌嫩的美人兒，趙老哥打着燈籠也尋不到的……」

趙一帖不知他打的什麼主意，連聲道：「在下怎敢痴心妄想，前輩之情，在下萬萬不敢領受。」

尹世昌道：「趙老哥也不必妄自菲薄，咱們這樣安排，只是要報答趙老哥適才以身試酒的恩惠而已。」

蘋兒怒從心起，一挺腰肢跳了起來，嬌叱道：「死胖子，爛嚼舌根，你是在找死！」

她雙肩穴道受制，只有下半身可以活動，叱聲中，向前欺上一大步，蓮足飛起，直向尹世昌左腰踢去。

尹世昌連眼睛也沒霎一下，順手一抄，已扣住蘋兒的足踝，輕輕向前一送，竟將蘋兒摔了個四脚朝天。

呂不歡駢指疾落，連點了蘋兒雙腿，和腦後啞穴。

這一來，蘋兒不僅無法動彈，連罵也罵不出來了。

尹世昌含笑說道：「趙老哥獲此如花美眷，今天夫復何求？縱然死了，也死得心滿意足。當然，咱們這樣成全趙老哥，除了補報你的一番厚情之外，並不是毫無條件的。」

趙一帖惶然道：「前輩的意思是——」

尹世昌笑得好得意，徐徐道：「當年韓少君殺了三妹的丈夫，使她變成寡婦，又傷了四弟一條腿，使他變成殘廢，這仇恨，咱們少不得要向他的女兒依樣報復，所以，咱們也要廢去她一條腿，也要她變成寡婦。」

趙一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尹世昌欲將蘋兒下嫁，只是爲了要殺死自己，讓蘋兒變成寡婦而已，這主意已損又毒，眞虧他想得出來。

尹世昌似乎也頗感自鳴得意，笑着又道：「咱們這樣做，一則報了韓少君的舊仇，二則報答趙老哥的恩惠，三則也將當年奪參的恩怨作一了斷，在咱們是一舉三得，在趙老哥是死而無憾，豈非絕妙好計……」

正說得口沫橫飛，突聽「蓬」地一聲，竟是呂不歡莫明其妙的倒在地上。

尹世昌驚道：「老二，你怎麼了？」

趙一帖微笑道：「他喝了迷藥酒，剛才又運氣出手，此時大約是藥性發作了。」

尹世昌駭然倒退兩步，望望自己手中那隻剛喝完的空酒壺，失驚道：「這酒不是沒有迷藥嗎？」

趙一帖點點頭道：「本來是沒有的，但在下在試酒的時候，加了那麼一小撮。」

尹世昌驚怒交集，上前一把抓住趙一帖的肩頭，正欲舉掌劈落，突覺兩眼金星亂閃，「撲通」一聲响，也昏倒地上。

趙一帖緩緩站起身來，舉手整了整被抓皺的衣服，陰惻惻笑道：「一個人最好別得意太早，尤其替人做媒這種事，往往吃力不討好，冬瓜湯沒吃着，反惹一身閑氣。」

蘋兒目睹這些經過變化，芳心狂跳，驚駭莫名，她先前只覺得趙一帖卑鄙無耻，現在才發現他不但陰險詭詐，心機更深沉得可怕，比那笑屠夫尹世昌，不知厲害了多少倍。

轉念間，趙一帖已經施施然朝牆角這邊走過來，目注蘋兒，含笑問道：「韓姑娘，沒受傷吧？」

蘋兒無法開口，只瞪眼望着他，不知他要如何對待自己？

趙一帖突然在她身傍蹲下來，伸出右手，向她臉蛋上輕輕撫摸了一下，邪笑道：「這麼如花似玉的美人胚子，如果眞的嫁給我趙某人做了老婆，豈不是一朶鮮花揷在牛糞上？眞虧尹胖子想出這種缺德的主意。」

蘋兒既不能閃避，又無法出聲，只覺得那鬼爪般的手，摸在臉上冷冰冰的，令人心驚胆顫，羞怒難抑，心裏一陣急，淚水幾乎奪眶而出。

趙一帖却詭譎的笑道：「韓姑娘不用害怕，我趙某人雖然稱不上正人君子，倒也不是好色的小人，何況我和令表兄本是朋友，論理我該替你解開穴道，救你一齊脫身的，但如今你已經知道我的身份，多半也不屑再跟我做朋友了，咱們不妨撇開交情，彼此談談條件，你若願意，就連霎三下眼睛，我便先解開你的啞穴，否則的話——」

沒等他話完，蘋兒已接連霎了四五次眼。她實在有些迫不及待了，能够先解開啞穴，張口說話，至少比這樣悶着受氣要痛快得多。

趙一帖微微一笑，道：「好！我這就替姑娘解開啞穴，不過先要忠告一句，爲了彼此的共同安全，姑娘最好別大聲呼叫。」

說着，扶起蘋兒倚坐在牆下，並且拍開了她的啞穴。

蘋兒長吁一口氣，開口第一句話便道：「你能不能也替我把雙腿的穴道一齊解開？我答應不逃就是了。」

趙一帖搖搖頭道：「這一點很抱歉，須等咱們的條件談妥了才行。」

蘋兒急問道：「你要談什麼條件？」

趙一帖略作沉吟，說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首先我要請問，姑娘和令表兄聯袂來到長城，是否爲了追尋那禍水雙侶？」

蘋兒道：「是又怎樣！」

趙一帖微笑道：「不瞞姑娘說，趙某人也是爲此而來，非僅趙某，凡是當今武林中自認够得上份量的人物，譬如，千山四煞之類，誰不是爲了追尋禍水雙侶的下落而來，這件事，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了。」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千人塚（大結局）

高皋・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子陵在綠竹山莊中與萬里寒、蒼舒、沖雲龍、燕燕、青青等會合，決定了征剿武林盟的步驟，由沖雲龍率領二十名高手開道，杜子陵、燕燕等居中，唐儉領衆殿後，途次，遇到武林盟的人暗襲，杜子陵決定夜後反攻，詎追敵時誤陷黃泉村的包圍網，杜子陵率衆退守一道觀，天明出戰，杜子陵在一招之下，把丁灌兵刃擊斷，把步隨雙腕折斷，最後，黃泉村少村主邀鬥，杜子陵與戰！激鬥多時，不分勝負，杜子陵突躍後揮手叫停，向黃泉村少村主說出一段故事，他所說的，正是千人塚與裘馬王孫的往事——

蒼龍嶺上了情仇

故事的女主角之一，是現在的黃泉村主，如果杜子陵猜的不錯。他當面的蒙面人正是藺法的話，那麼，他的故事，不就是蒙面人的家事！因而他在叙述之時，十分注意蒙面人的反應。雖然對方的臉上蒙着黑紗，他總可以看出一點蛛絲馬跡的。

這篇故事是十分動人的，因爲它與一般傳說大爲不同。尤以藺氏姊妹與裘馬王孫間那段錯綜複雜的關係，連雙方旁聽者都聳然動容。蒙面人如果他就是藺法，他豈能無動於衷？

然而，當那蒙面人聽完了杜子陵的故事，他只是微微一笑道：「果然精彩！」

杜子陵愕然道：「你就不問問……」

「問什麼？」

「那……裘馬王裘……」

「他不是你的師父麼？你自然知道他了！何必再問。」

「哦！還有……」

「還有什麼？」

「閣下的生母！」

「她很好……」

「但她不是……」

「哈哈……兄弟遇到過不少心存鬼域之人。但以你姓杜的最爲愚笨！」

杜子陵勃然大怒道：「想不到閣下竟是一個無

父無母的冷血之人。在下是在浪費口舌了。」

蒙面人道：「你早該知道的了。來！咱們還在武功上見個眞章吧！」

杜子陵一振掌中的天狼寒，正待一劍刺出，但一片呼喝之聲自山麓遙遙傳來：「村主駕到……」

蒙面人托的一下跳開，並以傳音向杜子陵道：「少俠適才當衆詆譭家母，當心她……」語音戛然而止。他那頎長的身形，已匆匆向山麓狂奔而去。

對蒙面人的行動，杜子陵大爲驚愕，他承認藺雲卿是他的母親，他自是藺法無疑。

就藺法的行動推想，他決不是一個沒有心肝之人，難道他不敢當衆承認，是別有隱衷不成？

杜子陵的猜想，是極爲可能的。因爲天下每一門派，都有黃泉村潛伏之人，藺雲卿對黃泉門下的控制，自然更有一套嚴厲的法規了。

他忖之間，圍困他們的黑衣人急地向兩旁一分，讓出一條寬大的通道，而且神情肅穆，齊聲呼道：「屬下恭迎村主。」

杜子陵舉目一瞥，見一羣身材嬌小的黑衣人正由通道迅速奔來。

他與黃泉村主曾經一度交手。此時仍能一眼瞧出來人之中領頭的正是藺雲卿。

但藺雲卿之旁，却是一身材修長，丰神洒脫的中年文士。他立即認出那是他的恩師裘馬王孫公冶形。

心中一喜，忍不住高聲呼叫道：「師父……」同時身形一晃，也由通道奔了過去。

「師父，你老人家來了，弟子無能……」

裘馬王孫擺擺手道：「這不能怪你。來，見過你的師母。」

杜子陵即以大禮參見道：「叩見師母！」

藺雲卿哼了一聲道：「不敢當，你還是回去準備吧！咱們尙須生死一決。」

杜子陵道：「弟子不敢！」

裘馬王孫微微一笑道：「你先回去吧！也許師母會考驗你們一下。」

杜子陵神色一楞。聽師父的口氣，他與師母之間的存見，還沒有完全化除。好在師父既已前來，自己聽命行事就是。他應了一聲，轉身奔回玄天觀前。

此時山麓奔來一名黑衣人，向藺雲卿躬身一禮道：「參見村主。」

藺雲卿道：「什麼事？」

黑衣人高聲稟道：「山下，來了杜少俠的大批友人……」

藺雲卿哼了一聲，道：「裏應外合，兩面夾攻。裘馬王孫的弟子，果然不可輕侮。」

語音一頓，接道：「叫他們爲首之人上來，未得允許擅自闖山者，殺！」

來人應命自去。片刻之後，上來老少四人，燕燕伴着藺若蘭走在前頭，後面是萬里寒及紅毛島主蒼舒。

他們身形一現，裘馬王孫及藺雲卿同時心頭一震。四目烱烱，向藺若蘭緊緊的凝視着。

杜子陵暗暗一笑，跟着趨前一禮道：「參見師母及兩位前輩。」

藺若蘭道：「不要多禮。孩子，你們沒有什麼損失吧？」

杜子陵恭聲說道：「托師母的福，弟子等都很好……」

杜子陵還要說些什麼，裘馬王孫已呼叫道：「陵兒過來。」

杜子陵奔了回來道：「師父，你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裘馬王孫道：「究竟怎麼回事？」

「師父是說……」

「自然是你適才叩見的那師母了！」

「師父不認識師母了？」

「不是，但她們……」

「她們都是師母呀！」

「你把師父弄糊塗了，不是兩個都是吧？」

「正是兩個都是，而且穿青衣的師母，還生了一位師兄呢？」

「此話當眞！」

「弟子怎敢欺騙師父。只是一時之間不易說得明白。現在兩位師母見面了，由兩位老人家的談話中，可能明瞭一些眞象。」

裘馬王孫轉頭瞧去，果然那位身着青衣，容貌與他的妻子完全相同的中年美婦，正在向面蒙黑紗的黃泉村主交談。

青衣美婦正以微帶激動的口吻道：「姊姊！咱們都年過半百了，還有什麼想不開的！」

黃泉村主怒哼一聲道：「我就是想不開，妳待怎樣？」

「唉！姊姊，數十年來咱們得到了些什麼？」

「哼！那我就要問妳了！」

「我並沒有爭也沒有破壞姊姊與他結合……」

「哈哈……好賢慧的妹妹，就因爲妳太賢淑了，他才將我棄如敝屣。現在妳來了很好，咱們各憑武功，生死一決，妳能殺死姊姊，他就是妳的了。接招！」

一道寒光，疾逾掣電，黃泉村主語音未落，劍鋒已距離藺若蘭的咽喉不過分寸之間。她出手一招

，竟然是如此的凌厲。

藺若蘭估不到黃泉村主這般絕情，一見面就要將她置於死地，她十分難過，眞想讓她這位狠心的姊姊一劍穿喉，結束難以擺脫的煩惱。

如果當眞能够就此解脫，她是會不惜一死的，但被丈夫誤解的不白之寃，二十年來她始終耿耿於懷，現在裘馬王孫來，她應該剖白自己的心跡。

自然，主要的原因還是爲了愛，否則她何必跑到綠竹山莊，要裘馬王孫的部屬供養！

最使她牽腸掛肚的是她的愛子，十多年來，她連一眼都未看過，要是就這樣一死，她怎能瞑目，怎能甘心。

因此，她仰身後躍，一退五尺，同時嗆的一聲，已拔出她那柄名滿江湖的「斷腸紅」，面色穆肅，雙目烱烱的瞧着黃泉村主藺若蘭道：「不要逼我，姊姊。」

「逼妳！哼，我要割妳的肉，讓妳一寸一寸的死。」

「妳當眞這麼恨我麼？姊姊。」

「如果妳現在才知道，就有點愚不可及了。」

「我實在想不出姊姊爲什麼要恨我，我想姊姊必定有恨我的理由的了。」

「妳要知道麼？」

「是的。」

「第一，妳搶走了我的丈夫，單憑這一點，妳已死有餘辜了，何況妳還讓我過着孤獨的生活，浪擲數十年寶貴的青春，如此深仇大恨，難道我還能饒妳不成！」

「啊，姊姊似乎忘了，妳的丈夫原本是妳的妹夫……」

「妹夫？哼，姊姊還沒有嫁人，妳就有了丈夫了！」

「這個——」

「妳知道什麼是長幼有序嗎？要嫁人，應該先輪到姊姊，姊姊看中了他妳自然該讓給我的了。」

「別的都可以，只有這件事……」

「哼，妳還敢跟我狡辯？」

「好吧，咱們不談這些，我的孩子呢？這總不能也是長幼有序吧？」

「爲什麼不是？告訴妳，任何一件事，姊姊還沒有，妳就不能佔先！」

「不，妳太不講理了，我不能同意妳如此武斷的做法！」

「那咱們只好生死一決了！」

「姊姊當眞要執迷不悟，小妹只好奉陪。」

「好，接招。」

一劍飄出，風雷俱動，名震江湖的黃泉村主，一身功力果然造詣驚人。

但當年以絕代妖姬轟動武林的藺若蘭，功力並不在乃姊之下，右臂斜斜一舉，斷腸紅已帶着銳嘯，逕向藺雲卿的長劍迎去。

藺雲卿使的也是一柄名劍，但較斷腸紅還是差了幾分，因此，她招出一半，左腕猛縮，以避免與斷腸紅接觸，不過，在縮腕之際，身形一轉，劍尖向後一收，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反臂一劍扎出去。

這一招不僅快得令人目不暇接，招式之奇，也當得武林罕見。

藺若蘭與藺雲卿是同胞姊妹，雙方的武功，彼此全都十分明瞭，論功力，藺若蘭畧高半籌，講變化，藺雲卿却强上三分。

此時藺雲卿身形陡轉，反臂猛刺的招式，與一般反身出招全然不同。

這就是武功到達某一階段之時，舉手投足，均屬妙着的原因，她們可以憑着心意出招，沒有什麼章法可循。

此種意動招出的創舉，最叫人防不勝防的，藺若蘭功力雖高，仍被這一意想不到的怪招弄得手忙脚亂，終於嗤的一聲輕响，劍鋒刺進她左脇的衣衫，只不過分毫之差，就刺傷她的脇骨。

藺若蘭冒出一身冷汗，攻守之間，更加上幾分小心，這一雙名震寰宇的巾幗奇人，就這麼纏鬪下去。

裘馬王孫聽到了她們的對話，再經杜子陵從旁解說，這位藝冠當代的第一高人，不由感到萬分歉疚。

他有負於藺若蘭，對藺法也沒有盡到教養的責任，如果他不能收拾這一殘局，怎能向天下武林交待。

一聲淸嘯宛如龍吟，裘馬王孫修長的身軀畢直拔了起來。他像天馬行空一般，錦衫微盪，便已飛臨藺氏姊妹的鬪場。

「住手。」

一聲叱喝，大袖急揮，兩柄像神龍般的劍光收歛了，藺氏姊妹也被他一袖之力震得倒退五尺。

然而，他雙拳一拱，柔聲說道：「若蘭！我對不起妳……」

「唉，這都是命……」

藺若蘭對裘馬王孫當年不察是非，是有着恨意，但恨意被時間冲淡了，思念之心，却日趨强烈。能够獲得裘馬王孫的瞭解，她感到是一份安慰，在一聲長嘆之後，滿腹愁緒烟雲般飄散了。

但……

「哼，你對不起她就對得起我了！堂前教子，

枕邊數妻，我縱有什麼不是之處，你應該負起教導的責任，但你却一走了之，在咱們娣妹一等就是數十年，哼，你說能對得起誰？」

蘭雲卿的責問，使得裘馬王孫一呆，第一，他不能不承認蘭雲卿也是他的妻子，雖然她冒名頂替，手段卑鄙，但她獻出了她淸白寶貴的身體，履行了夫婦的義務。第二，他確是不應甩手一走，黃泉村倡亂江湖之事，他實在難辭其咎。

於是，他長長一嘆道：「以往是我的錯，現在妳還聽我的麼？」

蘭雲卿道：「聽你的，你說吧。」

裘馬王孫道：「立刻解散黃泉村，使武林同道各就所業。」

「這個，咳，你知道一種事業的創造是何等艱難——」

「這也能算做一種事業？」

「任何事業都脫不了功名利祿四字，對嗎？」

「不錯，但黃泉村却是一個惡名遠播的邪惡組織。」

「唉，你旣然如此堅持，只好聽你的了。」

蘭雲卿也許當眞是立心向善，她招來治地閻君，宣佈卽日解散黃泉門下，一切善後，均交由治地處理。

裘馬王孫請治地傳話黃泉門下，解散之後，不得再行爲惡江湖，否則一經查覺決予嚴厲懲處的。

蘭雲卿目送她那些部屬烟消雲散，雙目中湧出一片依戀的淚水，半晌，才扭頭對裘馬王孫道：「還有什麼事麼？」

裘馬王孫道：「咱們的孩子呢？叫他來讓我瞧瞧。」

蘭雲卿向呆立一側的蘭法招招手道：「法兒過來。」

蘭法應聲奔來道：「娘有什麼吩咐？」

蘭雲卿指着裘馬王孫及蘭若蘭道：「見過你爹及生母。」

此時蘭法已除去蒙面黑紗，現出一副修眉朗目，十分英挺的面貌，他向裘馬王孫及蘭若蘭瞧了一眼，立卽跪拜下去道：「法兒叩見爹娘！」

蘭若蘭一把將他拉起，不勝傷感的道：「咱們十多年不見了，你……還好吧……」

蘭法道：「我很好，娘。」

母子之愛出於天性，蘭若蘭含着喜悅的淚水，在傍絮絮不休的詢問着。

蘭雲卿十分不耐的柳眉一挑道：「相公……」

裘馬王孫道：「什麼事？」

「解散黃泉村我聽你的了。」

「妳能够放下屠刀，我非常感激。」

「但有一件事你必須聽我的。」

「啊，妳說說看。」

「一山不容二虎，你知道麼？」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你當眞不明白？」

「是的。」

「我只好告訴你了。」

「說吧。」

「咱們娣妹你只能得到一個——」

裘馬王孫估不到蘭雲卿提出此一問題，不由愕然半晌道：「雲卿，妳們是親娣妹，妳何以如此不能容物？」

蘭雲卿面色一寒，道：「你是不願放棄若蘭的了？」

裘馬王孫道：「看在法兒份上，咱們怎能再讓她流落江湖。」

蘭雲卿怒哼一聲道：「法兒是她生的，可是我撫養的。」

裘馬王孫道：「我並沒有忘記妳的辛勞。」

蘭雲卿道：「那麼，就聽法兒跟她去吧，有子萬事足，她還要什麼？」

裘馬王孫毅然道：「不，我不能讓江湖朋友認爲公冶形是一個薄情之人。」

蘭雲卿怒道：「原來你對我都是假的，好，咱們騎驢看書本，走着瞧！」

身形一幌，去勢若箭，這位剛剛放下屠刀的黃泉村主，竟這麼決裂的狂馳而去。

難道說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蘭雲卿還會走向危害武林的岐途不成！

蘭若蘭嘆息一聲道：「怎麼辦呢？相公：咱們不能讓她再蹈覆轍！」

裘馬王孫道：「我想她不致如此，否則咱們只好大義滅親了。」

蘭若蘭道：「她可能重返太白，咱們快去找她吧。」

裘馬王孫也認爲大有可能，因爲他是在太白山找到蘭雲卿的，當時他本要爲江湖除害，但蘭雲卿說出所以如此，是想逼他出山，而能夫婦重聚，其動機無非出於愛他之心，經過一再考慮，終於無法痛下煞手，後來知道她正以全力在霍山設伏，因而勸她同來霍山爲杜子陵解除圍困，不過他看得出太白山的黃泉村，經過蘭雲卿多年經營，堅固得有如鐵桶一般，她如果還要興風作浪，自然非回太白山不可。

因此，裘馬王孫不想再作片刻停留，但他的舊屬却圍了上去，主人風采不減當年，給這般忠心不



貳的舊屬不少安慰，最後，裘馬王孫要他們追隨杜子陵，爲武林盡上一份心力，然後領着蘭若蘭母子飄然而去。

不久，燕燕及萬里寒，蒼舒等率領的援軍到達，他們均以未能一見裘馬王孫爲憾。

當晚他們暫住玄天觀，準備天明後再向華山進發。

繁星滿天，幽篁細細，杜子陵與燕燕青青及伊巴二僕正在林影漫步，領畧着山區夜色。

這位武林矚目的藍衫少年，忽地劍眉雙皺，發出一聲耐人尋味的嘆息。

厲青青一怔道：「怎麼啦，陵哥哥？好好的爲什麼又嘆起氣來了？」

杜子陵道：「沒有甚麼，恐怕是晚飯吃多了，胸腹間有點不太舒適。」

燕燕微微一笑道：「只怕是有感而發吧！」

厲青青道：「不錯，他準是看到師母適才…」

她語音戛然而止，跟着發出一聲濃哼，道：「我知道了，你是看到師父對黃泉村主眷念舊情，不究旣往，你就想對甘雯也依樣葫蘆，哼，告訴你，辦不到！」

杜子陵苦澀的一笑道：「青妹妹想到那兒去了，甘雯淫穢兇狠，怎能與大師母相提並論？」

厲青青道：「那你爲什麼要嘆氣？」

燕燕道：「陵哥哥是因甘雯而感慨，但決無姑息之心，一個大情人偏偏碰到難如人意之事，嘆嘆氣，也是人之常情。」

厲青青道：「對了，他可能在想景小蘇，一個年青青的美人兒，忽然遁入空門，倒是十分可惜的，不過，是她堅持要到杭州準提庵出家的，咱們娣妹可沒有逼她。」

杜子陵道：「咱們不要談這些了，還是商議一下華山之行吧。」

厲青青道：「這有什麼好商議的，咱們明日直搗賊窩，還怕不是甕中捉鼈。」

杜子陵道：「甘雯網羅了不少黑道魔頭，咱們這點力量，未必能够穩操勝算。」

燕燕道：「陵哥哥說的不錯，對付甘雯，咱們實在大意不得。」

杜子陵道：「燕妹妹看咱們怎樣才能增加幾分勝算？」

燕燕道：「我看請青妹妹馳函厲伯伯，要求殭屍們傾全力相助，此其一，——」

「對……」

「咱們現有人力，可分爲四隊，每隊約莫七十名上下，分由陵哥哥，厲伯伯，蒼伯伯各率一隊，我與青妹妹共領一隊，每隊都要熟習百刦陣法，先立於不敗之地。」

「好，還有麼？」

「知己知彼，是克敵致勝的先決條件，你不是有一位師侄在甘雯屬下麼？咱們進攻之前，先要找到此人。」

「這就難了。」

「並不太難，南七省總瓢把子，與綠林道的朋友不會脫離關係的，咱們派出三名精幹之人由綠林道上着手，成功的希望佔有七成。」

「好吧，咱們就這麼辦。」

翌晨，他們由霍山出發，直趨河南境內的商城，然後沿關絡大道逕奔陝西。

他們四隊是公開行動的，每隊相隔一站，旣可前後呼應，也免於驚世駭俗。

燕燕青打頭陣，原因是燕燕獲得蘭若蘭傳授使毒防毒之術，甘雯一方有八公山使毒的門派，由燕燕開道，自然比較安全。

杜子陵在第二隊，紅毛島主蒼舒及一簑烟雨萬里寒率隊相隨，這一股除魔衞道的義師，浩浩蕩蕩的向華山奔去。

×　　×　　×

西嶽華山，因形似蓮華而得名，太華五峯，以西峯最高，武林盟的總壇，於年前由南峯移來西峯之上。

登西峯須經張超谷，谷口的玉泉院，是宋代陳搏棲隱之處，本院香火極盛，院中陳搏酣臥石像，是一個極爲馳名的古蹟。

晌午剛過，玉泉院來了兩名遊山的旅客，他們像是一雙夫婦，兩人的面頰之上，都刻劃着邁進中年的痕跡。

此時正是一個春曖花開，漫遊靈山的好季節，但玉泉院却一反常情，冷淸淸的幾乎門可羅雀。

那雙中年夫婦，似乎也對玉泉院的淸冷大感意外，他們互相瞧了一眼彼此都現出一片詫異之色。

遊山香客，是道士的衣食父母，對遊客，他們應該是笑臉相迎的。

但那雙中年夫婦進入玉泉院，幾乎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他們呆立半晌，才有一名神情委頓的道長迎了上來，道：「兩位施主是遊山的麼？」

中年文士微笑答道：「是的，愚夫婦久慕西嶽之名……」

不待中年文士說完來意，那位道長已雙手亂搖道：「西嶽已然封山，兩位還是明年再來吧。」

中年文士一怔道：「此時並非嚴冬，怎麼就封了山了？」

他身旁的中年美婦微微一笑道：「天有不測風

雲，此時封山也算不得什麼。」

中年文士道：「那……咱們……」

中年美婦道：「道長說的不錯，咱們只好明年再來。」

中年文士道：「看來只好如此了。」

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這雙中年夫婦，只好轉身向外走去。

「慢一點，兩位。」

他倆走出未及一丈，身後已响起一片急驟的腳步之聲，再加上別人出聲招呼，他們不得不停下腳步。

當他們擰轉身形，向追來者匆匆一瞥，中年文士的面頰立卽變了顏色。

中年美婦悄聲道：「大哥，他們是誰？」

中年文士道：「八公山的少山主應白衣，此人陰險成性，咱們千萬不可大意。」

他們談話之際，應白衣已大踏步追了過來，他身後跟着十餘人，全是臉肉橫生的彪形大漢。

「朋友怎樣稱呼？」

他在詢問中年文士的姓名，一雙鷂目則滴溜溜地在這雙中年夫婦身上打滾，嘴角斜挑，露出一副狡詐的奸笑。

中年文士淡淡道：「小生方桐，兄台有什麼指教？」

「哦，原來是方兄，當眞幸會得很。」

「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這有什麼要緊，咱們現在建交還不一樣？」

「小生一介寒儒，只怕高攀不起……」

「一介寒儒？嘿嘿……閣下太過謙虛了，光桿眼裏不揉沙子，閣下大可不必做作。」

「哈哈……兄台果然高明，一眼就看出方某的底細，不過，請恕在下眼拙，兄台是那條道上的高人？」

「八公山的少山主應白衣，不知方兄可曾有過耳聞？」

「少山主名震江湖，在下早已如雷貫耳了。」

「但應某對方兄的大名，却感到十分陌生！」

「在下夫婦名不見經傳，少山主自然感到陌生了。」

「原來賢夫婦是江湖道上的朋友，應某幾乎走了眼了。」

「少山主好說。」

「賢夫婦前來玉泉院，也是爲了想做一宗買賣麼？」

「不，出家人吃八方，咱們夫婦怎能吃到出家人的頭上。」

「那麼賢夫婦前來華山，必是另有所圖的？」

「無事不登三寶殿，咱們自然是有爲而來。」

「閣下果然快人快語，亮傢伙吧，先通過應某這一關再說。」

「啊，兄台這是什麼意思？」

「應某說的十分明白，閣下要闖華山，先要經過應某的第一關。」

「咳，兄台誤會了，咱們夫婦是來遊山的。」

「此話當眞？」

「咱們並未欺騙少山主。」

「你認爲我會相信？」

「少山主既然不信，咱們只好明年再來。」

「明年？嘿嘿，明年今日是閣下的忌辰，你就不必走了。」

此人那陰慘慘的面頰之上，還留着一股濃厚的笑意，他却右臂倏吐，一掌向中年文士當胸拍來。

這一招來得太過突然，任誰也想不到他會猝然出手的，因而中年文士被一股重如山岳的暗勁，震得飛了起來。

「嘿嘿……輪到妳了，方夫人。」

應白衣一掌將方桐震飛，認定他決難活命，這位心地險惡的少山主，不再看方桐一眼，一轉身，就要對付那位中年美婦。

但……

「姓應的，咱們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對我遽下毒手？」

應白衣聞聲一震，那說話的不是方桐麼？自己那一掌力逾千鈞，難道他還會留得活命？

也許是方桐的鬼魂吧，他自信當今之世，還無人能承受他全力一擊。

但朗朗乾坤，焉能有鬼魂出現之理，因而他身形一轉，向發聲之處瞧去。

「啊……」

他瞧到了，却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八公山的少山主，全力一掌，擊在一個無名小輩的胸膛之上，而那名小輩居然毫髮未損，還帶着令人難以忍受的譏笑之容。這個人八公山實在丢不起，應少山主的臉上也就昇起了一片駭人的殺機。

他向懷中一摸，取出一柄製作精巧的摺扇，冷冷道：「閣下是眞人不露像，敢情還是一個身負絕學的高人。」

方桐道：「多承誇獎。」

應白衣道：「取出你的兵刃吧，應某還要向閣下領教。」

方桐道：「免了罷，少山主！愚夫婦原以爲靈山勝景之中，不會有什麼獸類的，因而連打狗棒也沒有攜帶一根，那來的什麼兵刃。」

看不出這位文質彬彬的方桐，說起話來竟然這般犀利，罵人罵得順理成章，簡直找不到絲毫斧鑿的痕跡。

八公山的少山主被人比作狗，豈不騰笑江湖，遺羞武林！因而，應白衣顧不得什麼江湖過節了，摺扇一抖，當胸點了過去。

他知道方桐的輕功極端高明，這一扇雖然蓄勢而發，只怕仍然難以傷到對方，因而招出一半，立卽變點爲劈，摺扇一帶之際，鋒緣橫裏掃了過去。

這一招不僅變化精妙，威力之强，也堪稱江湖罕見，可見八公山的少山主，果然非比等閒。

然而，他這志在必得一記絕招，依舊像無的放矢一般，招式雖屬可點，只是沒有了攻擊的目標，那位儒衫飄飄的方桐，在一旁負手含笑，似乎正在對他的表演加以品評一般。

這一下應白衣的氣可大了，一聲怒吼，揮扇疾撲，指顧之間，他已一連攻出九扇，每一招都是亡命的打法。

亡命終管亡命，他還是沾不到對方的一絲衣角，只是像蝴蝶穿花一般，令旁觀者感到十分好看而已。

應白衣的殺機更濃了，一雙鷂目之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數十招過去了，方桐的身法已不如適才快捷。這位似乎以輕功見長的文士，已有貞力難繼之勢。

「嘿嘿……姓方的，給少山主躺下吧。」

應白衣看準了方桐的弱點，當他身形微微一窒之時，嗤的一聲輕响，摺扇中射出一蓬藍色毒霧。

這蓬毒霧籠罩的面積頗爲廣大，而毒霧之中還藏着難以數計，細如牛毛的毒針，除非方桐不是血肉之軀，縱有罡氣護身也難以逃過他的毒手。

不過有一點應白衣疏忽了，就是當他按下摺扇上的機簧，發出毒霧毒針的刹那之間，他微微感到有一股無可拒抗的力道，將他的身形帶動了一下，他執着摺扇的手腕，也因而爲之一顫。

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如此一來，應白衣射出的毒霧毒針，全都改變了方位。

不過，它們還是傷到人了，因爲他確實聽到一片哀嚎之聲。

不幸的是那些滾在地上哀嚎的，竟是他自己的十餘名部屬，而且沒有一人得以倖免。

這是一種意外，意外得有點離了譜。無論應白衣如何狡詐，他也不得不爲之悻然失色。

方桐似乎對那般人的不幸，感到十分惋惜，他咳了一聲道：「少山主，你怎麼啦？一下殺死十多人，不是……咳，有傷天和！」

應白衣哈哈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人總是免不了會死的，他們不過比咱們早走一步罷了。」

方桐道：「少山主見解超俗在下十分佩服。」

應白衣道：「好說，方兄可知道他們是什麼人麼？」

方桐道：「他們追隨少山主，自然是八公山的屬下了。」

應白衣道：「方兄只猜對了一半，他們之中，大多是武林盟主的部屬！」

方桐啊了一聲道：「這當眞遺憾得很，少山主殺了武林盟主的屬下甘盟主只怕不會就此甘休！」

應白衣道：「方兄說的不錯，但甘盟主如果知道是閣下借刀殺人，天下雖大，閣下只怕難有容身之處了！」

他們原本是捨死忘生的拚鬥的，此時竟然針鋒相對的鬥起口來了。

方夫人此時微笑着截口道：「應少山主之言有理，大哥果然難逃借刀殺人之嫌，好在此事只有一個人知道。如何能使少山主不說，就要看你的。」

應白衣在武功無法勝過對方，毒藥暗器又失去依憑之時，只好搬出武林盟主，希望免去殺身之禍，現在方夫人如此一說，豈不是弄巧反拙。因而，不待方夫人說完，他摺扇虛點，返身疾躍，逕向谷口狂奔而去。

但呼的一聲，一股勁風由頭頂疾掠而過，那位深不可測的中年文士，已笑吟吟的攔住了去路。

應白衣怒哼一聲道：「殺人不過頭點地，閣下迫人太甚了！」

方桐面色一寒道：「咱們迫於無奈，只好委屈少山主一下。」

應白衣道：「我不說就是，閣下又何必趕盡殺絕？」

方桐道：「少山主縱然不說，咱們也無法放你回山。」

應白衣一怔道：「爲什麼？」

方桐道：「因爲令尊使毒之能，當代無人能出其右。」

應白衣道：「家父與兩位素昧平生，只要兩位不入山，必不會遭到什麼危險的。」

方桐道：「咱們正要入山，所以不得不借重少山主。」

應白衣聞言一震道：「這麼說來閣下不是姓方，到太華山也是早有預謀的了。」

方桐道：「少山主果然聰明，得罪了。」

一掌飄出，風雪俱動，應白衣還未打定是戰是逃的主意，方桐的五指，已牢牢扣着了他的右腕脈門。

雙方功力相差懸殊，應白衣也不作掙扎的企圖，只是冷冷道：「你究竟是誰？」

方桐運指如飛，一連點了應白衣幾處穴道，才鬆開抓着他手腕的五指道：「少山主識得這種手法麼？」

應白衣被方桐點上穴道之後，並沒有什麼不太舒適的感覺，只是頭腦一片空白，懶洋洋的有點疲倦，而此時方桐一問，好像晴空一記焦雷，打在他的頂門之上，他不僅兩眼冒着金花，身軀也不由自主的顫抖了起來。

半晌，他才啞聲道：「你是裘馬王孫的徒弟杜子陵？」

方桐道：「少山主果然見識不凡。」

應白衣道：「咱們並沒有深仇大恨，你爲什麼如此狠心？」

方桐除去面上僞裝，現出杜子陵的本來面目道：「如果少山主那一蓬毒針是射在杜某身上，杜某要狠心也狠不起來了。」

應白衣道：「你要怎樣？」

杜子陵道：「少山主如願合作，咱們不妨談談交易。」

應白衣道：「甚麼交易？」

杜子陵道：「回答在下幾項問題。」

應白衣道：「我能够得到什麼保證？」

杜子陵道：「只要你據實回答，在下立卽恢復你的武功。」

應白衣道：「好。」

杜子陵道：「甘旻在不在華山總壇？」

應白衣道：「在。」

杜子陵道：「我想這華山山區，必有一番驚人的佈置了，少山主能否指點一二？」

應白衣精神一振道：「五行輪呂飛沒有告訴閣下麼？」

杜子陵道：「聽閣下的口吻，貴盟主對呂飛早有疑心了。」

應白衣道：「這只能說是呂飛太小看八公山了，他命笑姑殺死了家叔之後，不該再毁去家叔的毒藥……」

杜子陵愕然道：「怎樣？」

應白衣道：「他身上沾到了本門特製的萬里追踪藥粉，自然難逃公道！」

杜子陵勃然大怒，右臂一抬，就待一掌劈出，化裝中年美婦的燕燕道：「不要衝動，只要應少山主能够與咱們合作，呂飛的血債，咱們總可以索回的。」

應白衣道：「呂飛沒有死，只是無法行動而已，要兄弟遭到了什麼意外，嘿嘿……」

杜子陵淡淡道：「爲了武林中的千萬生靈，呂飛的犧牲是値得的。」

應白衣道：「閣下不要忘了，還有你派來與呂飛聯絡的三人，一共是四條生命！」

杜子陵心頭暗暗一震，但神色之上依然十分平靜的道：「據在下所知，拈花手的滋味並不好受，少山主何不先想想自己。」

應白衣面色一變，道：「令師的拈花手是用以對付窮兇極惡之徒的，閣下却拿來對付兄弟，令師只怕容你不得。」

杜子陵道：「如果八公山還不算窮兇極惡之徒，江湖之上就找不出一個壞人了，其實只要少山主誠意合作，在下並無過份難爲少山主之心。」

應白衣道：「兄弟所知極爲有限，縱然告訴杜兄，只怕也於事無補。」

杜子陵道：「不要緊，少山主只要不藏私，在下同樣會感激你的。」

應白衣道：「武林盟的總壇設在朝天井，總壇之外，設有三重防守……」

燕燕道：「八公山必是担任第一道防守了？貴派安排的是些什麼毒物？」

應白衣道：「五毒大衍陣，再配合一點散功奇毒。」

杜子陵心頭一懍，道：「少山主必然知道怎樣破法了。」

應白衣道：「兄弟可以替杜兄解除五毒大衍陣法，但破陣之前，必須恢復兄弟武功。」

杜子陵道：「可以，第二三兩重防守呢？」

應白衣道：「第二重是由血指揮隆指揮，他在北峯之上，設下無數陷阱埋伏，任是何等功力之人，只怕也有防不勝防之感。」

杜子陵道：「照少山主這般說法，似乎較五毒大衍陣還要凶險幾分。」

應白衣道：「兄弟確有如此想法。」

杜子陵道：「那第三重呢？想必比一二重更加嚴密了？」

應白衣道：「第三重是設在蒼龍嶺上，由金戈竺憶主持，那是一場實力的比鬥，在兄弟看來，除了杜兄將無人能有搶渡蒼龍嶺的功力。」

燕燕道：「渡過蒼龍嶺就是朝天井了？」

應白衣道：「不錯。」

燕燕道：「總壇之內，是否還有機關陷阱的設置？」

應白衣道：「沒有。」

燕燕道：「謝謝少山主的合作，只是在破陣之前，咱們還得委屈你一下。陵哥哥！咱們走。」

杜子陵討伐武林盟的義師是在華陰集結，當晚他們開了緊急會議，將原先四隊作了一番調整。

各隊一流以上高手計四十八人，由杜子陵率領攻山，以兩隊分守華山東西北三面要道，以防止武林盟餘孽漏網，另兩隊緊隨杜子陵之後，担任肅清山區匪徒的任務。

翌晨，殭屍門掌門厲魄親率厲門五屍，及五十名高手趕到，畧作寒暄之後，厲魄及門下五大弟子立卽加入杜子陵的行列，五十名高手自成一隊，隨同杜子陵攻山。

辰巳之交，他們趕到了張超谷。杜子陵向谷內一瞥，只見黃霧滾滾，沙沙之聲不絕於耳。不由神色一變道：「五毒大陣已經擺起來了，應少山主，麻煩你替咱們淸除一下。」

應白衣道：「兄弟理當代勞，不過在穴道未解之前，兄弟實在無能爲力。」

杜子陵道：「我知道。」右手倏伸，一連向應白衣彈出三指，最後出指如風，點在他神庭上星之間。四次動作，一氣呵成，不容人有思考餘地。

應白衣暗凝眞力，運功一試，果然眞氣如泉，功力確已全部恢復，但有一絲寒氣，由百會循經脈而下，直到丹田，才忽然消失。

此人對於截脈斷穴頗有涉獵，但對杜子陵那最後一指却莫測高深，他轉身向杜子陵冷冷一瞥道：「閣下這是君子作風麼？」

杜子陵冷冷一笑道：「難道少山主的武功還沒有恢復？」

應白衣道：「武功雖是恢復了，但是那最後一指……」

杜子陵道：「那是先小人，後君子，咱們如是異位而處，少山主也難免會防上一着的。」

應白衣道：「兄弟不懂。」

杜子陵道：「在下點了少山主神庭上星之間的經外奇經，十日之內，無碍於少山主的行動。」

應白衣道：「十日之後呢？」

杜子陵道：「只待在下結束華山之戰，必會爲少山主解除束縛，何須等待十日。」

應白衣怒哼聲道：「如果閣下不幸戰死呢？」

杜子陵道：「少山主應爲在下祝福才對。」

應白衣勃然大怒，道：「姓杜的，你太不講理了……」

杜子陵道：「防人之心不可無，還請少山主包含一二。」

應白衣知道再說也是白費，雙目向杜子陵狠狠的瞪了一眼，才由懷中取出兩塊鐵片，互相湊擊起來。

鐵片相擊，响起一股極有規律而十分悅耳的音韻，谷中先是一陣騷動，終於烟塵漸散，顯得寧靜無比。

應白衣回頭對杜子陵道：「跟我來。」

杜子陵道：「五毒大衍陣已經解除了麼？」

應白衣哼了一聲道：「閣下如果怕死，不妨就此回頭！」

杜子陵微微一笑，向身後打了一個前進的手勢，就緊隨應白衣向谷裏闖去。

應白衣在奔行之時，不斷彈出黑色的粉末，但山石草木之間，仍有一股令人頭腦暈眩的腥臭之味，五毒之烈，由此可以想見。

他們經過莎羅坪及青柯坪，直到回心石，應白衣才停下脚步道：「由此上山，已不再屬於八公山管轄，記着，應某還不想死，請閣下爲兄弟保重幾分。」

杜子陵哈哈一笑道：「多謝關懷，在下會保重的。」

應白衣哼了一聲，返身向谷口奔去。

由回心石登山之處，名爲千尺幢，必須攀沿鐵索，猱升而上，如崖上巨石或暗器襲擊，攀沿鐵索者勢將難以倖免。

緊隨杜子陵身後的伊不花道：「主人！待小婢上去試試。」

杜子陵搖搖頭道：「咱們必須有人守住崖上的鐵索，才能攀登而上，看來只有使用接力之法。」

厲青青道：「怎樣接力？快說呀。」

杜子陵無暇仔細解說，回頭對厲魄道：「請岳父以掌力將青妹妹向崖頂推進，爲小婿接力一次，便可躍登崖頭。」

厲魄道：「好。」

杜子陵雙臂微振，一飛冲天之勢，向崖頂凌空飛撲。在眞力將竭之時，厲青青已被厲魄的掌力送

小啓

「鏢旗」作者臥龍生君因病，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到。她雙掌猛地一托，杜子陵便像飛星掣電般的向崖頂撲到。

崖頂鐵索之處，原有十餘名黑道高手守護，他們在暗器上都有獨到的造詣，所謂一將當關，萬夫莫開，除了長有翅膀的飛鳥，要上千尺幢只怕比登天還難。

杜子陵凌空飛渡，自然難以逃過他們的雙目，但他們認爲任何功力之人，也必須依靠鐵索接力，才能作二度飛登。因而他們依然全力注意鐵索，使杜子陵毫無阻碍的撲上了崖頭。

爲了接應崖下之人，杜子陵不得不痛下殺手，天狼寒帶起瀰天劍氣，向那般黑道高手捲了過去。

血雨四溢，斷肢橫飛，幾個照面之下，十餘名守崖者全部了賬。

渡過了第一道難關，緊接着就是百尺峽，削壁萬仞，一綫中分，這道陰惡的石峽，是他們必經之地。

杜子陵默查半晌道：「這道石峽似乎無人看守，燕妹妹看他們在弄什麼玄虛？」

燕燕道：「無人之處最爲凶險，石峽之內，可能埋藏着威力驚人的火藥。」

杜子陵道：「如果當眞埋藏火藥，咱們豈不前功盡棄？」

燕燕道：「那不要緊，咱們可以讓火藥先行爆炸。」

她命伊不花巴顏善到峽口投擲火把，然後向兩側躍避，果然火花一閃，引起一片山搖地動的爆炸之聲，碎石漫空激射，聲勢驚人已極。

這座峯巒之上，眞箇是危機四伏，步步驚險，他們到達北峯之上的雲台觀，竟損失了六名身手不凡的一流高手。

血指揮隆遭到了澈底的失敗，在雲台觀他以最後的伏兵，與杜子陵展開激戰。

終於，這位惡跡如山的黑道巨魔，在杜子陵天狼寒下授首。他們直逼蒼龍嶺，向武林盟第三道防守發動攻擊。

蒼龍嶺一嶺中亙，左右皆深淵萬丈，脚下白雲飄拂，間如龍游海中，置身其上，令人如臨蒼茫，而感到目眩神搖，舉步之間，有着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慄然危懼。

此時一聲長嘯由嶺上遙遙傳來，嘯聲剛止，又響起一聲大喝道：「有種的過來，大爺包管送你上極樂世界就是。」

萬里寒第一個搶到嶺上，回頭對杜子陵微微一笑道：「寒烟簔在此地可以派上用場了，走，去瞧瞧什麼人能够阻得了咱們。」

語音一落，他已向雲霧飄渺中疾馳而去，杜子陵不敢待慢，只得躍上蒼龍嶺跟踪急追。

追出約莫百丈，萬里寒已與對方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由那股天矯如神龍般的金光，對方必爲名滿湖海的高人金戈竺憶。

在罡風凛烈，雲霧蒸騰的蒼龍嶺上惡鬥，只要微一失神，就會落得粉身碎骨。而且除了單打獨鬥，任何人也無法插手相助，杜子陵空自焦急，也只能爲萬里寒暗中祝福。

金戈竺憶與萬里寒都是當代武林的頂尖高手，兩人的武功已在伯仲之間，他們不僅鬥得驚險無比，一時之間，只怕難以分出勝負。

轉眼三百招，還是個難了之局。這兩位當代高人，也打出了眞火，必得拚個除死方休。

萬里寒求勝心切，寒烟簔以畢身功力，向竺憶當頭急罩，來勢之猛，有如雷霆萬鈞。

竺憶大吃一驚，右手金戈向左一掃，也用上了十成眞力，當寒烟簔繞上金戈之時，他忽地一鬆手，金戈隨着一帶之力，被寒烟簔捲得飛了出去。

失去一枝金戈，造成萬里寒身前的空門，金戈竺憶的心機，實在太過兇狠。

不容萬里寒變招，他左手的金戈已像電光石火般的扎了過來，除了跳下萬仞絕壑，這位名震武林的一簔烟雨，將遭到金戈洞胸的悲慘結局。

倏地一聲清叱，竺憶那枝挾勢而來的金戈，竟然遭到了阻力。同時寒芒觸體，金戈竺憶幾乎還沒有弄清楚碰到了什麼意外，已被杜子陵一劍劈下絕壑。

杜子陵冒着隕身絕谷的危險，總算救了萬里寒一命，他讓萬里寒定了一下神，才道：「對不起，伯伯！此人使用詐術，陵兒才來插上一手，你不會怪我吧？」

萬里寒哈哈一笑道：「不要婆婆媽媽的了，快衝吧。」

衝，是步步阻力，十分危險，但天狼寒勢如破竹，吊客司普，魔刀鄒懷仁等一般魔頭，一個個在天狼寒鋒芒之下倒了下來。

杜子陵血染藍衫，但他終於橫掃羣魔，到達武林盟的總壇「朝天井」。

義師在山區追奔逐北，對武林盟作澈底掃蕩，而朝天井前却靜得出奇。

甘雯率着數十名高手，與杜子陵默默相對，她那張迷人的嬌靨之上，是一股令人難以測忖的安詳之色。

良久，她微喟一聲道：「陵哥哥！你當眞容我不得麼？」

杜子陵估不到此時此地，甘雯還會說出這般話

來，他銀牙一咬，沉聲道：「對不起，甘盟主！爲了江湖億萬生靈，杜某實在別無選擇。」

甘雯幽幽一嘆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難道一點也不顧念前情？」

杜子陵道：「在下曾經勸過盟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甘雯道：「我此時放下屠刀不成麼？陵哥哥！你難道就那麼狠心，一定要取我的性命？」

厲青青忍不住怒叱一聲道：「不要臉，誰是妳的陵哥哥？哼，縱然他想放你，我也容妳不得！」

甘雯面色慘變，雙目之中，昇起一股熊熊怒火道：「陵哥哥！我知道鬥你不過，早已選定朝天井作我埋骨之處了，只是你那些什麼燕妹妹，青妹妹，都要一齊給咱們陪葬，年紀青青的，實在太過可惜……」

杜子陵見她言中有物，不由一驚道：「妳說什麼？」

甘雯笑笑道：「你發現了百尺峽的炸藥，就沒有發現整個朝天井都埋有炸藥麼？」

厲青青聞言大怒，長劍一挺，就待撲上前去。

燕燕一把將她拉着道：「青妹妹不可衝動，妳先忍耐點兒。」

杜子陵目光向左右一掃，昇起一股歉疚之色道：「好吧，杜子陵認栽，妳讓我的朋友離開，任何條件，杜某答允妳就是。」

甘雯哈哈一笑道：「陵哥哥果然是一個通權達變之人……」

厲青青大叫道：「不，陵哥哥：咱們死也不要放過她。」

甘雯面色一寒道：「這般人都是當代武林的精兵，如非看在陵哥哥的份上，哼……」

甘雯佔盡了上風，除了厲青青，誰也不願意徒逞口舌之利。他們沒有一個人怕死，但沒有一個不在爲自已朋友的生命而顧慮。

忽地，一條人影，急如鷹隼，由蒼龍嶺疾馳而來，杜子陵舉目一瞥，神色又爲之一變。

來人是黃泉村之藺雲卿，難道這兩代妖姬，竟要携手言和不成，如此，則未來武林，將不堪設想了。

藺雲卿向在場羣雄微一頷首，轉向甘雯道：「咱們能不能談談？」

甘雯冷冷道：「談甚麼？」

藺雲卿道：「談妳埋的炸藥……」

甘雯道：「這有什麼好談的，只要我發出訊號，前輩還不同樣要埋骨此間。」

藺雲卿道：「不見得……等一等，那邊來了一個人，她會告訴妳眞像的。」

一個身着監衣的女尼，放步急奔而來，杜子陵目光如炬，已看出她是官細柳。

不錯，果然是與他在赤松山同逃失散的官細柳，原來她也勘破紅塵，入了空門。

官細柳目光先向杜子陵一瞥，再對藺雲卿一禮道：「師父，朝天井的炸藥已全部清除，請恕弟子又開殺戒。」

藺雲卿道：「爲救人而除魔是應該的……」

甘雯怒叱聲道：「賤人！妳敢背叛本盟主？」

藺雲卿淡淡一笑道：「多行不義必自斃，我都醒誤了，妳難道還要深陷孽海不成？」

甘雯螓首一垂，這一代妖女，竟然拋下幾顆英雄末路的傷心淚來。

藺雲卿一把扣着她的手，回頭對杜子陵道：「你師父師母已帶着你師哥歸隱南海，江湖險惡，此間事了，你還是回去吧。」

杜子陵道：「弟子遵命！」

藺雲卿一聲清嘯，帶着甘雯及官細柳向山麓急馳而去。杜子陵目注兩代妖姬的背影，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全書完——

新篇預告

高皐先生繼「千人塚」後又一新傑作：

新派奇情激昂
詭異長篇連載

「天殘劍侶」

天殘谷景物蕭條，住的是一羣雙目皆盲的詭異門派，本書的女主角，就是來自天殘谷的一個盲女，但她丰姿若仙，容華絕代，由於她天眞柔順，對世道險惡又毫無所知，當她隨男主角涉足江湖之際，因而就發生若干離奇怪誕之事了，本書故事新穎特出，內容眞情感人，並以抽絲剝繭手法，步步引人入勝，敬請留意刊出日期。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之一

龍驤・著
培新・圖

冷槍追魂（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奇獲得了十萬美元退休金，他打算環遊世界盡情享受，他的第一站是東京，在東京他邂逅與他共過事的松本千代，就在他和松本千代飲宴返回旅社的那晚，他碰到了日本黑社會頭子高橋太郎手下追捉小雪春子，這引起了呂奇的仗義心，不顧松本千代的勸告和高橋太郎聘請著名槍手「冷魂槍」的威脅，單刀直闖高橋太郎總部，制服對方，脅其說出詐騙小雪春子之父的人，剛要離去時，有自稱是「冷魂槍」情婦的枝子到來帮助他安然離開，却不料枝子維護他離開險地後，却脅迫他卽刻乘船離日。中村錦次在翌日去向高橋報訊——

變幻之局

「自由！你在我這兒還不自由嗎？要來就來，要去就去。如果沒有我在後面撐腰，就憑你哼哼唱唱還能在東京混嗎？」

「老闆！我很感謝你的照顧，尤其每一個賭局下來贏的錢，你分給我特別多。我的生活很自在，在『神田組』內除了老闆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够支使我，更不敢輕視我。可是，我的良心却經常被一種看不見的桎梏所束縛着，我要求我的良心得到自由。」

高橋太郎冷冷地問道：「你教我怎麼辦？」

「讓我退出『神田組』。」

「你眞的要退出嗎？」

「是的。卽使老闆勉强我留下，那也沒有用，因爲我心中一旦有了這種感覺之後，在賭場上我的

雙手，就不會自然。不但無法順利地玩弄手法贏得對方的錢，說不定，還會把老闆可貴的本錢輸出去呢！」

高橋太郎沉吟了許久，又冷冷地問道：「中村！你仔細考慮過了嗎？」

「我考慮過了。我幾乎一天都不能再在『神田組』躭下去了。每一分鐘都使我非常痛苦。」

「好吧！我開籠放鳥，歸你自由。」說到這兒，高橋太郎的語氣突然一沉。「不過，還有一個條件。」

「請老闆指示。」

「如果呂奇眞的已經乘船離開了日本，前往新加坡，我就讓你自由，否則……」

中村錦次搶着說：「老闆，請放心，這個消息是絕對正確的。」

「當然，我也希望這個消息是絕對正確的。否則，你就是在向我玩弄詭計了。」

中村錦次看看錶說：「再過五分鐘，呂奇乘坐的那艘船就要開航了。」

× × ×

汽笛長鳴，這表示五分鐘之後，這一艘豪華郵輪就要離港啓航。

這最後的五分鐘對呂奇來說，應該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美枝坐在他的對面，手裏拿着一支小號的勃朗寧，槍管上套着滅音器。只要美枝一勾食指，一粒彈丸就會穿過他的軀體，使他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眼前這個美艷而似乎又很善良的女人，眞會下狠心殺他嗎？

「美枝！」呂奇心頭雖急，但他臉上的表情却非常平靜，以漫不經心的語氣搭訕着說：「我心頭

有一個結，看看妳是否能爲我解開。」

「什麼結？」美枝的目光凝視着他。

「我在想，妳究竟有沒有殺死我的決心？」

「你說呢？」美枝以模稜的語氣反問。

呂奇語氣緩慢地說：「按照常情來說，一個善良的人不應該去殺死另一個善良的人。」

「你以爲我很善良嗎？」

「當然，否則，妳何必担心我的死活？」

「呂奇！你也許說對了。但是你却沒有想到另外一點。」

「我知道，妳的意思是說——妳不但關心我，也更關心『追魂槍』，對嗎？」

「不錯。」美枝緩緩地點了點頭，以極爲沉靜的聲音說：「我不願意你被殺，可是我又不忍心眼見我多年的情人被你所殺。如果在不能兩全的情況之下，我一定會狠下心腸殺死你。」

「美枝！這個結也許永遠打不開了，因爲我沒有勇氣試驗一下，妳是否眞有那種決心，現在讓我們談另外一個問題吧！」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頓了一頓，才又接着說：「妳那位情人的槍法眞是很厲害嗎？」

「是日本黑道中第一流的職業槍手，他從來沒有遇上過尅星，敢說無人能够敢與他爲敵。」

「美枝，我懷疑妳稍微虛誇了一點。」

「這是事實。」

「那麼，妳就不必怕他被我所殺了。」

「你是例外。」

「爲什麼？」

這個問題顯然有些使得美枝難以回答，她想了一想，才慢吞吞地說：「我和一個職業槍手在一起生活了好幾年，使我認識了一個傑出槍手的特性。他們不但有一雙穩定的手，而且還有一雙有神，有力的眼光，我發覺你正具有那種特性，你的槍法，即使不比『追魂槍』高明，最低限度也和他不相上下。」

「美枝！爲什麼不讓我和他一分高下呢？」

「我不想這樣作，不管是你被殺，還是他被殺，都會使我感到難過，所以我竭力使你們避免衝突，這也是我强迫你離境的原因。」

呂奇道：「美枝！請妳別見笑，我心中又有了一個結。」

「噢？什麼結？」

「我懷疑妳的說法。」

「我也不勉强你相信。」

「美枝！妳不能閃避。妳逼我走，顯然是別有因素，只不過加上了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使我覺得妳的作爲令人欽佩和感激。我雖然掉進妳的陷阱，但在事後我却要謝謝妳。」

「呂奇！你想得太多了。」

說到這兒，汽笛又鳴叫了兩聲。現在離開船還有三分鐘了。

呂奇心頭不禁焦急起來。這條船出港啓航以後，他即使有機會制伏美枝，也無法泅泳上岸，那麼他在小雪姐妹的心目中，將變成一個背信之徒，在高橋太郎和「追魂槍」的眼裏，也成了一個鼠輩。

背信！鼠輩！這都還是小事，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壯志難酬，因爲他已打定了主意，要以他的有生之年，去打擊人間的罪惡，因此，他絕不甘心就這樣被美枝套住脖子，牽着走的，可是，不甘心又有什麼辦法呢？有一支可以置他於死地的槍正對着他啊！

在他心念轉動的時候，自然會不由自主但流露出異樣的目光，精明的美枝也就覺察到了。她站起來緩緩地向後倒退了幾步，抬動了一下手中的槍，冷冷地說：「呂奇！你在動腦筋吧！」

「我的頭腦是經常在運轉的。」

「我的意思是說，你在動歪念頭。」美枝機警的說。

「噢！什麼歪念頭？妳很漂亮，也很性感，可是，妳手裏有一支槍，無形中，會減低了我對妳的興趣。」

「呂奇！你是一個很可怕的人物，雖然我手裏有槍，你手中沒有任何武器，我仍然感到你可怕，因爲你有無比的勇氣，隨時會爆發出來令人震驚的力量。不過，奉勸你還是安份一點，只要你稍微一動，我就毫不顧忌地自動扳機殺死你。」

「哦——」呂奇淡淡地笑着說：「原來妳是怕我動腦筋脫逃，是嗎？」

「你一定有這種想法。」

「雖然妳是一個女人，但我却沒有低估妳，因爲妳和一個日本黑道中最有名的職業槍手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自然學會了不少。我敢打賭我的日本之旅，再過兩分鐘就要結束了。」

「但願你說的是眞話。」

「我這個人不喜歡講假話。如果還能讓我在日本國土上留戀幾天，那應該是奇蹟。」說着，呂奇向這間豪華艙房內所設置的酒櫃走去，神態安詳地倒了兩杯酒，走到美枝的面前，將右手的酒杯伸出去，微笑着說：「來！祝妳的計劃成功吧！」

美枝却機警地向後一閃，冷聲說：「呂奇，在這一郵輪尙未離開海岸十哩之前，你最好不要妄動，萬一引起我的誤會就不妙了。」

「美枝！妳未免太胆小。我是在舉杯向妳慶功

啊！」呂奇左手中的酒杯凑到唇邊，喝了一大口。

美枝將槍口一擺沉着說：「呂奇！退回去。」

就在她手中的槍口向右一擺的一瞬間，呂奇身子突然向右一旋，兩隻手中的一杯半酒潑向了美枝的臉上，辣辣的酒汁滴進了她的眼裏，使她張不開眼睛，同時，呂奇的左脚飛起，踢向美枝手中槍。

這是一瞬即逝的大好良機，美枝槍口正偏離了他的軀體，即使她勾動扳機，子彈也打不到他了。

美枝雙眼雖然因爲酒汁滲進而睜不開來，但是她動作却非常地矯捷，身子靈巧往後一閃，竟然使呂奇踢出去的左脚落空。

自然，那枝小號的勃朗寧手槍還在她的手上，她低叱道：「呂奇！要命就不要動。」

呂奇想不到對方的身手竟是如此俐落，但是眼前他已經無法考慮到那枝槍對他所產生的威脅。身子一弓，就向門口縱去。

當他伸手旋動門鈕時，心頭不禁一涼，彷彿墜進了一個冰窖，因爲房門竟然上了鎖。

突然，美枝吁嘆了聲說：「呂奇！你贏了。」

「我贏了嗎？」呂奇連連冷笑，「嘿嘿！妳分明在諷刺我。」

「你的確贏了。」說着，美枝退下了槍上的彈匣。「你看吧！我彈匣裏裝的只是彈殼。」

呂奇不禁大感意外，振聲問道：「妳這又是什麼用意？」

「我怕我會一時衝動殺了你。事實上，我早已預料到你是絕不甘心被我强制押解離開日本的。」

「美枝！」呂奇激動地說：「我感謝妳。」

美枝抬起手來，將眼睛擦拭了一番，勉强地睜開，又從衣袋中取出了鑰匙，打開艙房的門，擺了擺手，說：「呂奇！走吧！現在還來得及。」

呂奇搖搖頭說：「不！讓我離開日本吧！」

「怎麼？你突然又變卦了？」

「是的。因爲妳的眞誠打動了我。」

美枝冷冷地說：「呂奇！這可是你自己的意思。既然如此，我也就沒有必要陪着你到新加坡去了。再說，小雪姐妹那邊也要有人去打一聲招呼，經你這樣一鬧，高橋太郎可能更不會放過她們了。」

說完之後，就揚長地走出艙房。

呂奇突然發現自己很傻。對方用槍沒有使他就範，然而，那麼一絲看不見的感情却將他縮住了。如果這又是圈套呢？女人不是經常以情感的絲絡去設下圈套讓男人鑽進去的嗎？

想到這裏，他立即快步奔出艙房，上了甲板。

美枝已經下船登岸，這時扶梯正緩緩地收起來。呂奇走到船舷一看，離開碼頭約莫有五、六公尺高，他毫不考慮地翻過欄杆，躍了下去。

美枝在前面走，他在後面追，船上那些忙碌着的水手，一定會以爲這對情侶可能是突然吵架而終止了他們原訂的旅行計劃吧？

呂奇追上了美枝，一手勾上了她的臂膀，將她拉住，喘吁着說：「美枝！妳對我的關心和善意，我一定會找機會報答。」

美枝回過頭來凝視着他，良久，才語氣冷冷地問道：「如何報答？」

「當我和妳戀人比槍時，我會手下留情。」

「如果你眞要這樣作，我奉勸你還是跳海爲妙。你也是玩槍的人，自然明白這個道理。對敵人留下餘地，就等於是將槍口對準自己的心臟勾動了扳機，那不是自殺嗎？」

呂奇楞了許久，才聳了聳肩頭說：「美枝！妳是一個很奇特的女人。」

「如果我不奇特，就不可能和『追魂槍』那種奇特的男人同居四年了。」

呂奇緊抓住機會問道：「妳的情人是一個很奇特的男人嗎？」

「是的。」

「奇特到什麼程度？」

「他很有才氣，却自甘墮落；他很善良，也很冷酷；在一個小時之前，他可能隱名到一個慈善機構去捐出一千萬日幣，然而在一小時之後，他可能會爲了一百萬元日幣的酬金去殺死一個人。他根本不愛我，却需要我；我已不愛他，却又捨不得離開他。呂奇！你說，他是不是一個很奇特的人？」

「美枝！」呂奇雙手扶着她的肩頭，輕輕地搖着道：「我突然發現了一個秘密。」

「噢？是關於我的嗎？」

「是的。」

「你說說看。」

「妳很崇拜『追魂槍』，也許妳也很愛他。但是，妳和他在一起，他並不能够使妳得到快樂。」

美枝目光跳動了一下，然後沉着臉說：「呂奇！我們的友誼到此終了。也許你說對了，但不可否認的，他仍是我的情人，也是我的情夫。在午夜之前你們兩人一定會有一場生死之鬥。如果我還和你保持着一種矛盾友誼，那簡直是莫大的諷刺呢。」

呂奇緩緩地點着頭說：「我同意妳的說法。但是，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我都感謝妳，即使在中槍斃命的那一瞬間。」

他默然地看着美枝穩定地走出航海大樓。心中若有所思。不過，這個女人給他帶來的困擾以及心情上的紊亂，並沒有使他氿然。他看了看錶，發覺自己已經將可貴的時光躭擱了許多。現在，他得立

刻趕回東京去了。

下午三點鐘，呂奇又來到了「銀河夜總會」。呂奇一見到松本千代，就劈頭問道：「千代！妳對中村錦次這個人了解多少？」

松本千代神情不禁一楞，以疑惑的目光望着他，喃喃地說：「呂奇！你和他不是老朋友嗎？」

呂奇神情凝重地說：「我了解的只是他的過去，我們分開已經許多年了。一個人由於環境所使然，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轉變。」

「呂奇！我認識他並不太久。不過，當我在J．A．S．服務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是一個擅唱拉丁情歌的男歌手。除此以外……」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千代！妳永遠也想不到他是一個卑鄙手法詐賭的『郎中』。」

「他？怎麼可能？」松本千代似乎不信。「他到我這裏來，不到兩週的時間已經借過兩次薪水了。看起來，他的經濟很拮据。如果他能够輕易地從賭枱上騙錢，他就不會缺錢用了。」

「這就是他墮落的原因。」

「呂奇！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他好虛榮，貪圖享受，揮霍無度，所以才步上邪途。我已見過『神田組』的老闆高橋太郎，他親口告訴我，中村錦次是他手下的一員大將，專門在賭枱上爲『神田組』詐財。」

「呂奇！你當心中了高橋太郎的離間計。」

「離間之計？」呂奇挑起了眉毛，冷冷地一笑。「千代！妳也許還不明白內情。我是用槍緊緊地抵在高橋太郎的後腦上，逼着他說出來的。這是一種傷天害理的勾當，不但逼得一個姓小雪的武師自殺，現在還要逼着他所留下的兩個女兒自動地獻上肉體，讓高橋太郎那個惡魔去享受。因爲她們的父親留下一筆不大不小的賭債，妳明白嗎？」

松本千代顯然非常地吃驚，她緩緩地搖着頭說：「呂奇！人性眞是太可怕了，這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管從那一方面看，中村錦次都像是一個受過良好敎養的人，想不到他的內心竟是那麼卑鄙齷齪。」

「千代！人性是非常可怕的，別去輕信一個人的外表。妳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嗎？」

松本千代搖搖頭說：「不知道。因爲他一向都是按時上班，我也沒有必要去查問他的住址了。怎麼？你要找他？」

「我要問問他，是否眞有這樣一回事。」

「呂奇！你似乎已經面對一個很大難題了。」

呂奇點點頭說：「的確。中村錦次曾經救我一命，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來說，那是最大的恩典。可是……」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一個人的墮落，有許多遠因近果，我當然也不忍心去責備他，只希望他出面作証，指出是受高橋太郎的指使才這樣作的。那麼，小雪姐妹和高橋太郎之間的這筆債務糾紛就算了結了。如此一來，我所攬過來的一椿閑事，也算告一段落。他能够幡然悔悟，改過自新，那當然最好。否則，讓他自生自滅去吧！」

松本千代想了一想，才說：「這樣吧！他不僅是在我這家夜總會獻唱，他另外還有兩家夜總會的演唱合同。我替你設法打聽一下，看看是否能儘快地找到他。但願他不至於躲避你。」

「千代！拜託妳了。越快越好。」

「好！你等一等。」說着，松本千代就拿起了話筒，準備打電話到另外兩家夜總會去查問中村錦次的下落。

「千代！」呂奇站了起來。「我還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查問一條線索，半個小時以後我再打電話和妳連絡好了。」

「好吧！不管能否找到中村錦次的住址，半個小時以後都會有結果的。其實你也用不着這麼心急，他在六點半鐘就會到我這裏來上班了。」

「不！妳一定要儘快找到他。」

「爲什麼那麼急呢？」

「暫時不告訴妳，我走了。」

呂奇匆匆地離開了「銀河夜總會」，立刻召喚了一輛出租汽車，要司機載送他到西銀座的「愛琴海酒廊」去，顯然他是要去會見趙其君。

此刻他的心情多少有點緊張，並非他不够鎮靜，而是他覺得已慢慢地逼近他和死神約會的時刻了。當「追魂槍」露面，要來殺害他之前，只有短短的幾個小時。他一定要在那場生死之鬥開始之前，將小雪姐妹的這椿事料理清楚。

當他在「愛琴海酒廊」門口下車之後，定了一定神，將臉上的表情盡量保持着平靜的樣子，這才緩緩地走了進去。

坐上吧台前的高脚櫈，隨便要了一杯酒，端在手中，淺淺地喝着，而他的目光却在四下瀏覽，但沒有看到趙其君的影子。

呂奇的心中不禁暗暗納悶：趙其君是這裏的老闆，也是「神田組」的小頭目之一，此刻酒客非常地多，趙其君怎麼會不在店堂裏露面呢？

他心中立時昇浮起一個警號，下意識地摸了一摸西裝內袋。他這才想起向松本千代借來的那支「航空曲尺」，已經被美枝押他上船之前繳走了，而他方才却忘記向對方要回來。



手無寸鐵，倒使他產生了一些顧忌，因爲他現在正置身於一座魔窟之中。不過，他仍然鼓足了勇氣，向櫃台裏面調酒的酒保搭訕地問道：「你們的老闆小趙怎麼沒有見到？」

他說的是流利日語，想必那個酒保不會在三言兩語之間就會聽出他是一個外國人。

那個酒保翻起眼睛，掃了他一眼，走到他的面前壓低了聲音問道：「先生！你有事要找他嗎？」

「倒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我只是喜歡喝一杯由他親自調出來的『雪梨酒』。」

「哦！」那酒保漫應着，臉上流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笑容。「那就請你過兩天再來嘗他調理的美酒滋味吧！他有事到別的地方去了。」

「噢？旅行嗎？」

「我不知道。」酒保說完之後又去忙他的事。

呂奇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從事了將近十年的諜報工作，具有超乎一般常人的敏感。趙其君的未曾露面，不是一個好的預兆，說不定他和自己連絡的情況已經被高橋太郎所發覺了。

想到這裏，他匆匆地付了酒賬，將剩餘的酒汁一口喝進了肚內，走出了「愛琴海酒廊」。

剛一出門，就聽見了叭叭兩聲汽車喇叭聲。抬頭看，一輛紅色的跑車停在門口。駕駛座上坐着一個年輕的女郎，她雖然戴着寬大的太陽眼鏡，但是呂奇一眼就認出了她是美枝。於是，他很快地跑過去，拉開車門，坐到她的旁邊。

車門還沒有關上，美枝就已經鬆開了煞車掣，一踩油門，汽車立刻駛動。

呂奇偏過頭去問道：「美枝妳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你又大驚小怪了。」她一面說，一面拉動駕駛旁的一塊活板，指了指裏面說：「呂奇！這是你的槍。」

「感謝妳爲我送回來。」呂奇寬心不少。他將那支「航空曲尺」拿出來檢查一下，子彈仍在，於是挿進了上衣的內袋，又接着說：「妳總是以爲我是一個容易受驚的人，實際上，妳接二連三地作出使我吃驚的事。」

美枝語氣平淡地說：「我卽使不將這支槍送回給你，你仍然可以找到另外一支。那樣將會落你的口實，以爲我怕你用這一支槍去殺死我的情夫。呂奇！你想我會作那種傻事嗎？」

「美枝！我們別說這些門口的話，妳是專程爲我送這支槍來的嗎？」

「我問你！」美枝回過頭來盯了他一眼，那是一個非常凌厲的眼色。「你到『愛琴海酒廊』來幹什麼？」

呂奇楞了一下才說：「想必妳已經知道了。」

「是找趙其君嗎？」

「是的。」

「你害了他。」

「噢？這是什麼話？」

「你昨天晚上在河邊曾經打倒了兩個高橋太郎的手下，其中一個發現你和趙其君二人在酒廊內談話。當你離去後，趙其君就被他們擄走了，想必挨了一頓毒打。否則，他們怎麼會知道你住在『江丸飯店』？」

「妳是說高橋太郎昨天晚上就已經知道我住在『江丸飯店』了？」

「應該說是凌晨。」

「那麼，他爲什麼不派人來找我呢？」

「他爲什麼要找你？他花錢找了『追魂槍』不就行了嗎？請問你，如果高橋太郎不知道你的住址，我又怎麼能够趕到那兒來通知你呢？」

「哦！原來是這樣的。」呂奇喃喃地點着頭，然後問道：「美枝！趙其君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美枝搖搖頭說：「不大清楚，也許已經被丟到『隅田川』裏去了，或者遍體鱗傷地躺在『愛之歌夜總會』的地下室裏，在承受痛苦的煎熬。」

「妳的消息正確嗎？」

「呂奇！你好像又在動腦筋了。」

呂奇神情沉重地說：「美枝！說一句抱歉的話，對貴國同胞作人處事的態度，我不大欣賞。我們中國人講究的是恩怨分明，趙其君算得上是一個血性漢子，他只是因爲眼看着高橋太郎欺負孤寡弱女太過分了，所以才生出了反叛之心。我怎麼能够置他於不顧呢？」

「怎麼？你想單身匹馬地再闖一次『愛之歌夜總會』，到地下室將趙其君救出來嗎？」

呂奇聲音鏘鏘地說：「有此打算。」

「你在作夢。」

「也許。」

「別指望你的運氣一直像中午那樣好。現在的『愛之歌夜總會』已經是戒備森嚴，遍佈槍手。你隨時有被打黑槍的危機。而且我也不可能再度出馬去幫你一次。你可要想清楚。」

呂奇聳聳肩頭說：「那樣倒也不錯。如果我不幸身中高橋太郎爪牙所發出的冷槍，那麼妳的情夫『追魂槍』今天晚上就不會遭受威脅了。」

「噢！你是在用激將法嗎？」

呂奇搖搖頭說：「美枝！妳應該相信，我還不至於有那種卑鄙的念頭。卽使妳肯去幫我，也不過是多一支槍而已，並沒有太大的用處。」

「你認爲救趙其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嗎？」

「在目前的情況來說，救他比解救小雪姐妹的困難還重要。否則，當我面對那位厲害的『追魂槍』時，精力一定難以集中。」

「呂奇！你又贏了。」

呂奇偏過頭去望着她。「是嗎？不過我否認我是因激將法而得勝的。可能是我的好運又來了。」

「別說廢話，我去帮你解救趙其君就是了。」

「妳一個人去？」

「呂奇！」美枝冷冷地笑着說：「你別忽視一個女人的力量。我不用帶槍，也不用帶刀，我却有把握可以將趙其君弄出來。你不相信的話，三十分鐘以後你就可以見到他的人了。」

「美枝！別太對妳自己的魅力自信。十個男人九個好色，高橋太郎可能不會例外。否則，他也不會設下圈套，害死了小雪姐妹的父親，再來動她們的腦筋。不過，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妳的美色也許還打動不了他。因爲他此刻正遭受着我威脅。」

「呂奇！我幾乎想用最髒最下流的話罵你。」

「我說錯了什麼話嗎？」

「你以爲我要靠我的美色去解救趙其君？」

「那麼，妳又有什麼高明的辦法？」

美枝沒有再接他的話，突然將車子停在路邊，揮了揮手說：「你下車吧！」

呂奇看了看車外，對這個地方好像有熟悉的感覺，但他却又不明白美枝爲什麼突然要停車趕他下去。因此，他問道：「我必須要在這兒下車嗎？」

美枝點點頭說：「必須的。路邊就是小雪姐妹的家，等會我將趙其君救出來後，就將他送到這裏來。在我沒有來之前，希望你不要離開。」

「美枝！妳的言行太令人高深莫測了。妳口口聲聲說妳輸給了我，其實我的心智和行動似乎已經完全被妳控制了。」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男人總有自以爲是的一套。」美枝冷冷地說完之後，冷眼等着呂奇下車。然後加足了馬力，疾駛而去。

× × ×

從早上起床到現在，高橋太郎的心情一直沒有寧靜過。呂奇找上門來，弄得他灰頭土臉的。接着，又是中村錦次毅然求去。以高橋太郎一向趾高氣昂的性情來說，這簡直是兩項嚴重的打擊。

他在他那間辦公室裏，來回走動，時而嘆息，時而發出低沉的冷笑。從這些行動中可以看出，他的內心必然是充滿了憤怒和怨懟。

突然，寫字桌的對講機傳來了一個洪亮的聲音：「老闆！有一個年輕的女人要見你。」

「你們認識她嗎？」他低吼問道。

「從來沒有見過。不過，她說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和老闆碰頭。」

「就她一個人嗎？」高橋太郎目下對陌生的訪客已是非常愼重。

「是的。」

「要她將手提包留在會客室裏，然後才帶她來見我。」高橋太郎採取了安全防範的措施。

「老闆！她什麼東西都沒有帶，而且身上的衣服也穿得很薄。我們已經留心觀察過，不可能暗藏着武器。」

「那麼，就帶她到我的辦公室來吧！」

很快地，那個要來拜訪高橋太郎的年輕女人就進入了這間高橋太郎的辦公室。原來，她是剛才和呂奇分手的美枝。

高橋太郎向她打量了一眼，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不過，他却沒有去注意這個印象。大凡年輕美貌的女人，在男人眼中裏，幾乎都是似曾相識的。

他揮退了帶領美枝前來的大漢，然後擺了擺手說：「小姐！請坐吧。」

美枝神色很平靜地坐下去，然後開口說：「高橋老闆！對你的大名早已久仰，今天很幸運地能見到你，眞使我高興。」

高橋太郎語氣冷冷地說：「小姐！這不是社交場合，用不着來這套外交辭令。我的時間很寶貴，請問妳到這兒來有何貴幹？」

美枝故意慢吞吞地說：「高橋老闆！在我未說出來此目的之前，我先有個要求。」

「說吧！」

「請你無論如何要相信我。」

高橋太郎不禁流露出一絲冷笑：「小姐！這種要求未免太勉强了。」

「的確有點，但是對你却是有莫大的好處。」

高橋太郎似乎感到興趣了。他那種傲然的氣色一掃而空，在陰沉的臉孔上浮現了一絲難能可貴的笑容。點了點頭說：「好吧！我信任妳就是。」

「據我所知，高橋老闆今天發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嗯！怎麼樣？」

「一個胆大的中國人要找你的麻煩，對嗎？」

「小姐！我不是一個很容易受驚的人，所以我也不想查問妳這個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現在繼續說出妳來的目的吧！」

「那個中國人在日本有一個女朋友，本來在他的女朋友力勸之下，已打算乘坐一艘豪華郵輪，於下午二時離開橫濱，前往新加坡。可是，在這艘郵輪啓舵航行之前的一分鐘，他突然又改變了計劃，

離開了那艘船，重新回到東京來了。」

高橋太郎的心中暗暗一動，而他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問道：「妳的消息正確嗎？」

「非常正確。」

「小姐！妳是專程爲我送這一個消息來嗎？」

美枝似笑非笑地說：「這個消息大概最多只有一萬日幣的價值。」

「小姐！妳將我看得太小氣了。如果妳眞是爲了出賣消息，索取代價而來，就憑這個消息我至少也要給妳十萬元日幣。」

美枝搖搖頭說：「那個數目離開我心中的目標太遠了。」

「嘿嘿！」高橋太郎乾笑了一聲。「小姐，妳的野心好像很大嘛！我雖然不小氣，却也不是一個亂花錢的人哩！」

「野心不大，怎麼能够和黑社會中最出名的高橋老闆打交道呢？」美枝談笑自如，充份顯示出她是一個見過世面的女人。

「小姐！我應該告訴妳，那個消息值不了太大的價錢。」

美枝突然沉下了臉色，一本正經地說：「如果我能够將呂奇生擒活捉，把他送到你這裏來，高橋老闆能够出多少代價？」

高橋太郎幾乎吃了一驚，他目光烱烱地對她凝視良久，才緩緩地問道：「妳眞有那種本事嗎？」

「高橋老闆！我可不是吃飽飯沒有事作跑到你這裏來開玩笑。我很年輕，也不算太醜，利用這個閒工夫去釣幾個男人，收入也不錯啊！」

高橋太郎突然陷入沉思之中，良久，他才抬起頭來說：「小姐！如果妳眞能够將呂奇生擒活捉送到我這裏來，我給妳兩百萬。」

「不錯！那正是我理想的數目。」

「那麼，我們就成交了。」

「沒有問題，我立刻就可以動手要那個中國人掉進我的圈套之中。不過，我却要向你借用一樣『東西』作爲引誘他的工具。」

「什麼東西？」高橋太郎問得很快。

「說起來那也算是一個人，只不過我不了解他目前是否還有知覺，所以我只能把他當『東西』看待了。高橋老闆，那個人對我所要作的生擒活捉呂奇的計劃而言，却有很大的作用。」

「是誰？」

「那是你的得力幹部之一，他名叫趙其君。」

高橋太郎楞了許久，才流露了一絲勉强的笑容說：「小姐！雖然我是一個很鎭定的人，妳的一番話也難免令我吃驚了。妳對我的動態似乎一目了然，妳能够將妳的身份告訴我嗎？」

美枝毫不猶疑地點點頭說：「當然可以。不過，那需要更大的代價。」

「小姐！像妳這種好手眞是太難找了，如果妳願意加入本組合與我合作一番，我高橋太郎絕不虧待。賺一塊錢有妳五角。」

「條件眞是太優厚了，我會考慮考慮。不過，我在加入貴組合之前，最少讓我有一個機會表現一番。怎麼樣？高橋老闆！是否可以將趙其君借我用一用。」她很技巧地進行着援救趙其君的計劃。

「趙其君那個混蛋和呂奇暗中連絡，被我痛打了一頓。雖然沒有死去，行動却已非常不便，那對妳會有什麼用處呢？」

「高橋老闆！有什麼妙用你就不要管了，問題是，你答不答應將他交給我。」

高橋太郎又考慮了一下，才點點頭說：「好吧！我答應妳將趙其君帶走。不過我要先問一問，妳什麼時候可以將呂奇送到我這裏來？」

「高橋老闆！聽說你已經花了五百萬的日幣的代價，找到職業槍手追魂槍去幹掉呂奇，是嗎？」

「小姐！妳知道的眞不少，的確有這回事。」

「你對他的限期是多久？」

「午夜以前。」

「那麼，我會在他動手之前，將呂奇送到你這兒來，這樣不但可以使你出一口怨氣，也可煞煞『追魂槍』的威風。再說，那五百萬元的日幣也可以要回來。除了你付給我兩百萬日幣之外，你還淨賺三百萬元呢！」

「小姐！妳的算盤打得太精了。好！我等妳的消息。我會派人將趙其君送到妳的車上。如果他眞對妳的計劃有所作用的話，奉勸妳最好先送他到外科醫生那裏去敷一點藥。」

美枝站了起來，冷冷地說：「高橋老闆！還有一句話我不曾交待。」

「請說吧！」

「據我猜想，當我離開之後，你一定會派人跟踪，這是我最討厭事情。」美枝的語氣非常森冷。

高橋太郎不禁又楞住了，他也許從來沒有碰過如此精明厲害的女人。良久，他才點了點頭說：「小姐，妳非常高明，我服了妳，絕不派人跟踪，行了嗎？」

「那我就多謝了。」

「小姐！慢走一步。妳向我提出了這麼多的請求，我總該也可以提出一個請求吧！」

「請說！」

「我想請問芳名。」

「我叫美枝。」她說完之後，就揚長地走了出

去。神態自若，步履穩定。

呂奇說得不錯，她不但是一個神秘的女人，也是一個奇特的女人。但是，她爲什麼要如此熱心幫助呂奇呢？眞是太令人難以捉摸了。

恩怨糾葛

美枝離去之後，高橋太郎立刻撥了一個電話。他顯得很神秘地對着電話聽筒輕聲說：「莫西！莫西！我這裏是『愛之歌夜總會』，有很重要的事，請你們老闆立刻到這裏來一趟。」

說完之後，他也不等待對方的回應，就很快地將電話切斷了。

這個電話是打給誰的呢？

他所稱的老闆又是什麼人呢？

從他的神色看來，對方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不過，二十分鐘以後，這一團迷霧也就解開了。他所要邀請的人正是他在凌晨已經會過一面的日本黑道中最有名的職業槍手「追魂槍」。

「追魂槍」仍是那種打扮，高爾富球帽，寬大的太陽眼鏡，手上戴着一雙薄皮手套，神情間顯得詭譎而又神秘。大概除了高橋太郎這種黑社會人物之外，誰也不敢和他去打交道的。

高橋太郎親自去關上了房門，然後擺了擺手說：「請坐。」

「高橋老闆！有什麼緊急的事情？」

「據我知道，呂奇並沒有走。」

「嗯！怎麼樣？」

「那麼，你就應該趕快地執行你的任務。」

「這一點用不着你操心。我凌晨的時候已經告訴過你了，如果在午夜之前他不離開日本的話，我一定會要他的命。」

「如果呂奇走了，或者他被我的手下幹掉了，那時又該怎麼辦？」

「高橋老闆用不着說外行話，這有一定的規矩。他如果一走了之，我自然退錢。要是他被你的手下先一步幹掉的話，我加倍奉還。」

「嘿嘿！」高橋太郎乾笑了一聲。「這些都是小事，我想另外和你談一樁買賣。」

「噢！又想幹掉誰？」

「一個歌手，他的名字叫中村錦次。」

「追魂槍」身子一動也沒動，但是在寬大的太陽眼鏡所遮蓋的兩道濃毛，却在暗中挑了起來。沉靜了一陣，他才問道：「高橋老闆！那個歌手冒犯你了嗎？」

「老實告訴你，他是本組合許多高級幹部之一，現在他正要背叛我。」

「噢！如何反叛你？」

「他要求脫離本組合。」

「這就算反叛你嗎？」

高橋太郎突然沉下了臉，語氣不遜地說：「『追魂槍』！你問我這些話，已經違犯規定了。如果你有興趣接下這筆買賣，你就開價，價錢不合適，我們可以不談。你不應該追根究底，問我爲什麼要幹掉他！」

「抱歉！」「追魂槍」低低地說了一聲。

「怎麼樣？打算接這筆買賣嗎？不過，我要先告訴你。如果你要接下的話，一定要在晚上六點鐘之前將他幹掉，價錢隨你開好了。」

「追魂槍」沉思了良久，才站起來點了點頭說：「好吧！我答應了。不過，我暫時還不能收你的錢。」

「爲什麼？是準備隨時反悔嗎？」

「也許。不過，在六點鐘以前，我會和你再碰一次頭，請高橋老闆等待我的電話。你別把中村錦次這個歌手看得太簡單。他的機智和那個名叫呂奇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不相上下，所以我需要仔細地考慮一下，倒不是我怕事，而是怕誤了你高橋老闆的大計。」

「嘿嘿！」高橋太郎冷笑了一聲。「想不到鼎鼎大名的『追魂槍』如今辦事也謹愼起來了。好吧！你如此小心翼翼，我倒非常高興。那麼，在六點鐘之前，我等你的電話。」

「好！」「追魂槍」站了起來，同時舉起他的右手，向高橋太郎揮動了一下。那隻戴着黑色手套的手在搖動之間，活像一具招魂幡，使高橋太郎有觸目心驚的感覺。

× × ×

下午四時，美枝回到了她所居住的「富士女子公寓」。幾乎可以說是從凌晨到現在，她都沒有好好地休息過，尤其駕車奔馳於京濱公路之上，使她汗流浹背。她目前迫切需要洗一個澡。

當她取得鑰匙，打開房門，走進房中之後，不禁微微吃了一驚。原來，她的床上躺了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正是呂奇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中村錦次。

美枝看淸是他之後，這才吁了一口長氣，以不太起勁的語氣問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剛到。」中村錦次從床上坐了起來，目光凝視着美枝。「我看妳好像很累。」

「是的。別煩我，讓我先安靜地在浴缸裏泡一會兒。」邊說，邊脫去身上的外衣向浴室裏走去。

中村錦次沒有再說什麼，揮了一揮手，自己點燃了根香烟，用烟霧來打發他那畧顯煩躁的心情。

美枝在浴缸裏泡了將近有半個小時之久都沒有出來，這使得中村錦次有些不耐煩了。他走過去，打開了浴室門，一隻手臂倚在門框上，語氣緩慢地說：「美枝！妳好像不大開心！」

美枝豐滿的胴體浸沉在淨明的浴水中，顯得格外地晶瑩透澈。她仍然保留原來仰躺的姿勢，一動也沒有動，口中以顯得很冷峻的聲音說：「中村！我對你的作法有些不大明白。」

「美枝！妳怎麼懷疑起我來了？」

「呂奇是你的朋友，你應該幫助他。你勸他離開是非之地是對的，但是你應該光明正大地去告訴他利害關係。就算是你給『神田組』作詐財的工具這樁隱密抖露出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爲什麼要我冒充『追魂槍』的情婦，跟他串演一幕接一幕連續的假戲。」

「美枝！妳用不着懷疑，更用不着追問。呂奇的個性我非常了解，我勸他，他不會走。我向他抖露眞相，他不但想要解救小雪姐妹，甚至還想解救我，那不是更替他增加痲煩了嗎？」

「但是你這個妙法却也沒有生效。到現在爲止，呂奇還以爲我眞是『追魂槍』的情婦。我幾乎有些暗中高興，因爲我的演技太好了，將來有機會我眞想到電影圈內去求發展。」

「可是他仍然沒有走啊！」中村錦次語氣沉重地說：「這是我不曾想到的結果。我很信任妳的機智，這一次却失敗。」

突然，美枝的身體側了過來，偏頭望着他，顯得有些緊張地問道：「中村！『追魂槍』的槍法眞是那麼厲害嗎？」

中村錦次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沒有一個人能够與他爲敵。」

「中村！在沒有認識呂奇之前，我已經聽你談過他無數次，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深。聽說他的槍法也不錯，而且我發現他這個人不但機警，而且還鎭定得出奇。如果他能够贏得『追魂槍』，也算是去掉了一個殺人魔王，你又何必勉强他逃掉呢？」

中村錦次忽然低吼着說：「美枝！不要說下去了。任何人也贏不了『追魂槍』。」

美枝從浴缸爬了出來，拉過一條浴巾圍在身上，兩道目光像釘子一樣釘在中村錦次的臉上，一動也沒有動，語氣緩慢地說：「中村！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無論如何要老實地告訴我。」

「美枝！妳應該知道，我對妳一向是忠實。」

「我知道。但是，男人也應該有他們的秘密，尤其像你們這種在黑道中闖蕩的男人，所以有許多事情我都沒有問過。比如說，關於『追魂槍』要狙殺呂奇的事，妳是怎麼知道的？」

「……妳不要問我，讓我保留這個秘密吧！」

「那麼，你容我再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好嗎？」

「妳問吧！不能回答的我不會告訴妳。」

「你認識『追魂槍』嗎？」

這個問題竟然使得中村錦次一時回答不出。半晌，他才搖搖頭說：「我不認識他。」

「那麼，你怎麼知道他的槍法非常厲害呢？」

「美枝！我過去玩過槍。雖然我不認識『追魂槍』，但是日本黑道中有幾個很高明的槍手，都已經先後死在他的槍下，由此可以推斷出，他的確是太厲害了。而且，據一些傳聞併湊起來所得到的跡象，『追魂槍』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他很狂傲，但他有時却又非常自卑。他很善良，但他也很殘酷。他也許無心置呂奇於死地，但是眞正到了亡命一拚的時候，他絕不會留下一絲餘地的。所以呂奇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

美枝不禁啞然失笑了：「中村！方才在呂奇面前，我爲了讓他相信我的確是『追魂槍』的情婦，我也曾經煞有介事地描述『追魂槍』的爲人和性格，却想不到所描述的剛好和你現在所說的一樣。」

「那眞是太巧了。」

美枝搖搖頭說：「中村！這並不是湊巧。」

「噢！難道在妳的腦海中已經幻想出『追魂槍』的一個輪廓了嗎？」

「不，照你方才的說法，『追魂槍』的性格和你的性格似乎很相近。我剛才在呂奇面前所描述的，實際上就是我對你的觀感。」

中村錦次的目光突然跳動了一下，表情也爲之一凜。但是那種驚異的神情却又一閃即逝，並沒有被美枝所捕捉到。

他很快地又恢復了滿面笑容，拍了拍美枝的肩頭說：「來！美枝妳應該休息一會兒，讓我摟抱着妳安安靜靜地睡半個小時吧！」

美枝對他嫵媚一笑溫馴地依着他向床榻走去。

她對呂奇曾經說過，她並不是一個溫柔如水的女人，實際上，任何一個女人都是[illegible]柔情的，只是一般愚蠢的男性沒有將那股柔情引導出來罷了。

中村錦次突然有了一股衝勁，擁着她輕聲細語地說出了他今後打算重新作人的計劃。美枝的臉上綻開了滿足的笑容；在甜蜜中沉睡在中村錦次的臂彎裏。

× × ×

小雪姊妹的父親幹了一輩子的武師，自然這兩個小妮子也懂得治傷之道；而且家中還存有現成的傷藥，她兩人合力檢查了趙其君的傷勢，並爲他敷上了藥，將他安頓在小雪春子的床上。

呂奇有過受傷的經驗，他發現趙其君的傷勢並不過份嚴重。只要得到充份的休息，很快就會復原的。忙亂一陣，眼看又過了下午四點半鐘。

小雪美江去了洗手間，小雪春子爲呂奇倒了一杯茶，趁機問道：「呂先生！方才護送趙先生到這兒來的那個人是誰？」

「一個神秘的女人。」

「噢！她不是你的朋友嗎？」

「她是我的敵人的朋友，不過，她却是一個善良的女人，她幫了我不少忙。」

「那我就不明白了！」小雪春子喃喃自語說：「她是你敵人的朋友？但她却在幫助你？這……」

「春子！」呂奇努力在臉上擠出一些笑容。「妳還年輕，有許多事妳是不會瞭解的。我可以淺署地打個比方給妳聽。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他的願望，但是往往事與願違。那個女人就是如此，她很善良，但是命運却將她安排在歹徒的身邊；她渴望作一點正直的事，但是環境却逼使她助紂爲虐。長期受良心的譴責，一旦機會到來，該他有所表現的時候，他就會不顧後果地去做一些嚮往已久的事。妳懂了嗎？」

「唔！」小雪春子點着頭。「我好像懂了。」

她眞的懂了嗎？呂奇知道她只是表面的附合。一個沒有昧着良心作事；從來不曾受過良心譴責的人，是永遠不會瞭解這種深奧的人生哲理的。

二人無言，呂奇慢慢地啜飲着茶汁。

小雪春子突然將目光凝注在呂奇的臉上訝然地說：「呂先生！你的雙眼佈滿了血絲哩！」

「哦！」爲了寬慰對方，呂奇流露了輕鬆的笑容。「覺睡得不够，沒有什麼關係。」

「你到妳姊姊的床上躺一會兒吧！」

呂奇也眞想抽空睡一下，因此下意識地看了看表，四點四十分，這才使他想起了和松本千代約定那一通電話。因此，他連忙地搖搖頭說：「不了！我和朋友還有一個約會呢！」

小雪春子關切地問道：「很重要嗎？」

「非常重要，我托朋友打聽一個消息。」呂奇說到這裏壓低聲音：「我的話告訴妳姊姊了嗎？」

「告訴她了，她也答應了不再去『花月座』上班。她是一個很任性，又很倔强的人，但她却接受你的幫助和勸告，你發現沒有，她今天連一滴酒都沒有沾，這都是你的賜與。」

「別這麼說了！」呂奇笑了笑，然後又神色鄭重地說：「我走之後，關緊大門，不要亂開。即使是熟人，也讓他空跑一趟。如果我來，按電鈴時，我會按出一長兩短的暗號。」

「我會記住的。」小雪春子的頭突然垂下去。說話的聲音也很低，「呂先生！你能趕回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嗎？我要作幾樣日本料理給你嘗嘗。家母今天的精神也很旺健，我想利用晚餐的時候介紹你們互相認識。」

「不了！」呂奇像在躲避什麼似地向玄關處走去。「等這件事結束之後，我再嘗嘗妳的料理絕技吧！」

「那麼，你多多保重吧！」小雪春子語氣近乎哽咽，那種聲音令呂奇感到無比的震驚！因爲他不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槍手，却是害怕女人的柔情。

小雪春子一直將呂奇送到門口，在呂奇連連的催促之下，她才關閉了大門。

不遠處，就有一座公用電話亭，呂奇疾步走了進去。

松本千代似乎已經等得發急了，只聽她嚷叫着說：「呂奇，你怎麼現在才打電話來？」

呂奇道：「被另外一件事情躭誤了。妳有了消息嗎？」

「沒有人知道中村錦次的住處。」

「哦——」呂奇失望地低呼了一聲。

「別急！我得到了一個電話號碼，據說可以利用那個電話和中村錦次連絡。」

「妳打電話試過了嗎？」

「沒有。我發現中村錦次的行踪太過神秘，所以不敢輕試，不過，我却循着這個電話號碼查到了進一步的資料……」

「千代！快告訴我。」

「別那麼心急呀！」松本千代從容不迫地說：「有一個姓橫山的女人，曾經在一家私人偵探社作過助手，她很愛中村錦次，據說中村錦次也很愛她。二人一直保持得很親密的關係。那個電話號碼就是橫山的。」

「消息確實嗎？」

「我在J·A·S·服務建立不少關係，這個消息是利用那些關係查出來，我相信絕對正確。」

「千代！妳知道那個女人的寓所嗎？」

「呂奇！你是否打算親自去一趟？」

「是的。」

「呂奇！別太信任友誼，那是靠不住的。」

「我知道，快告訴我吧！」

「聽着：赤坂室町十丁目『富士女子公寓』三零五號房。呂奇，記住了嗎？」

「記住了，謝謝妳。」

「小心點啊……」

呂奇唯恐一長串囑咐，叮嚀躭擱了時間，連忙將電話掛斷了。

雙重身份

美枝的確很累，所以睡得很沉，她連中村錦次何時離她而去都毫無所覺，直到門鈴聲驚醒了她，才發現中村錦次不在了。

門鈴聲仍在响着，她匆忙地披上了一件睡袍，走去開門。心裏却在尋思：是中村錦次去而復回嗎？他不是有鑰匙嗎？爲什麼還要按門鈴呢？

她的心中雖接連昇浮起疑問依然打開了房門。當她發現站在門口的竟是呂奇時，她的心房幾乎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呂奇也是相當吃驚的，由於過度的驚異，反而使他顯得出奇地鎭靜。語氣冷冷地問道：「橫山小姐！我可以進來嗎？」

美枝讓他進來，以軀體將房門推上，突然在她的臉上出現一股鄙夷的神色，冷笑着說：「原來你在暗暗地跟踪我！」

「美枝小姐！妳這句話說得太不聰明了。我如果是暗中在跟踪妳，充其量也只能知道妳的住處，不可能知道妳姓橫山，也不可能知道妳曾經是一個私家偵探的助手，更不可能了解妳愛着那位偉大的男歌手中村錦次先生了。」

現在，美枝是眞正地感到驚異了。她聲音顫抖地說：「呂奇！你……你這些消息是從……何處打聽來的？我和中村從來不曾在公共場合露過面！」

「如果妳能鎭定一點，我還可以告訴妳一個更大的秘密。」呂奇語氣顯得異常地冷酷。

「什麼秘密？」她的目光不安地跳動着。

「中村錦次不但是一名詐賭『郞中』，也是一名職業槍手！他就是日本黑道中赫赫有名的『追魂槍』。」

「不！不！」美枝連連地搖頭，嘶吼着說：「呂奇！你誤會了，中村不是『追魂槍』。」

「用不着再來這一套了，這台假戲已經到了高潮，妳還不打算落幕宣告劇終嗎？」

「呂奇！他眞的不是『追魂槍』。」

「但是妳却是『追魂槍』的情婦。」

「那是我冒充的。」

「冒充！」呂奇的神色好像在這一瞬間冷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又問道：「爲什麼？」

「是中村要我這樣作的，也是爲了你好，因爲你留在此處，一定會被『追魂槍』殺害。」

那是眞的嗎？呂奇心中暗暗地想。他看看美枝的神情，是那樣焦急是那樣不安，應該是眞的了。

呂奇將語氣緩和一些說：「美枝！我和中村是多年的老友，而且在戰場上他還救過我。妳如果再隱瞞事實，對我，對他，都會造成可怕的傷害。」

「呂奇！」美枝衝過去抓住他的肩頭，用力地搖撼着。「你一定要相信我，他的確不是『追魂槍』，由於環境所迫，由於他貪慕虛榮，陷入『神田組』，成爲一個詐賭的『郞中』，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因爲如此，我才陷于又愛他，又恨他的矛盾心情之中。不過，這種矛盾心情已經在半個小時以前消失了，他眞摯地告訴我：爲了不使我痛苦，爲了在你這樣一個有作爲的好朋友之前而不覺得自卑，他寧願過清苦的日子，不惜任何代價也要脫離『神田組』，重新好好作人。」

「眞的！」呂奇不知道心中是什麼滋味，他只感覺到內心有無比的激動。

「呂奇！你一定要相信我。」

呂奇抬起手來，輕摟着她的肩頭，輕聲說：「美枝！我相信妳。」

美枝笑了，也同時迸出了眼淚。帶淚的笑，顯得很美，很眞。她將面頰埋進呂奇的懷裏，以激動的聲音說：「呂奇！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像現在這樣高興過。」

呂奇輕輕將她推開，抬起她的下顎問道：「中村錦次呢？」

「不知到那兒去了。」

「他還會再來嗎？」

「會的。六點半他要到『銀河』去演唱，他通常都是六點十分在這兒換好了衣服離開。」

呂奇抬看腕錶，現在才五點二十分。他沉吟了一陣，才說：「我等他回來，我們兩個人必須要好好地談一次。高橋太郞是個陰險人物，未必肯輕易讓他脫離『神田組』的。」

「呂奇！」美枝關切地說：「你雙眼發紅，神情疲倦，我看，你還是上床躺一會兒吧！」

「我眞的想睡一會兒，」呂奇不由自主地伸了個懶腰。「不過，我怎麼能在這裏睡呢？」

「呂奇！你和中村可以說是生死之交，怎麼還顧忌這些呢？快躺到床上去吧！」

「妳呢？」

「我已經睡過了，已不再感到疲倦。」

呂奇也不再顧忌什麼，和衣躺上了床榻。對美枝，對這個房間，他都有安全感。因此頭一放上枕頭，就酣暢地進入了夢鄉。

美枝爲他脫去鞋子，並爲他蓋上毛毯。

她靜靜地坐在床邊，凝神地端詳着呂奇。她也是許在將呂奇和中村錦次二人作一個比較吧！

她也很累，方才正在熟睡中却又被門打吵醒。

在床邊上只坐了幾分鐘，睡意就爬上了她眼皮去。

她想到長沙發上去躺一會兒，却懶得站起來走動。在朦朧中她也倒了下去，橫在呂奇的脚邊，一隻手不自覺地摟住了呂奇的雙腿，就那麼安詳地睡着了。睡袍的衣襟從床邊垂下，露出了兩條雪白豐潤的大腿。

几上的鬧鐘是永不疲倦，它仍是辛勤地走着。

這時，長短針正指在五時三十七分的部位。

× ×

五時四十分。若是夏季，這時天邊正簇湧着燦爛的晚霞。然而現在却是深秋，天空已是一遍灰黯，遙望新橋銀座一帶，早已閃亮了五光十色燈火。

寒意侵人的秋風從運河上吹來，吹走了河濱公園稀有的遊客。落葉在地上打轉顯得無比的蒼凉。

在蒼茫的夜色裏，在慘白的路燈照射下，河濱公園裏只有一個遊客，那是一個冷靜得如石膏像一般的男性遊客。

他坐在一張長條木椅上，背對着運河，面對着河濱公園的出入口處，他到此已有十分鐘之久，却始終不曾動過。

他的一雙手揷在米黃色風衣的口袋裏，頭上一頂高爾夫球帽的帽沿壓得很低，臉上還戴了一副顏色很深，又特別寬大的護目眼鏡，幾乎遮去了半個面孔。

他很神秘，也很沉靜。

他是誰呢？

原來他就是職業槍手「追魂槍」。那麼，他在這兒等誰呢？答案緊接着揭曉，此刻正有一個男子走進了河濱公園向「追魂槍」坐的地方走過來，他雖然也戴着深色的太陽眼鏡。但是我們一眼就可以認出他是「神田組」的老闆——高橋太郎。

高橋太郎緩緩走到「追魂槍」的面前，在距離他約莫十步的地方站着，「追魂槍」也從長條木椅上站了起來。

高橋太郎冷冷地說：「我和黑道人物打交道，一向都在我的辦公室，今天却破例到這裏來和你見面，而且還是一個人，你的面子眞是够大了。」

「謝謝！」他的聲音很低，很冷。

「我到這兒來不是爲了只聽這一句話的。」

「有兩件事我要當面向高橋太郎說明白。」

「請說，我在聽。」

「我是一個職業槍手，多年來在槍法上我不曾輸給任何人，在黑道中我建立懾人的聲威和良好的信譽。遲早我會退休，或者死在更高的槍手的手下。在退休，或者被殺之前，我不願破壞我信譽。」

「唔！」高橋太郎漫應了一聲。

「我既然收了那五百萬元的半張鈔票，殺死呂奇就成了我的職責，只要他在午夜之前還不離開日本，我就一定要幹掉他，這一點請高橋老闆放心。如果呂奇的槍法比我更厲害，那我只有死前說一聲抱歉了。」

「唔！」高橋太郎仍是漫應着。

「關於另一樁買賣，也就是幹掉男歌手中村錦次的任務，恕我不能接受。」

高橋太郎以異常平靜的語氣說：「能告訴我爲什麼原因嗎？」

「因爲我就是中村錦次。」他以左手抬高了帽子，摘下了眼鏡，同時，說話的聲音也變了。他的右手仍然揷在風衣口袋裏，非常明顯，手裏正握着他那枝無數人喪命的「追魂槍」。

這一個出乎意外的雙重身份的揭露，按照常情，應該要使高橋太郎大吃一驚。然而他的臉上反而浮現了陰冷的笑容，語氣平靜地說：「中村！這是我早已知道的秘密，你不曾想到吧？」

「你胡說！」中村錦次低吼了一聲。

高橋太郎冷笑着說：「你是一個歌手，爲了模仿歐美一些名歌星的腔調，所以你會改變你的聲音。你自以爲有雙重身份對你比較安全。而我呢？關於你有雙重利用價值，所以也不願將你秘密揭穿。中村錦次！現在你該要吃驚了吧！」

中村錦次沉聲說：「高橋老闆！你不要自以爲得意。我曾經發過誓，『追魂槍』的眞面目絕不能被人識破，即使和我同床共枕，有過肌膚之親的情人也不例外。你已經違犯了我的誓言。」

「那該怎樣辦呢？」

「殺死你杜絕這個秘密，這就是我請你到這兒來的原因。你也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仍然要給你一分鐘的時間做死前禱告，現在就開始吧！」

高橋太郎冷笑着說：「中村錦次！你是一個很有名氣的職業槍手，很有點鎭定的功夫。如果我告訴你，在你的右後方二十碼處有一挺手提機槍正瞄準着你，想必你是不會吃驚的。」

中村並沒有回頭去觀看，他低吼着說：「你少來這一套！快些禱告吧！你還有半分鐘可以活。」

「五郎！」高橋太郎提高了聲音喊着：「開三槍向我面前這位偉大的職業槍手示警。」

噗噗噗！三股熱風自中村錦次的頭頂飛過。

中村錦次吃驚了，他一向警覺性很高，而今晚有人摸到他的身後釘上了却還一絲沒有發覺。

「中村！」高橋太郎連連地冷笑着說：「你吃驚了吧？比槍，我一定贏不了你，鬥智，你却非輸不可。你在電話中沒有要我帶錢來，這是反常的，因此，我就猜到了你的用心，在遠處，我以望遠鏡看清楚了你坐的方向。於是五郎乘坐汽船從運河而

來，當你集中精力在和我說話的時候，五郎無聲無息地潛到你的背後。中村！是男子漢大丈夫就該認輸。」

中村錦次毫不氣餒地低吼着說：「高橋！你不要得意。即使五郎先開槍，你也逃不過我的『追魂槍』。」

高橋太郎點點頭說：「可能。但是我不以爲你會那樣作。」

「別太自信。」

「並非我太自信，而是我對你的職業信譽很有信心。你收了我的錢，却沒有殺死呂奇。你如果現在和我同歸於盡，你的威信豈不是坍倒了嗎？」

中村錦次怔住了，良久，才語氣悻悻地說：「可是我也不會束手等你槍殺。」

「中村！我並不想殺你。」

「這才眞是令人吃驚的事。」

「中村！別以爲我在玩弄什麼詭計。我需要你去殺死呂奇，也需要你繼續不斷地去殺死有心和我作對的人，更需要你靈巧的手法在賭桌上給我賺進大筆的金錢，我爲什麼要殺死你？」

「因爲我的誓言迫使我要殺死你，你若不除去我，將永遠對你產生威脅。」

「希望你能改變你的心意。」

「我也許會答應你，但你怎麼能够相信那是眞誠的承諾？」

「哈哈！」高橋太郎乾笑了一聲，接着語氣一沉，「在黑社會中我是出名的陰險人物，但是你却敢與我打交道，我也是一樣，既然要利用你的長處，就不會對你產生畏懼。」

「高橋！你的說法有些使我心動了。」

高橋太郎伸出了右手，嘿嘿地笑着說：「那麼，緩慢地伸出你的右手和我握一握吧！」

「也許當我和你握手時，五郎就勾動槍機。」

「殺死你，等於摧毀了一道保護我的牆壁，也無異毀掉了一座印鈔票的機器，我會那樣傻嗎？」

「我還需要得到一項保證。」

「你說吧！」

「如果追魂槍的眞面目一旦洩漏，我的生命就產生了嚴重的威脅，你應該明白我的仇家太多。」

「我絕對不會洩漏，」高橋太郎突然壓低了聲音：「至於五郎，他是我的心腹，相信也不會洩漏這個秘密。如果你還不放心的話，你儘管找機會將他幹掉。中村錦次！只要你對我忠誠，我將不計代價。」

儘管中村錦次的性格有其殘忍冷酷的一面，也有其善良脆弱的一面，高橋太郎的話多少使他的心念產生了動搖。當然，這也可能是對方的詭計，目的在騙他的右手離開衣袋中的槍。

人，都是有求生慾望的，除非已到了無可選擇的地步。因此中村錦次面臨需要以勇氣來作明智抉擇的最重要時刻。

他衡量高橋太郎對他的需要，也突然想到了橫山美枝對他的期望。以及方才對她所作的承諾，不是答應她，重新作人，和她共渡一個清苦，却很幸福安然的下半輩子嗎？

若是和高橋太郎同歸於盡，那就等於砸破了橫山美枝的好夢。生命都沒有了，還談甚麼？只不過留下悲凉的歲月和痛苦的回憶給她而已……。

「中村！」高橋太郎的話聲打破了他的沉思。

「你還在考慮嗎？」

中村錦次回過神來說：「你是一個鬥智的好手，我自然也該運用一下我的頭腦。」

「放棄吧！」高橋太郎伸着手向他走近。「你和我鬥智，絕對佔不了便宜，伸出你的右手來，我等着寶貴的一握。」

中村錦次看淸了高橋太郎的神色，在他那陰冷的神色中，也透出了一絲誠意。當他正要伸出右手時，另一個念頭却閃過了他的腦際。

他突然想到呂奇。

在午夜來臨之前，呂奇是絕不會離開日本的。那麼，在這一握之後，他就要面對呂奇，來一次生死存亡的拚鬥了？他並不畏懼呂奇可能會殺死他，然而他却唯恐自己會殺死呂奇。他珍視呂奇的生命，因爲那一條生命是他救活的。

現在，他怎能再去摧毀那條生命呢？

高橋太郎冷冷的聲音又在漆黑的夜空裏响了起來：「中村！你還在考慮嗎？」

中村錦次心中一面在暗轉念頭，一面語氣緩慢地說：「一個職業槍手最重要的是一個『狠』字，槍法還在其次。我現在處於五郎先生槍口的威脅下和你握手言和，分明是軟弱的表現。我不知道今後在你的心中是否仍然保持着最重要的地位。」

「中村，你說錯了，這並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最明智的決定。你固然在五郎的槍口威脅之下，而我不也是在你的槍口威脅之下嗎？別想得太多，我等着你的友誼之手。」

中村錦次方才說那些話只不過是藉故拖延時間，以便作一番深思熟慮。現在他已經決定了伸出手來和高橋太郎一握，那不是友好的表現，而是一個計謀。

他迅速地轉頭，看了看二十碼以外的五郎，然後向前走了兩步。表面上是更接近高橋太郎，其實他是和對方站在一條直綫上，使得五郎開槍時有所

顧忌。

然後，他緩緩地從風衣口袋中將右手抽出來。

高橋太郎顯然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連忙將他的手握住，搖撼着說：「中村！等你的友誼之手，比請你殺人還要困難呢！……」

中村錦次看準機會突地抓牢了高橋太郎的右腕，用力往回一帶，同時左手托向對方的脅下，想將對方摔倒制服。

由於他手上戴着皮手套，顯得太滑，叭地一响，高橋太郎的手腕竟然掙脫了。

現在，高橋太郎正橫在他與五郎之間，對中村錦次來說，這眞是一個大好機會。他迅速地將右手挿入風衣口袋，準備掏槍。

孰料，高橋太郎也是個纏鬥的狠手，飛身前撲，將中村錦次攔腰抱住，彷彿在他的身上加了一道鐵箍。任憑他如何掙扎，也脫不出對方那兩隻堅强有力的手臂。

五郎已迅速地趕到，他不需要開槍，只要用槍柄狠狠擊下，中村錦次的頭顱也要開花。

驀然，一條人影飛快地從一叢冬青樹後閃出，夜空中响起一聲低叱：「五郎！要命就不要動。」

同時，撲地一响，子彈拖着紅色火尾自五郎的頭頂擦過，那道火光和呼嘯之聲像是一道符咒，將五郎的身體硬釘住了。

「高橋老闆！」那個突然出現的人又說：「帶着你的部下快些走……中村錦次！你也給我老實一點，否則我一槍打斷你的手腕。」

接二連三的奇變，顯然使得高橋太郎驚震不已。楞了一楞，才鬆開了中村，和五郎倉皇遁去。

中村錦次果然沒有妄動，直到高橋太郎去遠，他才吁出一口長氣：「嗨！妳是千代小姐！」

這是任何人也想不到，來人竟然是松本千代。

她走到中村錦次的面前柔和地說：「你不應該吃驚的，我幹過特種工作，要釘上你並不困難。」

「也因此發現了我的雙重身份。」

「可以說是發現了你的三重身份，你也要殺我滅口嗎？」

「我不會忘記方才是妳救了我。」

「別人想救也救不了，最重要的是要自救。」

中村錦次搖搖頭說：「警方在追捕『追魂槍』，黑道中不少人物也在追蹤『追魂槍』，高橋太郎很可能會來一手『借刀殺人』之計。」

「中村！去找呂奇。」松本千代揮着手說，「你以前救過他，現在輪到他挽救你了，相信他不會拒絕。」

「千代小姐！我有一個請求。」

「中村，因爲呂奇的關係，我們也算是朋友。不要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

「千代！我求妳保守這個秘密，不要讓呂奇和美枝知道。我猜想美枝的寓所被妳打聽到了，否則，妳不可能釘上我。」

「不但我知道橫山小姐的住處呂奇也知道。」

「眞的？」

「呂奇正在橫山小姐那兒等你。」

中村錦次楞住了，良久，他才顯得很軟弱地問道：「千代！妳答應我的請求了嗎？」

「爲甚麼要那樣作？」

「千代！妳一定要相信我的話。」

「我自然相信，如果不是我發現你還有善良正直的一面，我方才就不會挺身救你了。」

中村錦次喟嘆着說：「我的本質也許還可以救，然而我過去的行爲却已經注定了我的命運。所以我不想作無謂的掙扎，只想作一件有意義的事，用來贖回我過去所犯的罪孽。」

「中村！你眞的有這種想法嗎？」

「請相信我。」

「好！我答應你暫時不將這個秘密洩漏。」

「謝謝。」中村錦次雙手貼在腿上，向松本代行了一個日本傳統式的九十度鞠躬禮。

矛盾的愛

睡眠是甜美的，尤其是在極度疲倦的時候；唯一的遺憾是，睡眠者無法在熟睡時保持優美姿態。

橫山美枝正是如此。

她原先是倒臥在呂奇脚頭的，現在，她却已躺在呂奇的懷裏了。手臂摟着呂奇的頸項，一條粉腿也跨上了他的腰。那完全是一種無意的動作，也許她還以爲摟抱的是一個枕頭。

突然，房門的鎖柄在輕輕地轉動；然後房門緩緩推開，一個人影輕巧地閃了進來。他——正是從河濱公園趕回來的中村錦次。

橫山美枝入浴後就上了床，呂奇來時，她又是匆促地披上睡袍而起；因此在那件寬鬆的睡袍內是完全赤裸的胴體。他們現在的睡姿又是那樣親熱，敞開睡袍中襟處更暴露了美枝肉體上的神秘地帶。

中村錦次的雙眼中立刻噴出了熾熱的火燄。怒火，妒火，熊熊的烈燄燒着他，使他理智喪失，血液沸騰，在這一瞬間，他幾乎昏眩倒地。

他咬緊牙齦，猛烈地搖搖頭，然後大吼了一聲：「馬鹿！起來。」

這一聲怒吼，就像是夏日晴空突傳焦雷；即使三日未眠，極端疲累的人也會沉睡中驚醒過來的。

呂奇首先睜開眼睛，翻身坐起。橫山美枝也醒了，她立即發現自己的失態之處，不禁發出一聲低呼。不待呂奇下床，中村錦次就一把抓住他的領口：將他從床上提了下來，鐵拳猛揮，嘭地一聲，狠狠地敲上了呂奇的下顎。打得呂奇連退幾步跌坐在地上，口角流出鮮紅的血漬。

呂奇明白了中村錦次的原因，所以毫未反抗，以免發生更深的誤會。

橫山美枝自然也明白，不過她却沒有呂奇那樣冷靜。她一見呂奇打倒在地上，連忙大叫道：「中村！你怎麼不問青紅皂白地亂打人？」

拍拍兩响，她的雙頰挨了重重的耳光。和呂奇一樣，血漬從嘴角處流了出來。

呂奇站了起來，以冷峻的聲音說：「中村錦次！你瘋了嗎？」

嘭！又是一記狠拳。打得呂奇一個踉蹌。

呂奇以手背揩拭了嘴上的血液，冷冷地問道：「中村！你打够了麼？」

毆鬥必定要你來我往才激烈，呂奇不動手，使得中村錦次的火氣漸低。他氣呼呼地說：「你爲甚麼不還手？」

「我從來不和瘋子打架。」

「我是瘋子？那麼，你就是豬，骯髒的豬。」

「中村！我明白你打我的原因。如果你那樣，簡直是侮辱美枝。你才是豬，愚蠢的豬。你知道美枝愛你愛得多麼深嗎？」

「她愛的是你。」

「中村！」橫山美枝哭了起來，她畢竟是一個情感脆弱的女人。「你在胡說，呂奇是君子，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要侮辱他。」

中村錦次轉過頭去，以惡毒的眼光望向她，低叱着說：「他是君子，我是流氓。正因爲如此，所以妳才愛上了他。」

橫山美枝不甘示弱地說：「中村，說話要有憑據；你不能信口開河。」

「當然有憑據。」

「拿來。」

「我要妳用武力逼呂奇離開日本，妳却在槍內裝着空彈殼，故意給呂奇機會，好使他留下來。妳別以爲我不知道這件事。」

「是的。」橫山美枝點頭承認。「我不願意呂奇離開日本。」

「美枝！妳承認了？」

「我要呂奇留下來，是爲你好。」

「爲我好？」中村錦次連聲冷笑。「留下他來擁抱我的情人上床，這是爲我好嗎？」

「中村，」橫山美枝咬牙切齒地說：「你不能這樣血口噴人。呂奇太累，是我要他上床躺一會兒的。後來我也累了，也不知道是怎麼睡到他身邊去的。就是這麼回事，信不信由你。」

「美枝！妳不能否認妳在愛呂奇。」

「不錯，我愛他，那只是敬愛，因爲他比你像一個男子漢。我留下他，也只是希望他能喚醒你的愚昧，挽救你的沉淪。你不妨捫心自問，你的行徑像一個正大光明，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嗎？」

中村錦次楞住了，也許他的內心正有莫大震動。呂奇趁機挿口說：「中村！你很令我失望，你的理智怎麼不見了？」

中村錦次低吼着說：「呂奇！用不着說這些廢話。午夜之前離開日本。你還來得及，午夜前，最少還有十幾班飛機。」

呂奇冷冷地搖着頭說：「對不起，我無法接受你的好意。」

中村錦次厲聲說：「你等在這兒送死嗎？」

「那也許正是我來東京的目的。」

「呂奇！別太自信，你以爲你的槍法準定可以勝過『追魂槍』？」

「我也許可以讓他先我一秒鐘拔槍。」如果呂奇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中村錦次就是「追魂槍」，他一定不肯如此說，可惜他不知道。

中村錦次面上突又呈現怒容，所幸那股怒容很快地就消失了。他那兩道深沉的目光盯在呂奇的面上凝視了良久，然後以沉靜的語氣說：「呂奇！我再說最後一次，午夜之前離開東京。」

「不！」呂奇只簡短的說出一個字。

「我有優厚的條件。你可以帶走美枝。她愛你，你也愛她。」

「中村！」橫山美枝痛心疾首地說：「你已經無可救藥了。趁你的好友呂奇在此，你還不努力脫出罪惡的深潭，之後，你將永無機會。」

「讓我以同樣的話告訴妳。妳如果不在午夜前偕同呂奇離開日本。之後，妳也將永無機會。」

「中村！」呂奇忿然地說：「我感激你當年曾經救我一命。但是我卑視你的言行。讓我再告訴你一次，我要留在這兒，『追魂槍』一天不除，我就一天不離開日本。希望你聽清楚了。」

中村錦次的面上突然浮現猙獰的神色，怒吼着說：「任何人也無法與『追魂槍』爲敵。」

呂奇以傲然的語氣說：「他在我的神射之下，將無還擊的機會。」

「呂奇！你會發現你已說了最愚蠢的話。」

「愚蠢的是你。」

突然，門鈴响了起來。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劍星豪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中原第一劍」高天弘在衡山峯頭，以指代劍，擊敗了主持論劍大會的主持人之一的「萬里追魂」周白塵，劍傷南海光明島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粉碎了周百塵和「落英宮主」韓玉姑、「寒冰公主」孫玄嫦等的陰謀。高天弘離開衡山後，那日至岳陽的一間酒樓，出手懲治了追魂堡岳陽分堡總管「奪命手」闞放，回至客房，獲得一張女人留柬，警告他有人要施暗算，那晚果然先後傳來簫、琴合奏，這兩種樂聲，似專爲高天弘而發，高天弘循聲往尋，却不見人踪，但樂音未歇，這可使高天弘不寒而慄——

火海人牆生死搏

高天弘猶豫片刻，收歛心神，豪氣又起！冷哼一聲，人又循聲向前縱去！

前面不遠處，黑壓壓一片，像是一片叢林，那簫聲琴韻彷彿自那叢林中傳出。

高天弘仰首一聲長嘯！大有聲震寰宇，氣動山河之勢！

一嘯既畢，繼又飛身向那片叢林撲去。

一箭之地，幾縱即至，在那樹林深處，隱現閃閃紅光。

高天弘近前一看，原來在叢林入口處一棵巨松之上，一連串懸掛着三個巨大的紅燈，那燈籠上分寫着「埋高林」三個大字！

「埋高林」三個大字，已經是不倫不類，再加上紅燈高懸，更見蹊蹺！

高天弘畧一沉思，猛然省悟，暗自冷笑道：「埋高林！埋高林！埋我高天弘之叢林，哼！只怕未必！」

敢情，高天弘已知中了人家的圈套！

儘管高天弘豪氣干雲，無所畏懼，但敵暗我明，却也不敢貿然闖進，暗暗地隱身在林外，察看動靜。

對方似乎對高天弘一舉一動瞭若指掌！

此時，那簫聲琴韻突然一轉，有人在林內隨音韻而歌道：「寧入閻羅殿，莫進埋高林，如若君不信，入林卽斷魂！」

歌謠之意，分明在暗喻「高天弘，你有種就進來！」

高天弘藝高人胆大，恃强好勝，如何受得了這種譏誚！當下沉喝一聲：「高某不信！」一提眞氣，飛身撲進叢林之內。

高天弘原以爲林內必是四處埋伏，一入林內，將是暗器如雨。

於是，在半空中已然凝聚十二成功力，足下甫一落實，卽施展出「巽離七掌」中的「離」字訣，猛一旋身，飛快的發出三掌。

一時，狂飈平地湧起，一陣「劈拍」之聲，掌力竟將三丈方圓的一塊地方，夷爲平地！

誰知，那林內竟然一點動靜都沒有，連那簫聲琴韻也都停止了。

四下一片寂靜，高天弘連自己心脈跳動都聽得清清楚楚！

高天弘雖然功力過人，但機智閱歷却又遜了一籌，敵人分明是以靜制動，在這場合，更要沉得住氣，這分明是敵方詳加籌劃的一個陷阱。

但高天弘却暴跳如雷，高聲吼道：「縮頭藏尾的鼠輩，你小爺進來了，有本事的就搬出來！」

敢情，高天弘已是震怒到了極點！

聲震如雷，在樹林間廻蕩，却沒有得到一絲回音。

高天弘眺目四顧，那三盞紅燈，不知何時熄去，頭頂枝葉茂密，擋住了月光，林內黝黑無比！

靜寂片刻……

又有人自林間深處發歌道：「閻王要你三更死，小命難活到五更，埋高林是埋君所，從此枝葉伴君魂！」

高天弘早有準備，聞歌暴喝一聲，循聲直撲而去，雙掌並施，「巽」「離」兩訣並用，向林間深處發出威猛絕倫的七掌。

以這七掌之力，十丈方圓以內連一隻飛虫也難逃活命，但那發歌之人却能從容歌畢，全身而退。

高天弘不由得不心寒了！

驀在此時，四週响起了一片人聲：「高天弘，納命來！」

「姓高的，你死期不遠了！」

「中原第一劍，這埋高林就是你埋骨之所！」

聲音此起彼落，毫無間地，對方在心理攻勢上已然佔了先機。

高天弘知道已落敵人圈套之中，若再一味逞强，拚力向那些毫無知覺的巨樹發掌，眞力一旦耗盡，這埋高林可眞成了自己埋骨之所了！

思念及此，再也不敢妄動，連忙收歛心神，靜觀變化！

林內深處，陡又發出一陣長笑。

長笑一過，簫琴已吹彈起來。

所不同者，此刻已不是那闋遊子吟，而是一闋音律激盪的鐵馬金戈！

簫聲如號角，琴韻如戰鼓，交集一片，猶如千軍對壘，萬馬奔騰，其聲震人心肺。

高天弘突然一驚。

驀地，身後一聲冷笑。

高天弘身形電轉，突見丈餘外，站着十數條人影。

高天弘一見敵方現身，一股狂怒，總算有了發洩對象，暴喝一聲，雙掌遞出，連連向那些暗影拍去！

一時掌影如山，狂飈四起。

在高天弘揮掌猛擊之時，但見人影幌動，似在閃躲，但並未還擊。

高天弘身影一停，掌勢一收，那十幾條人影仍舊屹立如故，像是絲毫未受損傷。

高天弘不由大駭！

以自己威猛絕倫的掌力，非但不能傷得對方，且未逼退對方身形半步，高天弘如何不駭！

高天弘由駭轉怒，凝聚十二成功力，全力向那十幾條人影劈去。

一口氣，足足劈出二十餘掌！

但這些威猛絕倫的掌力，竟似泥牛入海，悄然無聲，竟未能擊退對方一人！

高天弘不由驚呆了！

在驚駭之餘，復傾餘力雙掌併攏，朝前一推。

這一招「元陽天罡」神功，暗聚三昧眞火，紅光閃處，那十幾條人影竟然燒了起來！

高天弘再一細看，連呼「上當」不已！

敢情，那十幾條人影，竟是皮囊做的假人，頭上用一根姆指粗的牛筋串在一起，所以，那勢如狂飈的掌風擊在身上，直似泥牛入海，此時，被「元陽天罡」的神功三昧眞火點燃，才算是洩了底！

風由火生，火從風烈，一時，樹林也被火勢蔓延了！

高天弘正在暗悔自己孟浪，平白地消耗了幾成功力，身後又傳來一聲冷笑。

高天弘霍然轉身，但見三丈開外站定一個身穿白衫的老者。

火勢明亮，這回可看清楚了，那老者竟是「追魂堡」總巡「閃電手」林寒！

高天弘連連失措，已不像先前那樣衝動，只是輕哼一聲，冷冷地道：「哼！想不到又是『追魂堡』扮演的鬼把戲，說吧！想把高某怎麼樣？」

「閃電手」林寒木立不動，沉聲道：「焚堡之仇，祝融峯頭搗亂論劍大會之恨，老夫奉堡主之命

，今晚要一倂向你結算清楚！」

高天弘冷嘿一聲，譏誚道：「祝融峯頭，尊駕噤若寒蟬，不敢出頭，今日却氣勢凌人，莫非有人在暗中爲你撐腰？」

言下之意，是要激出暗中隱藏之人。

果然，話音甫落，林間又緩緩走出一人。

此人赫然是那「鬼丐」孫木公。

孫木公懷抱古琴，陰惻惻地笑道：「老叫化今天有幸也湊上一脚，娃兒，你深感意外吧？」

高天弘一見孫木公，面色一沉道：「閣下當年俠名卓著，不知道緣何身入邪道，而且又盜走方元忠的古琴，如果你被方大哥遇上了，恐怕不好講話啊！」

孫木公一聲怪笑，沉聲喝道：「娃兒！你少廢話，方老兒在『芸香宮』一掌之賜，今天少不得要在你這娃兒身上找回！」

高天弘本來敬其原先在丐幇中的地位，所以，發話之間，畧留分寸，此時一聽孫木公語氣狂妄，不由冷笑一聲施施然道：「好，高某倒要會會你這位曾經揚威武林的丐幇敗類！」語畢，復向林中揚聲喝道：「林中隱藏的朋友，一齊出來吧！」

話音甫落，頓見紅影閃動，又出來一人。

這人原是身穿大紅羅衫的「靈岩玉女」方筠！方筠近來時沾雨露，顏色更見嬌絕，先是格格一笑，然後嬌聲道：「娃兒，你眼睛倒蠻尖的，你姑奶奶今天也要討回那一掌之賜！」

高天弘冷笑道：「嘿嘿！看來『追魂堡』的寶貨都出籠了，你們那一個先上？」

「閃電手」林寒冷然說道：「我們三個人一齊上！」

高天弘冷笑一聲，道：「甚麼？你們要聯手圍攻？」

孫木公陰笑一聲道：「各人皆有仇恨待報，誰也不甘落後，怎可謂之聯手，娃兒，你怕了麼？」

高天弘一聲狂笑，傲然道：「諒你們這三個酒囊飯袋，也不能把你少爺怎麼樣！來吧，看看這埋高林要埋誰人的屍骨？」

高天弘語畢，鑑於强敵當前，不敢忽視，雙掌護胸，蓄勢以待！

「閃電手」林寒，位於正面主攻，孫木公方筠在左右側擊！

這三人堵住三面，但高天弘身後，却是熊熊大火，無異於四面楚歌。

三人正要揉身而上，高天弘瞥見林間人影幌動，卽沉聲喝道：「且慢！」再向林間揚聲道：「林間那位朋友也請出來吧！四面圍攻，豈不正好！」

林間一聲輕笑，隨笑聲人影飛閃，場中已然多了一人。

× × ×

高天弘一見此人，不覺倒抽一口冷氣！

原來此人是那「光明島」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

阮玉陵閃身走出，立於「靈岩玉女」之側，手執一管黑竹簫，朝高天弘拱手一揖，笑吟吟的道：「小弟本不願與高兄照面，高兄既然發話相召，不敢辱命，只得現身！」

高天弘目注阮玉陵手中竹簫問道：「方才是阮兄在品簫嗎？」

阮玉陵謙恭的應道：「小弟自幼酷愛樂事，對這音律之學，畧通一二，適才現醜了！」

高天弘沉吟着道：「論音色韻律，應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祇是阮兄分明以簫琴韻設套，將在下引誘至此，實在令人……」

也許是碍於情面，高天弘竟將下面要說的「齒冷」兩字，沒有說出來。

阮玉陵何等機靈，立卽接口道：「『光明島』與『追魂堡』結盟的事，高兄當有所聞，門規第一，私誼次之，望高兄體諒小弟門戶有別，立場各異的苦衷！」

言下之意，倒是非常懇切。

高天弘苦笑道：「這是在下錯怪了你，不過，阮兄與我敵對之勢，一旦交上了手，使在下非常爲難！」

阮玉陵疾聲道：「不，小弟既承高兄允諾，畢生不與小弟爲敵，小弟如那樣做，豈不落個乘人之危，逼人背信之嫌，那可要被武林之中笑話了。」

阮玉陵不但言詞懇切，且處處顯得謙讓爲懷。其實，他完全是口蜜腹劍，心中另有算計，今晚這一套把戲，完全是他一手播弄出來的。

高天弘那知就裏，聞言心中一陣欣喜，朗聲笑道：「阮兄眞是信人，那這一場拚鬥，阮兄是在一旁作桌上觀了？」

阮玉陵肯定地應道：「小弟靜立一旁，絕不插手，武林中人，刀劍相向，拳脚相搏，俱是家常便飯，在所難免，只望高兄不要太過認眞，少時交手，大家能够點到爲止，不加煞手，小弟就感激不盡了。」

高天弘哈哈大笑道：「阮兄之命，在下定當遵從！」

復對三人揚聲喝道：「憑阮兄一句話，你們三人今天算是得一條活命了，進招吧！」

高天弘又那裏知道這是阮玉陵的緩兵之計哩！這一句「點到爲止」的輕諾，險些把自己一條小命

也送掉了！

高天弘話音一落，卽淵停岳峙的昂然直立。

「閃電手」林寒沉喝道：「哼！娃兒不要太狂了！」

身隨聲進，兩臂平伸，十指箕張，宛如鐵鉤，施展起仗以成名的「千里追抓」，一招「寃魂索命」，兩手分向高天弘肩頭抓去。

其勢如鷹攫食，銳不可當。

就在同時，右邊的「靈岩玉女」方筠，抖出腰纏的一條丈餘紅巾，如靈蛇出洞般向高天弘中盤纏去。

「靈岩玉女」這條纏腰紅巾，雖然薄若蟬翼，輕如無物，但施展起來能軟能硬，是件非常難纏的兵器。

用腰巾作兵器，既鮮艷奪目，又挾帶陣陣香氣，倒是極為香艷，但這究竟是要命的玩藝！

為此，武林中吃過苦頭的人，為它取了一個俏皮的名兒，叫做「銷魂索命巾」！

高天弘不但全力灌注在林寒兩隻如鉤的手上，却也用眼角餘光在注意身側兩人的動靜。

猛見「靈岩玉女」手中紅光一閃，高天弘還以為是發出什麼暗器，當卽冷笑一聲，擰肩，側身，斜滑，避過林寒正面而來的兩抓，右掌一翻，隨手向紅光閃現之處一撥。

高天弘滿以為那紅色暗器，必會應手而落，想不到那是一條丈餘長的紗巾。

那紗巾輕如無物，掌力所及，毫無作用。

高天弘一揮之勢，那紗巾竟似打蛇隨棍上，巾尖已然搭上了手腕。

高天弘這一驚非同小可，機在意先，縮手，仰身，頓足，身形猛然倒飛出去。

身後是那「鬼丐」孫木公。

孫木公闖盪武林數十年，對敵何止千百，看準機不可失，不等高天弘身形落下，雙掌連揮，呼呼掌風綿綿而出。

高天弘因一時失察大意，竟然連落後手，暗暗叫苦不迭。

人在半空中，孫木公的掌力已連綿而來，數股強風向身後襲到。

高天弘在半空中猛一翻滾，將下墮之勢穩住，腰際再一使勁，向橫裏飛出，堪堪避過了孫木公威猛絕倫的掌風。

高天弘雖然連連躲過了三人兇猛的攻擊，却也險些被三人攻勢逼進了火窟。

高天弘衡量局勢，知道以絕對的守勢，恐難保身，於是，雙掌連揮，身形猛旋，如秋風掃落葉般施展出「巽離七掌」。

一時，掌影如山，狂飆四起。

果然，一陣急劈猛攻，將三人節節進逼。

在相互攻擊中，林寒沉聲說道：「娃兒，我看你還是交出『第一劍令』吧！老夫或者可以免你一死！」

高天弘冷笑一聲，譏道：「你少爺倒想交出來，只怕你力小抗它不動。」話音一落，「巽」字三掌，連環攻出，將林寒迫得直縱而起。

高天弘掌握機先，猛一前衝，佔住了原先林寒站立的位置，脫離了背後的火海。

高天弘這一着，算是稍稍扭轉了敗局。

高天弘暗忖：自己眞力因方才狂怒一陣亂掌猛攻，已經消耗一半，如儘是這樣與三人纏鬥下去，自己恐難討到好處！

唯一辦法，要看準三人之中一個功力較弱的，將之擊敗，然後剩下兩人也就好對付了。

三人之中，以「靈岩玉女」方筠最弱，可是此女手中一條丈餘紅巾，却使人近身不得！

同時，又想到阮玉陵的囑咐，不能遽下毒手。

高天弘思忖半晌，決定先向「鬼丐」下手，因為此人並不屬於「追魂堡」，向那「藍衫快劍」阮玉陵也好交待。

主意已定，向孫木公喝道：「孫老兒，聽說你當年執掌丐帮北五省總堂時，曾在武林中赫赫一時，想必也會幾手正大堂堂的玩藝，怎麼今天盡是一個勁的旁敲側擊？就憑你這兩下貓爪子，也配掌理丐帮北五省總堂，豈不是天下人笑話！」

武林之中最忌辱及自己門戶，孫木公目前雖已與丐帮無絲毫瓜葛，聞言仍是怒極，沉喝一聲道：「好，待你孫爺爺教訓教訓你。」話音一落，掌勢一變，身形前揉，雙掌連揮，宛如狂風驟雨般的攻上。

敢情，孫木公已經施展出「風雷掌」，掌風呼呼，挾震山撼岳之勢。

這一陣急揮猛進，使林寒與方筠攻勢也就受到了阻碍！

於是孫木公成了正面主攻，而林寒與方筠反而成了兩側助攻了！

論功力孫木公與林寒不相上下，但在高天弘來說，這正面主攻敵人一換，對他却是大大有利。

孫木公用的是掌，林寒用的是抓，掌重在力厚，抓重在招巧，在三人圍攻之下，高天弘行動受制，身法受滯，所以，他不懼厚實的掌，却怕招巧的抓，此其一。

林寒是「追魂堡」中總巡，高天弘既是答應阮玉陵「點到為止」，當然不便下重手，這在攻擊中

，無形中就受到牽制，孫木公就不用，此其二。

基於上二述因素的變化，高天弘不由得暗喜在心！

一旁觀戰的阮玉陵，此時極為友善地高呼道：「孫老兒的『風雷掌』厲害得很啊！『風』訣勢如利刀，可撕衣裂帛，『雷訣』勢如烈火，可炙膚燒髮，高兄可要小心了啊！」

高天弘回道：「多謝阮兄關照！」話音甫歇，形如旋風般車轉，左三右四，一連向林寒與方筠攻出七掌。

一片狂飆中，迫得兩人各退十步！

高天弘并未停招收勢，猛一沉腕凝勁，吸腹吐氣，面對孫木公揉身而上。

兩掌各自一翻之際，威猛無比的「巽字七掌」又告發出。

孫木公那裏抵擋得住，頓時被逼退五步。

高天弘如影隨形，掌勢又到。

此時，高天弘想將孫木公先行擊敗，以收殺鷄儆猴之效，故而不惜拚盡餘力，將「巽離七掌」的「巽」「離」兩訣循環使用。

一時，身形丈餘方圓以內，掌影如山。

身側兩人根本無法近身，於是，高天弘放胆猛攻「鬼丐」孫木公！

不過，此擊亦正危險，因為，若一擊不中，眞力一旦耗盡，那後果實不堪設想。

幸好，孫木公功力與高天弘相去甚遠。一輪猛攻之下，孫木公被逼退後了三丈有餘。

此時，孫木公相距那熊熊燃燒的火海只丈餘之遙。在火光映現中，但見高天弘目露兇光，面泛殺機，厲聲道：「孫老兒，你若再不垂手示降，今天這火窟就是你葬身之所……」

孫木公雖未答話，却也發覺自己處境正危，暗暗思忖如何變換地形。

高天弘原想給孫木公一綫生機，此刻見孫木公竟然不理不睬，心中陡然大怒，殺機更熾！

這殺機一現，掌上攻勢突然一緊！

攻勢一緊，就逼得孫木公不得不往正在燃燒的樹林中退去。

一丈！八尺！六尺！

孫木公頭上已在冒烟！高天弘掌勢又是一緊！

孫木公身形被迫又往後退！

五尺！四尺！三尺！

火苗已快竄到孫木公的衣袂，那張緊繃着的老臉，被烤得快要冒油了！

正在千鈞一髮，遠遠站立的阮玉陵揚聲喊道：「高兄！你若燒死孫木公，豈不連那楊木古琴也連同毀了嗎？」

高天弘聞聲一驚，暗忖，這楊木古琴，不但是件異寶，而且是方大哥心愛之物，如何毀得？忠念及此，攻勢也突然一鬆。

高手相搏，勝負的關鍵全在看誰掌握主動，或是看誰制住一綫生機而定。

高天弘這裏攻勢一緩，孫木公已然反撲而上。

左側的林寒也是兩抓同時襲到，一奔「肩井」，一抓「笑腰」。

右側的「靈岩玉女」，手中紅巾輕抖，如猛蛟出洞般，纏向高天弘足胼。

高天弘一見大駭，趕緊吸腹提氣，身形拔起三丈，才堪堪避過三人的重手巧招。

阮玉陵方才發聲一喊，表面上似示提醒高天弘不要遑怒燬了古琴，但暗中却對孫木公起了更大的警示作用。

很明顯，黃緞包裹的古琴，正紮在孫木公的腰際，高天弘「投鼠忌器」，想將孫木公逼進火窟的毒計，已無法施展了。

想不到，孫木公一經阮玉陵提醒了這古琴的牽制作用，立時想到這古琴還有更大的妙用。

就在高天弘拔縱空檔中，孫木公拿下繫腰的古琴，提在手中，不待高天弘墮落，舉琴就向高天弘打去。

高天弘一見大駭，既不敢出掌來拒，更不敢用臂來擋，只要輕輕的一碰，那古琴不碎成一片片才怪！

這一驚駭，急忙躬腰曲腿，在半空中一旋，向斜處落下。

孫木公一見這一絕招果然奏效，趕快如法泡製。既不用什麼招式，也不用什麼勁道，只是揮琴向高天弘身上一陣亂擊。

這一下可將高天弘逼得手忙脚亂，閃躲不迭。

身側的林、方二人一見，心中暗喜，立卽乘虛蹈隙連連進攻。

本來，以高天弘的功力，雖單打獨鬥，力搏三人，也不至於落敗居下。

可是，先前不願遽出重手。此時又恐毀了方大哥心愛的古琴。於是，頓處下風，一時間，險象環生。

一旁觀戰的阮玉陵心中暗喜，但口中却揚聲道：「高兄，快不要礙於小弟情面，你若再不重手相擊，恐怕你難逃十招了！」

高天弘心裏對阮玉陵的關顧，由衷的感激，當卽回道：「大丈夫重在一諾。在下對『追魂堡』二位，絕對點到為止，但對這個丐幫敗類，却容不得他。」

話音甫落，突然貼地伏身，就勢滾到孫木公的脚邊，左手一伸，屈指一彈。

佛門絕學「金剛指力」，立即破空而去。

「嘶」地一聲，孫木公身形猛然一顫，一聲悶哼，身形彈起八尺。

手中古琴，高拋數丈，向那燃燒中的樹林中墜去。

高天弘足尖一點地面，身形電射而起。半空中，用手一抄，接住古琴，再一迴旋，墜落地面。

再一看「鬼丐」孫木公，已然四平八穩地仰臥在地！

想不到高天弘以一招指功，擊倒孫木公，奪回古琴，挽回頹勢。

高天弘懷抱古琴，仰天一聲長嘯。

嘯聲中，高天弘身側突見紅光一閃。

「叮噹」一陣脆响，「靈岩玉女」紅巾已然捲住了那古琴絃。

高天弘今晚爲了保護這張古琴，已然吃盡了苦頭，豈能功虧一簣？於是不敢力掙，就勢往前一送，左手電出，探手向那紅巾抓去！

「靈岩玉女」皓腕一抖，巾尖捨棄琴絃，向高天弘腰際纏來。

高天弘一抓走空，身形復往前送，雖眼看紅巾上腰，也無法收勢。

那紅巾一抖一盤，倏忽纏住了高天弘腰際。

高天弘對這種軟兵器毫無經驗。若他此時用「金剛墜」穩住身形，力逾萬鈞。那「靈岩玉女」也奈何他不得。

偏偏高天弘先存輕敵之心，根本沒有把這條軟綿綿的紅巾看在眼裏。那紅巾纏腰之時，竟又急功貪進，探手向那紅巾抓去。

「靈岩玉女」一聲嬌叱：「躺下！」皓腕猛抖，高天弘身形被紅巾一帶，竟然貼地摔出！

本來，摔一下，高天弘也無所謂。此時一方面高天弘已然耗力過多。再則，刻意保護懷中古琴。這一摔，竟然摔得奇重。

「閃電手」林寒一見「靈岩玉女」得手，暴喝一聲，縱身而下，右手一塌，向高天弘懷中古琴抓去！

高天弘雖然摔得奇重，內腑受傷，口角滲血，一見林寒來追古琴，立即翻身護琴，左手同時揮出一掌。

那知林寒抓琴一着，乃是虛招，趁高天弘一手抱琴，一手出掌之時，左掌電出，五指箕張，向高天弘左肩抓去。

只聽高天弘一聲悶哼！林寒的五根鋼指，竟然穿肉透骨，齊根插入高天弘左肩。

「嘶」地一响，林寒「啊喲」一聲扼腕而退。敢情，高天弘在同一時間，以那隻護琴右手，突施佛門「金剛指」法，使林寒右腕受襲，不再能施殺手。

高天弘翻身躍起，慘厲已極地笑道：「阮兄，在下這一指只不過彈斷他的右腕。如果彈向他的心脈，他是活不成了。」

阮玉陵既驚又駭，也慚也疚，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靈岩玉女」見高天弘已受重傷，嬌叱一聲，抖巾而上。

高天弘厲聲喝道：「妖女，我正要找妳哩！」

話音未已，即屈指連彈。

「靈岩玉女」一聲慘呼，兩手掩住雙目，鮮血從指間流下！

高天弘慘笑道：「阮兄，此女慣於杏眼生波，妖媚惑人，以點眇她的雙目，並不取她的性命，却也符合阮兄『點到爲止』的囑咐。」

阮玉陵見到高天弘受傷後，仍能發出强勁無儔的「金剛指力」，不禁大駭，但面上仍不動聲色地笑道：「高兄，眞會說話。其實高兄這一指之點，勝過利劍許多哩！」

說着，故皺眉頭，又道：「不過，方才總巡那一抓也確實太狠了一點。這也難怪高兄出手。」

阮玉陵身形電轉，對林寒道：「請林總巡速帶方姑娘離此返回療傷要緊，我在這裏陪高兄說幾句話。」

說完又向林寒擠眼示意。

林寒會意，向高天弘怨毒地一瞥，左臂一抄，扶起盲目的「靈岩玉女」疾縱而去。

阮玉陵這才轉過身來，聲音幽幽地道：「小弟自在旅邸與高兄相見，即暗生仰慕之情，及至祝融峯頭比劍以後，小弟對高兄的劍術，更是佩服，本想與高兄做一個生死之交的朋友，可惜家父已然與『追魂堡』聯盟，看來，論交之事，此生難以如願了！」

言下不無感嘆之慨！

高天弘頗爲感動地道：「交友貴在知心，憑阮兄這幾句話，在下死而何憾！」

阮玉陵淡淡一笑，忽作關切之色道：「高兄傷得如何？」

高天弘笑道：「內腑震傷，稍加調息即可。不過，左肩之傷，却痛得厲害！」

阮玉陵疾聲道：「小弟身上現有療傷聖藥，待小弟來爲高兄塗藥包紮。」說完，自腰際掏出一個

小玉瓶。

高天弘連連搖手道：「在下自己可以料理，不敢勞動阮兄大駕。」

阮玉陵眉頭一皺，幽聲道：「莫非高兄信不過我？」

高天弘即忙辯道：「這是說那裏話來！阮兄至誠待我，在下何疑之有，阮兄要如此說，豈不是見外？」

阮玉陵笑道：「傷勢千萬不可延誤。來，高兄躺下，待小弟爲你裹傷。」

高天弘本無惑慮之心，及見阮玉陵執意誠懇，更不好推却，只好道聲：「有勞！」席地而臥，緊閉雙目。

阮玉陵目中忽然現出一絲獠色，手掌突然一翻，拍了高天弘的睡穴。

高天弘立時昏睡過去！

阮玉陵在高天弘身上一陣摸搜，在腰中取出約五寸長的錦盒。

盒子一揭開，立即透射出萬道霞光。

這盒子裏放的正是武林中萬人景仰的「第一劍令」。

阮玉陵將錦盒揣好，心中暗道：「高天弘啊！高天弘。我本不想除你。可是武林之中有了你，我阮玉陵就一輩子別想出頭啦！」

驀地，阮玉陵面上殺機頓現，右手一揚，食、中指雙駢，飛快地向高天弘「期門」穴上點去。

一聲暴喝，陡從阮玉陵身後而起：「好個口蜜腹劍之徒！」

喝聲未戢，晶光大濫，銀虹一閃，一根長劍已向阮玉陵點出的雙指削到。

阮玉陵意動警生，情知不妙，藉出手之勢往前一縱，從高天弘身上越過。

阮玉陵脚落實地，旋轉身形，藉火光一看，伏劍而立的是一個黑衣幪面大漢。

幪面人冷哼一聲道：「看你眉清目秀，神情洒脫，一派君子之風，想不到竟是一個無仁無義的小人！」

阮玉陵不置可否地道：「尊駕教訓得對，請問一聲，武林中人，一個個捨命闖盪，那是圖一個什麼字？」

幪面人沉聲道：「當然爲了一個『名』字。可是，那是『俠名』之『名』，可不是你這種乘人之危，而下暗算手段的『臭名』！」

阮玉陵點頭道：「有理！尊駕可知這地下之人是誰？」

幪面人簡短地答道：「不知！」

阮玉陵微笑道：「好！待我告訴你。此人是當今『中原第一劍』高天弘。此人不除，在下難以出頭。方才的手段雖嫌可卑。但歸根結底，所圖正是那受武林之中萬人景仰的俠名，又有何不對？」

阮玉陵詞鋒犀利，倒也强將馮京作馬凉的說得頭頭是道。

幪面人浩嘆一聲，喟然道：「高天弘想是因名遭忌，被人追殺圍攻受傷，前車殷鑑在此，老弟還要爭名，豈不是飛蛾撲火。」

阮玉陵機警地問道：「依尊駕之意呢？」

幪面人爽直地道：「趁早收歛爭名奪利之心。如果求名之心實在太重，不妨在藝業上多下功夫，千萬不可用此卑劣手段！」

阮玉陵爲何會對這幪面人如此客氣？因爲方才那幪面人已到身後而不自覺，所以料定此人功力劍術均不在自己之下，所以不敢造次。

此時，阮玉陵故作虔誠地道：「尊駕一番教訓，在下頓開茅塞。此後當時時自勉。尊駕可否將此事秘而不宣，以免貽人笑柄？」

阮玉陵請幪面人代爲守秘，不過是圖再謀之機而已。

幪面人笑道：「隱惡揚善，乃君子所爲。待此人醒來後，絕對隻字不提。」

阮玉陵拱手一揖，復將手中玉色盒子抛給幪面人。笑道：「多謝保全，裹傷之事，便請尊駕代勞了。」

說完，掉頭離去！

幪面人說聲：「且慢！」阮玉陵又停步回頭，幪面人又道：「在下尚有一言奉告，不管『光明島』行徑如何，究竟算得上是武林中一大門戶，這種連下五門都不屑一爲的卑劣手段，請少島主以後不用爲是！」

阮玉陵聞言一凛，驚問道：「尊駕怎麼知道我是『光明島』少島主？」

幪面人笑道：「在下能够識荆，這算有緣，少島主又何驚之有？」

這一下，阮玉陵又不能走了，先前還以爲幪面人不知自己底細，對方既已知道自己是「光明島」的，倘若今夜之事傳揚出去，豈不毀了「光明島」的名號？

心念一定，殺機陡起，緩步過去，沉聲道：「在下今晚與尊駕不期而遇，也算有緣，在下想在尊駕長劍之下，討教幾招，不知尊駕肯否見教？」

幪面人一聽語氣不對，詫然問道：「怎麼？你反悔了？你怕我將此事傳揚開去，使你今後無法做人嗎？」

阮玉陵撤出腰中長劍，冷哼一聲道：「哼！你

以爲我會讓你離開此地嗎？」

幪面人對天一陣厲笑，沉聲道：「只怕高天弘也未必敢對我說這種狂語！好，少堡主，亮開你的『旋迴十二手』劍法吧！」

幪面人一報出阮玉陵所使劍法的名稱，可眞使阮玉陵大驚，但此時已如滿弦之箭，不得不發。沉喝一聲：「有僭！」長劍遽出，一招「燭影搖紅」，只見萬千劍影，向那幪面人當胸罩去！

幪面人長劍沿肘斜貼，淵停嶽峙，昂然而立。

及至阮玉陵長劍堪堪刺到，猛一躬身，倒退兩步，手中長劍斜到，猛一廻旋，陡又收劍貼身，人劍合一，向那刺來劍影中搶進。

只聽「嗆啷」一聲，阮玉陵身形暴退，幪面人身形畢直拔起，宛如一條墨龍，穿浪而出，煞是好看！

阮玉陵低喝一聲：「好劍法！」招變「餓馬搖鈴」，身劍貼地，復又捲到。

也不知幪面人使的是那路劍法，不但招式怪異，而且身法極爲俏快好看。

兩人一來一往，瞬息拆過十招。

阮玉陵十招無功，不由心中大急，暴喝一聲，施出「旋迴十二手」的摧命絕招「雨打芭蕉」，身形拔起，猛又翻身下瀉，劍尖顫動，抖出萬點寒星，猶如傾盆大雨，向幪面人兜頭罩下。

只聽幪面人喝道：「老弟小心！」身形怪異一閃，手中長劍晶光暴射，仰首向上，直刺面門，一股劍氣直襲眉宇！

阮玉陵暗叫不妙！方待凌空斜飛……

那幪面人手中長劍突然向斜一揮，一陣裂帛之聲，阮玉陵半隻左袖，頓被利劍削飛。

阮玉陵乃使劍高手，知道對方手下留情，一落身形，長劍拄地道：「在下領教高招，永銘肺腑，請尊駕留個名號，以便後會有期。」

在武林之中比武較量，輸的一方，俱是再訂後會之期，阮玉陵當不例外。

幪面人喟然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少島主何必耿耿於懷！」

阮玉陵苦笑一聲道：「在下劍藝不精，應當服輸，尊駕若連名號都不賜敎，在下豈不輸得不明不白！」

幪面人沉聲道：「阮少島主，老實告訴你，你輸在我的劍下，你並不丟人，二十年來，能與我比劍的你是我第一人，多少劍國羣英，想與我走個一招半式，我都不屑一顧呢！」

以此人的劍法而論，阮玉陵知道幪面人所說並非誑語，可是，自己輸給誰都不知道，實是笑話，於是堅持地問道：「請尊駕務必賜知名號，以使在下心安理得！」

幪面人應允道：「好，你既一定要問，待我告訴你吧！我就是『中原第一劍』！」

阮玉陵一楞，遲疑地道：「『中原第一劍』不是高天弘嗎？」

幪面人冷冷道：「我是二十年前的『中原第一劍』！」

「啊！」阮玉陵又問道：「以尊駕御劍之術，並不遜於高天弘，不知爲何未參加本屆少室論劍大會？」

幪面人喟然道：「二十年前，我雖得到了『中原第一劍』的威名，但却失去了一切，在我是得不償失的，所以我才將逐名之事看淡了。」

阮玉陵若有所悟，慨然道：「適才蒙尊駕手下留情，在下永記在心，定當俟機圖報，高兄醒來，盼代致問候之忱！」

說完，歸劍入鞘，拱手一揖，掉頭疾步而去。

幪面人望着阮玉陵的背影，慨嘆道：「這孩子倒是一塊上好材料，只惜出身門戶不同，薰陶有關，所以變成妄顧仁義，一味爭名逐利，實在是太過可惜了！」

半晌，幪面人又緩步走到受傷臥地的孫木公面前。

畧一檢視，發覺他傷在高天弘的「金剛指力」之下。

幪面人將孫木公身體翻轉，連點幾處大穴，孫木公頓時悠悠醒轉！

幪面人探手撕下孫木公面上的人皮面具，復將自己蒙面黑巾畧一掀開，沉聲問道：「老魔，你還認得我嗎？」

孫木公似是極爲驚疑地喊道：「是你！」

幪面人又放下黑巾，沉聲喝道：「想不到你竟然敢冒充丐帮長老孫木公之名，在外爲非作歹，我問你，那孫木公長老，和『大公劍客』高寒，現在何處？」

原來這個孫木公是個假冒的。

假孫木公道：「我確實不知道，你可去問婁芸芸。」

幪面人又厲聲喝道：「婁芸芸現在何處？」

假孫木公道：「現在君山『黑衣劍叟』柴洪處作客。」

幪面人又問道：「此次『光明島』與『追魂堡』聯盟，婁芸芸那賤人，想必在暗中也參加了一份了？」

那假孫木公似是極爲畏懼這幪面人，所以，幪面人凡有所問，無不據實以告，當即答道：「不錯

，是有的，今晚設計圍攻高天弘，我就是婁芸芸派來助陣的。」

幪面人冷哼一聲，又再問道：「是否還有其他門派參加？」

假孫木公畧一沉思，方答道：「據我所知，『落花宮』似乎也曾暗中加盟。」

幪面人畧一沉吟，復又問道：「還有嗎？」

假孫木公不暇思索的道：「還有那『寒冰公主』孫玄嫦！」

幪面人似是一驚，自語道：「孫玄嫦，她似乎不應該與高天弘作對才是。」

假孫木公諂媚的道：「據我所知，聯盟的主要原因，並不單純是爲了對付高天弘，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也不一定！」

幪面人道：「憑你這幾句話，我今晚救你一命，還不算太寃枉，回去告訴婁芸芸，限她即刻將孫木公及高寒二人送交丐帮北五省總堂，否則，我要對她不客氣了，去吧！」

假孫木公傷勢似已被幪面人療愈，聞言順手拾起古琴，抱頭鼠竄，直奔林外而去。

幪面人這才將熟睡未醒的高天弘，挾在腋下，抖袖振衣，疾縱而去。

此時，一個俏麗身影也自林間深處閃出，跟隨着幪面人逶邐追去。

林中火勢業已熄滅，只剩下一股薄薄的青烟，在夜空中飄盪！

× × ×

榴花紅如火！夏陽炎如炙！而位於八百里洞庭湖之中的君山，在入夜以後，湖風陣陣，凉意可人，有如置身新秋之感！

君山水寨聚義廳上，燈影幌幌，人影幢幢。

客居此處的「痴情香妃」婁芸芸，正坐在聚義廳正中一把虎皮金交椅上，儼然主人般的，神氣十足。

分列兩旁的「洞庭四怪」則變成婁芸芸的嘍囉之輩了。

下面站着一人，兩手交搓，神情惶惶。

此人原是「芸香宮」一名護法，一套「風雷」掌法，確有風威雷勢，後來奉婁芸芸之命，冒充丐帮長老孫木公，在宮中走動。

幾日前，在「埋高林」被高天弘一指震傷內腑，鎩羽而歸，並帶回來一個使婁芸芸喪魂落魄的消息。

婁芸芸業已聽完報告，粉面微變，柳眉一豎，問道：「蕭石林！你看清楚了麼？」

曾經冒充孫木公多年的「芸香宮」護法蕭石林，極爲肯定的道：「屬下看得極爲淸楚，雖隔二十年未見面，但他那張半紅半白的面孔，却認得最淸楚！」

婁芸芸自言自語的道：「眞是他？」

復又低廻半响，方又問道：「你爲何不告訴他，『芸香宮』已被方元忠毀了。」

蕭石林惶恐的道：「屬下當時已被高天弘以『天罡指』震傷，神智昏亂，無心顧及了！」

婁芸芸咒罵道：「無用的傢伙，眞是給我丟人現眼，下去吧！」

蕭石林懼於淫威，唯唯而退。

「黑衣劍叟」柴洪問道：「看香妃神情凜亶，莫非此人比高天弘還要厲害嗎？」

婁芸芸點頭沉吟道：「高天弘武功過人，却無心機，較易對付，而此人不但武功高强，劍術驚人，而且極具城府，心狠手辣，若眞要和我婁芸芸爲難，那倒是個死敵！」

柴洪月來在婁芸芸身上嚐到了甜頭，聞言擺出一副討好賣乖的姿態，說道：「我就不信此人有多大能耐，竟將香妃難住，香妃說說此人是誰？」

婁芸芸媚眼乜視，漫不經心地道：「說出此人，柴老哥，你恐怕要嚇破了胆。」

柴洪面上一熱，微慍道：「未必吧！」

婁芸芸冷哼一聲道：「你想想看，二十年前有一個名揚武林的怪人，面孔半紅半白，一雙黑手，使一把如三角稜鐵的『挫骨劍』，人稱『驚天神劍』的人，你可曾聽人說過？」

柴洪聞聽之下，身軀像是被一股震力從座椅上彈起，雙眼驟睜，面色惶惶，驚問道：「你說的是石飛揚？」

婁芸芸點頭道：「看來柴老哥還知道不少江湖中事，認識不少武林中人。」

柴洪又問道：「石飛揚自二十年前，力敗劍國羣雄，奪得『中原第一劍』之尊，以後，突然絕跡江湖，此次復出，莫非是靜極思動？」

婁芸芸沉吟道：「很難說，這其中的恩恩怨怨，柴老哥，你不清楚的。」

柴洪聽懂話中之意，旁敲側擊的道：「香妃諒必知之甚詳？」

婁芸芸模稜地答道：「芸芸也不過畧知梗概而已，唉！來日再說吧！」

柴洪察言觀色，料定婁芸芸必然也被牽涉到這些「恩恩怨怨」之中，於是相機問道：「莫非香妃也牽涉在這些恩恩怨怨之中？」

「痴情香妃」婁芸芸粉面微寒，雙眼迷離，長嘆一聲，喟然道：「所謂『情債難償』，這裏面牽涉的無非是一個情字！」 （未完待續）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無毒丈夫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建文帝一道削藩聖旨，惹來滅朝之禍，燕王登極，嚴搜建文帝不獲，令拘京師八班捕頭老神鷹，迫供不獲，下令處斬，行刑之日，湧來了無數江湖好漢，擬刦法場，最後，老神鷹為至尊玉救出，施展詭計瞞過燕王及一般江湖人，但却為無毒丈夫所窺破，那晚，無毒丈夫與無影燕、萬里鵬、一條龍及曉玉共聚，把至尊玉與「鬼城」雙老及桃花庵血娘子，準備天明後乘馬車載送老神鷹離開京畿，各人商議如何追踪，商談間說及萬里鵬家事，萬里鵬面呈羞赧的說出內情，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詭秘馬車

萬里鵬祖居「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是蘇州世家，提起「靑石板街」萬府，不知道的人太少了。

萬娘子高郵人氏，亦卽俗稱的所謂「蘇北人」。可是她却生長在蘇州，假如誰想從她的口音上辨別籍貫，非上當不可。

萬娘子葛眞眞，論貌，儘中常之姿，但體態風情，却是罕見的可人兒，因此武林中人送她個美稱叫「嗔女」！

葛眞眞一身功力及劍術，為女中之元，她不論見誰，不論是在什麼地方，都以甜甜的微笑對人。

萬里鵬在個偶然機會中，認識了她，幾經困苦的追隨，終於結成了連理，「嗔女」從此被稱為「嗔娘子」了。

女孩子的「嗔」，絕非眞惱或眞怒，嗔總帶些兒嬌嬌的意味，嗔娘子旣善於笑，復工於嗔，萬里鵬樂不能支。

嗔、笑能使人心花樂開，也可能叫你妬火高漲，嗔女成了嗔娘子之後，風情不減，登徒子由不得心中生鬼。

人怕出名猪怕肥，萬里鵬為此久之苦惱漸生。

他私下曾勸過她，小兩口為這個常有些故作嗔惱的事傳出，但恩愛不減，所以好朋友們才沒拿這個當回事者。

這次，嗔娘子接到了封奇信，內容沒告訴萬里鵬，祇說昔日閨中好友邀遊，這是平常事，萬里鵬沒放在心裏去。

天下事之敗，往往敗於偶然的大意，嗔娘子在偶然大意下，那封信被萬里鵬看到了，約她的並非閨友！

萬里鵬不能不問個明白，那知這一來惹得嗔娘子怒嗔大發，指罰萬里鵬偷看信柬，卑鄙可恥，大鬧一場。

萬里鵬已習慣了愛妻的嬌嗔，但沒習慣愛妻的侮辱，不由責問嗔娘子欺騙他又該怎樣解釋！

惱羞則成怒，嗔娘子的解釋是，馬一匹，劍一柄，沒留半句話，跨馬離開了蘇州，一去不歸。

萬里鵬在三五日後，火氣漸消，認爲愛妻必然是回了娘家，那知去問竟沒有見人，這才想起信上的約晤處，但等他趕到的時候，已過愛妻與人相約之日三天，遂回轉蘇州等候，一等半年，至今杳無音信。

這時聽到江湖傳聞老神鷹事，隨即趕到京城。

這是萬里鵬所說家務的詳情，但聽在大家耳中，却無法置辭，內中疑問不少，可是怎好直言動問呢？曉玉是個女孩子，接納了無毒丈夫的示意，開口道：「萬二哥不必着急，我相信萬嫂子是眞的到閨中女友的家裏作客啦，等她氣一消，自然會回去的。」

這是安慰話，但這話剛剛停下，曉玉不落形跡的又道：「對了，萬二哥，約嫂子談事的那位朋友叫什名字呀？」

無影燕和一條龍，早想問這句話了，但不便開口，曉玉代問，恰合人意，並且問的十分技巧。

詎料萬里鵬却長嘆一聲道：「那個人死了！」

此言出口，無影燕不由直接的問道：「你殺了他？」

萬里鵬搖搖頭道：「不知道誰下的手，我高郵之行徒勞後，就去了他們相約會面的地方，那時發現他死在……」

無毒丈夫接話道：「萬老二，那是個熟人？」

萬里鵬點頭道：「人稱『海狗』的滕春田！」

一條龍哦了一聲道：「可是『海中王』滕家的人？」

無毒丈夫道：「滕春田正是滕老龍二兒子！」

一條龍道：「大兄弟，你保證是滕家的小老二？」萬里鵬接道：「不會錯，他哥哥叫滕春水！」

一條龍雙眉一皺道：「要眞是滕家的小老二，這裏面就十分簡單了，就因爲太簡單了，內情可又十分複雜……」

無影燕道：「沙老大，你這話鬼才能聽懂！」

一條龍道：「滕小二先天上有大毛病，不能人道，因此我說萬弟妹去會他，很簡單，絕沒有兒女的私情！」

這句話，使萬里鵬懸在嗓門已有半年的一顆心，噗通一聲掉到心腔裏，他什麼全不怕，可就怕有兒女私情！

別看是武林人，武林人也是人，眞出了這種事，局外人說風涼話容易，殺！殺了算完！其實眞的殺了能算完嗎？

下手殺自己心愛的女人，是多狠毒的事，事後深夜追憶，敢說所想的十之八九是那些甜甜的往事，如此，未來的日子又怎生打發？

這個問題，困擾着萬里鵬有半年了，如今被一條龍一句話說通了氣，萬里鵬自然釋去了心靈上的無比重壓！

重壓旣釋，剩下的就是無盡的追思了，他此時十分懊悔和愛妻爭吵，恨不得能馬上找到一吐思苦才好。

此時，一條龍話聲又起，道：「旣無兒女私情，萬弟妹去會他是爲什麼？如今滕小二已死，綫索中斷……」

無毒丈夫作了決定，道：「這樣好了，等老神鷹的事件一了，咱們誰也別想偷懶，全力辦萬二弟的事！」

有他一句話，自是定了局。

無毒丈夫拉回話題，對一條龍道：「明天的事，沙大哥可沒有你的份！」

一條龍一楞道：「怎麼，我老成個廢物啦？」

無毒丈夫一笑道：「沙大哥，你從隱居京中，再也沒有離開過，此地比誰都熟悉，所以才留下你偵密要事！」

一條龍這才笑了，道：「有我一份就行。」

無毒丈夫也報之一笑，其實，無毒丈夫並非眞有大事請一條龍來訪查，而是不願沙老大再涉足風險江湖。

他們談說間，不覺已過三更，明天還要早起追蹤至尊王，於是沙老大安排好臥室，各自安睡。

不料次日淸早，傳來噩耗，天也就是朦朦亮，「百順棧」的賬房林福，悄悄地喊醒了沙回子。

沙回子旣然是昔日張家口的大英雄一條龍，這林福就決不會是普普通通賬房先生，兩個人談沒幾句，忽忽外出。接着，凡屬沙回子的親信店夥，他從張家口帶來的老部下，都開始忙碌起來，奔裏跑外的馬不停蹄。

這情形，被無影燕看在眼裏，暗中竊聽，頓即失色，慌不迭的去告訴無毒丈夫，那知無毒丈夫早已離店他往。

無影燕聰明的很，畧加思索，已料到無毒丈夫是去了何處，萬里鵬也醒了，無影燕和萬里鵬悄語

幾句，雙雙出店疾馳而去。

× × ×

「白雲觀」的山門未開，但右側的小門，却悄悄開了，兩乘雙馬轎車，壓過了門外的青石堦，滑向路面。

兩輛雙馬轎車前後，各有一名勁裝乘馬的大漢領路壓陣，當白雲觀側門緊閤時，馬車已到了山門路上。

行未半里，已經不能再往前面走了。

領路的大漢，很識貨，揚手打個暗號，兩輛車子停了，領路大漢一催坐騎，一馬當先馳向前去。

前面，一字兒排開十二口白碴的棺材，把從白雲觀前轉向南北大道的通路，給堵了個嚴絲合縫。

這時淸晨剛過，但大路上已現行人，有個公子模樣的人物，遠離棺木十丈，站在一株垂柳下觀看熱鬧。

棺木後面，有十幾名漢子，都是一色的素衫，爲首一人，一身重孝，年紀已有四旬多些，神威懍人。此人身側，有名老者，身穿白衣，看樣子也有孝。

領路的大漢，已到了棺木前三丈地方，他勒馬停蹄道：「借光，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那白衣老者冷冷地說道：「你連這個都看不懂？」

領路大漢微一皺眉道：「在下不是不懂這個，而是不懂府上怎地把棺木阻住進路？」

白衣老者道：「沒有阻住這南北的官塘大道呀？」領路大漢道：「但是，却阻住出進白雲觀的路了！」

白衣老者冷冷一笑道：「老夫不知道如今白雲觀中，還會有人出進！」

領路大漢雖然看出事情蹊蹺，更聽出老者話意不善，但在淸平世界，而自己方面又暗藏鬼胎下，不想爭執，遂一笑道：「說的是，可巧我們正要出去……」老者接口道：「看你也作不了主，請回去對那能作主的人說，不用出去了，大小男女十二口的債，該還啦！」

這時那壓陣的大漢，已飛馬而到，目光一掃老者等一行人，緊皺着眉頭對早到的大漢道：「你是怎麼當的差使，老爺子問下來了，你爲什麼不往前走？」

領路的大漢沒好氣的答道：「你不會自己看看？」說着，手向阻路的人們和棺木一指！

壓陣的大漢冷哼一聲，轉向阻路的人們道：「你們誰作主？」

仍然是那白衣老者答話，道：「問這個幹什麼？」壓陣的大漢道：「幹什麼？哼，叫你們把這些棺材抬開，讓出路來，爺兒們有急事，要上緊的往前趕路！」

白衣老者冷冷一笑道：「不讓呢？」

壓陣的大漢沉聲道：「爺兒們自己搬，不過話說在前面，要勞動到爺兒們的身手，怕這些死人就神魂不安了！」

白衣老者一陣哈哈一笑道：「人死無知覺，沒關係！」

「好，這可是你說的！」壓陣大漢怒喝聲中，提韁催馬而前，手中的馬鞭子捲抽向正中的一口棺木而去！

眼見馬鞭子捲到了棺木邊沿，白衣老者倏忽探手迎了上去，祇見手一翻又一揚，壓陣大漢一聲慘號摔下馬來！

他右手馬鞭子，仍然握的死緊，但鞭梢兒却不知犯了什麼毛病，竟揷進了他自己的左太陽穴中！

鞭梢兒進去了三寸，血順鞭梢空隙處噴射着，眼見是活不成了。白衣老者眼皮一翻，對領路大漢道：「你是聽話代我們傳言，抑或是也想搬搬這十二口棺木試試？」

領路大漢連話都不答，提韁轉馬奔了回去。

剛才的事故，停在半箭外的那兩輛馬車中的人，全看淸了，當領路大漢奔回時，兩輛馬車已駛迎了上去。

領路大漢才要報告詳情，第一輛車駕轅的那老頭兒，已揮手沉聲道：「退向一旁！」

話聲中老頭兒架車停在了相距棺木丈遠地方。

這很近了，無異面對面，誰全能看淸楚誰。

老頭兒，手中握着丈八長鞭，年約七旬，一張臉，和死人不差什麼，要說多點什麼的話，就是多一口氣了。

殘眉吊目，若是那座廟裏少個泥塑的「黑無常」，祇要借頂高尖帽子給他戴着，保險比假的像！

老頭兒冲着白衣老者嘻嘻一笑，道：「夥計你好乾淨俐落的『翻雲掌』上的功夫，說說聽，咱們有什仇恨？」

白衣老者正要開口，身穿重孝的四旬人物，首先接話道：「夥計你八成是『鬼城』來的『鬼老大』吧，好一副嚇唬人的相貌，說說聽，這檔子事你能作至尊王的主？」

此人聲調語氣，完完全全是學着老頭兒的樣，絕！老頭兒正是「鬼城」的「鬼王」，有名的「見我笑」，他祇要笑啦，瞧吧，活人就準變成死人！

他沒想到在這個地方會有人一口就叫出他娘家來，由不得一楞，再聽說是有心找至尊王的，竟又一凜！

論眞功夫本領，「見我笑」未必能勝得了至尊

王，對方既敢大天白日找上至尊王，斷然不會是活不耐煩啦！

於是他眼珠兒一轉，嘻嘻一笑道：「是找他呀，等着，我請他過來，不過，你們殺的人可是我的手下，所以等會兒和他把事辦好，咱們也得親近親近！」

四旬漢子冷冷道：「等着吧，少不了閣下！」

「見我笑」把頭一扭，喊上了，道：「我說至尊老大王，請過來吧，是你的朋友！」

至尊王正在第二輛車上，話早就聽見了，却從車後面悄悄下來，拍拍衣衫，大搖大擺到了前面。

他剛走，在柳樹下面看熱鬧的公子，一閃沒了影子，原來他以奇特凜人的身法，上了第二輛車！

剎那，他挾着個怪狀包裹悄然而去，又一轉，他依然站到了那株垂柳下面，怪狀的大包裹不知他放到了何處。

此時，至尊王和那四旬漢子，已經答上了話。

他們間隔着一排十二口棺木，四旬的漢子已經够高大了，至尊王却還比對方高出半個頭，也魁偉許多！

至尊王神態狂傲，冷冷地問：「你們是找老夫？」四旬漢子更狂道：「大爺正是找你這老賊！」

至尊王沒動氣，這種當他不上的，就要生死相搏，怎肯使心氣虛升而失先機，祇嘿嘿兩聲道：「什麼仇恨？」

四旬漢子一指十二口棺木道：「這裏面是一家人的屍體，大小男女十二位，死在昨夜四更時分，你懂了吧？」

至尊王聞言暗中驚心，他奇怪此事辦得極端秘密，却怎地竟走露了消息，再說業已斬草除根，這些人又是從何處來的，他雖然驚心，並不怕事，哈哈一笑道：「你既然直指是老夫所爲，當然已有證據，不錯，沈雷一家是老夫殺的，你又是誰？想要怎樣？」

四旬漢子鋼牙一咬道：「老賊先講，你爲什麼下此毒手？」

至尊王冷笑道：「問的多餘，自然是有仇！」

四旬漢子道：「九歲孩子，三歲童兒，和你也有仇？」

至尊王仰面觀天道：「老夫行事，一向乾淨俐落！」

四旬漢子怒喝道：「可惜你沒想到，沈雷還有我這麼一個盟兄，你更沒想到，我弟妹死前已作準備，指出你是兇手，老賊，昨夜一共去了四個人，都是誰？」

「見我笑」在一旁答話道：「眞是抱歉，昨夜有我！」

四旬漢子厲聲道：「還有誰，一起出來！」

「見我笑」頭一搖道：「有一個已够躺下啦，還有一個不是你的對手，你要能宰了我和老尊，也够本啦！」

這鬼王，說話都帶着骨頭，陰陽怪氣！

四旬漢子目光一掃那兩輛馬車，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這是生死戰，何不把老鬼婆和血娘子全請下來？」

若說這四旬漢子的話語驚人，可沒有再比這一句份量重的了，他這句話，竟使至尊王和見我笑變了臉色！

因之至尊王恍有所悟，道：「你究竟是誰？」

四旬漢子震聲說道：「駝鈴響萬里，天上一條龍！」

一條龍，原來他是沙回子！

一條龍三個字攢入至尊王和見我笑耳中，神色又是一變，一條龍這身功力，單打獨鬥不輸他倆任何一人！

至尊王假如早知道沈雷是一條龍的盟弟，而也知道一條龍正在京師的話，他寧可昨夜在白雲觀睡大頭覺，斷不會在大功告成臨行前夜，惹上這份麻煩。

現在悔之已晚，說不上不算，祇好拚力一戰！想到這裏，至尊王一瞥見我笑道：「老友怎麼說？」

見我笑心裏有數，道：「大事要緊，怎能叫這條龍把咱們拘在此地，招呼所有的人吧，咱們大家全上，早完早好！」

於是第一輛車簾兒挑處，下來了一位瘦長如同高粱杆的女鬼后「必生財」，和一片紅雲的「血娘子」！

第二輛車的駕轅人，也要下來，至尊王揚聲道：「李老弟守車吧，咱們人手足够了！」

領路的大漢，心裏雖怕，却不敢後避，也下了馬。

一條龍這時哈哈狂笑道：「好極了！」話鋒一頓，揚聲向四外喝道：「夥計們，全走出來！」

好嘛！從四面八方草叢樹幹後，出現了三十幾名勁裝漢子，他們沒有兵刄，四個一隊四個一隊弧形而立！

每一個人，手中都拿着一發四支的牛筋射弩，對準了至尊王等人，每人五十支鐵箭，這數量很够了！

至尊王目光一閃，冷冷一笑道：「一條龍，你用這玩意兒在唬那一個，憑我們的身手，會讓弩箭射中？」

一條龍沉聲道：「你們聽清楚，一發四箭，皆爲毒矢，見血封喉，內有一支中藏毒液，濺在身上無藥可救！」

見我笑和必生財夫婦，聞言退了一步！

一條龍接着又道：「我姓沙的爲替盟弟復仇，早將一切料就，爾等若敢一個對一個的動手，姓沙的奉陪，聽清楚，誰敢聯手作戰，箭手毒矢立發……」至尊王冷哼一聲接上道：「老夫不信你不懼毒液！」

一條龍根本不理會他，轉對衆箭手道：「爾等可記得我的吩咐？」

衆箭手齊聲應道：「記得。」

「若有強敵聯手或暗算時，爾等如何？」

「雖莊主在場，屬下等亦將千矢齊發！」

一條龍霍地面對至尊王道：「老賊，你滾過來受死！」

至尊王傻了，他如今相信武林中流傳說的——寧打「死城」攻「鬼城」，發誓不惹「一條龍」的話了！

一條龍謀定而來，懷必死志，作殊死戰，單憑這種氣勢，已非至尊王和血娘子及男女二鬼所能敵了！

事情到此地步，至尊王進已無路立想到撤退。不過他老奸巨猾，知道上來輕敵過甚，如今撤退也不是容易事了，他眼珠一轉，哈哈一笑道：「一條龍，老夫佩服你爲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只可惜你作錯了。」

這是緩兵計，他固然已無援兵可援，但却能平安撤回白雲觀，只要一條龍接話，只要能爭取到個機會……

一條龍接話了，道：「老狗賊，你打任何算盤都沒有用，錯也好對也好，沙老子鐵了心腸，今天非殺了你不可！」

話聲一落，他揮手向所有的箭手高喝道：「準備……」

「放箭」二字還沒有喊出，血娘子急忙的擺手道：「一條龍，你慢些兒下令放箭我有話說。」

一條龍大聲道：「快說！」

血娘子道：「昨夜殺沈雷一家，可沒有我，咱們是井河水，風馬牛，無恩無怨，你不能滾水澆耗子洞吧？」

滾水澆耗子洞，那是說不分青紅一鍋裏煑爛。

一條龍立刻說道：「妳一個人離開可以，走右邊，繞過棺木來，聽清楚，妳若有惡念頭，可是自來找死。」

血娘子嬌聲一笑道：「我幹麼？至尊王是朋友，你可也不是仇家，我血娘子一生只爲自己打算，放心好了。」

說罷，她竟又轉對至尊王一笑道：「我說老尊，也可不能怨別人，好沒影的你放着正經大事不辦，殺人家姓沈的一家作甚麼，我不能陪你死，再見啦。」

她果然柳腰擺搖着繞向棺材的後面，一條龍適時喝道：「第一組箭手注意着她，她妄動就立即放箭。」

血娘子並非眞要走，正是存着分散一條龍注意的心，更存了能有機會，她將速捷下手先毀了箭陣的企圖。沒想到一條龍老辣到了家，使她連半點機會也沒有。

血娘子心裏一轉，有了主意，邊走邊笑道：「一條龍，我說話算數，今天你和老尊的事，我絕對不管。」

一條龍道：「妳又想作什麼？」

血娘子一指那英俊公子站的地方道：「要看熱鬧！」

她手一指，才引起一條龍的注意，也看清了那位公子，於是大方的說道：「好，看熱鬧也站在那裏去！」

血娘子暗中高興了，一扭三擺走向垂柳而去。

此時，見我笑暗對至尊王道：「老尊，怎麼辦？」至尊王低低地說道：「血娘子已經過去了，她準有高明主意，現在不能耗着，我想索性先和一條龍幹一場！」

必生財嗯了一聲道：「這是看來危險，其實却最高明的辦法，老尊你比這條不吃猪肉的龍高明，纏戰待機！」

至尊王道：「我正有此心，賢夫婦千萬注意，我動上手，你們也一位位向一條龍手下叫陣，然後咱們合……」

聲音低到比耳語還低，聽不到了，不過剎那之間，他們已經商量妥當，必生財步向第二輛車，和那駕轅的老李又低聲談論起來。

至尊王却面對一條龍道：「你說的，作生死之搏？」

一條龍道：「別廢話，反正你們不暗中搗鬼，我姓沙的不會先動手，一對一我若戰死了，那怪我功夫不到家！」

至尊王答道：「好，一言爲定，我過來了。」說着他果然是一個人，慢慢地繞過棺木，到了棺木後面，和一條龍互距兩丈時，方才停步不前。

一條龍探手處，已取出他那成名武林的「懶龍神索」，這條索，長兩丈，由頭至尾正是條蟄龍。

一條龍這個美稱，也就是從他那條兵刃上獲得的。

至尊王有柄「金星劍」，奇怪，他却不用，道：「一條龍，咱們這可是生死戰，是合乎武林規矩的生死戰，對不對？」

一條龍冷冷地說道：「不錯！」

至尊王道：「我有隨便用兵刃的權利吧？」

一條龍怒聲道：「當然，動上手，咱們是兵刃暗器有什麼自信能獲勝的功夫，全可以施展，你聽明白了吧？」

至尊王一笑，目光一掃，大步走向一株碗口般大的垂柳而去，他雙臂着力，卡喳一聲，硬把垂柳齊根折斷。

他以鷹爪功力，在柳幹上抓了二三十個洞，然後雙手握拖着垂柳，到了原先之處，一笑道：「動手吧！」

一條龍固然業已恨至尊王到牙癢的地步，現在也不能不佩服這個老奸巨猾的萬惡匹夫了。

一株垂柳當作兵刃，乍看起來，是笨重異常，其實，吃虧的是一條龍，使一條龍的兵刃失去了用武之地！

柳絲蓬密，柳長兩丈有餘，當然很重，可是至尊王不必要時時端舉起它來，只要拖對一條龍就應付自如了。

果然，在一聲喊請之下，一條龍全力進攻，但垂柳蓬大，拖在地上仍有丈二高，至尊王不必顧及高處的襲擊。

垂柳也够寬，又够長，一條龍以七分力發招，至尊王祇要一揚起柳幹近手部份，則一條龍此招勢必無功。

如此搏戰，久之一條龍累成一條蟲，而至尊王却仍然是至尊王，到那時候，一條龍就要任人宰割了！

一條龍轉念至此，突然冷笑出聲，手腕一挺，神索電掣而回，左手却已探囊取出一雙絕刃，迅速的安放於神索那龍頭的口中！

他手腕再抖，神索飛射擊向至尊王。

至尊王雖然也看到一條龍這個舉動，但却不解其由，神索射到，自然仍然微揚柳幹挺遮身前。

詎料如今一條龍怒火了，把他向不輕用並已數十年不動的奇絕神七，安放於神索龍頭口中，至此，他這條「懶龍神索」，才是配備齊全的一副罕奇兵刃，至尊王不知厲害，幾乎斷魂亡魄！

連環扣鎖

神索射到，柳幹揚挺，索長兩丈，柳長二丈三尺餘，至尊王暗自冷笑，笑一條龍百擊無功，竟不改打法。

誰知至尊王挺揚柳幹剛剛齊於胸口時，驀覺眼前寒光盤絞，接着手中一輕，柳幹祇剩了三尺一截圓木！

他大驚之下，就地斜滾，恰好躲過龍頭攔腰橫掃之一擊，滾翻中，探手撤出了金星劍，龍口一雙利牙，正直落下來！

金星劍飛出一片光幕，叮噹金鐵交鳴聲動，龍頭飛翔移側，至尊王方始倒縱起立，一身上下全是塵土了。

一條龍冷笑連聲，抖腕揚臂間，神索似具無邊神通，在至尊王上下左右前後如眞龍騰空而搏，奇招迭出！

至尊王一柄劍上下翻飛，輕靈至極，但不論其變化或招法及迅疾，在在輸於神索半籌，未十招，已步法漸亂。

其實若論至尊王的藝業，要勝過一條龍些許，祇因今朝一條龍是早存必死之心而來，氣勢上勝過了至尊王。

再加上剛才巧出奇計，奪得先機，於是至尊王每愈下況，欲振乏力，雖一時難分勝敗，若想扳平已是不易。

見我笑和必生財夫婦，冷眼旁觀不由心驚，沒有想到，一條龍這條神索，能有這般神威！

他夫婦和那第二輛車轅上的老李，打個招呼，見我笑不敢隨便挪動，却破開嗓子窮喊道：「一條龍，分個人出來和老夫見見眞章，別忘記，昨晚殺人也有我一份！」

這老兒的心腸也够黑，竟想叫一條龍全神對敵下，微分心神，果能如此，則至尊王有希望取得先機。

沒想到他窮喊方畢，那白衣老者立即接話道：「我老夫子正閒的發慌，來吧，沒人好逗，逗個老鬼也行！」

見我笑嘻嘻兩聲，道：「我可過來了！」

白衣老者冷冷地說道：「你從右面棺木旁繞着走，手裏那趕車的長鞭子，要算兵刃，在沒喊請動手前，你祇要揮動，四十支毒箭就全照顧你，聽明白話後，過來吧。」

見我笑本想人在棺木對面，猛揮丈八長鞭佔次便宜，並可使一條龍因之走心失神，不料所望依然成空。

於是他笑問道：「好吧，我就過去，你貴姓呀？」白衣老者冷冷地答道：「東嶽帝君！」

這有意思，東嶽帝君傳說專管十殿閻王，見我

笑祇不過是個小小鬼王，到了東嶽帝君手上，焉有命在！

見我笑心裏有數，嘻嘻的笑道：「這不够朋友，我是鬼王你就叫帝君，我若是狗呢？」

他想挑起白衣老者的怒火，豈料白衣老者沉聲道：「你若眞是條狗，我養你到冬天，養得你肥頭大耳的，然後一宰，下湯鍋清蒸白煑再紅燒，一口一口吃掉你！」

必生財向前邁了一步道：「戴孝的好兒子，你既然敢不認老子，索興連我老娘也打發了好不？」

白衣老者正要答話，遠處突然疾射而到了兩個人，內中一人，人在空中已接上了話，道：「東嶽帝君請專心爲我們沙老大把場吧，這一對屈死寃鬼，交給我們兄弟！」

話到人落，好快的身法。

落地現影，竟然是無影燕和萬里鵬！

熟人，見我笑和必生財，與無影燕和萬里鵬，太熟了，熟到有好幾次鬼王夫婦幾乎斷魂喪命！

見我笑笑不出來了！必生財看樣子這生意也賠了賬！

無影燕冲着他夫妻嘿嘿一笑，道：「你們過來還是我們過去？」

見我笑往後退兩步道：「等着，我們過去！」

無影燕眉頭一皺，適時白衣老者已上前道：「雙俠好高明的眼力，老朽自認這模樣已沒人能認得了。」無影燕笑道：「說實話，偷聽來的。」話聲一落，急問相搏的內情。

白衣老者，沒有說謊，昔日行道江湖時，人送美稱爲「東嶽君」，和沙回子及沈雷，結盟有二十多年了。

東嶽君簡述敵勢我情，並說出沙回子之計，不在棺木另一面對敵動手，以便萬一之時，箭手得能呼應。

最後，東嶽君悄聲道：「血娘子表面上業已聲明，不參與此戰，但我不能放心，雙俠來的時候太好了，使我可以全神全力盯着這個老淫婆！」

無影燕和萬里鵬，早看到俊公子和血娘子了，聞言突然一笑，笑得東嶽君莫名其妙，正要動問，萬里鵬已說道：「不必了，她搗不成鬼的，還是給沙老大把場正經！」

鬼王夫妻繞到了，面對着雙俠，不敢再存絲毫大意，見我笑取出了「拘魂令」，必生財撤下「陰陽網」，眈眈虎視不懈。

萬里鵬玉簫合於右手，無影燕用的，是一柄四尺軟劍，劍身怪異，寬僅八分，刃作三面，血槽三道，槽上每隔五寸，有個小孔，孔大如小米，並未透穿不知何用？

見我笑本是面對無影燕，他一見此劍撤出，臉泛出死灰顏色，意欲閃身改爲面對萬里鵬！

無影燕笑了，道：「老鬼王，看到此劍竟然落於我的手中，你怕啦，嘿！晚了，你發過誓，要死於此劍之下！」

說着，他巧妙地，和萬里鵬身形一錯，仍然面對着見我笑，見我笑猛一咬牙，鬼號地一聲，撲了上去！

萬里鵬玉簫輕顫，指穴打脉找上了必生財！

至尊王業已看到場中奇變，他現在方始明白，明白沈雷怎麼在法場萬衆中，假傳自己的命令，使羣俠靜待了！

那不是沈雷的主意，是沙回子一條龍叫他幹的，沙回子也沒這等聰明，和剛到的雙俠有關！

不！雙俠不會主動作這種事，還有一個人，對！還有一個人，祇有此人始能左右這幾位奇客，這個人，必然是「無毒丈夫」！

想到無毒丈夫，一顆心從頭頂上凉到了脚後跟，嗖！嗖！嗖！微失心神下，左臂及肩，已多了兩道血口！

他先機早失，如今又心神突分，一身妙招，連半式也沒空施展，這一份恨和氣，幾乎頂炸了天靈蓋！

他瞥上眼，心裏怕什麼就偏偏看見了什麼，他看到在那垂楊柳下，和血娘子幾乎是併肩而立的俊公子！

心頭上响起了個霹靂，震得他突然一呆，撲！懶龍神索啃在了左腿肚子上，去了半斤大的一塊帶血的肉。

他忍痛暴退，怪，一條龍却也沒有追。

至尊王心上的那聲霹靂，是猛然認了那俊公子是誰，一條龍不追，是驚奇今天至尊王怎會成了笨小子！

這時，血娘子一顆心上了油鍋，雙俠一到，等於釜底添薪，至尊王好沒影的楞着瞧自己，幾乎喪命，是在鍋中加了斤油，逼得血娘子非立刻採取行動不可，她試試風向，笑了，她正在上風頭。

當然，俊公子還在她的上風頭，不過她可沒把等會兒要騙上手的嫩鷄兒看在眼裏，探囊悄悄取出來個瓷瓶兒。

平常，她會先嗅點解藥，今天不必，勢迫着她也沒能放手放心的幹了，好在風力够，她地位好，省了！

她拔開瓶塞，剛剛倒出一丁點兒粉色的細麵兒來，好，半空中多了隻細巨嫩的手，把粉麵兒彈向她鼻孔內，她這才知道嫩鷄兒是老江湖，晚了，她

自己的藥制住了她自己，頭一緊，人事不知。

俊公子首先把瓷瓶兒蓋好，收到自己囊中，再一探手，取出了解藥，最後才把血娘子緩緩倚坐在柳樹下。

他剛完事，驀地聽到一聲斷喝道：「都給我住手！」

聲音入耳，俊公子就知道自己手腳稍慢誤了大事！

果然，一條龍和東嶽君，竟雙雙被兩個幪面人給制住了，另外，有個身材還高過至尊王三寸的幪面人，正斷喝命令大家住手！

停手了，雙俠飛身縱後三丈背靠背以應奇變！

這就是經驗，如此不懼任何突降的暗算了。

那高大的幪面人，目光向全場一掃，對雙俠道：「看來老夫祇有找雙俠作個主了！」

萬里鵬恰對着這幪面人，於是接口道：「說吧。」幪面人道：「一條龍和東嶽君的生死，操於老夫之手，但是老夫並不為已甚，願作合理而公平的談判！」

萬里鵬道：「說下去！」

幪面人道：「條件簡單，你們後撤，放馬車起程！」萬里鵬道：「我們的人呢？」

幪面人道：「車行箭遠路後，老夫放人！」

萬里鵬哈哈一笑道：「作夢，先放人！」

幪面人沉聲道：「萬里鵬，你這是想要一條龍的命！」

無影燕適時道：「你眞够狠，何不下手殺了一條龍看，千支毒弩，內有兩百支藏有毒液，不信你能活命！」

幪面人想了想道：「老夫姑退一步，先放東嶽君，你們放馬車走，車行箭外時，老夫再放一條龍，如何？」

俊公子站在遠遠的柳樹旁，笑了笑道：「不太好！」說着，他提起血娘子，大步走向場中。

至尊王得此機會，已很快的包紮好傷處，聽到俊公子答話，竟忘其所以的向那幪面人道：「三爺，他是『無毒丈夫』！」

幪面人怒瞪了至尊王一眼，至尊王竟畏懼的低下頭去，一聲「三爺」，再加上至尊王的神態，俊公子有了數。

可是他故作沒有理會這些，停步在超過一條龍和東嶽君八尺的地方，笑着將血娘子放於地上，道：「她昏了！」

這話幪面人懂，幪面人祇露着兩隻眼，閃射着寒芒，上下打量俊公子，移時，才狂傲的問道：「你是誰？」

俊公子笑道：「你又是誰？」

幪面人一聳雙肩道：「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面對無敵仍笑語從容，至尊王說的不錯，你是那無毒丈夫了！」

不錯，俊公子正是無毒丈夫，此時的模樣才是他眞正面目，因此一條龍和鵬燕雙俠，一見即知。

無毒丈夫却道：「斷喝發『天雷震』，出手能擒一條龍，使至尊王低聲下氣，在下搜遍枯腸，仍不識尊駕？」

幪面人道：「事後你可以多費點心思來想。」

無毒丈夫依然笑道：「當然當然。」

幪面人道：「有你在很好，此間事該如何？」

無毒丈夫道：「尊駕說辦法稍加改動就行！」

幪面人哦了一聲道：「如何改法？」

無毒丈夫道：「尊駕先放一條龍，不得施展任何手法，在下則保證放行雙車，車行遠後，再互換另外人質！」

幪面人想了想，道：「今朝初會閣下，彼此應該留份好感，況『無毒丈夫』言如季布，好，老夫答應你了！」

幪面人十分爽，話罷，揮手示令制住一條龍的手下道：「解穴放人！」

無毒丈夫也對一條龍的手下人道：「讓路！」

一條龍這些部下，無人不識無毒丈夫，聞令立將棺木抬開，讓出通路，兩輛車，馬上蹄動輪轉走路。

幪面人這時對至尊王及男，女二鬼道：「你們也去吧，扶着點受傷的！」

見我笑摻着至尊王，一步步遠去。

馬車已在里許路外，幪面人和無毒丈夫又互換了血娘子及東嶽君，無毒丈夫並且笑對幪面人道：「血娘子自己迷了自己，在下沒有出手。」

幪面人一笑道：「多謝，後會有期！」

無毒丈夫也一笑道：「我保證咱們很快就會又相見的！」

幪面人沒有聽出話中端倪，和他那兩名幪面人手下，大踏步帶着血娘子走路，好快，眨眼已在十數丈外。

無毒丈夫此時急忙傳令箭手道：「快，列隊準備，候令動手。」

語聲一頓，轉向一條龍和東嶽君道：「覺得如何？」

一條龍笑道：「沒事，已試過經脈。」

東嶽君也答說無碍，無毒丈夫道：「幪面人馬上就要回來了，大家沉着準備，萬一搏戰又起，讓我對付那幪面人，萬老二和無影燕對付另外兩名幪面客，沙大哥仍戰至尊王，東嶽兄與四名弟兄，接

鬥鬼王夫婦，姓李的若也上陣，有人敵當，不必掛懷！」

衆人聞言咸表驚疑，祇有一條龍神色鄭重的看了無毒丈夫一眼，揮手示令箭手列陣端弩以待。

然後悄聲問道：「大兄弟，他是誰？」

無毒丈夫也悄聲道：「我要說不知道，大哥你信？」

一條龍搖頭道：「一聲『三爺』，何異已通名姓？」

無毒丈夫笑道：「大哥先別問行不？」

一條龍才待接口，東嶽君已急促的說道：「果然被老兄弟料中了，人來啦！」

說着，一點黑影自遠處疾箭般射到，停身三丈以外，此人雖也幪面黑衣，但並不是那主腦人物。

這人停步之後，立刻揚聲道：「請無毒丈夫答話！」

無毒丈夫含笑道：「有何指教？」

幪面人道：「奉家爺令諭傳話，你欺人太甚，血娘子所中為『酥骨散』，沒有解藥不行，家爺說要向你要！」

無毒丈夫笑道：「請閣下回禀閣下那家爺，就說我無毒丈夫講的，這不在約定之內，恕我沒有辦法答應他！」

幪面人怒叱道：「無毒丈夫你聽明白，家爺已料到你會這樣答覆，所以要我再轉告一句話，要解藥，也要人！」

無毒丈夫依然笑着答道：「沒有解藥，也沒有人！」

幪面人竟然也笑了道：「很好，請別後悔。」

無毒丈夫暗中沉思起來，他奇怪對方這句「請別後悔」的用意何在，突然想起一事，道：「你等等！」話一停，立即悄對無影燕道：「請側轉到左方半箭外林中看看，曉玉應該在那裏等我！」

無影燕才待動身，幪面人已揚聲道：「不必去看了，那位姑娘已經成了家爺的貴賓啦，家爺說，解藥現在要，至於人，請拜煩閣下你送到津沽！」

無毒丈夫聞言如雷轟頂，天掉下來也不會變臉色的他，如今竟激動的有些狂亂了，雙目中射出兇光。

不過這祇是剎那間的變化，瞬際，他已恢復了正常，笑笑道：「閣下仍請按我先前所說的話，回覆閣下的那位家爺，沒有解藥，也沒有人，好了，閣下你請吧！」

那知幪面人竟又哈哈地狂笑起來，道：「不得了，了不起，家爺說過，怕祇怕剛才那番話，仍難打動寧作『不丈夫』的『無毒公子』，所以家爺又告訴了我一件事！」

無毒丈夫越法笑的可愛了，道：「有意思，閣下這位家爺的話眞不少，事也眞多！」

幪面人道：「事和話若不是有關公子你，可就成了廢話的笨事情了，就在我來之前，另外有人進了城……」

無毒丈夫已經明白幪面人說的是件什麼事了，於是把手一擺，接話道：「從有人建城那天起，就有了進城出城的人，從有了所謂『賺便宜』，也就有了『吃大虧』！」

幪面人一笑道：「我要說的不是此事……」

無毒丈夫突然正色道：「你給我滾回去，告訴你那家爺，想要解藥或是想要人，今夜便在此處開誠一談！」

幪面人才要接話，無毒丈夫已怒聲又道：「順便替我也帶句話給他，他若敢妄動『百順客棧』後宅家小的一根汗毛，他建於西湖，岳陽，和昆明的三座別莊，我若不能把它化為灰燼，斬草除根，無毒丈夫就倒過來罵！」

幪面人那僅僅露在外面的雙目，明顯的散發出極端畏懼和震駭的神色，在態度上，也變作十分恭敬了。

無毒丈夫竟然又笑了，笑着說道：「當然，我不希望你們家爺逼我走這條路，所以他最好趁我還沒回客棧以前，收回成命，一切等今夜在此地之會上解決，我的話不說第二遍的，我回客棧時若發覺棧主人內宅變了樣，今夜他就不必來了，人質敢殺儘管殺，我這兒的一個人，要換他們三兄弟的家小十個，並且從我發現此事起，在人世上，有我無毒丈夫，就不會再有他們武林三友了，言盡於此，你請吧！」

幪面人恭敬的應了一聲道：「我！我還有句話……」無毒丈夫笑道：「你請講。」

幪面人道：「所謂派人進城一節，是家爺有心相試的虛言，絕對沒有人去沙棧主的內宅，所以我想……」

無毒丈夫含笑搖頭道：「朋友這份人情，我領啦，等於身受，話得請一字不改的帶到，否則祇怕朋友你活着的日子就不多了！」

幪面人恍然而悟，連聲稱謝告辭而去。

幪面人剛走，一條龍已嘆了口氣道：「大兄弟，有你的，我是心服了，這也就是你能處處走到他們前面，換任何一位，祇怕現在已死多活少了！」

無毒丈夫沒答一條龍的話，竟自言自語道：「我不是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人，但是既然伸手管了，那就非管到底不可，祇要這事不會害人，我管了又和不管有何分別？」

羣俠無不識貨，一聽就知道無毒丈夫正以罕奇的神功與相隔少說有一里外的那位「三爺」談話！

果然，遙遠的地方，傳送到了答覆，其聲如在耳邊。話聲道：「老朽受人之托，曾立約信，故無法直言需要那人的內情，但老朽可以保證，絕不會傷害他人！」

無毒丈夫道：「我相信。」

話聲道：「是故拜煩公子，成全老朽。」

無毒丈夫想了想，道：「在下敢不遵命。」口吻語調，客氣的多了。

話聲欣然而道：「盛情永銘五內，姑娘她……」無毒丈夫也笑着接口道：「在下早已知道她仍在林中了！」話聲以懷疑口吻道：「老朽難解，領教所以。」

無毒丈夫道：「她身上附有一物，她若遠離原處十丈，彼物將飛落在下身畔，今未見物返，自知人未挪動。」

話聲有些驚駭了，道：「然則公子怎肯賜下那人？」

無毒丈夫一笑道：「請原有，無可奉告。」

話聲停了，移時，先前來過的那個幪面人，乘馬至，無毒丈夫首先給了够用的解藥，後笑道：「你請回……」

幪面人震驚的接口道：「家爺命在下前來領人……」無毒丈夫笑道：「人仍然在第二輛車上，祇是我將他臣車中請出，以索緊繫於車底，所以才請你現在回去。」

話聲剛落，傳聲已到，道：「人已找到，老朽認輸了。」

無毒丈夫哈哈一笑，答道：「彼此彼此！」

幪面人適時告辭，目光露出欽服敬佩的神色。

一條龍才待有所詢問，無毒丈夫微微搖頭示意道：「沙大哥，請吩咐手下朋友們，把這十二口空棺，寄存在『白雲觀』，說不定有人會用的上。」

一條龍笑道：「你是怎麼知道棺材是空的？」

無毒丈夫一拍一條龍肩頭道：「沈雷和大哥義共生死，大哥又怎會用他的屍骨來冒這種風險。」對，事情就這麼簡單，可是在無毒丈夫沒有說明前，別人硬是想都沒有想到。

東嶽君聲沉的說道：「我去寄存棺木。」

無毒丈夫笑道：「誰去都行，不過這些出家人怪可憐的，至尊王又那麼難惹，他們實在也不敢不聽吩咐。」

一句話打消了東嶽君要找那些出家人的念頭。

棺木捨了，林中和曉玉相會，回轉城中。

林福時於城中沈宅，安排好了慘死的沈雷一家，無毒丈夫親自拜奠，神情十分悲楚並默禱多時。

一條龍明白無毒丈夫的心情，緣因沈雷突然出面，於法場萬衆激動下，假至尊王之名傳話，是由一條龍所請，而一條龍此舉，却又是出自無毒丈夫的指示，如今沈雷一家遇難，無毒丈夫自是悲楚不安。

晨間，若非「武林三友」中的老三現身，一條龍深信無毒丈夫必不會叫兇手安然而去的。

在靈堂外，無毒丈夫聲沉的對一條龍道：「沙大哥，我要走了，此去也許三五年內不會……」

一條龍接口道：「很好，咱們一路啦。」

無毒丈夫皺一皺眉道：「一路？怕不會吧。」

一條龍正色道：「大兄弟，咱們是誰和誰，這種事，祇能說是天意，自咎沒用，要說和你有關，和我就……」

萬里鵬接上了話道：「我說『不丈夫』，咱們難得又相逢一處，是吧，大家都走，都一路走！」

無影燕笑道：「出了這種事，大大小小一十二口，又是爲了咱們，誰也別騙誰，反正不是一路也準一路……」

無毒丈夫無奈何的苦笑一聲道：「武林三友人人尊敬，如今竟不惜和鬼王鬼后及至尊王聯手，內情之複雜，所謀之詭秘不言而知，我不怕什麼，諸兄……」

東嶽君首先答上話：「我是孤佬，活着地北天南的任意遨遊，死了那裏的黃土都能埋人，所以說我也不怕！」

一條龍道：「我有妻有子，還有所提起來怪値銀子的棧房，所以我怕，所以我盟弟一家爲我慘死，我就怕得寧作個無仁無義的賤丈夫，我的好朋友明白這一點，所以他才不願意我和他一路，希望我縮頭藏身的賴活一輩子！」

萬里鵬笑了，道：「喂，『不丈夫』，沙老大急嘍。」

無毒丈夫對一條龍一笑，一揖道：「咱們一路，一路上一路，一輩子一路，這總可以了吧？」

一條龍哈哈大笑道：「怕你不答應。」

話一停，他將孝衣脫落，叠放在沈雷靈前，跪於地上祝道：「三弟，愚兄暫別，有朝一日把兇手的心肝捧呈靈前時，愚兄再穿這身孝服，痛痛快快的好好哭上一天！」

東嶽君也脫去白衣，跪拜禱別，於是五名當代罕奇高手，和美公子曉玉姑娘回轉了「百順棧」。

× × ×

一片荒涼，除黑石，海沙外，十里地內難見個人影。

這裏的地形，像隻石榴，當然比石榴大了不知多少多少倍，四五條觸角般的黑黃色的微凸海砂道，分散着伸延向捲着奇異浪花的海水中，活似熟透綻裂開來的大石榴的一端，大石榴光滑渾圓的那一大部份，是丘陵，黑石岩，凹砂溝和極爲骯髒的海藻，泡沫，怪蟹和雜物。

此處的地勢可能較低，所以由海潮帶來的那些污垢，泰半飄流積集在這裏，日復一日才變作如此骯髒。

這裏水太淺，水髒自然不會有魚，所以儘管左、右二十里外漁村林立，而此處漁民却望之却步！

今天，已近黃昏，正是潮漲的時候，距岸約有半里的海面上，碇泊着一艘八帆的巨大海船。

船旁，放落一條舢舨，正是沿海一帶慣見的漁舟，舟上櫓旁站着一個人，不停的眺望着這片骯髒的大石榴皮！來了來了，有人來了！

人數不少，一共七個人，內中一位特別醒目，是一身紅，他們乍一現身舢舨已搖駛向岸邊而來。

雖在漲潮，但舢舨仍然駛抵水、岸交接地方，祇好在兩丈外停下，七個人走近了，他們涉水上了舢舨。

舢舨駛近巨舟，七個人在舢舨靠上巨舟的刹那，內中一人向那搖櫓的漢子嘻嘻一笑，道：「眞辛苦了你。」

搖櫓漢子擦着頭上的汗水道：「那裏那裏。」

嘻笑再起道：「眞不好意思，爲了我們，反而叫你從現在起沒法子再吃這水面上的飯，你說，該怎麼酬謝你呢？」

搖櫓漢子道：「您老眞是太客氣啦，這趟路不遠，大船上的朋友已給了十两二錢，小的可以說賺的太多啦。」

又一聲怪異的嘻笑，道：「不多，一條命十两銀子，眞說不過去！」

話聲一停，搖櫓的漢子突然慘號出聲，他後腦骨已被擊碎，屍身倒墮海中，撲通一聲濺起數尺水花。

殺人帶笑的這位，正是那鬼王見我笑，另外必生財，血娘子，至尊王，和三位幪面人物。

他們都到了「塘沽」，在這個無人地帶乘舟他往，不過有兩個人該來而沒來，一是那姓李的，再一位就是老神鷹！

血娘子顯然在服下解藥後早已無事，目睹所偪船家被殺，竟笑了一笑，內中一個幪面人，却怒聲叱道：「爲什麼殺他，你們也是爲什麼？」

和這怒叱發問的幪面人，身量相差不多的幪面同伴，却勸他道：「你該知道，我們的行踪必須秘密，死者見過我們，不能不防他多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說着，血娘子和這答話的幪面人，竟左、右挾住了他的雙臂，三個人騰身而起，拔縱上了巨舟。

另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幪面人，似命令般的問至尊王道：「你保證再不會有麻煩了，對不對？」

至尊王畏敬的答道：「我保證過，絕不會有錯的！」

高大的幪面人嗯了一聲道：「希望如此，上去吧，別忘了擊沉這隻舢舨！」

話聲中，沒見他如何作勢，人已輕飄飄冉冉而起，到了巨舟上面，見我笑寒着臉對至尊王道：「你傷還沒好，先和我這愛財如命的黃臉婆上去，沉船的事交給我吧！」

至尊王點點頭，和必生財縱上大船，見我笑猛地一拳，將舢舨底打個窟窿，海水咕咕嚕嚕的灌了進來。

至尊王直等海水將平船舷的時候，方始頓足飛上巨舟，他低頭看，舢舨時已沉入水中，水面出現泡沫。

× × ×

微風，浪靜，巨舟八帆高懸，帆腹凸鼓，快若奔馬！

豪華的大艙中，擺好了美酒佳肴，走路仍然畧帶顚簸的至尊王，親自招呼幾名水手端菜送酒。

由此看來，這艘八帆巨舟的主人，大概是至尊王了。

當至尊王也入座後，此事得到了證明，高大幪面人，坐於上首，目光掃過所有的人後，笑對至尊王道：「老夫眞沒想到，你還有這麼一艘好船！」

至尊王笑答道：「您老要是喜歡就留下吧。」

高大的幪面人微搖頭道：「老夫用不着它！」

他不是不要，而是現在用不着它，聽口氣等他用得着的時候，大概會毫不客氣的向至尊王要的。

血娘子不知存何心意，咯咯嬌笑一聲對至尊王道：「老尊，把它送給我捨得不？」

至尊王哈哈一笑道：「說實話，我捨不得。」

血娘子笑的更張狂了，道：「交換如何？」

至尊王一霎眼皮道：「用什麼？」

血娘子一抿嘴道：「我自己，把我自己交給你三天，換這艘船，一句話，你幹不幹？」

至尊王一撫鬍子道：「敬謝啦，我還沒活够呢。」這句話說得見我笑和必生財哈哈地笑了起來。

高大的幪面人，此時突然說道：「叫閒人離開，注意些海面，我們該談談正經的啦！」

至尊王應了一聲，揮退侍役手下，並嚴諭注意海上動靜，萬一發覺有蹊蹺的事，火速走報。

侍役退淨了，緊關了艙門，大家肅靜了下來。

高大的幪面客，適時突然二指敲在身右一名幪面人的背後，這人噢吁一聲竟似自夢中醒來一般。

高大的幪面客，接着對這幪面人一笑道：「神老諒有，老夫不敢使別人疑心，所以剛剛點封了神老的穴道，如今……」

這個幪面人竟是老神鷹，他冷冷地接話道：「如今你們仍然封住我的四肢……」

高大的幪面人笑着解釋道：「神老千萬要躭待些，老夫不希望神老傷到任何地方去，所以不能不格外小心。」

老神鷹哼了一聲道：「我很感激！」

高大的幪面人，口氣一變道：「老夫相信神老有很多話要問，請問吧，老夫願意承諾神老，不答一句假話！」

老神鷹冷冷地說道：「當眞？」

高大的幪面人道：「老夫的諾言，神老應該信的！」

老神鷹冷嘲道：「不錯，我是該信的，因爲你派人從法場裏救了我，我們應該互道過『告辭』，於是你暗中又派人悄悄地擒下我，現在『告辭』成了『再會』，又在這裏碰了面，我能說不相信你的諾言嗎？哼！」

高大的幪面人哦了一聲道：「我們曾見過面嗎？」老神鷹道：「你說我們見沒見過？」

高大的幪面人道：「假如這算神老的詢問，我就實答？」

老神鷹很厲害，道：「假如你說老實話很不習慣，我就不再發問！」

「是我，我們的確見過！」幪面人痛快的很，答了實話，但他接着又道：「衣衫不同，口音也不同，我祗是偸了個懶沒將身材變化一下，不料神老仍能認出來是我。」

老神鷹笑了笑，沒有答話。

飛行巨舟

很明顯的，高大幪面人是想知道，老神鷹怎樣認出他來的，因爲這一點非常重要，他必須明白才行。可是老神鷹有三十年的名捕經驗不上這個當！

高大的幪面人心裏有數，也不再試探，笑了笑又道：「神老請繼續問。」

老神鷹道：「恕我狂妄直言一句，你們救我不像是存着好心，因此我希望咱們乾脆的打開天窗說亮話好！」

話聲一停，高大的幪面人立刻拍掌稱讚道：「爽快，乾脆！不愧神老之譽，咱們就這麼辦，誰也不必繞着彎子多說廢話，神老，咱們是誰先講？」

老神鷹不會含乎對手的道：「你先講才對！」

高大的幪面人絕不猶豫，立刻說道：「好，這次我們費了不少心血，救下神老……」

老神鷹突然接道：「且慢，我不承認此事！」

高大的幪面人道：「神老這就有點刁難了，姑不論我們救下神老目的爲何，但出手相救神老却是事實，不……」

老神鷹冷笑道：「不什麼？不是朋友們有心嫁禍告密，我會被捕禁刑部？會被判決一死？我不是個小孩子！」

血娘子嬌笑着接了話：「我說神老，這你可就寃枉我們啦，眞想逼問神老什麼，又何必費這種事，難道我們還怕神老你不肯合作？」

老神鷹冷笑道：「血娘子，我剛說過不是小孩子，妳就拿我當小孩子耍啦，京畿地方若我有一天不露面，保證必然有人會問……」

高大的幪面人接口道：「神老目睹過已死的替身了，我們既然有這種辦法，可以叫個替身代神老出現……」

老神鷹一陣哈哈大笑道：「替身死了，他不會再開口，活替身就不然了，朋友們，還要我再說下去嗎？」

至尊王看看高大的幪面人，高大的幪面人微一點頭，至尊王才開口道：「神老，我們講過不答一句謊語，那告密的人我們認識，但他和我們都毫無關係。」

高大的幪面人，接着至尊王的話鋒說道：「坦白的說，那人的目的和我們一樣，這計謀，也是他想出來的，他並且已經實行了一部份，於是我們將計……」老神鷹突然沉聲問道：「他是誰，他叫什麼名字？」

至尊王笑道：「神老，這問題不便答覆。」

老神鷹冷冷一哼，沒開口。

見我笑似乎有些忍不住道：「那個人死啦！」

高大的幪面人這時長嘆出聲道：「神老，我不得不殺死了他正和鬼王不得不殺那個船家一樣。」

老神鷹還是不開口，神色因有頭罩遮住，看不出來，但是他那雙目，却現露着輕蔑的光色。

高大的幪面人目光射出了寒煞威芒，直盯着老神鷹，可是老神鷹絲毫不懼，反而一仰頭冷哼。

至尊王適時向高大的幪面人道：「告訴神老吧！」血娘子也道：「反正人已經死了，不說又有什麼好處？何況事情很緊急了，我們必須神老幫忙，

告訴他吧。」

高大的幪面人似出無奈，一點頭道：「好，告訴他。」

至尊王馬上接話道：「說起來此人頗有俠名，和昔日的一條龍，東嶽君是盟兄弟，他姓沈名雷，人稱飛虎！」

老神鷹開口了，道：「目的，他和你們的目的何在？」

高大的幪面人道：「向神老打聽一個人的下落！」老神鷹道：「祗爲打聽一個人下落而告密！」

至尊王一笑道：「一點都不錯！」

老神鷹冷冷地又問道：「你們要打聽的是什麼人？」

高大的幪面人一字一字淸淸楚楚的道：「史劍豪，歷史的史，刀劍的劍，豪傑的豪，史劍豪！」

老神鷹雙目突射奇光，道：「開玩笑，你們開玩笑！」

高大的幪面人道：「事實，我問的是事實！」

老神鷹道：「史劍豪，人稱『天下第一劍』，又有個美稱叫『仁義大先生』，這個人誰都知道他在那裏……」

高大的幪面人揚聲道：「你說他在那裏？」

「劍聖堡。」老神鷹很快的說出了地方，並且又道：「他和『談笑神童』及『巨靈叟』，義結同盟，武林中人尊之謂『武林三友』，他們分居三個地方……」

驀地，高大的幪面人摘下了頭罩，沉聲接口道：「老神鷹，你看看老夫是誰！」

老神鷹目光逼視此人，心中却暗自忐忑，語調强硬的說道：「不認得！」

這三個字，竟使血娘子、至尊王和鬼王夫婦變了臉色，老神鷹有多聰明，頓知這句話說錯了，冷哼一聲又道：「老神鷹死了，至於我，祗是個再也難見天日的『黑人』，不認得！不認得！凡老神鷹該認識的人，我全不認得！」

高大的人哈哈地笑了，道：「老神鷹，老夫爲了我那大盟兄，不得不出此下策，別記恨心中，老夫遲早會重重的謝報你的！」

老神鷹仍恐有失，怒聲道：「說廢話沒用，什麼『巨靈叟』嘍……」他話沒說完，高大的人已接口道：「老神鷹，難道你非逼我『巨靈叟』說出難聽的話來，才心滿意足？」

老神鷹神色不現，仍怕雙目洩密，索興把眼一閉，來個死人也不理，他這一手，還眞管用，至尊王勸他道：「神老，憑三爺肯在你面前，露出原來眞面目相談，很對得起你了，何況事情辦完，三爺絕不會虧待……」

老神鷹現在才放落了那顆心，睜眼道：「我生平不說一句謊言，不知史大俠如今何在。」

巨靈叟濃眉一皺，冷聲道：「老神鷹，你太過份了……」

至尊王趕緊接上話道：「三爺，您忘了大先生是以另外一種身份……」話沒說完，巨靈叟已揮手阻住至尊王的話鋒，對老神鷹道：「老夫消息獲得的太晚，直到三個月前，才剝繭抽絲找出了綫索，你好好想想，在近一年內，可有……」

突然！釘懸於艙門上方橫樑的金鈴，噹啷噹啷的響個沒完，至尊王神色一變，對巨靈叟道：「這是警鈴，必然碰上了變故，我……」

巨靈叟揮手道：「快去查報！」話聲中，他倏忽出手重又封住了老神鷹的穴道，並迅即將頭罩戴好，對另一名幪面人道：「人交給你了！」

說着，他閃身已到了艙外，至尊王此時也不過剛上了甲板，不用手下人報告，巨靈叟業已看出變在那裏？

遼濶的海面上，前面一望無際的浪濤，不見任何船影，但後面，却有艘看來比至尊王這隻八帆船還大還快的巨舟，正衝風破浪追來！

兩船相距，約有三十幾丈，因之雙方船上的人，皆能看淸，來船船頭上，穩立着兩個面熟的寃家，是一條龍和東嶽君，東嶽君正挽一强弓，箭搭弦上，不用說，目標是對準了八帆的帆繩！

巨靈叟低沉的吼叫，是對至尊王發火，道：「這就是你的保證？」

至尊王尙未答話，敵舟上的一條龍，已提足眞力揚喊道：「前船聽着，我們並無他意，祗爲替沈雷一家報仇，把至尊王和見我笑扔下海來，你們走你們的，否則箭到帆落，在大海中，我一條龍說句狂話，能宰了你們全船的人！」

巨靈叟沉聲喝問至尊王道：「這條龍水性如何？」至尊王哭喪着道：「中原武林，無人能敵！」

巨靈叟冷哼一聲道：「最好你快想辦法，否則祗好把你和老鬼王交給他們了，海上不比陸地，老夫不能冒險！」

至尊王道：「兩船快慢相差無幾，我們船上準有『十力』硬弩，箭長五尺，若三爺開弓而射，敵舟必……」巨靈叟接口道：「何來這多廢話，速取弓箭。」

刹那，弓箭取到，果是「十力」硬弓。

巨靈叟笑了，挽弓搭箭，話不答，颼！颼！颼！一連三箭，一條龍所乘巨舟主帆，風帆及前帆，隨箭墜落！三帆墜下，巨舟猛地一橫，幾乎翻沉！

（以下轉入第一三八頁）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紫鏢囊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人鶴在落星城中的一處隱密山谷中，與大頭師伯鍾璉及刀君遺孀白老夫人，合謀除去隱居幕後，操縱玄玄帝君的巨魔「無腸毒狼」梁歪，果然一一爲甘人鶴所預算，梁歪毫無疑忌的飲下多量毒酒後，卒死在甘人鶴等早就安排好了的巨石壓頂之下，巨憝已除，白夫人又以甘人鶴已允代爲照管兩個孫女，老懷大慰，忙命老宋擺酒慶祝，席筵已張，鍾璉、漆奇、甘人鶴、白老夫人祖孫團坐一桌，老宋送上酒菜，便欲轉身退去，甘人鶴忙叫住他，向各人介紹，「八方劍客」宋公民以身作己後，乃向白老夫人致歉——

瞞天過海傳秘訊　弄假成眞赴禁城

刀君的夫人，江湖輩份甚高，八方劍客自稱晚輩，倒是至爲得體。

白老夫人輕嘆一聲，歉然一笑道：「原來是八方劍客宋大俠，老身一向委屈你老弟了。」

八方劍客宋公民又欠身一禮，道：「夫人對晚輩有救命之恩，晚輩理當畧効微勞。」

白老夫人嘴唇微動，似是還有話說，大頭師伯鍾璉，朗笑一聲，道：「酒菜都冷了，大家快快入座吧！」他是甘人鶴的師伯，當仁不讓，坐上了上位。

大家哈哈一笑，也紛紛入了座。

吃喝談笑中，甘人鶴從漆奇與大頭師伯口中，才塡補了有關無腸毒狼梁歪一部份資料。

原來，無腸毒狼梁歪化名結交大頭師伯鍾璉與雲夢孤雁進入「落星城」後，其實無腸毒狼梁歪並未遭難，只是借此機會與他們分了手，而且暗中追躡他們，向他們身上下了毒，認爲他們絕難逃得活命，這才回轉九毒敎而去。

漆氏兄弟，就是這時被他帶回九毒敎去的。

後來他選中了心腸比他更黑更毒的漆英做了繼承人，誰知漆英不等到他將敎主之位相傳，就起了弒師之心，乘他練功不備之際，猛下毒手，點了他幾度穴道。

他這時功力已是高絕，身受重傷之下，守住心

經要脉，裝起白痴來，竟把漆英騙過了。

漆英爲人雖是又惡又毒，但也不敢明目張胆欺師滅祖，影响自己將來的發展，因此還表示得一片關懷之心，爲他謀求恢復健康。

當然，這是掩人耳目的僞裝，其實他每天還要暗暗的整他一次。

無腸毒狼粱歪在這種生不如死的情況之下，硬把傷勢醫好了不少，找了一個玄玄帝君外出的機會，逃出了玄玄帝君的掌握。

這無腸毒狼心計多端，逃去時還威脅那看守他的人替他找來一個替身，掩飾得天衣無縫，才脫身而去。

因此，至今玄玄帝君還不知道無腸毒狼仍在人世。

無腸毒狼粱歪調理好傷勢之後，玄玄帝君的權力已是鞏固不可動搖了，他只有另覓途徑以消心頭之恨。

他後來發現甘人鶴的師父與大頭師伯都沒有死，找到大頭師伯，收服了他做基本幹部，一步一步，發展到打入玄玄敎，影响玄玄敎，造成了今天的局勢。

當然，漆奇過去也不知惡師仍在人間，也是因懷疑甘人鶴有甚麼不軌行爲，像丐幫幫主一樣，暗躡而來，想不到竟被惡師看出來了。

過去無腸毒狼粱歪認爲他不够狠，摒棄了他，這次相逢之下，却又態度大變，把他視同了心腹，因此告訴了他不少話。

這是甘人鶴從他們談話之中，連綴起來的，無腸毒狼粱歪告訴漆奇的，是否眞話，那就不得而知了。

談話之中，甘人鶴少不得也把自己打入玄玄敎的經過，說了一個大概，同時，暗含深意的，特別提出宋巧姣，強調了一番，他希望白老夫人知道他與宋巧姣的關係後，從頭攷慮她的心意。

可是，當他仔細觀察後，只見白老夫人反而眉目一舒，似是一切問題都解决了，不由暗叫一聲，道：「糟了，我這不是自己在找自己的痲煩。」心中陡然橫添了不少心事。

話題轉到如何利用無腸毒狼粱歪的佈置，合擊玄玄帝君的問題上，談起來，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對無腸毒狼粱歪的外面佈置，竟是一點也不知道。

甘人鶴提出剛才無腸毒狼粱歪交出的名單，道：「各位認爲這張名單如何？」

漆奇要過那名單看了一遍，搖頭一笑道：「這張名單毫無用處，多半都是假的。」

甘人鶴道：「不會吧，名單之中不是有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與環姑娘的名字麼，他事先也不知道我們要計算他，臨時做假也來不及呀！」

漆奇微微一笑，道：「老弟，我來問你，你爲甚麼知道他剛才提出的那寶庫圖是僞的？」

甘人鶴道：「玄玄帝君也來過一次這樣的手法，所以小弟一看就知道。」

甘人鶴是指風雨丈人魯三春假托了了神尼之名，交給甘人鶴一封密函，要甘人鶴陪假宋巧姣去取她的武功秘笈一事而言。

漆奇笑了笑道：「十幾二十個名字，又不是多得記不清楚，定非要造一份名單，好叫人得去是不是？」

甘人鶴一點頭道：「不錯，很有道理……。」忽然腦念一轉，劍眉微微一皺道：「但，其中爲甚麼又有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的名字？」

漆奇道：「主要的原因是因爲白老夫人乃是刀君的夫人，名頭响亮，容易取信於人，當然，有了白夫人，便不能沒有鍾老前輩，與環姑娘以作陪襯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當然，這是在山窮水盡，不得已的時候，才提出來作爲誘餌，以圖死裏逃生。」

甘人鶴沉思了一下，道：「但，其中把環姑娘的名字也提出來，似乎大可不必。至少小弟有這樣感覺。」因爲白雅環是他的得力助手，想得遠一點，他便不該把她的姓名公開出來。

漆奇雙目向甘人鶴面上一注，道：「權重招忌，知道得越多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越有剷除的必要，何況，九毒敎並不眞的重視女性。」

漆奇是九毒敎出身的人，他的話何異現身說法，有不可否認的權威，甘人鶴無奈何的笑了一笑。

漆奇忽然從身上摸出一張不甚大，但寫滿了字跡的血污紙張，放在桌上，含笑道：「老哥哥得來的這張名單，便不會有假了。」

大家注目望去，只見那紙片完全被鮮血染污，但字跡在他們目力之下，還是看得非常清楚。

這是一份由一個署名「天星」的人，呈給無腸毒狼的工作報告書，裏面有人有事，功過如何，都寫得淸淸楚楚。

只是這張報告裏人名，大家反而一個都不知道了。

甘人鶴看了一陣，心中已是大有收穫，原來他在工作項目中，已看白雅環在這名單之內，用了「秋秋」的化名。

由此可見，這報告中的人名，都是化名。

如果不知他們工作情形的人，自是看不出來，但如果知道了他們的工作情形，便不難找出眞名實

姓來了。

甘人鶴微微一笑道：「這是從令……。」他忽然覺得這稱呼已經不適合，只好意到而止。

漆奇點頭接道：「剛才老哥哥收殮惡師時，不但發現了這報告，而且還發現了幾樣重要的東西，我已經把它們一併帶來了。」

說着，又從袋中取出一個指環。一塊三角銅牌，一塊銀星點點的石頭（這正是甘人鶴替他送來的那塊石頭），一一放在桌上。

接着，漆奇又指着那三樣東西道：「這個指環，名叫『幽明環』，是九毒敎的鎭敎之寶，原是第五代掌門人所保存，想必是他在『落星城』得回來的；這面銅牌上面刻有九毒敎『無毒不丈夫』五字暗語，是九毒敎至高無上的『九毒令』，此令別有妙用，在九毒敎權威赫赫，這块黑色小石頭，叫『定心石』，有祛毒護心之妙，九毒敎有幾種極厲害的毒功，在修練時，必須借助此石護住心脉，才能有成，此石似乎原爲我那孽弟所得，但不知怎樣又回到了他手中？」

甘人鶴點頭道：「小弟就是爲送此石而來……哦！剛才小弟在他身上下的毒，只怕未能奈何得了他。」

漆奇點頭道：「有此石在身，任何毒物也被壓制住發揮不出來。他的中毒反應，完全是假裝出來的，倒是老弟你那一指，使他受傷不輕，才僥倖成功。」

白老夫人由這「定心石」忽然想起白雅環的處境，不免大爲担心，臉色一變，道：「環兒盜了玄玄帝君的『定心石』，要是被查出來了，這却如何得了？你們快想辦法，去接應她吧！」

這是很可能發生的惡果，甘人鶴聯想到宋巧姣的安危，也甚是心焦，片刻難安的起座道：「那麼人鶴先生一步了。」向大家一抱拳，搖肩便閃身而走。

漆奇叫住甘人鶴道：「老弟，慢去一步，對於如何運用惡師潛力的事，我們必需有一個決定。」

甘人鶴沉思了一下道：「辦法小弟倒有一個，不知妥不妥當？」

白老夫人當然不知甘人鶴最担心的是宋巧姣，還以爲他外冷內熱，其實比誰都關心小環，笑臉一開道：「什麼辦法，快說出來吧！」

甘人鶴道：「漆老哥哥，你考慮考慮取代粱歪的身份如何？」

漆奇一皺雙眉道：「這……。」

甘人鶴道：「老哥哥，你一定辦得到，小弟要走了，你們商量着進行吧！」幌肩到了門口。

漆奇伸手拿起桌上「定心石」，甩手拋給甘人鶴道：「老弟，你把這『定心石』帶在身上，說不定還有很大的用處。」

甘人鶴反手接住「定心石」，身形微幌，便不見了人影。

這時，白雅菱才想起甘人鶴答應她帶過出山的事，跳起來大叫道：「寰哥哥，你是不是男子漢大丈夫？……。」

甘人鶴聽在耳中，暗自發出一聲苦笑，那敢答話，加快身形的離開了「落星城」。

甘人鶴此行，收穫很大，但也在心頭上帶回一件沉重的心事，他日夜兼程的回到了擎天山莊。

擎天山莊一切安靜如常，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當夜，甘人鶴召見了甘大嬸金鳳和旺兒，小喜兒，小萱，小唐四人。

甘人鶴擺着紅旗令主的架子，言語生硬的道：「本令主走了這多天，交給你們辦的事怎樣了？」

甘大嬸金鳳愁眉苦臉的訕訕道：「屬下無能，兩件事都還沒有辦到……。」

一語未了，甘人鶴冷笑一聲，道：「本令主來時，曾聽人說，你做事很有辦法，你要知道，本令主原是非常器重你。」

甘大嬸金鳳惶悚地垂手說道：「屬下有下情申訴。」

甘人鶴「哼！」的一聲，道：「事情做不好，還有什麼理由可說。」

甘大嬸金鳳惶急的顫聲叫了一聲，吶吶道：「令主……」

甘人鶴雙目之中，煞光隱現，在甘大嬸金鳳臉上注視了片刻，只看得甘大嬸金鳳如處身寒風冷谿之中，遍體皆清涼，直冒冷汗。

甘人鶴忽然寒芒一收，搖了一下頭，道：「本令主要不是看在你們堂主面上，今日便非問你一個貽誤戎機的大罪不可。」

甘大嬸金鳳泥首，顫聲道：「多謝令主大恩，屬下，……」

甘人鶴不讓她有喘氣的機會，截口道：「你有什麼話要申訴？」

甘大嬸金鳳囁囁的道：「令主所交辦的二件事，屬下本有十分把握，詎料，都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甘人鶴翻眼道：「此話怎講？」

甘大嬸金鳳識人無數，見甘人鶴問出這種話來，便知情勢和緩了下來，暗暗吁了一口長氣，鼓起如簧巧舌，道：「先說甘人鳳的那隻墨玉鳳釵，就在屬下製好贋品，準備下手的時候，忽然丐帮獨臂殃神夏良台先一步向那鳳丫頭借走了。」

甘人鶴一皺眉頭道：「他借去做什麼？」

甘大嬸金鳳道：「據說是夏良台有一位弟子，因練功岔氣，借了那墨玉鳳釵去醫治那弟子。」

甘人鶴道：「你認爲那墨玉鳳釵能不能醫病？是不是你們事機不密，走漏了風聲？」

甘大嬸金鳳道：「此事後來經屬下調查，原來那墨玉鳳釵乃是一件寶物，如當金針使用，最能清神寧氣，丐幫突然將它借去，完全是一種巧合，倒不是洩漏了什麼風聲。」

甘人鶴點頭道：「你能查明那鳳釵的用途，本令主相信你的話，不罪你了，但是那姜副統領的事，總不成也出了巧事情吧？」

甘大嬸金鳳頭一垂，道：「正是，也出了巧事情。」

甘人鶴臉色一變，勃然大怒，道：「胡說，那會有這多巧事情，八成是你在本令主面前使刁作怪，你道本令主就這樣的好欺麼……。」

忽然出手如風，點了她一指，厲聲喝道：「本令主這裏用不着你這種刁婦，你給我速速離開擎天山莊。」

點了她一指，又要她滾，還不是明明要她死在外面。

甘大嬸金鳳神色慘變，撲地跪倒，哀聲道：「令主饒命，屬下寃枉……。」

甘人鶴瞪目道：「什麼叫寃枉，你辦不好事就該死。」

甘人鶴金鳳顫聲苦苦哀告道：「令主，請……請饒命……。」生死關頭，她也不知怎樣說話了。

只嚇得旺兒他們四個無知幼童，撲通！都跪在一地，旺兒仗着服侍甘人鶴的關係，比較接近，硬着頭皮，叩頭顫聲道：「七爺，事情實在是不能怪我們……」

甘人鶴「嗯！」的一聲，道：「那麼，該怪什麼人？」

旺兒道：「七爺，請容小的詳稟。」

甘人鶴半天沒做聲，給他們提心吊胆的受够心靈上的煎熬，才語氣稍緩的道：「你說吧！」

旺兒抹了一下頭上汗珠，道：「這幾天，我們和姜副統領已經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本來準備前天向他攤牌的，沒料到他在大前天忽然出了事。」

甘人鶴一怔道：「出了什麼事？」

旺兒道：「他奉大莊主之命，帶了威武營二位弟兄去送一封要緊的信，不料一時大意，被人把那封信偷走了，姜副統領派了一位弟兄回莊報信，自己却帶着另一位弟兄追尋下去了，二天了，他一直就沒有回來。」

小萱見旺兒沒有碰釘子，胆子一壯，也接口道：「七爺，您給我們的限期本來是十天……。」

甘人鶴目光一寒道：「今天不就是第十天。」

小萱嚇得打了一個哆嗦，想說的話，再也說不出來了！小喜兒皺了一下小鼻子，接口道：「但是姜副統領有三天沒有在莊上呀！」

甘人鶴一怔，笑了笑道：「你是說要補過這三天來？」

小喜兒道：「至少，這樣我們才心甘情願的領罪。」

甘人鶴道：「好，我現在就再給你們三天的時間……。」

小喜兒胆子更大了，截口道：「話要說明白，要姜副統領回莊之後，才能算數。」

甘人鶴被他們四人說得火氣一消，笑道：「算你們有理，他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算數就是。」

接着，出手一掌，拍在甘大嬸金鳳肩頭上，解了她的暗傷，道：「金舵主，你這大的年紀，爲什麼說話都說不清楚，要是本令主立下殺手，你看，你死得寃不寃。」

甘大嬸金鳳見甘人鶴的脾氣，要變就變，一點道理沒有，心裏可眞怕了他，那還敢有不滿的表情，陪着笑臉，連聲應道：「是！是！屬下也不知道怎的，一時有話都說不淸了……。」

甘人鶴望了她一眼，搖了搖頭道：「你眞是忠厚面孔，笨肚腸，本令主眞懷疑你能把這件事情做好。」

甘大嬸金鳳被甘人鶴說得不由笑了一聲，道：「令主就這樣看不起屬下。」

甘人鶴道：「這不是看不看得起的問題……本令主問你，你準備用什麼方法，把姜副統領抓住？先說給本令主聽聽！」

甘大嬸金鳳臉上現出一層紅暈道：「還不是『仙人跳』上推陳出新，想辦法。」

甘人鶴雙眉一皺，道：「他會上這種人人都知道的當？」

甘大嬸金鳳頗有自信地道：「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不同……唯獨這種辦法又古老又陳舊，他一經上當之後，便只有『啞子吃黃蓮』，被屬下牽着鼻子走不可。」

甘人鶴暗忖道：「這辦法雖古老，但確也防不勝防，一經入了圈套，越要面子的人，便越無法脫逃，對那姜副統領，倒眞是最厲害的手段。」

甘人鶴表面上裝得不以爲然，淡淡的一笑，道：「本令主預祝你馬到成功。」

甘大嬸金鳳萬福道：「多謝令主。」

甘人鶴作威作福了一陣，這時語氣忽然一變，

變得和氣的叫了一聲：「金舵主！」

甘大嬸金鳳受寵若驚的應聲道：「令主有什麼吩咐？」

甘人鶴取出一隻密封報告，交給甘大嬸金鳳道：「加急送呈帝君。」

甘大嬸金鳳雙手接過那報告，恭聲道：「屬下知道，這就告退了。」行了一禮，轉身欲退。

甘人鶴叫住她道：「且慢，本令主還有一件私事，不知你能不能替我辦好？」

甘大嬸金鳳臉上堆起一層諂笑，道：「令主的事，屬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甘人鶴一笑道：「沒有那樣嚴重，本令主只是有一樣東西，要送給帝君身前的環姑娘……你知不知道她？」

甘大嬸金鳳又肅然起敬道：「環姑娘，屬下當然知道，只是位卑職小，無緣拜謁她，令主有什麼東西送給她？屬下一定替您効勞。」

甘人鶴愼重的道：「這是本令主私人送環姑娘的禮物，你懂不懂？」

什麼懂不懂？那就是要她保守秘密，不讓外人知道的意思。

甘人鶴想與白雅環連絡，苦無迅速有効的妥當辦法，所以铤而走險，利用甘大嬸趨炎附勢的心理和她的關係，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甘大嬸有這種攀龍附鳳的機緣，眞是求都求不到，那有不懂之理，當下拍着胸脯，連聲道：「令主放心，屬下要連這點事都辦不好，還有臉面見人麼。」

甘人鶴微笑道：「只要你做事努力可靠，本令主自然心裏有數，就環姑娘也不會虧待於你。」

甘大嬸心中暗忖道：「他一定和環姑娘有一手，有環姑娘在帝君面前說話，所以一當就是紅旗令主，我……要是巴結上了他們，怕不平地青雲，也得弄個堂主幹幹，如果帝君把他立成繼承人……當然，他會成爲繼承人，哈哈！那我小金鳳豈不也登上了天堂！……。」當場做起白日夢來，心裏一樂，不由痴痴的發起笑來。

甘人鶴微微一怔道：「你笑什麼？」

甘大嬸金鳳悚然一驚，抿着嘴唇道：「沒有什麼？」

甘人鶴面色一扳道：「你如果誤了本令主的事，本令主可絕不會寬恕。」

甘大嬸金鳳肅容道：「請令主放一百二十個心，屬下可以大胆說一句，您是找中人了。」

甘人鶴從懷中取出一隻小小錦盒一塊，甘大嬸已是微微一怔，當甘人鶴打開錦盒，現出一隻墨玉鳳釵時，甘大嬸已是忍不住脫口道：「二姑娘的墨玉鳳釵！您……。」她本想知道甘人鶴是怎樣到手的，話到口邊，猛然警覺自己與甘人鶴的關係，還沒到達隨便談話的程度，於是又把那股好奇之念，壓了下去。

甘人鶴冷冷的望了她一眼，意似怪她放肆，但總算沒有給她語言上的難看，接着道：「現在本令主親手把它交付給你了。」

甘大嬸雙手接過那墨玉鳳釵，當卽端入懷中，恭敬地道：「令主放心，屬下告退了。」行了一禮，退出房而去。

甘人鶴東西雖然送出去了，心中却總是懸心難安，那晚，胡思亂想了半夜，才沉沉入睡。

驀地，一聲輕叫，把他吵了醒來，他看一看天色，也不過是四更時分，不樂地叱道：「旺兒，什麼事？」

旺兒在房外道：「甘大嬸有事求見令主。」

甘人鶴以爲出了毛病，心中一驚道：「叫她進來吧！」人也翻身下了床。

甘大嬸推門進來，甘人鶴見她臉色如常，不像發生了大事的樣子，暗吁了一口氣，問道：「什麼事？」

甘大嬸雙手呈上一封密柬，道：「帝君有指令來了。」

甘人鶴暗暗一驚，忖道：「回信這樣快，莫非玄玄帝君，已到了附近？」

念中啓封一看，只見那指令只寫了三個字：「來面談！」竟是玄玄帝君的親筆。

甘人鶴一揮手道：「好，你去休息吧！」

甘大嬸趨前一步，道：「環姑娘也有口訊到，她謝謝令主了。」

甘人鶴點頭道：「好，你辦得很好。」

他臉上雖沒笑容，也沒有什麼賞賜，甘大嬸却看得出他對自己的能力，已開始賞識了，心裏着實高興，更是恭順的道：「令主虎威所向，屬下辦事也就順手了。」

甘人鶴笑了笑道：「你也很會說話。」

甘大嬸還沒有摸淸甘人鶴的脾氣，趁着最佳印象的現在，見好就收，含着微笑，退了出去。

甘人鶴整理了一下衣冠，在房中給大哥甘人鵬留下暗號，飄身出了擎天山莊，莊外就有玄玄敎所留下的指路暗號，他循着暗號，轉來轉去，進了湖口城，暗號止於城內一座大宅院之前。

甘人鶴微微一怔，暗忖道：「這不是楊老伯家中麼！」他眞想不到，玄玄帝君竟會落脚在楊府。

楊府是湖口縣的首富，主人楊光冲更是左近一帶有名的神醫，甘人鶴因少年多病，經常是楊府座

上客。

楊府大門關得緊緊的，一盞氣死風燈，高懸在大門右邊簷頭，隨着夜風，微微的晃動。

甘人鶴走到門前，正要舉手叩門，大門已是一閃而開，敢情，裏面早已有人守着他了。

開門現身的竟是環姑娘隨身二婢之一的小鶯，小鶯道：「帝君等着令主了！」轉身帶着甘人鶴向裏面走去。

甘人鶴一見小鶯，原以爲小環有什麼話先告訴他，所以叫小鶯前來相接，但小鶯却沒有任何表示，甘人鶴心中好不納悶。

楊元冲有一座專門屬於個人的別院，家人子女平時未得允許，都不得擅自進入，甘人鶴就在這別院之內，見到了玄玄帝君。

玄玄帝君最是講究排場，輕車簡從而來，還帶了二八十六個隨從，一入別院，氣氛便完全不同，有如回到了玄玄教的地下王府。

甘人鶴見到玄玄帝君時，玄玄帝君正和風雨丈人魯三春，小環二人圍坐在一張圓桌上，邊談邊吃着點心。

玄玄帝君叫人添了碗筷，叫甘人鶴一旁坐下，陪他用點心。

甘人鶴暗中打量着玄玄帝君，臉色上看不出叫人担心的神情。

小環秀髮上，正戴着甘人鶴送給她的那隻墨玉鳳釵，好像是一點沒有測透甘人鶴送給她這鳳釵的深意。

玄玄帝君夾了一塊「八珍糕」放在口中，一面咀嚼，一面道：「你的報告，爲君看過了，爲君很是滿意，也不虧爲君對你的賞識了。」

嘉勉了一陣，話聲一轉，接道：「不過其中有一件事，你說得詞義隱瞞，不知你有何深意？」

甘人鶴道：「那一件事情，實在太重要了，因此屬下不放心在報告之內詳禀，原意也就是希望帝君召見垂詢。」

玄玄帝君一笑道：「你在本帝君面前，也用起心機來！」非責非罵，對他眷寵分毫未減。

甘人鶴心裏暗笑，但外表却惶悚無比的，以顯示他的敬畏與忠貞，吶吶地道：「屬下不敢，只是茲事體重大，非面禀帝君不可。」

玄玄帝君點頭道：「小心一點，也是好的，……你們看，他是不是要比秦唯尊强得多！」

風雨丈人魯三春附和道：「這是本教當興的預兆。」

小環却是嬌笑一聲，道：「我看是帝君有點偏心。」她的胆子倒是眞不小，敢說帝君偏心。

玄玄帝君乾笑道：「你們看他說些什麼，就知爲君是不是偏心，……尤其環丫頭你更不能說爲君偏心。」

小環玉面一紅，呶起了嬌唇。

甘人鶴一開口，就把大家臉上的笑容凝住了，只聽甘人鶴沉鬱的話聲，在空中飄盪道：「屬下發現了一個名叫梁歪的人……」

一語未了，只見玄玄帝君全身一震，道：「什麼？梁歪！……。」

甘人鶴話聲一頓，玄玄帝君忽又一揮手道：「你接着說下去！」

甘人鶴接道：「那人與一個頭大如斗，名叫鍾璉的人在一起，從那鍾璉口語中，屬下發現那梁歪有冒充，本教前屆掌門教主之嫌，因此屬下覺得此事非同小可。」

玄玄冷笑了一聲，沉聲問道：「你在那裏發現他的？」

甘人鶴道：「在『落星城』附近。」

玄玄帝君道：「你好好的跑到『落星城』去做什麼？」

甘人鶴道：「屬下到得擎天山莊，依照帝君指示行事，果然，不久無影神劍任九峯聞訊而來，滿口答應去與林天壽商量，以『幽明指』交換甘人鶴，當時，屬下另有一個打算，覺得如果能找到林天壽，不但不怕他們變卦，而且還可杜絕林天壽將『幽明指』轉輾傳流江湖。」

玄玄帝君點頭道：「你這想法很好。」

甘人鶴接道：「因此屬下便暗中尾隨無影神劍任九峯到了『落星城』附近，因而發現了那冒充本教上屆掌教的事。」

玄玄帝君臉色微微一變道：「他們三人在一起？」顯然他已知道無腸毒狼梁歪，大頭鍾璉和雲蘿孤雁林天壽過去的關係。

從他語氣之中，無腸毒狼梁歪的假死，似乎並未瞞過他，他只是假裝不知而已。

甘人鶴反應奇敏，心中又有計較，搖頭道：「那冒充本教上屆掌教的梁歪與大頭鍾璉，像屬下一樣，也是暗中在探查雲蘿孤雁林天壽，好像他們對林天壽也有什麼圖謀。」

玄玄帝君心驚色怒的道：「此人這種行爲，那是衝着本教而來的了，魯國師，你看那是什麼人，敢如此胆大妄爲。」

風雨丈人魯三春蹙眉沉吟了一陣，道：「屬下也一時想不出那人是誰，有這大的胆子，竟敢冒犯本教。」

玄玄帝君「嗯！」了一聲，回頭向甘人鶴道：「以後呢？」

甘人鶴道：「屬下的行跡，未被雲蘿孤雁發現，却被那大頭鍾璉發現了，屬下因不願驚動雲蘿孤雁林天壽他們，打算先行退走，再作計較，却不料那冒充之人與大頭鍾璉竟存心要殺死屬下，追了下來，屬下與那大頭鍾璉對了一掌，被他震出一丈開外，跌落在一道山溝之中，幸好那大頭鍾璉甚是自恃，以爲那一掌必把屬下震斃無疑，未加搜索，屬下因此幸得生還。」

甘人鶴一面信口開河，說得煞有介事，一面暗中默察玄玄帝君的反應，玄玄帝君表面很平靜，但內心之中對這消息却是異常驚震，要知，他是無腸毒狼梁歪教出來的徒弟，梁歪的厲害，他豈有不知之理。

玄玄帝君皺了一下眉頭道：「你沒有洩漏你的身份吧？」他指的是「玄玄教」的身份。

甘人鶴道：「屬下曾抬出家祖名頭，那知他們全不把家祖放在眼內。」

玄玄帝君忽然閉起雙目，沉思起來，甘人鶴趁着這機會，暗中把眼色送向白雅環投去，希望她能有所暗示，那知白雅環望着他只是微笑着，沒有一點深度，也沒有暗示。

甘人鶴忍不住還想用言語試探一下白雅環，嘴唇方一動，話還沒有說出來，只見玄玄帝君雙目一睜，道：「震寰，你與小環立刻起程，奔往『落星城』監視他們雙方的行動。」

甘人鶴一怔，道：「那擎天山莊的事呢？」

玄玄帝君的決定，大出甘人鶴意料之外，使甘人鶴不免有手足無措之感。

玄玄帝君道：「擎天山莊的事，你不用管了，爲君另有安排。」

甘人鶴担心擎天山莊在別人指揮之下的惡果，心中大是惶急，道：「屬下在擎天山莊……。」

小環一旁截口道：「帝君智慮週詳，何用你多說，我們走吧！」

說着已是站起身來，向玄玄帝君一禮，舉步向外行去，甘人鶴欲待叫住白雅環，白雅環已走出了廳門，甘人鶴氣得暗罵了一聲，匆匆向玄玄帝君行了一禮，追上白雅環。

兩人出得大廳，白雅環叫過小鶯道：「小鶯，你隨我們走。」

小鶯對於這種毫無心理準備的使命，似是司空見慣，毫不猶豫的隨在他們身後，出了楊府。

他們說走就走，都沒有携帶什麼行李，就好像到隔壁串門子一樣，馬上就可回來似的。

三人之中，多了一個小鶯，雖說小鶯是白雅環的隨身侍婢，但她對白雅環的忠實程度，甘人鶴却不敢妄托心腹，白雅環不說話，甘人鶴也便不敢開口。

三人默默的出了湖口城，四野無人，一片寂靜，甘人鶴滿肚子話，實在忍捺不住，脚下加勁，與白雅環走了個肩併肩，細語傳音，輕輕的叫了一聲：「環妹！」

白雅環僅用小鼻子「嗯！」了一聲，愛理不理的，冷冷淡淡的。

這種態度，聽得甘人鶴直發楞。

又走了一程，甘人鶴又鼓起勇氣，叫了一聲：「環妹！……。」

白雅環這次却秀眉一皺，冷冷的道：「趕路要緊，有什麼話好說。」

脚下加勁，甩脫甘人鶴，猛射了出去。

甘人鶴微怔了一下，才跟身而行，腦中止不住思忖不已。

談話又不妨碍趕路，她爲什麼不願意和我談話呢？

莫非她對我生了誤會？

是什麼誤會呢？

他做夢也想不到，那誤會就出在他送她的那墨玉鳳釵之上，白雅環一氣之下，根本就沒細察他鳳釵之秘。

路上白雅環不理他，落店休息的時候，白雅環還是不理他，逼得甘人鶴心裏直發慌。

他要不知道她的底細，倒也罷了，如今既已知道她底細，無形中增加了很多顧慮，對她眞有輕重不得之難。

好在他們在路上行走時日不長，很快的就到了「落星城」附近，白雅環向他攤牌了，冷峭的道：「令師落脚在什麼地方，快快帶我去見他去。」

甘人鶴一笑道：「你眞相信那些話？」

白雅環「哼！」的一聲，道：「我早就知道你在胡說八道，帝君不到一個時辰，就要到了，你自己想辦法應付他吧，我是愛莫能助了。」

顯然是有意與甘人鶴爲難，要不早有一個商量，天大的事情，也沒有應付不過去的。

可是，現在只有一個時辰了，還來得及麼？

甘人鶴只見白雅環凌厲的目光之中，夾雜着不少怒惱與幽怨之色，甘人鶴腦念電閃，想破了腦袋，還是莫明其妙，不得已，問道：「你也不相信我鳳釵之中的秘訊？」

白雅環臉色微微一變道：「什麼秘訊？」

甘人鶴頓足道：「你怎麼這樣粗心大意！」

白雅環從頭上拔下墨玉鳳釵，投擲在地下，幽幽的道：「我的心都碎了，還管你什麼秘訊不秘訊的！」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江湖浪子

單于紅・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一鼎無雙浪客」北雙，在天母潭，獲得師母「天母仙姑」詹杏娘的醫治，及畢桂珠的捨身相救，恢復武功，他踏出天母潭後，第一步把已被西北雨幫吞侵的紅苗幫敉平，着牛妞秉掌紅苗幫，第二步則到骷髏谷，要找谷主算賬，詎受阻於獨角紅蛇，當他退出谷外，竟與凉山派掌門人「千手百脚」洪平相遇，洪平把得自敵人的兩枚火燐彈取出，擲向谷中，把整座骷髏骨炸爲平地，在洪平的述說中，知道了嚴夢柔已經來到離此不遠的一座小鎭中，北雙叫洪平在一家客棧歇下，他便獨自去與嚴夢柔相會——

凌空飄渡如天將　夜屠三寨賽煞星

秋風陣起，楓葉飄零……

一彎如鈎的上弦月，掛上樹梢……

寬坦的官道上，捲起一片急促的蹄聲和滾滾的黃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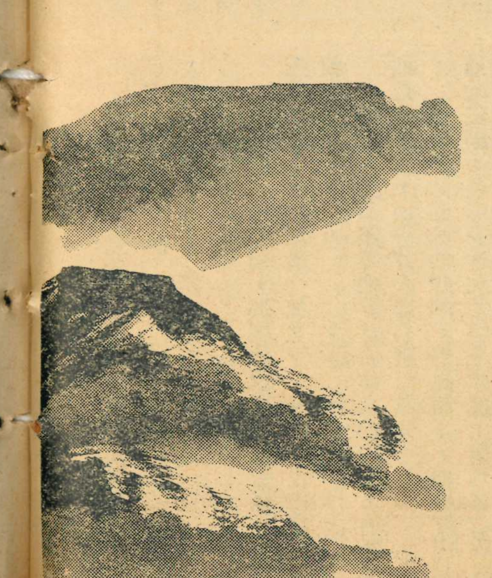
北雙和嚴夢柔，洪平正朝西北雨在湖南的最大分部——少陽山進發。

北雙穿着一襲如月光的銀色勁裝，兩眸閃亮如星，神態奕奕，胸前摟着他心愛的絕俏佳人嚴夢柔，唇角洋溢着縷縷的愛意柔情，不時瞥眼深情的望向懷中的嚴夢柔。

嚴夢柔仍是一襲黑褐鑲花邊的綢裝，緊裹着她豐滿美妙的嬌軀，一張令人想親吻的俏臉，被那散發着如麝幽香的秀髮掩披着；但從髮縫中可以看到她含着淺淺笑意的迷人小嘴，漾着歡悅的幸福；兩隻如杏似桃的美眸，盪漾着朦朧的憧憬，一瞬也不瞬的凝視着北雙的俊臉，凝得那麼專注，刻深；彷彿她那雙會說話的美眸，就是爲了看那張俊臉而生的。

一旁的洪平不知是睡了一整天，抑是高興這對波折的愛侶重逢，清癯的老臉上也掛着歡欣的笑容，兩手不時抖動韁繩，憑他精純的騎術，一點也不落後，那雖是馳載兩人仍邁步如飛的黑炭。

「咳，北少俠，請把閣下的視綫稍稍移開尊夫人好不？」三人已馳了一個時辰，已深入湖南腹部



，洪平抬眼看了前方一下，轉首對儘是俯頭凝視着嚴夢柔，根本沒在看路的北雙，咳了一聲，笑着說道：「我是說咱該由此轉進去。」

北雙與嚴夢柔紅了一下臉，嚴夢柔連忙把偎着北雙的嬌軀坐正，嬌羞的掠了一下秀髮，抬眼望去，眼前十幾丈處正現出一條叉道；嚴夢柔心知是通往少陽山，轉了一下眸子，朝洪平問道：「前輩，咱們是否就這樣一路殺進去？」

「北夫人，何不問問令良人？」洪平神秘的朝嚴夢柔睞了一眼，打趣說道。

「我才不是呢……！」嚴夢柔一陣臉紅，芳心却甜蜜至極，轉首瞟了一眼北雙，故作羞態，忸怩的說了一聲。

「本來就是嘛，堂堂的一鼎夫人她這醜丫頭怎担當得起？」北雙扯動馬首，拐進岔道，攬着嚴夢柔無骨若絮的柳腰的手，用力揑了一下，朝洪平怪異的擠了一眼，豪笑着說道。

「你……」嚴夢柔氣得粉頰直鼓，正想發作，却又碍於洪平一旁，只得噘着小嘴，老大不高興的模樣。

「哈……」北雙與洪平看得一陣大笑。

路程相當遙遠，尤其在這瑟瑟的秋夜裏，更使人無止境的感覺，但三人說說笑笑，却也不覺得夜裏趕路的寂寞；雖然他們知道當他們停止趕路的時候，便會掀起一場生死不卜的斷殺。

北雙之所以要在夜晚行動，當然是爲了給雙鐮客來個出其不意，在白天行動多少有點不便，他重回中原，相信西北雨方面還沒得到消息，他要在雙鐮客沒有戒備中儘可能的先救出川梟，然後才放手和雙鐮客生死一搏；北雙對雙鐮客的名號在三年前便如雷貫耳了，身短、頭大，一雙奇形怪狀的鐮刀更是舞得出神入化，武功的高超却不知强過西北雨本部「長風殿」的賽關羽多少倍？北雙當然有自信把雙鐮客給宰掉，但他知道絕不會給像宰賽關羽那麼輕易，至少川梟仍在雙鐮客手裏，北雙多少有點投鼠忌器。

三人雖面帶輕鬆，但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心沉如石，不是麼？他們掛念着他們的摯友——麻子川梟官大木。

「雙哥，官大哥不知怎樣了，聽說雙鐮客對他很殘酷咧！」嚴夢柔到底是女人，首先沉不住氣的提出北雙和洪平儘量不談的事情；這也難怪她，川梟對她是愛護百般，無微不至，宛若慈父憐女，嚴夢柔怎能不憂心忡忡？

「小柔，放心，麻子要是有三長兩短，那麼雙鐮客便會有五長九短！」

北雙的兩眸驟地漾起一陣漫天的殺機，俊臉倏地沉寂下來，湧上令人打顫的陰霾；嚴夢柔轉首望向北雙，芳心輕震了一下，趕緊把嬌軀偎在北雙懷裏，有點不相信北雙就是兩個時辰以前和自己共赴巫山的多情郎。

「北少俠，雙鐮客的武功厲害極了，並不是老夫危言聳聽，長他人威風滅自己雄心……。」洪平凝沉着臉色，沉聲說道：「他的武功超過西北雨本部的一堂，兩閣，三殿的頭子之上，只畧遜黑門豹一籌；上次七大門派死在他手裏不知有多少？老夫也被他掛了彩！」

嚴夢柔聽得芳心一陣憂忡不安，下意識的握住北雙在自己腰間的手，關注的朝北雙叫了一聲：「雙哥……。」

「怎麼啦？你們把少爺看得扁的不像樣了！」北雙不待嚴夢柔說完便道：「少爺要連這小小的分部也不能夷平，那麼少爺別去找黑門豹算帳了！」

「少俠！」洪平忽然叫了一聲，勒住馬韁瞇眼望了一下前方，邊跨下馬，邊朝北雙和嚴夢柔說道：「過去十里便是少陽山了，它和旗山的總部一樣，沿途設有關卡，咱們必須抄山道。」

「有多少關卡？」北雙躍下馬鞍，體貼的抱下嚴夢柔，轉首向洪平問道。

「比旗山少了一點，共有六道關卡由一個舵主守備……。」洪平示意北雙隱進路旁的樹林裏，把坐騎隱密的藏好，說道：「不過六個舵主除了斷劍神龍被畢姑娘拔掉以外，其他五個舵主也先後被老官，嚴姑娘和我三人除了，雙鐮客重新立起三個舵主……。」

「你是說目前只剩下三道關卡？」北雙雖是在別的女人面前作威作福，可是對嚴夢柔一點也不敢哼氣，嚴夢柔取出一條菊色絲帕，北雙趕忙體貼的替嚴夢柔把她披肩的雲髮絹住，微紅着臉向洪平作個無奈的姿態，聳肩問道。

「不錯！」洪平不知是羨慕他們的恩愛，還是取笑北雙的「懦弱」，笑着應了一聲。

「三道關卡算什，想當年少爺把黑卡門二十一道關卡闖得一個不留！」北雙好不容易才爲嚴夢柔給紮好頭巾，在嚴夢柔背後作了一個鬼臉，嚴夢柔一轉過身子，北雙連忙轉首向洪平笑着說道。

「你少吹了！咱們還是依照洪掌門人的話抄山上。」嚴夢柔瞪了北雙一眼，皺着姣好的如雕石的瓊鼻說道。

「是，娘子！」北雙連忙陪笑的說了一聲。

「北少俠，有一道關卡你永遠闖不過。」洪平看得一陣發笑，從懷中取出一條黑色絲巾，邊蒙住臉，還笑着取笑北雙。

「你這樣是幹嘛？」北雙訕訕的笑了一下，見洪平老是要蒙臉，不解的問了一聲。

「對了，我忘記告訴你，西北雨一隊人馬監視敝派，其他六派也一樣；老夫不能讓他們認出身份，否則敝派會遭到他們屠殺。」洪平展出身形，北雙和嚴夢柔也跟隨而上，洪平轉首朝北雙解釋道。

「他媽的！」北雙兩眼露出一股兇機，恨恨的罵了一聲。

「雙哥，你看，前面是深淮！」北雙話聲一落，嚴夢柔忽然拉住北雙的手，指着前面說道。

「看來只好硬闖了！」

三人停在淮邊，洪平望着眼前少說五十丈寬，深是謎底無可測的絕淮，聳肩說了一句。

「早該如此了！」北雙却得意的笑了一聲，朝嚴夢柔勝利的眨着眼皮。

「但我們不能打草驚蛇，必需一舉把他們的關卡給殲滅，否則雙鐮客用老官來要脅我們，咱們就糟了！」洪平朝北雙愼重的說道。

北雙知道事態的嚴重，萬一搞個不好，把川梟的命給弄丟了，他眞會瘋了！

朝洪平凝肅的點點頭。

三人掉轉身子，奔了一陣子，邁上石道，急馳而上……。

半炷香的時刻，已馳到了第一道關卡前面。

三人把身形隱在路旁的一座大岩石後面，凝目向前打量——

但只見十五丈外聳立着一排木柵，堵住整個道路，正中開啓着一道門，門前兩旁各立着十個大漢，一動也不動的站着；木柵上面每隔兩尺掛着一隻火把，烘得一片光亮，北雙稍稍凝足目力，便可以清晰的看到門的上面，「第一關」三個斗大的篆體字，而且還看到木柵裏頭有兩排房子，似乎是駐紮人馬的地方；木柵上頭有一塊踏板，踏板上立着不少的黑衣大漢，五步一哨，三步一崗，戒備堪稱森嚴。

「雙哥，咱們如何進去？」嚴夢柔的嬌軀始終「黏」着北雙，一步也不離，仰起俏臉，壓低着聲音問道。

北雙似是沒有聽見嚴夢柔的問話，兩眸烱烱的注視着前面，腦中不停的思索着進去的方法；其實要不是怕爲了驚動他們，而担心川梟安危，北雙可以大喝一聲，馬上叫前面十名的黑大漢給躺下來。

嚴夢柔見北雙不應，但却沒有使小性子，她知道北雙正用心思索着，兩隻美眸痴痴的望着北雙凝肅的臉龐，從她神情裏，似乎只有他的北雙才能想出進去的辦法。

洪平也在蹙着眉頭，竭力思索……。

北雙忽然縮下身子，靠着岩石，悄聲朝洪平和嚴夢柔問道：「你們一次可發幾枚暗青子？」

嚴夢柔不解的望着北雙說道：「五隻。」

洪平臉上漾出不以爲然的神情說道：「老夫僅能三支。」

北雙神情凝肅的說道：「這好極了！你們必須射得準，萬不能讓他們發出鬼叫聲。我射出身形後，你們立即向門邊的黑衣大漢射出並且接着射出身形，把其餘的兩名給宰掉，記住別弄出聲音！」

「北少俠，你瘋了？那上面的十四名呢？」洪平知道北雙要處理木柵上面的哨子，但不可能了，那十四名彼此距離如此遠，他當然相信北雙能够幹掉他們，但要是弄得神不知鬼不覺，他實在有點懷疑；但他又不敢直接說出來，只是驚惶的問道。

「雙哥，這裏距柵門十五丈，柵上兩邊的黑衣大漢相隔六丈遠，雙哥，你能不停留的躍起足有二十丈遠的距離？而且要他們無聲無息的死去？」嚴夢柔邊從懷裏掏出一個圓形皮囊，抖出五隻四五寸長的梅花鏢，望着北雙，吃驚的說道。

「小柔，妳就看看妳的雙哥能不能！」北雙朝嚴夢柔笑了一下，在地上拾起七粒小石，轉向滿臉驚奇的洪平問道：「洪掌門，準備好了沒有？」

「不行！」洪平忽然窘着臉說了一聲不行。

「怎麼？」北雙吃了一驚問道。

洪平吶吶的回道：「老夫的輕功一跳只能躍至十二丈遠。」

「噢！」

北雙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心中一陣憂急，這地方除了這塊岩石可以藏身外，其外無隱身的地方，不能把身形移近木柵，一露出身形便會被發現，北雙不禁焦急的說一聲怎辦？

「雙哥，十五丈我勉强能够，剩下的兩名讓我來，你儘管處理上面的點子！」嚴夢柔推了一下北雙說道。

「這好辦！」北雙大喜的說了一聲，丹田猛然提起精純的眞氣，兩腳一點，身子倒飛而出。

「去！」嚴夢柔和洪平根本沒時間來驚訝北雙的身法，手中的暗器，連忙用勁打出！

兩人眞不愧是武林頂尖高手，但見八支亮森森的暗器，一隻也沒有走露，在火光的烘照下，如激光電火的刺進八名黑衣大漢的喉頭！

然後在快得又快，根本叫洪平以爲是同一個時間裏，嚴夢柔纖小的嬌軀已電射到木柵前面，洪平爲自己的「老花眼」感到難過，他很遺憾自己沒有看清嚴夢柔把她的短劍及劍鞘如何戮進仍是呆楞不知的兩名大漢心窩！

卻說北雙射出的身形不過方拔起，簡直無法看清他是如何出手，只知道他的右手用力一抖，手中七顆小石子，已在嚴夢柔與洪平的暗器先射進右邊木柵上的七名大漢，而且哼也不哼的便栽了下來！

緊接着，不，實在該說是同一時間裏，北雙倒飛的身子，忽然那麼怪異，令人匪夷所思的翻轉過來，在那七名大漢剛要栽下的時候，背後的雙劍在嗆聲仍在空氣裏浮游的時候，已像兩道疾激的流星，在左邊木柵上兩名瞠楞黑衣大漢的咽喉噴起兩道血光；還是該說在同一時間裏，事實上右邊栽下的七名黑衣大漢不過只栽到一半，還沒墜落地面的時候北雙叫人要以爲是鬼魅的身形，已欺上木柵，五名黑衣大漢正想張口大叫，但不過一張口，只有最後一名大漢哼了一聲，全部已莫名其妙，連北雙的身形都沒有看清，喉頸已劃上一條血溝，活活給北雙抹斷！

文字寫來嚕嗦，其實這不過是「驚鴻半瞥」的半瞥，在嚴夢柔拔回劍鞘的時候，北雙已成功的把木柵上十四名哨子乾脆俐落的解決完畢。

洪平想自己是在夢裏，他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敢相信，當他一抬眼的時候，右邊七名黑衣大漢已俯栽到地面，然後他看到兩名黑衣大漢吃住北雙「百步穿揚」打出雙劍，仰栽過去……，老實說，他正在羞赧着，因爲他只看到這裏，其外的五名在他想着時已「不見了」！

洪平對人見人怕的江湖一鼎血煞星，重新有最大的認識，他想，要是北雙是他的敵人，毫無疑問的自己見到他也要抱頭逃竄！

事實上這對北雙說起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他只要全力展開「無影無虛飄踪步」，他可以很輕鬆的一射十八丈遠，當然這要消耗他不少的眞元；洪平應該驚異的是他能在倒飛的身形中，一次發出七粒暗器，而且這「暗器」還是小石子，那麼準確的射進兩名大漢的頸項！

莫說洪平驚異得在岩石後站着發呆，就連一個自視武功高強的嚴夢柔，也呆呆的望着木柵上調息而坐的北雙，彷彿她是第一次見到令她魂痴情迷的心上郎。

過了好半晌，嚴夢柔和洪平，被冷冽的秋風吹得一陣哆嗦，才如夢乍醒的射向木柵。

嚴夢柔拔回北雙的雙劍，又是一陣驚異，只見那支劍竟然滴血不沾，呆站着嘖嘖稱奇不已。

洪平站在木柵上環目看了一下，見那兩排房子仍是一片靜寂，毫無動靜，似是沒有發覺他們已欺近關卡裏，如獲大赦的吁了一聲。

北雙可累壞了，身子在木板上盤膝坐着，閉目調息胸中翻湧的氣息。

嚴夢柔把雙劍納回北雙的劍鞘，兩眸含着無法描寫的情意，望看令她睡夢裏也想擁抱的北雙，見洪平沒個注意，蹲下嬌軀，把紅潤如蜜桃的小嘴，堵住北雙微張的紅唇，以她本身的眞元，藉着兩人黏住的嘴運進北雙體內。

其實北雙正想站起身子，已平下胸中的氣息，料不到嚴夢柔會吻自己，樂得充作不知，大親香澤；在此劍張弩拔的氣氛裏，北雙只感到別有一番風味，竟然忘形的遞出舌尖。

「你！……」嚴夢柔連忙站起嬌軀，無限嬌羞的唔了一聲。

「怎麼啦？」洪平正緊張的在把風，深怕屋裏的嘍囉會醒來，一聞嚴夢柔發出聲音，連忙轉身望去，只見嚴夢柔紅着粉腮，而北雙卻逕笑不停，不解的問了一聲。

「沒什麼。」北雙笑說了一聲，望望裏面的木屋，朝洪平問道：「是不是——殺？」

「當然，而且要以不出聲爲原則！」洪平點點頭，話聲未完已飄身下去。

北雙與嚴夢柔也飄下身形，無聲無息的走進木屋裏……。

但只見屋裏的大漢，仍睡得像死豬般的酣聲震天，而且睡態之醜令人作嘔！

洪平在對面一排屋裏，無聲無息的點上他們的死穴，叫他們眞正的成了死豬一條。

北雙和嚴夢柔進入左邊的木屋，北雙眉宇漾起濃濇的殺意，殘忍的抓斷十幾名黑衣漢的喉頸。

嚴夢柔是女人，到底心要軟些，和洪平一樣只是點住他們的死穴，讓他們「舒服」的死去；一見北雙如此殘忍，連忙飄到北雙身邊，抓住北雙血淋淋的手，美眸含怒的一瞪。

北雙連忙含笑朝嚴夢柔直打躬，把血手淋淋的在「死豬」身上擦淨，然後「依序」的點上他們的死穴；北雙望着嚴夢柔朝他滿意的微笑，心中硬是不服氣的嘀咕：「奇怪，我倒是在愛她，還是『怕』她？」

半炷香時間，一舵兩百名的黑衣大漢就此「一夢不醒」，「永在夢中」。

北雙等人可說輕鬆至極，神鬼不知的通過第一道關卡。

第二道關卡的佈置情形和第一關約莫一樣，只是防守上有着天壤之別。

只見眼前的守衞聚集在關卡前面，正凝神的賭骰子，木柵上的哨子也三五成羣的輕說漫笑，愜意的聊着天；他們以爲不是打頭陣的第一關，守備之鬆懈，叫北雙三人吃驚。

這次北雙們根本不必費上先前一半的勁，三人齊湧而上，骰子在碗裏打轉的聲音還沒有完，那些大漢把命都給賭光了！

然後又依樣劃葫蘆，把那些仍在做夢的一舵人馬，給悄悄的送上。

但他們到第三道關卡之時，他們楞住了。

只見眼前的關卡根本不是在守備，毋寧說是在開「慶功宴」來得恰當；不是麼？木柵前的廣庭上，嘰嘰雜雜的圍成至少有四堆以上的黑衣大漢，在呼吆喊六的賭着骰子，而且在關卡的左邊，六七名的大漢，還擺上一張八仙桌，竟然在大賭「天九牌」，喊聲之大，絕不下於賭骰子的「四五六」。

北雙三人看得一陣驚奇，鼻尖還聞到濃醺的老酒味，以及一陣陣烤香肉的味道，但見右邊蹲着十幾名裸着上身的大漢，正嘻哩哈哇的烤着半人大的大狼狗。

更令他們驚異的是：木柵裏的兩排木屋，燈火光明，人影嘈雜，比關卡外面熱鬧得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雙哥，他們怎這個樣子？」嚴夢柔看得一陣稱奇，望向北雙不解的問道。

「當然這樣啦，小柔，越是後方安全的地方，越是散漫放浪，他們深居第三道關卡，前頭仍有兩道關卡，他們不用操心，是不？」

北雙望着那隻已是將烤熟的大狼犬，陣陣的飄香，使得他口水直流，朝嚴夢柔笑着問道：「小柔，妳吃不吃香肉？」

「你還有心情說笑？」嚴夢柔白了北雙一眼。

「洪掌門，咱去贏八十百把銀子怎樣？」北雙輕笑一聲，回首向正苦着臉的洪平笑道：「少爺對骰子，天九樣樣通，絕不會輸。」

「哼，你眞是一個標準的浪子，吃喝賭……。」嚴夢柔白着北雙，說到末後，俏臉一紅，蠕着小嘴說不下去。

北雙和洪平一陣輕笑，北雙忍着說道：「喲，小柔，妳別冤枉好人，妳什麼時候看到我嫖的……哎唷！」

嚴夢柔紅着俏臉，不待北雙說完，用力擰了一下北雙的胳臂。

「小，小柔，妳恁地兇幹嘛，少爺不過向妳表示清白吧了！」北雙裝出皺眉苦臉，而且還煞有介事的揉着胳臂。洪平看得一陣發笑，停了一會，忽又沉下臉色，語音着急的說道：「北少俠，這怎辦？咱如何過去？」

「是呀，雙哥，這關可不像前面兩關那麼容易了！」嚴夢柔也徬徨無主的問道。

「那些兔崽子眞該死！」北雙沉着臉色，憤憤罵了一聲。

北雙原本料想此關和第二關一樣是非常鬆懈，但沒料到「鬆懈」到這個地步，屋裏竟也還沒睡，這可苦了他們，他們絕對沒法無聲無息的把一舵人馬放平，這不啻比第一關的守備還要叫他們頭痛。

「只好冒險了！」北雙想了一下，沉聲說道：「我一個人先潛進去，你們兩個留在這裏，一待山頭騷亂時，你們便殺進去……。」

嚴夢柔不待北雙說完，急聲說道：「不，雙哥，我要和你一起進去！」

北雙微微皺起眉頭，沉聲說道：「小柔，妳如果不要老宵的命，妳便可以進去！」

「對不起，雙哥……」嚴夢柔見北雙不高興，兩眼一紅，嬌楚惹憐的說了一句。

北雙看得一陣心痛，連忙朝嚴夢柔展出柔情的微笑，柔聲說道：「小柔，不是有意……。」

「不，雙哥，是我任性。」嚴夢柔嬌憐楚楚的望着北雙，嚶聲搶着說道。

「好啦，北少俠，尊夫人既已『認罪』，你該告訴老夫如何潛進去？」

洪平見兩人「黏」個沒完，趕忙笑着打岔道。

北雙與嚴夢柔微微紅了一下臉，兩人會心的笑了一下，北雙搓着手說道：「我要飄過去……。」

「什麼！」洪平一震，兩眼睜得老大，驚異的叫了一聲。

嚴夢柔也是吃了一驚，她不相信心上人能不停留的躍過由這裏到柵裏的木屋後面，少說也有三十丈遠，兩隻水汪汪的美眸，一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唇角含着微笑的北雙。

北雙傲然的撇了一下唇角，順手在地上抓起一塊掌大的石頭，朝驚楞的嚴夢柔與洪平說道：「看看少爺的師門輕功術『上上縱點輕功術』！」

北雙話音甫停，倏地抖手打出石塊，術字仍在嚴夢柔的耳中廻盪之時，北雙的身形已接着如電射出。

「噢！」洪平吃驚的叫了一聲，但只見他兩眼發直的朝着北雙如幽靈的身影，那麼令他想脫口大叫的躍過兩排木屋，洪平只見北雙射至十五丈遠處之時，已像鬼魅般的趕上他自己打出的石塊，然後一絲不差的點住即將墜落的石片，身形又是接着一射，看起來是那麼輕鬆至極的便躍到木屋的後面！

北雙的身法高明極了，關卡前的黑衣漢子還在大喊着通吃！通吃！根本不知道在刹那前，自己的頭頂躍過七尺之大的軀體；事實上，縱算他們看到，也要以爲是「財神爺」光臨呢。

「噢，雙哥的武功眞棒極了！」嚴夢柔見北雙

的身影已在黝黑的山頭消失，這才閉一下瞪得發澀的美眸，嬌俏的吐着丁香，脫口說道：「洪掌門，你相信，他一定能够打敗雙鏕客，順利的救出官大哥！」

「我當然相信！」頷了一下首，接着笑道：「但我懷疑他能打敗妳。」

嚴夢柔俏臉一紅，但芳心却甜蜜至極，渾陶陶的。北雙打鐵趁熱，接着展出身形，幾個起落，已躍至山頂……。

少陽山此刻在黑幕的籠罩下，呈着一片沉寂；但沉寂裏顯漾着濃深的森嚴，肅穆……。

北雙翻上一顆紅葉飄飄的楓樹，屏息注視着四週，但只見少陽分部的氣派確是雄偉，而且懾人；放眼望去，濃綠綠圃，紅閣碧瓦，地佔千坪，浩廣非常。

正中一道高達兩丈的大鐵門，鐵門緊閉着，門扇上還可以看到兩隻栩栩如生的斑皮豹，張牙舞爪，威武至極；鐵門的上頭還可以看見一幅大匾，上面刻寫着「少陽分部」四個如斗的金字。

北雙轉首環視了一會，微微一提丹田之氣，身形如輕燕般的，無聲無息掠過那道朱紫色的屋牆。

北雙停在屋宇上，放眼樓閣連連，一時之間竟不知道那一間是牢房，心中一陣着急。

「有了！」北雙伏着身子，轉頭一看，牆的末端正緩緩走來兩名舉着火把的黑衣大漢，心中暗喜的忖道：「問問那兩個毛頭！」

北雙思忖方畢，身子倏然掠下，如激星般的射向那兩名大漢，身形未至，北雙單指一彈，一股凌厲帶着破空之聲的指勁，已把左旁黑衣大漢的腦瓜給打碎，慘哼一聲，俯地不起！

「哼！」另一名黑衣大漢只覺眼前一花，腰間一麻，已被北雙點住軟麻穴。

「小兔崽子，你若敢出聲，少爺便叫你腦袋搬家！」

北雙一把揪住黑衣大漢的衣襟，兩眸露出一股駭人的兇機，寒聲說道。

「你，你是誰？」黑衣大漢顫着聲音，駭悸的張了張嘴。

「我是你家少爺！」北雙寒寒笑了一聲，唇角怪異的撇了一下，冷聲說道：「川梟官大爺是不是還活着？」

黑衣大漢被北雙冰冷的眼光看得一陣哆嗦，臉露出恐怖的汗水，嚇得說不出話來，艱辛的點了一點頭。

「牢房在那邊？」

北雙兩隻如電的星眸，冷冷瞅着臉色蒼白的黑衣大漢，緊接着問。

黑衣大漢蠕了蠕嘴，好不容易才抖動喉結，細斷的聲音隨着打顫的牙齒在顫抖：「在，在柴房的……的後面！哎！」

「你他媽的少爺怎知柴房在那邊？」

北雙陰霾的眉宇湧上一股煞氣，伸手扯下黑衣大漢的左耳，一把把血淋淋的耳朵給扔得老遠，冰硬的語音罵道。

「饒……命！」黑衣大漢痛叫一聲，面如死灰，痛苦的抽搐曲扭着，差點沒昏過去。

「他媽的兔崽子，你如想死得舒服一點，你就快點說出牢房在那裏！」北雙心頭一陣冒火，伸手又想扯下黑衣大漢的右耳，但又怕他痛得鬼嚷鬼叫，驚動別人，憤憤的咬了一下鋼牙，面露殺機一般冷慄的道。

黑衣大漢駭懼的張了張毫無血色的嘴唇，顫聲說道：「向東一直走，最末一間房子……。」

「你可以死了！」北雙不待他說完，冷笑一聲，殘忍的揑斷他的喉頸，黑衣大漢連最後一口氣也來不及嚥，已是魂歸黃泉。

北雙殘酷的撇撇唇角，把兩具屍體藏在暗角裏，身形接着拔起，朝東射去。

但只見黝黑的天際，迅速的滑過一個白點，如殞石流星般的忽現立隱。

「大概是這裏了。」北雙把身子貼在屋宇上，凝目向前面單獨而破爛的房子望去，心中暗暗地測道。

但只見一座不算很小，但很矮的木房，孤零零的立在眼前，房門緊閉着，但隙縫裏透出微微的燭光；北雙還隱約可以聽到骰子在打轉的聲音。

北雙望望四週，見四下空無人影，身子一掠，無聲無息的停在門口。

北雙從門縫裏望去，裏頭有四名黑衣大漢正聚精會神的擲骰子，呼吆喊天不止；北雙還看到他們身後有一條甬口，呈石級下降，顯然川梟便是被囚在地下石牢裏。

「棺材店生意來了！」北雙冷笑了一聲，推開房門。

「呀——」「誰？」

黑衣大漢被開門聲一驚，連忙停下擲骰子，喝問了一聲。

「大驚小怪幹嘛？我是誰你也不知道？」

北雙關上房門，若無其事的走向他們，不在意的說了一句。

「噢，原來是謝兄，你怎麼來啦？」一名手握着骰子的虎目大漢，笑着說道。

「噢，謝兄，您不是說今午要走的麼？」

虎目大漢身旁的一名細瘦的缺嘴漢子，驚異的盯着北雙，隨即笑着說道：「聽老王說，您在這裏三天輸了不少銀子，是不是想撈本？可惜今天不是老王他們值班。」

「這也沒有關係，我可以找你們玩啊！」北雙起初一怔，隨即笑了一聲，走到桌前煞有其事的說了一句。

但心中却在狐疑，是那個謝兄？

「歡迎！歡迎！」虎目大漢讓開一個空位，讓北雙站在他身旁，見北雙從懷中掏出一包亮澄澄的銀子。

兩眼一亮，大喜的張着嘴說道：「來！來！下注！」

「喲！老王難道沒有向你提過我是誰？」北雙堆上那包少說也有四五百兩的銀子，睨着虎目大漢，怪異的說了一句。

「有啊，你是頂頂大名的左手絕劍謝公子啊！」虎目大漢被北雙問得一怔，脫口說道：「這就是了！本公子素來不做押家！」北雙聽得心頭一震，原來就是那個江湖敗類左手絕劍謝一呈，也就是單桂珠的殺妹仇人，心頭一陣冒火，但隨即笑說了一聲。

「噢，對不起，這老王倒沒有提起，謝公子，您做莊家，您做莊家？」

虎目大漢哦了一聲，恍然的笑着，貪婪的望着北雙桌前堆得高高的銀子，欣羨的說道：「不知姜舵主這次賞了您多少銀子？嘖，我們這些跑腿的一年也賺不到您眼前的一半。」

「喂，老陳，別儘說話呀，快下注嘛，人家公子要擲骰子啦！」

北雙聽得一陣迷糊，不知謝一呈和西北雨有什麼關連，正想套話，身旁缺嘴的漢子已不耐的嚷叫着。

「看少爺的！哈！通吃！」

北雙抓起骰子，邊說邊往碗裏丟！北雙還記得當初和川梟學賭錢的時候，不知被川梟「騙去」多少銀子。

「嗨，謝公子今天的手氣這麼好，看來不會輸呢？」

「當然，少爺輸了還得了！」北雙把四名大漢的賭注撈到身前，心中好笑的說道：「他媽的；少爺費了好多時間，才學得麻子的『偷天換日』，要是輸給你們這些小毛頭，麻子不笑死才怪！」

「哈，又是六點，通吃！」北雙一放骰子，便笑着嚷道。

果眞不錯，三個旋轉的骰子一停，現出么么六，正是六點，又是通吃也！

北雙把骰子一放碗裏，骰子仍在打轉，北雙好像預先知道一樣，一把把桌上的賭注攬在桌前。

「還沒……噢，眞的是四五六！」

四名大漢正想說骰子還沒停下，可是一看竟眞的四五六，苦着臉歎道。

「哈哈！三個紅四！對不起！再吃！喂喂！賭注下大一點！別那麼可憐兮兮的！少爺可眞不過癮哩！」

北雙似乎忘記此行是幹甚，竟然與高采烈的大賭特賭。

「嗨！這次五點啦！……好！一個個么二三，蹩死！……對不起，四點，少爺吃啦！哈，你更慘，只有一點！……」

不消一會兒，四名大漢已輸得囊空空，一文不名。

「他媽的，眞不起勁，少爺正賭癮大發，你們這些狗養的竟沒錢了！」

北雙把銀子揣進懷裏，怪異看了一下輸得臉紅紅的四名大漢，苛傲的笑着道。

「喂！你怎麼開口罵人？」虎目大漢北雙竟張口肆罵，一陣羞怒，拍了一下桌子，冒火的喝道。

「噢，他不是左手絕劍，他用的是雙劍，他用的雙劍！你是什麼……哇！」

缺嘴大漢這時才發現北雙肩後的雙劍，吃驚的叫道，但人字還沒說完，北雙冷哼一聲，一腳踹向他的小腹。

缺嘴大漢哇了一聲，整個細瘦的身子，如斷綫的風箏的栽在牆角，腦蓋破裂，已嚥氣過去！

「哼！哼！」緊接着，北雙兩手如電的揑斷兩名黑衣大漢的咽喉，但見兩股血箭伴着兩聲慘哼噴起！

「你……」虎目大漢魂飛胆裂的叫了一聲，拔腳便跑……。

「等一等！」北雙一把揑住他的後頸，用力一扯。

虎目大漢身形一陣踉蹌，蹬蹬……，退到了牆角，只覺頸後一陣辣痛，伸手一摸，滿手是血，驚駭的叫了一聲，兩腿一軟，咚的一聲悸跪在地上，惶聲道：「大爺開恩！」

北雙冷笑了一下，這時他才發現桌下有一瓶未喝完的酒，伸手對準酒瓶旋了一旋，酒瓶倏地向他飛去。

「你，你是江湖一鼎？」

黑衣大漢一看這是武林失傳的「隔空取物」，駭然色變，脫口叫道。

「你說對了，正是你家少爺！」北雙接過酒瓶

，咕咕的仰了一口，過癮的吁了一聲，拭了一下唇角的酒漬，朝黑衣大漢怪異的笑了一下；走到已軟了半截的黑衣大漢面前，北雙唇角漾起一絲殘忍的笑意，把酒瓶一傾，淋在他已是血肉模糊的後頸，語音冷得不帶人味的溜出他的嘴唇：「算你見識廣，少爺請你喝酒！」

「哇！」黑衣大漢只覺頸後傷口倏地如火燒般的疼痛，張口叫了一聲，但北雙隨即用酒瓶的尖口塞進他大張的嘴，堵住了他的叫聲。

「別鬼嚎鬼叫的！」北雙的星眸裏射出駭人的煞氣，殘忍的把酒瓶一轉，但聞喀察幾聲，那名大漢已滿口噴血，牙齒不知斷了幾根，北雙像是一個毫無血性的劊子手，竟然把酒瓶向上一提，把半瓶的烈酒灌進大漢的嘴裏！

「唔！……唔！」黑衣大漢全身立即一陣猛烈顫抖，痛苦的舉起兩手，想挪開酒瓶，但北雙冷笑一聲，微微一抬脚，把黑衣大漢的左手給踢得脫臼，痛哼一聲，兩手無力的垂了下來；但只見他整張臉急劇的抽搐着，額角滴出痛苦已極的汗珠，扭曲的唇角流出鮮紅的血和酒，喉頭隨着北雙灌進的酒，急速的咕動着……。

「嘿，慢點死！少爺還沒向你問話哩！」北雙見他兩眼已慢慢向上翻，連忙拿開酒瓶，冷聲說道：「姓謝的在這裏幹什麼？」

黑衣大漢噗得一聲，吐出一大灘牙血和酒，而且還帶着六顆斷折的牙齒，身子痛苦的打着嗆說不出話來……。

「別裝死了！少爺的問話你聽見了沒有？」北雙面色殘厲的瞪着黑衣大漢，抬起左脚，放在黑衣大漢急速起伏的胸上，唇角撇下了漫天熾火的殺機說道：「你再不說，少爺便踩碎你的心窩！」

「他，他來向我們總舵主密告。」黑衣大漢驚懼的瞪睜着眼，駭悸的喘息着，顫抖的語音受了斷齒的影响，更是模糊不清。

「說些甚麼？」北雙搖着空酒瓶，緊接問。

「他說救走冷面黑煞的蒙面人便是涼山派掌門人千手百脚。」黑衣大漢駭然的望着北雙的脚，抖聲回道。

北雙一震，急忙脫口問道：「你們的舵主怎麼處置？」

「總舵主派人去查看，發現掌門人是冒充的，涼山派便造反……！」

「你他媽的什麼造反？叫反正！」北雙怒喝一聲，單脚微微一用勁，黑衣大漢痛得悶哼一聲，本是滿血的嘴又湧出一大灘，差點昏死過去。

「是！是反正！他們把我們鎮壓的五十名弟子全給殺光，總舵主已決定明晨發兵討平……哇！」

「你他媽的就是不會說話，叫侵襲不叫討平，去和陶老王學學說話！」

北雙不待他說完，單脚一用勁，黑衣大漢微叫一聲，心脈已被北雙震斷，兩眼一翻，七孔流血，已是解除痛苦，魂歸西天，永登極樂！

北雙丟下酒瓶，臉上沒有一點憐恤之色，飄身掠進地下牢房。

北雙停在甬道口，但只覺這裏却是非常寬敞，正中一條走道，兩旁一排牢房。

北雙拿下壁上的一支火把，依着次序走進每間牢房……。

北雙一見裏頭情景，怒髮直豎，血脈賁張，但只見每名囚犯，已是奄奄一息，遍體鱗傷，回生乏術！

北雙伸手點住他們的死穴，不忍看到如此慘相，心中駭忖道：「完了！痲子不知是否也和他們一樣！」

北雙想到這裏，心中昇起一股寒意，急忙飄身往裏頭飛去，依着序裏頭是不是有川梟？如果沒有，北雙也顧不得那麼多，急忙又飄向另外一間。

「噢！老官！」

北雙不知道自己走過多少的牢房，只知道自己停在一間門前，裏頭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即使化做灰他也認得，正是川梟官大木！

北雙激動了叫了一聲，兩眼不由自主的湧出一股熱淚，兩手用勁一扳，整個鐵閘門被北雙扳了下來。

川梟蜷曲着身子，睡在牆隅，似是熟睡的非常，鼾聲大作，根本不知道北雙已衝進來。

「老官，你醒醒，看是誰來了？」

北雙見川梟無恙，搖着川梟的身子，興奮的叫道。

「是你！小北！」川梟睜開惺忪的睡眼，連忙吃驚的跳起來，揉着眼皮，向北雙凝神看了看，停了半晌，才咧口大叫道：「他媽的真是你！我痲子早料到有這麼一天！」

「老官！你沒怎樣吧？」北雙含着淚水，驚喜的望着完好無恙的川梟，語音激動萬分的說道。

「姓姜的還敢把我怎樣？小子！你他媽的還不把酒給拿出來？」

川梟拍拍身上的草蓆碎，擊了一下北雙的肩膀，豪笑說道。

「痲子，姓姜的怎麼對你特別例外？」北雙從懷中拿出酒壺，驚奇的問道。

「一債還一債，我和他現在誰也不欠誰的了！走！小子，咱去找他算賬！」

川梟咕咕的開始牛飲，直至酒滴溢出嘴角，他才滿足的吁了一聲，咧嘴說道。

「慢點，老官，你還沒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北雙滿腹狐疑，更令他驚奇的是非但川梟完好無恙，連武功也在，按住川梟的肩胛，迫不及待的說道。

「五年前我痲子對姓姜的有過援手之恩！」川梟坐下身子，又啜了一口酒，噝牙說道：「那時他根本還沒有名氣，武功平平，標準的毛頭；五年前他惹上邊疆六魔蔣氏兄弟，適巧我痲子路過遇見，幫他給打退了！」

北雙恍然的呵了一聲。

「我痲子看不慣咱中原之人被蠻人欺負，所以幫他一手，事後我也沒問他是誰，老實說，大爺早忘了這件事情……」

川梟掀開草蓆，拿出他的慣手兵器玉尺，邊揮在肩後邊咧着滿是鬍髭的大嘴說道：「想不到這傢伙竟幹上西北雨的總舵主，他還算有點良心，只把我囚在這裏，未動我一髮，但有個條件……。」

川梟說到緊要之處，故意翻了一下眼，正想停下。

北雙連忙搶過酒壺，笑罵道：「老痲子，別吞吞吐吐的！」

「他叫我不準逃跑，否則就要向大爺動刑！」

川梟瞪了北雙一眼，一把搶過北雙正想揣進懷裏的葫蘆灌了一口才張口說道。

「你痲子就聽他的了？」北雙忍笑問道。

「他媽的大爺當然沒理他咯！大爺曾逃過一次。」川梟把葫蘆揣進自己的懷裏，噝牙說了一聲。

北雙雙手揮舞着，笑道：「但你痲子太窩囊了，對不？」

（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

·本文承自一二〇頁·

等到斷去帆索，轉好船身，至尊王那八帆巨舟已祇剩下了個極小極小的黑點，看來是追不上了！

× × ×

哈哈哈……

呵呵呵……狂笑聲震人耳鼓，沒人不笑，連血娘子都笑個不停！

不是嘛，已看不見後面的船影了，同時順風順水，相同的八帆巨舟，一艘少了三帆，另一艘不但八帆扯滿，並且動用了向不輕用的二十四支長槳，除非一條龍的那艘巨舟是「魔船」，否則休想再能追來。

得意之餘，怎能不笑，所以笑成了一片。

× × ×

無影燕搖頭嘆氣，萬里鵬也喟吁連連。

鵬、燕似非海鳥，因之在這萬頃碧波的汪洋大海上，他倆毫無辦法，前船已沒了影子，怎能不望洋興嘆！

一條龍反而笑了，他笑的邪性也奇怪！

曉玉悄問無毒丈夫，一條龍何故發笑，無毒丈夫也笑着回答說不明白是爲什麼，其實他却知道。

這艘船，是一條龍借來的，借自海上霸王「滕老龍」，此船，曾出沒四海，無往不利，無毒丈夫焉有不知之理，他不說破，是有心叫一條龍開開心，從沈雷一死，這條龍幾乎變了樣，難得現在笑了，怎會去攔他的高興。

果然，一條龍說出了原由，笑了，笑得哈哈呵呵之聲，比至尊王他們還笑得開心高興。

一條龍下了令巨舟還上新帆，重新疾駛直追。

又一道命令，是「啓用飛滾輪」！

於是巨舟尾舵前，由密封的底艙下，伸入水中兩個怪物，那是兩個飛輪，輪上鑄有划水的鐵槳，每輪槳葉十二片，兩個飛輪共計二十四片鐵槳葉！

每輪需要四個人以足踏登，使輪旋轉，輪旋，槳葉飛上起下，如槳划水，八人齊動，二輪如飛，舟行若飛！

飛！飛！如飛行之燕！

飛！飛！若萬里飛鵬！

這那裏是艘船，簡直是隻怪物，罕見奇絕的怪物！

看！遠遠的又出現了那個小黑點啦！

再看！小黑點已有船的形象！

形象漸清，八帆皆見，但仍然夠遠！

看到那伸出水面外的二十四支木槳柄了！

近了！近了！更近了！只有五十丈距離了！

一條龍又傳令諭道：「落帆，升起護船盾！」

帆落下來了，船頭自水面到船弦，伸出了兩巨片鋼板，人字形扣合一處，就算火箭射到，也毫無所懼。

帆雖全落，但行速仍疾，已與前船祇隔三十丈了。

× × ×

金鈴再次示警，急壞了至尊王，拉開艙門，巨舟上的駛船老大，臉色蒼白的向至尊王禀道：「主……主人，船……船……船……」

至尊王沉聲道：「船怎樣，快說！」

駛船老大喘口長氣，道：「船追上來了！」

「啊！」滿艙中人，無不驚呼出聲，駛船的老大接着說道：「是『魔船』，能飛，和能飛一樣的快！」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徒烈與「青城迷娘」上官倩陷身百花教牡丹壇，司徒烈所懷瘋和尙送予的先天太極秘笈爲玉面閻羅搜去，牡丹少婦向他用强尋歡，幸海棠拚命拯救，司徒烈制服牡丹，迫令放走上官倩，此際，「一招勾魂」閣士突現身，制服牡丹，迫司徒烈服下毒藥，桃花俟閣士挾牡丹往密室後，取長青丹予司徒烈服下，此丹雖不能解去劇毒，但可延緩毒性，司徒烈服後與閣士相拚，閣士雖受傷遁走，司徒烈也傷得昏了過去，牡丹獲知司徒烈中毒，苦無解藥，爲報拯救之恩，只好將所存長青丹十多粒掃數再予司徒烈服下——

計服閻羅寶歸趙

牡丹少婦點點頭道：「這樣可保三個月。」

牡丹少婦應答着，一面已命金花少女將十顆「百花長春丹」傾入司徒烈口中，接着便示意桃花少女將司徒烈身軀輕輕放落，並幫助他盤膝坐好，然後一掌貼在司徒烈背後的「三焦俞」穴上。

片刻之後，牡丹少婦面色呈死灰，司徒烈的臉色却逐漸紅潤起來。

又過了約莫盞茶光景，司徒烈輕噓一口氣，緩緩睜開眼皮，正待起身，却忽聽身後響起一縷虛弱得有如蚊蚋般的聲音道：「三月之內……回春丸……本教總壇在金庸。」

語音方了，接着是撲托一聲，司徒烈回頭一看，牡丹少婦業已因脫力而暈倒於地，他站起身來，四下打量了幾眼，輕輕一嘆，轉身便往廳外走去。

× × ×

初春，午牌時份，關洛道上走着一個身染血漬的英俊少年。

這兒是關洛道潼關與華陰之間的一段，司徒烈正向西而行，與百花教總壇所在地的洛陽金庸，正好背道而馳。

他在心下告訴自己道：「三個月的時間還算很長，我必先找回『先天太極式』。」

他當然無法知道玉面閻羅去了那裏，但他可以假定的是：玉面閻羅如今已是百花教的罪人，他應該沒有去洛陽方面的理由。走着，想着，司徒烈腳下忽然觸及到一件東西。



俯身一看，他的心跳了。武士巾，玉面閻羅的武士巾！

心中一喜，正待拔步，忽又停步皺眉暗忖道：「莫非是『金蟬脫壳』之計？不然的話，戴在頭上的東西，好好的怎會掉在路當中呢？」

他暗哼道：「差點上了他的當。」身軀一轉，行得數步，驀又猛然噢一聲，掉身繼續向長安方面奔去。

他飛奔着，心裏罵道：「好個奸徒，我若去洛陽方面，就根本看不到這頂頭巾，而走上這條路，一定又會爲了這頂頭巾返身而去，虛虛實實，實實虛虛，你以爲是巧計得售，本少俠却多謝你的指引呢！」

× × ×

五天之後的長安街市上，忽然傳說着一件怪異事。

一位髮白如銀，長髯垂胸却墨黑如漆的紫臉老人，端坐於東市城隍廟前，不食不語，身旁豎立着一面長旛，上寫：「天下第一奇人」！

他，這位老人家，究竟奇在什麼地方？沒人知道。

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每天，太陽一出山，便看到他坐在那裏，太陽一落，他便又輕嘆一聲：「徒負史名，長安沒有人——」拔旛入廟而去。

三天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却始終沒有誰敢上前兜搭。

事情愈傳愈哄動，第四天，人羣中忽然走出一名彪形大漢，來的是有名的「長安之虎」，姓萬，名震天。

人羣中暴起一陣歡呼。這位長安之虎萬震天，自稱是漢代長安萬大俠之後，一身輭硬功夫確實不錯，早在三天之前他就偷偷地夾在人叢中看過老人一次了，祇因他爲老人的凛然威儀所懾，一聲不響地又退了開去。

他滿以爲老人過得兩天就走，樂得推個不聞不問。

詎知老人口中雖嘆長安無人，却並無去意，長安之虎經不起手下一般嘍囉的慫慂，這時祇好硬頭皮上前抱拳高聲道：「老丈請了，在下長安萬震天這廂參見！」

紫臉老人頭一抬，雙目睜處，光射如電，在萬震天身上打量了幾眼，冷哼一聲，搖搖頭道：「滾，你不配！」

長安之虎一怔，旋即怒聲道：「老丈憑什麼出口就傷人？」

紫臉老人又哼了一聲道：「老夫來自關外，近聞五月端陽岳陽有會，武林三奇『七星堡主』『天山遊龍』『劍聖司徒望』等人均將參加，長安人文薈萃，老夫獨行無伴，想順路收個徒兒，你想你配麼？」

長安之虎萬震天又是一怔，忙道：「老丈怎麼稱呼！」

老人昂然注目道：「天下第一奇人！」

老人說至此處，目光一閃，忽向長安之虎萬震天身後的人叢中一指，暴喝道：「那後生是誰？站過來！」

聲如洪鐘，震耳欲聾。一聲喝畢，人潮立卽紛紛相顧避退，讓出一道通路，長安之虎循聲掉頭看去，祇見閒人讓出空地上，此刻正站着一位年約三旬上下，五官英挺，祇是雙目有點閃爍不定的青年

文士！

這時，那位文士臉上，佈滿驚惶懊恨之色。

那文士是誰？他就是原為七星堡叛徒，而現在又成了百花教罪人的七星第二煞，玉面閻羅蕭明是也！

玉面閻羅自五天前取得了那冊「先天太極式」，殺死杏花少女，以一襲銀夾披風加身，僥倖溜出「牡丹分壇」之後，一時感到前狼後虎，走投無路，心中惶亂異常，他先是這樣想：「不如還是回到總壇去！」

他計算了一下，除了正派人物不計，當今武林中能擋得住七星堡主的，數來數去祇有一個百花教主。

落到師父七星堡主手裏，固然難逃一死，就是碰上了一招勾魂，也一樣難活。

祇有百花教可以庇護於他，何況他取得了教主歡心？至於司徒烈，他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他算定司徒烈根本就逃不出牡丹壇主手掌。牡丹壇主呢？那更不用談了，大家的命，一樣值錢，彼此心照不宣！

他想：「我祇要混過一段短暫時期，練成先天太極神功，那時我還怕了誰來？大丈夫要得逍遙自在，必須自立門戶，寄人籬下總不是辦法，冷老賊不過仗着一手『兩儀罡氣』，便已稱霸武林，天下側目，我若練成了『先天太極神功』，豈不強他多多？」

可是，他想是這樣想，人却走向了長安。

因為他最後覺得：「那樣做終究太以冒險，百花教雖可避難，但現在身懷異寶可就有些不同。萬一司徒烈那小子活着出來，帶上瘋和尚或天山遊龍去百花教找人，就算百花教主不負他，但百花教主一旦知道了箇中原委，隨便一聲『瞞蔽尊長』，也就足夠使他寶去人亡的了！」

為了萬全，他得意地丟下了武士巾。

到了長安，他又想：「名山大川，每多異人，倒是塵囂中，大可藏身。」

於是，他在城中一座廢園中潛居下來，他脫下武人裝束，是由於他好色過度，眞元已虧，司徒烈七天可成的神功，他計算非得七七四十九日不能有所成就。

神功既非一蹴可成，他也就樂得從緩行事，頭二天，行為尚還謹慎，到了第三天，他就再也熬不住了，正好銀子也已花完，於是他便乘夜出來做了一票，同時逛了一趟長安當時有名的「萬花院」。

就在那萬花院中，他聽到了紫臉老人的怪異傳聞。

打聽清楚了紫臉老人的身材面貌，他又默計了一番。

他覺得這位老人不像他師父七星堡主，也不像鬼見愁或一招勾魂。天山遊龍呢？也不像。瘋和尚呢？更不像！

那麼，他是誰呢？

他想來想去想不出所以然來，最後他決定：「不去看看總不放心，我就不相信會有這麼巧——」

於是他來了，老人目力之利，令他大吃一驚。

他正感進退為難之際，忽聽老人二度喝道：「老夫瞧得起你，是你福氣，聽到沒有，小子？」

福氣？噢，對了，他剛才不是說要收徒弟麼？我與他無怨無仇，怕甚麼？不如上去見機行事，說不定因禍得福也未可知。

玉面閻羅這樣一想，立刻定下心來，前行數步，躬身一揖，正待致詞，却已見老人袍袖一揚，冷冷吩咐道：「先站到一邊去。」

玉面閻羅錯愕間，老人已丟開他，偏臉又向長安之虎道：「瞧你的臉色，好像一句『天下第一奇人』未能令你滿足，是不是？好的，老人再告訴你，老夫另外有個綽號，叫做『美髯劍客』，聽人說過嗎？」

長安之虎望了玉面閻羅一眼，玉面閻羅脫口自語道：「什麼？『美髯劍客』？」

言下之意是：「這稱呼以前怎麼沒聽說過」？

那知剛出口，紫臉老人已驀地精目一瞪，厲聲道：「知道『大漠聖僧』是何許人麼？」

玉面閻羅猛然一呆，失聲道：「啊？『大漠癲僧』？」

大漠癲僧，乃數十年前關外的一代奇人，算起來還是他師父七星堡主的師叔，玉面閻羅驟然聽到這個名字，怎得不驚？

紫臉老人厲聲道：「『聖僧』！」

玉面閻羅慌忙躬身道：「是，是，是。」

紫臉老人肅容接口說道：「大漠聖僧便是老夫師尊。」

玉面閻羅心頭一震，愕然抬頭，老人注目說道：「老夫雖以劍術知名，但因生平未曾有過一柄稱心的寶劍，是以一直將『美髯劍客』的稱號棄而未用。」

玉面閻羅噢得一聲，老人已自接口道：「而現在，因為老夫已取得一柄千古名劍的關係，老夫將以『美髯劍客』的名號，參加五月五日的『岳陽之會』！」

玉面閻羅目光至處，老人手中果已多了一柄長劍。

劍長三尺有奇，劍身薄而寬，金光閃閃。拿在

老人手中就像靈蛇般地顫動不已，玉面閻羅見了，失聲驚呼道：「啊啊！盤龍劍！」

老人面露喜慰之色。不住地點頭道：「是的，盤龍劍。劍聖司徒望的成名寶物。你的見識和眼力倒還可以。總算老夫沒有看錯人！」

跟着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玉面閻羅遲疑地答道：「蕭明。」

老人接着問道：「有無外號？」

玉面閻羅眼珠微轉，惴惴不安地低聲道：「玉面閻羅！」

玉面閻羅為什麼敢直言無諱的呢？

這是險中弄險之法，他有他的打算。

他這樣想：「這老人如果眞是『大漠癲僧』之後的話，足可取代『百花教主』的地位而有餘；我若想託庇於他，說假話終究不是辦法。如果他祇是狂人一個，我更無自掩身份的必要。他對我目下的處境不一定清楚，我何苦將『七星堡』跟『百花教』這兩塊響噹噹的招牌棄而不用？」

他雖這樣想，說話時他的神態也表現得磊落坦盪。但由於作賊心虛，仍忍不住偷眼打量老人的反應，準備隨時應變。

老人毫不在意地問道：「藝出何派門下？」

玉面閻羅蕭明強作鎮定地昂然答道：「北邙七星堡！」

老人注目片刻，忽然搖頭，輕哼道：「假如你說的都是實話，那麼，七星堡主便是徒負虛名之輩了。據老夫看來，你資質雖然不錯，但目前的成就却是平凡得很。徒弟如此，師父如何，就不難想見了。」

這種評語，對七星堡主而言，簡直是一種大不敬。要在往日，玉面閻羅不勃然變色才怪。但現在玉面閻羅聽了却祇有暗暗欣喜。

老人自語了一陣後，又向玉面閻羅撫髯肅容道：「說來，也是你的造化，因為老夫早該有了徒弟呢！

「前幾天，老夫由『定邊』入關，渡『渭水』到華陰，遇到一名資質比你祇好不差的小子，那時候他身上就佩着這把劍——」

玉面閻羅心頭一動，暗忖：盤龍劍雖是劍聖故物，但據聞後來已落入獨目叟之手，旋又被游龍之徒，那個化名「施力」的小子奪去。難道那小子就是困在百花分壇的「施力」不成？

心念一動，忍不住岔口忙問道：「那少年生作一副什麼模樣？老前輩。」

老人不悅地叱道：「不許隨便岔嘴！」接着哼了一聲，又道：「當時老夫憐才心重，好意上前攔住他問道：『你叫什麼？娃兒。師承何人？身上血漬何來？現在要到那兒去？』

「詎知那小子好生無禮，祇瞟了老夫一眼，拔步便欲走開。

「老夫怫然不悅，沉聲道：『老夫問你話，你忙什麼？』那小子好似忍着氣，勉強作了半揖答道：『抱歉，老丈，在下有事在身。』

「老夫道：『什麼事？』

「詎知那小子竟然道：『不足外人道，請老丈見諒。』

「老夫怒道：『誰是外人？』

「那小子怔了怔道：『老丈，咱們以前沒見過，不是嗎？』

「老夫冷冷笑道：『以後情形就不同了。』那小子一呆道：『這怎麼說，老丈？』老夫道：『今後咱們的名份是師徒，知道嗎？』

「那小子忽然驕傲地笑道：『老丈知道在下的身份嗎？』

「老夫冷冷一笑道：『你小子有什麼了不起的身份？』

「那小子傲然道：『劍聖司徒望之子，天山遊龍趙笑峯之徒，漢中司徒烈！老丈，這樣您總該收回您的一番美意了吧！』

「那小子語氣中充滿了嘲弄意味，老夫勃然大怒。當下沉聲喝道：『眞是井底之蛙，你可知老夫是誰？』

「那小子果然一怔，遲疑地道：『老丈如何稱呼？』

「老夫大聲道：『天下第一奇人，大漠「美髯劍客」，也不知道嗎？』

「那小子微哂道：『久仰，久仰——』接着冷笑一聲，閃身便欲離去。老夫一生目中無人，那能容得這等猖狂小子？當下一招出手，先從那小子手中摘下這柄寶劍，接着口中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父親跟你師父雖然糊塗，老夫心腸慈悲，却不忍心教你小子因寶喪生——』」

玉面閻羅暗忖：什麼話，這跟盜匪何異？

他一面心裏這樣想，一面却高興十分。因為祇要證明這老人的武功確實比中原的奇人高強，則老人行為愈卑劣，他的安全感也就愈大。

當下他忍不住又問道：「後來呢？」

老人沒理會，逕自說了下去道：「老夫發話同時，右手駢指迅以一招『分花拂柳』分別點了他的『氣門』『期門』『章門』三大要穴，然後又舉掌拍了他頭頂『紫府』！」

玉面閻羅失聲道：「那他的功力豈不一旦喪失殆盡？」

老人嘿嘿一笑道：「咎由自取，怪得誰來？」

玉面閻羅驚愕之餘，不由深深舒了一口氣，暗忖：那好，「先天太極式」的秘密這一下總可暫保一時了。

不過，老人的量狹心辣，確也令人寒心。他大爲慶欣自己沒有冒失拂意。

老人接着用手向他一指，又說道：「你說你叫『玉面閻羅』？這名號不好！」

玉面閻羅連忙躬身道：「老前輩教正。」

老人沉吟了一下，拈髯頷首道：「待老夫傳了你『大漠神功』，跟『大漠神劍』之後，你可改稱『玉面劍客』。『美髯』與『玉面』，才合咱們師徒身份。」

這時天已近午，紫臉老人望了望天色，站起身來，一面伸手拔起那支長旛，一面回頭向玉面閻羅說道：「咱們先到廟裏去。」

玉面閻羅恭應一聲，老人又向長安之虎說道：「你也來，咱們既然遇上了，總算有點緣份，你可着人去辦酒菜來。在這之前，老夫不妨先指點你幾手。」

玉面閻羅暗喜道：正要瞧瞧你老鬼的貨色呢！

長安之虎更是喜形於色，向後一揮手，人叢中立有數人應聲而去。

閒人一哄而散。紫臉老人帶着玉面閻羅跟長安之虎進入城隍廟內，一逕走向後殿，放下長旛，盤好劍，然後轉身向長安之虎道：「你平常習的是什麼武功？」

長安之虎赧然答道：「拳法和掌法。」

老人傲然一笑，又問道：「你會什麼拳？什麼掌？」

長安之虎又赧然答道：「南派『形意』，北派『八卦』。」

老人傲然哂道：「技之末也！」跟着臉色一整，說道：「當今拳掌兩門功夫，前者要推少林的『羅漢拳』，後者便數丐幫的『八仙掌』。現在老夫且將上述兩種絕學各演一遍，至於你能體會多少，那就得看你的緣份了。」

老人說畢，吩咐玉面閻羅跟長安之虎遠遠站開，隨後歛容吸氣，雙拳龍藏虎現，立即打開一套拳式。

拳式演完，玉面閻羅跟長安之虎俱是目定口呆，好久好久，才失聲喊起好來。

老人微微一笑，「湘子橫笛」、「仙姑擔荷」、「呂仙駕鶴」、「果老跨驢」，又演開了一套掌招。

長安之虎雖非武林名流，但他學的既是拳與掌，對於拳與掌這兩般功夫，自是行家。至於玉面閻羅，出身七星堡，見聞之廣，更用不着說了。

老人施展時，靜止如山，迅疾賽過閃電驚雷，穩準不失輕靈，方正暗合微妙，二人俱都看得目怵心驚，相顧失色。

老人一個收式，氣定神閒地笑道：「如何？尚有可取之處否？」

長安之虎不自禁地拜倒，顫聲道：「晚輩枉練二十年武功，直到今天，才算開竅。老前輩這番指點，晚輩永世不敢或忘！」

老人揮手微笑道：「以後少恃技凌人，也就算不負老夫的一番心意了！」

玉面閻羅一怔，暗忖：這口吻又像一派宗師，與他自述的行徑完全相左，這該如何解釋？

恩忖之間，忽聽老人沉聲道：「蕭明，現在輪到你留神了！」

玉面閻羅聞聲抬頭，老人已掣劍在手。這時一聲龍吟清嘯，金光閃閃，耀眼生花，一陣寒風起處，老人身形業已消失在一片劍影之中。

玉面閻羅駭然急退，同時，凝目諦視，不稍一瞬。

約莫頓飯光景，金光一收。老人現身出來，朝他微笑道：「看到沒有？孩子。這就是師父將要傳授於你的『大漠神劍』！」

玉面閻羅至此，業已五體投地，他雖對劍法一道不甚了了。但由於自幼寄身於七星堡，所見劍招，不在少數，心想：「劍聖的一元劍法當也不過如此吧！」

心中敬意既生，不由得也跟長安之虎一樣，倒身便拜，口中連呼恩師不置，老人袍袖微揮，立有一股無形罡氣將他平地托起。

他正自凛然之際，老人又遙向殿壁一指，微笑道：「現在你且過去那殿壁上打一掌看看。」

玉面閻羅以爲老人要考查他的功力，不敢不遵命行事，大步上前幾步，暗提全身眞力，然後吐氣開聲，雙掌一合一分，猛推而出。

殿壁甚厚，雖然激起一片飛灰，但牆身却是分毫未動。

玉面閻羅雙頰飛紅，看也不敢多看一眼，便轉身不勝羞赧地道：「弟子不肖，功力泛泛，非常慚愧——」話未說完，老人已笑着接口道：「老夫不是試你功力，過去再看看仔細。」

玉面閻羅聞言一怔，急忙轉身抬頭一看，祇見牆上憑空多了四個大字：「大漠神功」！勾劃了了，筆力深入牆內三分之多。老人施展劍法時，身軀始終離開那道殿壁有三五尺之遠。他不但已以眞力透過劍尖在牆上落下了字，而且寫得那樣地均勻清



楚。這多令人駭異！

玉面閻羅看罷，期期不能成聲。

這時，又聽老人在身後傲然笑道：「看清沒有？孩子。這就是『大漠神功』！有了它，『觀心大法』、『魚龍十八變』、『先天太極式』又算得什麼？」

玉面閻羅轉過身來，殿下已排好一列食盒跟一罎酒，老人向長安之虎等人揮揮手，吩咐道：「沒事了，你們都回去吧！」

長安之虎又磕了幾個頭，帶着手下人，戀戀而退。

老人命玉面閻羅將酒食搬到殿上，師徒席地對面而坐定，老人拍開酒罎，復自懷中取出一隻小瓶，往酒中傾入一撮藥粉，攪了攪，倒了二碗，一碗放在玉面閻羅的面前，一碗自已端在手裏，抬臉微笑道：「愚師除盡得本門各項神功眞傳外，並於大漠一位異人處，習得丹藥之術，愚師今年業已八十有五，其所以還能康健逾常，便都是靠了服食靈丹之功！」

玉面閻羅暗忖：「這老兒好怪，行爲近小人，口吻似君子，武功高不可仰，又好道家鉛汞之術，狂不像狂，瘋不像瘋。難道這是關外人物的特性不成？」

他一生行險使詐，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他眼裏，幾乎沒有一個靠得住的人。雖然老人的武功已令他心折，但他仍恐藥粉有毒。所以儘管陪笑，應是，點頭，却始終虛裝姿態，不肯立即就飲。

老人似乎因爲名份已定，詞色之間，已較先前隨和得多，玉面閻羅的遲疑，他一點也沒在意，話說完，已先將碗中酒一吸而盡。

玉面閻羅暗忖：我也眞是多疑，他如不利於我，以他的一身武功，就有十個玉面閻羅也不是他的對手啊！

暗道一聲：不好，可別自找麻煩，弄巧反拙！一念及此，連忙裝作坦然地將酒乾喝，老人斟滿第二碗，先夾了兩筷子菜，然後撫髯歡容說道：「愚師入關以來，先後已碰上三大快事。」

玉面閻羅陪笑哦了一聲，老人豎起一個指頭笑接道：「第一件，愚師無意得到了一柄『盤龍劍』，來日岳陽之會，愚師便將拿它去鬥鬥『劍聖司徒望』——」

老人說着，忽然得意地大笑起來。

「這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哈哈！」

什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玉面閻羅暗暗失笑：眞是比喻得不倫不類！

由此一端，玉面閻羅便認爲老人是個老粗，暗忖：「怪不得他的行爲乖異，原來他武功雖高，學識却是非常有限呢！」

這種發現頓使玉面閻羅十分興奮，他自信老人一定不難對付。不過，他表面上仍是神色不露。老人豎起第二個指頭笑道：「第二件，愚師收着你這個徒弟。」

玉面閻羅作態低聲道：「恩師栽培。」

老人接着笑道：「你原是七星門下，現在却站在愚師身邊，祇此一點，便足令冷敬秋那老鬼汗顏無地了！」

玉面閻羅心中一動，忙道：「七星堡主心硬如鐵，今後朝相時，還望恩師庇護才好。」

老人哈哈笑道：「那還用說？假如連個徒弟都保護不了的話，我『美髯劍客』還到中原來稱什麼『天下第一奇人』？」

玉面閻羅又故作不安地說道：「到時候老魔可能會在弟子的頭上加上一些令人動心的罪名也不一定。」

老人哼了一聲，冷笑道：「愚師既然收錄了你，他如那麼樣說，就不啻指責於愚師，自你師祖仙去之後，當今之世已無愚師長輩，愚師豈容任何人冒犯！」

玉面閻羅大爲寬慰，忙阿諛道：「得遇恩師，眞是奇緣。」

老人快活地撫髯大笑，師徒又對乾一碗，老人這才豎起第三個指頭，同時曲轉來向空碗指了指，笑說道：「第三件，便是今天的酒！」

玉面閻羅一怔，不由得脫口說道：「這有什麼稀奇，長安好酒有的是，祇要師父喜歡，弟子無不可以孝敬。」

老人搖搖頭，又指了一下空碗道：「不，愚師是指酒中的藥！」

玉面閻羅因未覺有什異處，便問道：「師父放下去的藥叫什麼名字？」

老人想了一下，搖了搖頭道：「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玉面閻羅聞言一怔，暗忖：自己煉的藥居然忘了名字，這是什麼話？他懾於老人之威，又礙着彼此間的名份，雖然傻眼，却沒敢開口。

老人自動補說道：「它是別人送的。」

玉面閻羅大驚，暗喊一聲：好糊塗！別人送的東西，連名字都沒弄清就拿來服用，這多危險？

但他旋即自我安慰道：「以他這等身份，所交的當屬高人，也决不可能出甚差錯，我眞多心，總是信不過別人——」

想至此處，暗喊一聲不對，一顆心頓時再度忐忑起來。

他憶及老人說這是「入關以來第三件大快事」，關內幾位成名人物既都不在他的眼下，他跟誰也都沒有交往，那麼這位贈藥之人又會是誰呢？

心跳着，正待出言探詢時，老人已快活地接着笑道：「『三奇』也者，如此罷了。愚師既搶了『七星堡主』的徒弟，又廢了『天山遊龍』的門人，更佔有了『劍聖司徒望』的成名寶劍，數日之間，贏盡頭彩，哈，哈，哈，快哉！」

玉面閻羅實在忍不住了，强笑着仰臉道：「關於藥的部份，師父還沒說完呢。」

老人又是一陣哈哈，撫髯傲說道：「這個麼？哈哈，細說起來眞是有趣極了。」

玉面閻羅暗哼道：有趣？他奶奶的，簡直在拿性命開玩笑！他心裏雖然恨得牙癢癢的，但表面上仍附和地點頭微笑，表示着：「唔，師父說有趣，一定有趣非常，師父快說吧！」

老人忽然問道：「明兒，中原武林愚師僅知大概，詳細情形則不甚了了，你可知道華陰過來，臨潼一帶有着那些成名的武林人物？」

玉面閻羅猶豫了一下，搖搖頭道：「這一帶弟子也不太淸楚。」

其實他眞的不淸楚嗎？鬼話！

百花敎自苗疆移到中原之後，敎下計設「梅」「蘭」「玫瑰」「牡丹」四個分壇，除總壇設在洛陽附近的金庸，居中指揮外，「梅壇」設在「洞庭君山」，「蘭壇」設在「巫山神女峯」，「牡丹壇」設在「潼關」，「玫瑰壇」就在「臨潼」！

他之所以不肯說出，固然是爲了跟牡丹壇主的一段，有着顧忌，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不明白老人突然問及此點的用意。

他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若說出來，他一路追問下去，我又回答到幾時爲止，還是由他一個人快點說下去吧！」

老人朝他注視了片刻，搖了搖頭說道：「這就怪了——」

玉面閻羅神色一動，但仍忍住沒有表示。

老人眉頭皺得一皺，旋卽又展顏笑道：「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愚師於華陰附近廢了天山遊龍門下那小子，並取了他的盤龍劍，因久慕長安風光，便往長安這方面行來，走到離臨潼不遠之處，天色已黑，愚師不想入城落宿，便想向荒野處找個僻靜地方調息，在官道西北一角，一座古林中，愚師發現一座落敗的道觀，越牆而入，正待進入主殿時，右側一間雲房中，忽然露出一絲燈光，同時傳出一陣男女低低笑謔之聲，愚師心想，道觀中有女人，這是什麼話？一時好奇，立卽閃身向那雲房貼近過去。」

提到男女之事，玉面閻羅臉上馬上有了光彩。

「愚師行事，百無禁忌，不順眼的人，殺，合意的東西，拿，別人怎麼想，怎麼說，愚師一點也不在乎，愚師做人的觀點是：我活着，是爲自己，不是爲別人！」

玉面閻羅情不自禁地不住點頭，這種論調正合他的口味，一時間，竟將藥粉的事忘到九霄雲外。

老人喝了一口酒，繼續說道：「那時，愚師那樣做，別人看來也許以爲下流，尤其是愚師這種身份的人，但是，愚師並不這樣想，愚師以爲——」

老人儘在題外兜圈子，玉面閻羅心癢難熬，忍不住問道：「快說吧，師父，您結果看到了些什麼呢？」

老人不以爲忤地點點頭，又喝了一口酒，這才改了改語氣道：「憑師父的一身成就，房中人當然不能有所發覺，師父湊近窗前，自縫隙中往裏一看，房內僅有一燈一榻，別無長物，燈在床頭，床上正一絲不掛地擁臥着一對男女。」

玉面閻羅喉骨一動，嚥下一口口水。

「看室中陳設，可知道觀業已久無人住，那對男女顯然係借地苟合，師父覺得很有意思，便一聲不响地繼續看了下去。」

玉面閻羅的頭微微點了一下，好像說：「對對，不能驚動他們。」

老人抹抹長髯，津津有味地接着說道：「這時，但聽那女的低聲蕩笑：『眞想不到你這樣不怕死。』男的也曖昧地笑道：『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何況此花非比凡花呢！』」

玉面閻羅神色又是一動，但依舊沒有露出什麼表示。

老人繼續說道：「女的擰了男的一把，蕩笑道：『少滑舌，將來一旦給那老魔知道了，看你怎麼辦？』男的笑道：『妳去出頭告發嗎？』女的笑道：『很難說。』男的打趣道：『這就叫做天下最毒婦人心了！』女的笑着糾正道：『不，這就叫玫瑰多刺——』」

玉面閻羅失聲道：「什麼？」

老人抬眼詫道：「什麼『什麼』？」

玉面閻羅臉色一變，强笑道：「噢不，師父，弟子是說，二人的對答相當風趣呢。」

老人點點頭道：「是的，相當風趣。」

玉面閻羅忍了忍，終於試探着問道：「師父，那女的生做什麼模樣？」

老人搖了搖頭道：「因有男的遮蔽着，看不淸楚。」

玉面閻羅勉强笑了笑道：「好的，師父繼續說下去吧。」

老人又喝了一口酒，接道：「二人笑謔了一陣之後，動作漸漸地猥褻起來，癲狂途中，女的忽然喘息着，顫聲低喊道：『讓……讓我們……一起死吧。』」

玉面閻羅嘴角微張，臉色也有點蒼白起來。

「那男的也喘着道：『等等……會死的……心肝。』

「女的忙道：『不，奴是說眞的。』男的一怔，旋又曖昧地笑道：『好的，心肝，怎麼個死法，妳說吧！』

「女的喘道：『奴身邊帶着「神仙和合散」，你不是不知道。』男的又是一怔，女的接着喘道：「敢麼？少主，我的好少主——』」

玉面閻羅驀地又是失聲一啊，發覺失態，已是不及。

老人瞪眼問道：「怎麼啦？你？」

玉面閻羅蕭明掙扎着强笑道：「沒有什麼，師父。」

頓了一下，忍不住又問道：「那男的，咳咳，怎麼個人？答應了沒有呢？」

老人搖搖頭道：「也沒看淸楚。」

玉面閻羅重又問道：「結果呢？」

老人哼了一聲道：「結果？師父沒有讓他們結果。師父我，就是這脾氣，一生之中，祇希望別人痛苦，而不顧別人快樂，師父的快樂，就是眼睜睜地望着別人忍受痛苦！」

又哼了一聲，接着得意地道：「看到這裏，師父覺得再看下去也無意思，爲了滿足另一種刺激，師父乃暗運本門『大漠神功』隔窗曲指一彈，一縷勁風逕奔那男的脊尾『胞育』死穴，指風至處，男的像出水鮮蝦般弓身一跳，便卽委然氣絕。

「師父哈哈一笑，拍開窗門，飛身進入。

「女的一聲尖呼，雙手推開身上的男屍，裸身一躍下地，她倒還知道，知道師父身手奇高，絕非敵手，便翻身跪倒，顫聲喊道：『但求饒命，隨便前輩——』」

玉面閻羅嘖地一聲，又嚥下一口口水。好像說：「眞可惜碰上那場面的不是我。」

他皺澀地忙問道：「之後呢？」

老人微微一笑道：「她言下之意，師父並非聽不懂，但師父爲人雖然不拘細則，對女色一道却是毫無興趣。」

玉面閻羅又問道：「所以師父沒有——？」

老人又是微微一笑道：「沒有，眞是便宜了那女人。」

玉面閻羅脫口嘆道：「便宜？眞可惜。」

老人睨視了他一眼，笑道：「要是你小子早認識師父幾天就好了！」

玉面閻羅俊臉一紅，老人笑接道：「她見師父無動於衷，以爲生路已絕，竟伏地哀哭起來，師父舉起的手，終於忽然放下，心想：殺乾凈了，多掃興？師父這樣一想，便踢了她一腳，笑喝道：『小淫婦，饒妳一命，滾吧！』

「她一呆，起身就去撈取衣服，師父又喝道：『不，光着身子！』

「她哀怨地瞥了師父一眼，不知有意還是無意，手一動，忽自衣袋內滾落一隻小小玉瓶，那玉瓶對她似乎十分重要，她偸看師父一眼，伸手便欲拾起隱藏。

「師父目力何等銳利，當下喝道：『什麼東西？拿出來！』

「她顫聲求道：『老前輩，您好事做到底吧，我們是邪道中人，交合之前爲求最高境界，都在事先服下一種烈性春藥，事後不服此散，一定要得『花瘋』。』」

玉面閻羅皺眉自語道：「有這種事嗎？我怎沒聽說過呢？」

身體一震，口喊不好，猛然抬頭道：「糟了，她那是在做作，師父，咱們酒中就是她玉瓶中的藥麼？」

老人瞪眼冷哼道：「大驚小怪做甚麼？聽師父說完！」

玉面閻羅臉色大變。

老人却不在意地接着說道：「師父一聽，大大樂開了，當時心想：放你走，實在太便宜些，讓你得上『花瘋』，倒也不錯。

「師父雖然決定了，但未立卽表露出來。

「當下祇向她問道：『哦，有這樣的事嗎？』她哀聲道：『事到如今，也沒有什麼好瞞您老人家的了，請您老人家高抬貴手吧。』

「師父又問道：『這是一種什麼藥？』

「她說了一個藥名，由於聲音太低，師父沒有聽淸，也懶得重問，却又道：『這種藥有什麼好處，妳倒說說看！』

「她說：『此藥係以「靈芝」「何首烏」「金錢蓮」等數十種名貴藥材，用百花淸露調製而成，功能寧神，益氣，培元，練武的人服了，更能增長功力。』

「師父已經說過，師父一生，除武功外，最感興趣的，便是各種靈丹丸散，現在聽了，那還肯輕易放手？當下喝道：『給老夫看看。』師父接到手中後，偸眼一瞥她的神色，知道她所言不假，而且

師父對各種藥物也研究有素，一闖瓶中香氣撲鼻，更是愛不釋手，於是往懷中一揣，大笑道：『現在快滾吧！』」

老人說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顯得好不開心，這時玉面閻羅却臉色煞白，額上冒出汗珠，老人詫異地道：「你怎麼啦！孩子，不舒服麼？」

玉面閻羅苦着臉道：「肚子有點痛。」

老人哈哈大笑道：「肚子痛？師父還以爲什麼呢？小事小事，大概是受了風寒，快點喝酒，喝不好，師父再給你藥吃。」

玉面閻羅苦笑道：「已經够啦。」

老人翻眼問道：「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玉面閻羅苦笑道：「毛病就出在酒上呢。」

老人勃然怒道：「放屁！師父喝得比你多，怎麼還好好的？」

玉面閻羅苦笑道：「師父功力深厚，發作當然要遲些了。」

老人注視了玉面羅閻片刻，精目滾動，好似信心也已動搖，玉面閻羅臉色愈加難看，這時他咬牙向老人道：「師父，讓弟子看看那藥粉好麼？」

老人懷疑地道：「你也能辨別藥性？」

玉面閻羅無可奈何地道：「先給弟子看看，等會弟子再向您報告。」

老人搖搖頭道：「光了！」

玉面閻羅喪着臉道：「師父再回想一下那藥的名稱吧！」

老人想了一下，皺眉道：「想不起來了，祗記得最後一個字好像是個『皇』字。」

玉面閻羅一呆，老人又道：「你說你識得藥性，碗底也許還有沉澱，何不取出查驗一下？」

玉面閻羅聞言恍然，慌忙捧起酒碗迎光看了許久，又用指頭括了幾括，放在鼻端聞了一陣，驀地一跌腳道：「完了，咱們師徒都完啦！」

老人微現不悅地翻眼道：「在師父跟前放穩重些。」

玉面閻羅臉呈死色，毫無顧忌地作哭聲道：「什麼『皇』不『皇』，黃呀！」

老人迷惑地道：「什麼黃？」

玉面閻羅哭喪着臉道：「什麼黃？那是『百花黃』！」

老人仍似不解地問道：「『百花黃』？那是什麼東西？」

玉面閻羅沮喪地搖搖頭，無力地道：「算了，咱們都挨不過兩個時辰，說出來又有什麼用？」

老人哼了一聲，跟着冷冷一笑，同時又自懷中摸出一隻藥瓶，倒出兩顆褐色藥丸，一顆自己服下，將另一顆丟給玉面閻羅道：「老夫偏不信邪，你再服下這個看看。」

玉面閻羅自忖左右難逃，當下也就無可無不可地苦笑着檢起一口吞入腹中，說也奇怪，藥力所及，一股辛辣，腹痛忽止。

他張大眼睛，好奇地問道：「師父！這是什麼藥？」

老人得意地哈哈大笑道：「如何？師父自稱『天下第一奇人』，不算過份吧？」

玉面閻羅喜色一現卽失，黯然搖頭道：「不行，還是一樣——」

老人愕然道：「怎麼？腹痛仍未停止？」

玉面閻羅苦笑道：「弟子不是指這個。」

老人似乎益發不解地問道：「那麼你是什麼意思？」

玉面閻羅苦笑道：「據弟子所知，『百花黃』的解藥祇有『回春丸』一種，其他任何靈丹仙藥，也祇有收效一時，遲早還是免不了毒發身死。」

老人噢了一聲道：「對了，『百花黃』到底源出何處，你還沒說呢。」

玉面閻羅仰臉苦笑道：「師父難道沒聽說過『百花教』麼？」

老人愕然道：「『百花教』遠在苗疆呀！」

玉面閻羅又苦笑着道：「以前是的。」

老人又問道：「現在呢？」

玉面閻羅又苦笑道：「現在總壇在金庸。」緊接着，又苦笑了笑道：「總壇之下，設有『梅』『蘭』『玫瑰』『牡丹』四分壇，其中『玫瑰分壇』設在臨潼，師父所說的那女人，可能就是『玫瑰壇主』本人呢！」

老人怔了怔，驀地發怒道：「剛才你爲什麼不說？」

玉面閻羅苦笑道：「說也太遲了。」

老人懷疑地追問道：「『百花教』的一切你怎知道得這樣淸楚的呢？」

玉面閻羅暗忖道：「你這糊塗老鬼，自己送命也還罷了，偏偏又要來拖我姓蕭的下水，眞是可恨之至！」

眉頭一動，忽然心生一條惡計。

他想：「我之所以跑到長安來，純屬一種心虛的謹愼措施，問實際，我跟『百花教』的關係，根本就沒有斷决。再說，我出來也並沒有多久，現在趕回去，隨便扯個謊就行。而且教主身邊那個『司藥』的『花婢』一直跟我眉來眼去，我祇要給她一點顏色，弄顆把『回春丸』還不是易如反掌麼？」

他想到這裏，又暗哼道：「你這老鬼雖是無意害我，但我平白受你之累，此怨却不可不報，事到如今，你老鬼說得好：人活着，是爲了自己。小爺也顧不得許多了，抱歉之至，你老鬼這就在長安附近找塊墓地吧！」

他雖然有了這種陰險的決定，但却有一件事令他相當煩惱。

那便是他深知「百花黃」的毒性非常劇烈，老鬼爲人自負太甚，他剛才那顆褐色藥丸的效力究竟如何？這一點可倒要先弄弄淸楚！

此去金庸，並非一二天的路程，萬一中途便毒發了，死在半路上，豈不寃哉？於是，他裝出一副無心答腔的痛苦神情，唉唉地嘆了一陣，然後嗄聲反問道：「師父，您那顆藥丸眞能起死回生嗎？」

老人一直在望着他，這時遲疑一下說道：「師父那種藥叫做『萬毒降』，能解天下萬毒。不過，『百花教主』那傢伙，師父早就有個耳聞，據說他隱迹苗疆數十年，成就相當驚人，尤其在『淫藥』跟『毒藥』的調製方面，成就更是空前絕後，如果『百花黃』眞個是出自他親手調製的話，那就非常難說了。」

玉面閻羅聽了，臉色大變。

老人低頭沉吟着，沒有看見，這時，抬起臉來又道：「不過，師父充份自信，『萬毒降』對『百花黃』之毒縱然不能澈底根除，但至少在三二個月之內——」

玉面閻羅急急地接口道：「不會發作是不是？」

老人點點頭，玉面閻羅心中一寬，暗哼道：「好極了，老鬼，你就死在這句話上啦！」

老人望着他，又催道：「你還沒說呀，百花教的一切你怎麼淸楚的呢？」

玉面閻羅肚裏搗鬼，表面上却始終聲色不露，他所欠缺的，便祇是老人這項保證，至於如何擺脫老人，他早就成竹在胸了。

現在，是他開始表演的時候了。他先故意嘆了口氣，搖搖頭，數度欲言又止，然後驀地跳了起來道：「啊，該死，我眞該死！」

一面喊，一面狠命地敲着頭額，好似恨不得要敲破它一般，喊得兩聲該死，又故意着蹲身張手撐地，引頸急急問道：「師父，三個月，眞的麼？」

見老人愕然地點了點頭，他這才又跌坐原地，深深吐了口氣，嘆道：「唉唉，我昏啦，差點誤了大事，我，我一直在想着咱們挨不了幾個時辰，却放着一條活路不走——」

說至此處，又故意以一聲長嘆頓住。

老人望着他，怔怔地道：「你這是怎麼？」

玉面閻羅仰臉裝做不勝激動地道：「怎麼回事？咱們有救啦！」

說着，猛將一塊金牌塞入老人手中，下巴一抬，好似說：「看這個吧！」金牌正面是幅百花圖，反面橫鐫着「第五少主」，直鐫着「蕭明」幾個篆字。老人看過手中金牌，仍甚不解地道：「你也是他們的人？」

玉面閻羅故意整整臉色道：「記得嗎？師父，你目前在臨潼道觀中所見到的那個男的？那女的喊他什麼？喊他少主是不是？對了，少主，百花教中現有少主五名，弟子便是那最後一個！」

老人愕然道：「你再說淸楚些。」

玉面閻羅乃又作感嘆狀道：「師父很少到中原來，中原武林的動態，師父當然不甚淸楚囉。遠在數十年前，百花教主陰陽秀才就想跟七星堡主爭取『武林第一人』的榮銜，後因自知不敵，便隱去苗疆，直到年前，方捲土重來。

「消息傳入七星堡，七星堡主便派四人打聽，證實了確有其事之後，因弟子在三煞中比較活躍，立卽指派弟子前往該教臥底。

「百花教主被弟子揑造的一番謊言騙過，不但立予收錄，且榮獲列於少主之位。

「他因弟子原是七星堡的人，便又派弟子藉巡視各分壇之便，打探七星堡中的動靜，弟子目前自臨潼玫瑰分壇巡畢出來，因慕長安文物之盛，是以特別繞道一遊，想不到，想不到有幸又過上恩師您老——」

玉面閻羅說到這裏，老人忍不住岔道：「你既是教中人，怎又會對『百花黃』怕成那樣子呢？」

玉面閻羅又狠狠地敲兩下腦袋，說道：「我罵我該死，就是爲了這個呀！」緊接着，臉色一整，又道：「您不知道，師父，在百花教，『百花黃』向來祇用於犯規的花女，毒性强烈無比，服用一小撮，兩個時辰之內，就會受盡慘痛而死，弟子因深知此藥之威力，驟受打擊之下，心胆皆裂，以致全然沒有了主意，要是早曉得師父的『萬毒降』，能逼住藥性達三個月之久，弟子又何至於慌成那樣子呢？」

老人點點頭，玉面閻羅接着又道：「所以說，咳，現在問題就單純了！」

老人頭一抬，玉面閻羅忙又接道：「本來呢，咱們師徒可以一齊趕往金庸，師父等在洛陽，待弟子從教中取得解藥後，再送給師父服用，但師父威儀超人，百花教在關洛一帶又勢力極大，耳目極多，那樣，一旦引起教主注意，可就麻煩了！」

老人眼皮眨動了一下，好像說：「依你又該怎麼做才算妥當呢？」

玉面閻羅故意苦思了許久，始抬臉正容道：「去金庸路程雖然不近，但弟子自信脚程尚不太慢，

約有十天光景，便可打個來回。師父預備在什麼地方等候，咱們先決一下，以便到時在約定的地點碰頭，師父以爲如何？」

玉面閻羅說這番話時，詞色誠懇動人，心頭却在打鼓，詎知老人聽了竟不住地點頭，好像說：「這樣也好。」

玉面閻羅心下暗哼道：老鬼，你並不怎樣精明呢！

他爲了穩扎穩打，故意又裝出一副依戀之色，低聲道：「這祇是弟子一種顧慮，其實弟子也實在捨不得剛拜門下，遽又分離，師父自己決定好了，假如師父以爲無須這樣謹愼，咱們不妨就一起動身吧。」

老人仍沒開口，僅搖了搖頭，好似說：「那倒不必，能謹愼何不謹愼些？」

玉面閻羅又在心下暗哼：老鬼，那麼你就死定啦！

此刻的他，心中猛跳，恨不得立卽破空飛去，但爲了不令老人起疑，或臨時改變主意，他緩緩立起身來，先向老人磕了個頭，然後黯然神傷地低頭向殿外走去，走到殿口，更回頭作不捨狀地偸瞥了老人一眼，問其用意，也不過旨在察看老人的動靜罷了。

老人揮了揮手說道：「你去罷，孩子，快去快回。」

玉面閻羅不得不應付道：「師父還有什麼吩咐麼？」話說完，脚下已經蓄勢待發，祇須老人頭一搖，他就可以裝做心急如焚的樣子，就縱身上路去了！

可是，老人却忽然望着他沉吟起來。

老人那樣子，好似有話要說，這樣，他又不得不忍耐着熬過一刻兒了，俗云渡日如年，如用以形容此刻玉面閻羅的心情，恐怕還不够萬一呢。

老人想了片刻，這才緩緩抬頭，撫着長髯道：「吩咐也沒有什麼可吩咐的，不過，孩子，你得記着，如果解藥到了手，在沒回到師父面前之前，千萬不可自己先服，知道嗎？」

玉面閻羅暗吁一口氣，連忙點頭應道：「這點禮節，弟子當還知道。」

口裏這樣說，心底笑罵道：眞是老天眞！

老人搖搖頭，慢吞吞地又道：「那倒不是禮節的問題。」

玉面閻羅脫口問道：「什麼問題呢？」

老人夾了一筷子冷菜，一面吃，一面說道：「你先服了，師父就見不到你啦。」

玉面閻羅心頭撲通一跳，臉色大變，他以爲老人已窺破了他的心機，不由兢兢地試探着道：「師父，您，您怎能這……這樣說？」

老人頭也不回地道：「師父是爲了你好。」

玉面閻羅暗罵道：見你的大頭鬼！

這一來，他的心又定了，他以爲老人在恐嚇他，心想：老子這一去，不啻龍歸大海，饒得你老鬼眞是天下第一，老子不跟你碰頭，你又能怎麼樣？天下之大，老子要找個避難的地方，難道還怕找不到麼？

他離去之心，更急了。

但這是最要緊的關頭，心中再急，也不能稍露浮躁，他仍必須待對方作了決定性的表示之後，方可離開。

老人放下筷子，轉身向外，繼續說道：「孩子，你不明白師父的話麼？你走過來一點。」

玉面閻羅脚下如千斤之重地向前移了兩步，老人接着說道：「藥典云：『毒之險絕者，以毒攻之』。師父的『萬毒降』，便是根據這種原理配成的。它的成份包括毒蛛，毒蜍，毒蟒，虺尾，鶴頂等百毒之精，用以解毒時，它是妙品，若無毒之人服了，它却又是毒品，其毒之烈，可能比百花敎的『百花黃』有過之而無不及！」

玉面閻羅一呆，老人頓了頓，又繼續說道：「現在，咱們腹中先有『百花黃』，後有『萬毒降』，兩毒相持，當可無害，但如『百花黃』的毒性一旦解除，祇剩下『萬毒降』的話——」

傲然地笑了笑，又道：「哼哼，你說吃了『百花黃』祇能熬兩個時辰是嗎？嘿，『萬毒降』呢？一頓飯的時間也用不了！『百花黃』毒發時情形如何，師父不知道，但『萬毒降』却此『錯骨分筋』的滋味還要難受得多多！」

玉面閻羅的心冷了，老人自顧地說下去道：「師父早告訴你了，師父是『天下第一奇人』，師父所謂的『奇』，並非單指武功，這一次，算是師父失算，將來有機會，就在用『毒』方面，師父也少不了要跟『百花敎主』比上一比，孩子，你等着瞧好了！」

最後揮揮手道：「好了，現在去吧！」

玉面閻羅呆如木鷄，他想：「去？現在還去個屁！」

一切出乎意料之外，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竟像被罩在一面大網之中，左衝右突，自由的藍天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及！全部心機，至此全成了白費。

老人說完本已回過頭去，這時又轉了過來詫異地道：「沒有聽到，師父說你可以走了呀！」

玉面閻羅眞不愧武林中一代奸才，身處如此奇窘局面之下，居然由一身冷汗中蒸發出一股靈機，

下他做作地就地跪倒，佯發顫聲道：「弟子年輕，做事常不免冒失，要非師父關切說明，一時爲了求生心切，很可能眞會先將解藥服用，細想起來，弟子這條命，全是恩師所賜呢！」

老人一怔，旋卽不悅地說道：「你剛才不是說，你自能理會得麼？這樣說來，你簡直是口是心非了？」

玉面閻羅迅忖道：「這條罪名並不太大，認了吧！而且老鬼既已起疑，樂得就此趁風轉舵，要不然我一個人取到解藥又要跑回來，勞了雙腿事小，而且夜長夢多，現在欲得我而甘心的人不止一兩個，萬一碰上寃家對頭可也麻煩，倒不如拉上老鬼一齊做個護符，還比較來得安全些！」

於是連忙以頭碰地，口發悲聲道：「原諒弟子吧，師父，不，師父，您該可憐弟子。您不知道的，師父，弟子自七歲那年被七星堡主收養後，由於七星堡主有着一妻七妾，又爲了爭取『武林第一人』的威名，當年在武林中奔波，因此弟子一直未曾受到良好敎養，就連弟子目下這點不成氣候的武功，也還是當年堡主髮妻『白夫人』代他傳授的，師父，您想想看，弟子，弟子的身世是否值得憐憫？」說着居然聲淚俱下，接着更「泣」道：「師父，咱們還是一起去金庸吧，似弟子這等幼稚而糊塗，來回路上難免有甚差池，弟子死不足惜，要是誤了師父您，弟子，弟子就罪大莫贖啦！」

老人外表雖嚴，却似是性情中人，這時揮手喝道：「起來，以後記住也就是了——」

又五天之後，洛陽北城一座破廟裏來了兩位不速之客。

年輕的一位，年約三旬上下，一身勁裝，五官端正，祇是雙目閃爍不定。

年老的一位，相貌非常奇特，髮如銀絲，鬢却濃黑如漆，一張紫膛臉，高鼻樑，劍眉，虎目，雙睛灼灼如電！

他們就是「玉面閻羅」跟自稱「天下第一奇人」的「美髯劍客」師徒，自是毋須交待的了。

到達時是黃昏時分，老人揮手道：「這就馬上去吧，要小心一點。」

第二天黎明，一條身形竄落廟內，來的是玉面閻羅。這時的玉面閻羅，臉色煞白，神態異常疲憊，盤坐在佛龕前的老人見他進來，抬臉問道：「『回春丸』呢？取到沒有？」

玉面閻羅手掌展開，掌上托着兩顆赤如火珠的藥丸，師徒各取一顆服下之後，老人又問道：「你怎麼去了那麼久？」

玉面閻羅搖頭苦笑，無力地答道：「敎主不在，聽說去了潼關『牡丹分壇』，這眞是不幸中之大幸，不然的話，此刻恐怕還回不來呢。唉，唉，那個丫頭，人生得像醜八怪一樣，也不知道多少年沒跟男人睡過，一而再地死纏活纏——」語音一頓，忽然蹲身問道：「師父，現在好服你那『萬毒降』的解藥了吧？」

老人用手一指身前地面，點頭道：「且慢，你先坐下來。」

玉面閻羅依言坐下，老人注視着他又道：「你夜來精力耗用過度，『萬毒降』的解藥藥性很强，馬上服用，甚不相宜，趁此機會，師父再說一段故事你聽聽。」

玉面閻羅怔道：「什麼故事？」

老人緩慢地說道：「也可說是長安那段故事的補充。」

玉面閻羅又是一怔，老人接下去說道：「師父當時遺漏了一點，現在剛剛想起來。那便是當那個女的跪在地下向師父求饒時，她曾告訴師父說，有個年靑人帶着一件寶貝去了長安，這也就是師父要在長安招徒的眞正目的——」

玉面閻羅心中一動，老人接着道：「她說那寶貝就是武家三寶之一的『先天太極式』，而她所描述的那年靑的相貌，師父現在細細一想，正好跟你完全脗合。」

玉面閻羅脫口驚叫道：「她怎知道的？」

他想：「『先天太極式』我是從牡丹分壇中取得的呀！」

話出口，忽覺情急失言，欲待縮口，已是不及，老人雙目一凜，射光如電，接着輕唔一聲，冷冷地道：「很好，這點你還誠實，拿出來吧！」

玉面閻羅面如死灰，汗出如豆，顫抖着從懷中取出那册「先天太極式」交給老人，老人看也沒看，便接過揣入懷中。

玉面閻羅低聲哀求道：「師父，你老人家武功絕世，要它有什麼用呢？」

老人肅容說道：「是的，師父要了它現在的確沒有什麼用處了，但放在你身邊也不甚妥當，師父留着，以後敎你不比你自己摸索要强些麼？」

玉面閻羅心下稍定，拭去汗珠，又道：「師父的解藥現在好服了嗎？」

老人目光如電地沉聲說道：「師父的解藥，不是丸散，而是數句眞言：『萬惡淫爲首，最毒是爾心——』」

玉面閻羅一聲驚呼：「你，你？」

老人曲指一彈，同時斷喝道：「不許動，我就是司徒烈！」

（未完待續）

十二神龍二十叙故事之四

文●諸葛青雲
圖 董培新

釵影 龍魂（上）



勝景蒙污傳蕩笑　人中英俊闖龍潭

峭拔的削壁，奔騰的急湍，奇秀的景色，這裏是長江中的「三峽」，「三峽」中的「巫峽」。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巫峽」在「三峽」中，以「長」著稱。唐代詩仙李白爲了它曾有「三朝復三暮，不覺鬢成絲」的名詞。其實，「巫峽」除了以「長」名世之外，還有兩「絕」！

「巫峽雲」是天下「絕」景！

「巫峽猿」是天下「絕」聲！

但無論是雲，是猿，都離不了「巫山」，那擁有「九可見而三不知」等十二奇峯的「巫山」。

由於楚襄王的「高唐艷夢」，使「巫山」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是神秘而旖旎的。

如今，「神秘」依然，「旖旎」却已爲「恐怖」替代！爲甚麼會「恐怖」呢？

一不是江水已枯，二不是「巫山」已倒，而是「金釵令主」辛九香，在這「巫山神女峯」中開宗立派。從此，在「巫山十二峯」間往來的，不再是騷人墨客，而是些江湖豪客。

兼天波浪，接地風雲之中，也不時會響起神嚎鬼哭，閃起劍影刀光！

× × ×

這一天，「巫山猿」似乎啼得更哀！「巫山雲」也似乎罩得更密！

在江流以北的「聚泉峯」上，正排列着一支奇異隊伍。不是人的隊伍，是猿的隊伍。約莫有百餘隻猿猴，大小參差，各形各色的組合一處。

人的隊伍，雖有隊長，猿的隊伍，也有首領。

粗看上去，一隻幾乎高約四尺，形若猩猩的巨大黑猿，正在管束羣猿，似乎是猿中的首領！

但細看上去，另一隻高才尺許，全身隱泛銀光，雙眼黑黑，離羣獨居，蹲在削壁以上的一隻小小白猿，却氣派更大，似比高大黑猿的地位更高！

這是壁下，也是江邊。

在猿的隊伍以後，又出現了一支人的隊伍。

四名美艷宮裝少女，四名勁裝壯漢，和那位「血釵公主」慕容嬌。

看來，猿組羣，人列隊。牠們和他們，倒是在此迎候甚麼重要來客？

一段光陰過後，蹲在峭壁上，居高遙望的小小白猿，首先「吱吱」叫了兩聲。

慕容嬌目注白猿，含笑問道：「小白，是不是殿下來了？」

白猿口中又是歡嘯一聲，從壁上凌空縱落。牠所臨之處，距地少說也有十四五丈高下。白猿凌空飄墜，點塵不起。其身手的輕靈矯健，委實猿中少見，極爲驚人！

慕容嬌知道白猿天賦異稟，目力極銳，絕對不會看錯，遂率領那四名宮裝少女，和四名壯漢，一同走近江岸。

大羣猿猴，也隨着擁向前去。

果然，有隻小船，在江水中逆流而上，慢慢駛來。

三峽江流，奔湍甚急，上行船隻，不用力夫背牽，極難航行。這隻小船，居然只憑雙槳盪波，可見操船之人，定是內功湛深的水路高手！

船頭上，站着一位青衣人，雖然距離尚遠，難睹面目，但慕容嬌僅從對方那英挺身材，與卓立如松的高華氣派之上。已可看出正是自己所迎候的，「金釵令主」所最寵愛的乾殿下辛人英。

距離「聚泉峯」尚有十餘丈遠，辛人英便似嫌船行太慢，縱身入水地，踏波而來。

慕容嬌一面率衆迎去，一面嬌笑叫道：「殿下，你怎麼坐小船回來，沒有乘你一向喜愛的『彩雲舟』呢？……」話方至此，突然發現不對。

因爲辛人英劍眉雙鎖，面色如霜，分明有甚拂心之事，迥非一向意興飛揚光景！

這時，辛人英業已踏上江岸，一羣猿猴，吱吱喳喳地，擁上前去。

因辛人英最愛羣猿，往昔每當外出回山，羣猿迎接之際，必有大批菓品，加以犒賞。

但今日似極不耐煩，舉袖一拂，勁風捲處，把那羣猿猴，撞得「吱吱」怪叫，連滾帶爬，有幾隻並險些跌入江水之內。

慕容嬌心中暗驚，陪笑叫道：「殿下……」

辛人英截斷她的話頭，向慕容嬌擺擺手兒，皺眉說道：「慕容公主，不必多問，我心裏煩得很，有事少時再說！」

說完，向白猿一伸雙手道：「小白，你陪我回宮歇息，其他人物，誰也不許對我打擾！」

白猿應聲縱起，化爲一道銀光，投向辛人英的懷內。

辛人英抱着白猿，目光側注慕容嬌，又復一剔眉，冷冷叫道：「慕容公主，令主可曾出關？」

慕容嬌道：「大概還需七日左右，殿下要不要……」話猶未了，辛人英便接口說：「不要，慕容公主暫時不必禀知令主說我業已回山，且讓我靜靜在我的『江風小築』之中，攷慮一件重要事兒。」

慕容嬌想問辛人英這樣憂形於色，是爲了何事。但知他心情欠佳，不必白碰釘子。遂未曾開口，只是頷首示意。

辛人英見慕容嬌業已點頭，青衫一飄，便抱着白猿，向「聚泉峯」上馳去。

慕容嬌見辛人英走後，不禁向那四名宮裝少女，苦笑說道：「殿下的性情，似乎是越來越覺怪異，使人無法捉摸。」

四名宮裝少女中，似乎年齡稍長的一位，向慕容嬌嫣然地道：「殿下性情雖怪，却從不煩憂。慕容公主可知殿下這次出山，是遇見了甚麼拂心之事？」慕容嬌笑道：「殿下神功無敵，『巫山派』威震江湖，應該沒人能去惹他，除非是在男女私情方面……」

慕容嬌話猶未了，四名宮裝少女中，最年輕的也是最漂亮的一名，便自搖手說道：「不會，不會。決不會是爲了男女私情方面，因爲我們這位殿下爺，一向對於女孩子們，絲毫不感興趣！」

慕容嬌向這最年輕的宮女，看了一眼，詫然揚眉說道：「冬梅，你說殿下對女孩子們不感興趣，却爲何他這『江風小築』之中，選了你們服侍，不要男子伺候？」

最年長的那名宮女笑道：「用我們服侍，又和男子們有甚兩樣？或許殿下是因女孩子比較細心，不惹人厭，才選中我們姊妹……」

慕容嬌不等她說完，便自「哦」了一聲，接口含笑問道：「春蘭，聽你這樣說話，莫非你們姊妹，在此侍奉殿下，朝梳暮洗，花晨月夕之際，尚無人承受過殿下的雨露之恩麼？」

這四名宮裝少女，最年長的叫「春蘭」，最年輕的叫「冬梅」，則其他兩名，不問可知，一叫「夏荷」，一叫「秋菊」。

慕容嬌語音才落，秋菊便含笑說道：「殿下對待我們，雖然極好，但却從來沒有任何調笑舉措，慢說是慕容公主所指的雨露之恩！」

慕容嬌詫道：「奇怪，本派不禁男女相悅之事，殿下又是一位如此風神絕世的翩翩美男，他……難道是鐵石心腸，情感方面怎樣找尋出路？……」

夏荷笑道：「我知道殿下爺的情感出路！」

慕容嬌注目問道：「他中意誰？夏荷快說。」

夏荷嬌笑着道：「殿下爺所中意的，既不是你們傾國傾城的『三大公主』，更不是我們庸脂俗粉的使女奴才，他的情感出路，只是『武功』二字，朝朝夕夕，拚命練功，他要完成令主心願，不辜負



令主的期待之意，成爲傲視八荒，無敵四海的『天下第一人』！」

慕容嬌嘆道：「殿下的志向雖佳，但這等枯燥生活，却未免太苦了些！」

春蘭笑道：「慕容公主認爲他苦，但殿下爺却絲毫不感枯燥，以此爲樂！」

慕容嬌搖頭道：「我不相信，人總是有血肉，有感情的動物，總有一天，殿下會——」

話方至此，突然聽得辛人英在「聚泉峯」的半腰以上，高聲叫道：「春蘭……春蘭……」

春蘭急忙道：「婢子在，殿下爺有何吩咐？」

辛人英道：「慕容公主走了麼？若是走了，你去請她來我『江風小築』一趟！」

慕容嬌高聲笑道：「我還沒走，這就上來！」

說完，向春蘭、夏荷、秋菊、冬梅等四名宮女，含笑說道：「走啊！你們怎麼還不上去？」

春蘭知道本派「三大公主」，都對這位英俊殿下，追逐甚力，遂嬌笑說道：「慕容公主，殿下爺單獨找你，這是絕好機會，你先去吧！我們可以走得慢點！」

慕容嬌表面雖對春蘭白了一眼，心中却頗爲高興地，向那四名壯漢說道：「你們先回宮去，但須遵守殿下爺適才所囑，暫時不許說他業已回山！」

四名壯漢，喏喏而去。

慕容嬌又向春蘭等四名侍女笑了一笑，才提氣登峯，馳向「江風小築」。

這「江風小築」名雖「小築」，其實一點不小。是背崖面江所築的一座精美宮殿。

慕容嬌到了峯腹，見辛人英坐在殿外涼台之上，懷中仍然抱着那隻白猿。

她雖見辛人英是在殿外相待，不是在密室相待，心中畧爲失望，但仍深施一禮，陪笑說道：「慕容嬌參見殿下！」

辛人英站起身形，搖手說道：「慕容公主，不必多禮，我們且到靜室之中，再行叙話便了。」

慕容嬌聽得辛人英邀自己同入密室，不禁心中一喜，點頭說道：「無論殿下有何所命，慕容嬌均願服從奉獻，一諾無辭！」

辛人英一面懷抱白猿，行向靜殿中，一面搖頭說道：「慕容公主放心，我只是想向你討教有關男女之間的一點小事，决不是要你爲我赴湯滔火，冒險犯難！」說話之間，業已走入密室，辛人英並關好室門，不令別人擅入。

慕容嬌那裏知道辛人英是女扮男裝？她因對這位風神美絕的殿下爺，醉心已久，如今聽了辛人英「男女之間」一語，又見了他的關門動作，遂有所誤會，喜得一顆心兒，騰騰直跳。辛人英關好室門，便自目注慕容嬌俊臉微紅地，低聲叫道：「慕容公主，我……我……」

慕容嬌見他面帶慚色，話難出口之狀，越發誤會加深，趕緊接口說道：「殿下不必有所碍難，慕容嬌業已說過，甘願爲你獻身……」

她是邊自說話，邊自妙目流媚，臉上展露出一片春情，向辛人英身前，慢慢走去。

辛人英見了她這副神情，不禁微吃一驚，退了半步，詫然問道：「慕容公主，你……你這是作…作什？」這句話兒，驚醒了慕容嬌旖旎溫馨的迷離春夢，知道自己定把東瓜纏成茄子地，有所誤會。

她雖是風流成性的慾海妖姬，但却極爲知情識趣，曉得輕重！

她對於龍不潛，可以來個「霸王硬上弓」，對於辛人英却不敢有甚一厢情願的淫行蕩舉。

慕容嬌於驚覺有誤之下，趕緊收攝心神，並止住前行脚步，含笑答道：「我是見殿下神情，似有極大機密，才特地近前聆訓！」

這種解釋，甚爲得體，辛人英指着几旁椅兒，向慕容嬌苦笑道：「其實，這也不算什麼重大機密，只是我不願被別人聽見而已，慕容公主無須多禮，請坐下說話，並喝我一杯『松子茶』吧。」

說完，便在慕容嬌的隔几落座，並爲這位「血釵公主」斟了一杯現成的「松子香茶」。

慕容嬌稱謝接過，喝了一口茶兒，目注辛人英，揚眉笑道：「殿下你要找我所問的，究竟是什麼事兒？如今……」

辛人英接口說道：「我要問的是本派之中，以那個女子，最爲大胆？最爲淫蕩？」

慕容嬌萬想不到辛人英會有這麼一問，故而先是一怔，然後便掩口葫蘆地，「噗哧」一笑。

辛人英被她笑得滿面飛紅地，一蹙雙眉，忽然叫道：「慕容公主請不要笑我，你若笑我，我便不好意思問了！」

慕容嬌道：「殿下問此則什？」

辛人英搖頭道：「慕容公主不必問我爲何發問？只請對我所提出的問題作答！」

慕容嬌苦笑道：「本派中，因不禁情慾，故而舉動大胆，生性淫蕩的女子，頗不在少，但殿下要問以誰稱最，却使我無法作答。」

辛人英雙眉畧蹙，想了一想，又向慕容嬌低聲問道：「關於迷神媚藥方面呢？那個女子最善施展這種藥物？」慕容嬌心想自己對於這種藥物，便極於擅長，但因不知辛人英問話用意，遂不敢率然作答，只是笑了一笑道：「殿下請給我一點範圍好麼，否則我頗難作答，因爲凡屬慾海嬌娃，誰都對施

展媚藥之道，懂得幾手。」

辛人英知曉慕容嬌，並非推托，只得臉上微帶慚色地，緩緩說道：「本派派往『雪峯山』內，『幽靈澗』下，『七十二屍古墓』的詐死女子之中，有誰合於我前述條件，請慕容公主，仔細想想！」

慕容嬌聽他這樣一說，不敢怠慢地，仔細想了一遍，屈指說道：「有三人，一個叫井盈，一個叫方莉，另外一個叫『勾魂姹女』蔡紅英。」

辛人英道：「慕容公主請把這三人的相貌身材，以及所用媚藥特性，說來給我聽聽。」

慕容嬌點頭笑道：「殿下問對人了，這三人，雖然非我所派，我却對於她們，知道得相當詳細。」話完，便把井盈、方莉，以及蔡紅英的面貌身材，以及所用媚藥特性，向辛人英不厭求詳，仔仔細細地說了一遍。

辛人英聽話之間，雙眉不住軒動，直等慕容嬌說完，便目閃神光問道：「慕容公主，那勾魂姹女蔡紅英如今何在？是否業已回山。」

慕容嬌聽他問起「勾魂姹女」蔡紅英，遂含笑搖頭說道：「蔡紅英雖已回山，却不在宮中服務，派駐入宮要道的『秘魔谷』口，殿下突然詢及，是否有什事兒，要……」

辛人英不等慕容嬌的話完，便自「嗯」了一聲，點頭說道：「不錯，我正有件相當緊急之事，要找這『勾魂姹女』蔡紅英。」

慕容嬌笑道：「要找蔡紅英還不容易，只消請殿下下張手諭，或由我代傳一令，命她前來『江風小築』，聽候殿下訓示。」

辛人英擺手道：「不必命她前來，我自己前往『秘魔谷』口，找她便了！」

這位「殿下爺」，一面說話，一面業已站起身形，開了門戶，走向室外。

慕容嬌笑說道：「殿下一向眼界極高，這次似乎對蔡紅英有垂青之意，眞是她的造化！」

辛人英欲語未語，只向着慕容嬌笑了笑，慕容嬌又妙目流波地，向這位「殿下爺」含笑問道：「殿下的『秘魔谷』之行，要不要慕容嬌隨侍同去？」

辛人英向她深深看了一眼，臉上流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奇異神色說道：「多謝慕容公主，但這件事兒，必須獨自前去找那蔡紅英，有你同行，恐怕不太方便！」

說至此處，對慕容嬌微一點頭，青衫畧飄，便獨自馳出這「江風小築」。

因爲辛人英先問誰最放蕩，再問誰精於使用媚藥，又復如此急不及待地，去找「勾魂姹女」蔡紅英，更不許人陪侍同行，遂使慕容嬌自然而然地，懷疑到男女情慾方面！

慕容嬌目送辛人英的下峯背影，口中「咦」了一聲，自語說道：「那個貓兒不食腥？那個哥兒不懷春？一向擺出一副道學姿態的『殿下爺』，居然也撕破假面具，有了君子好逑之舉，只可惜這塊肥羊肉，竟會落到『勾魂姹女』蔡紅英的嘴裏，那妮子夠美夠蕩，這一來，『秘魔谷』，『消魂殿』內的那份風光，可眞夠旖旎的了！……」

自語至此，雙眉深鎖，嘆了一口氣兒，低頭玩弄隨風飄舞的紅衣腰帶。

慕容嬌這副神情，本似深含幽怨，百無聊賴，但也不過刹那光陰之後，便自目光一轉，揚眉嬌笑地，喃喃又道：「這樣也好，常言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等蔡紅英替他開了竅兒使他領畧這其中趣味以後，我再……」

慕容嬌的「喃喃」自語未完，便繼之以一陣蕩意頗濃的格格嬌笑！

×　×　×

「秘魔谷」是進入「神女峯」的一條必經狹長深谷。

「消魂殿」則是建造在「秘魔谷」的一座華麗殿宇。

由於「金釵令主」辛九香所居的「神女宮」，是在「神女峯」中，故而才在「秘魔谷」內，有不少厲害佈置，以拱衞「巫山派」的中樞聖地。

「秘魔谷」的地域關係，既極重要，則派駐谷口「消魂殿」的負責人員，自也絕非流俗！

除了不少「巫山派」的弟子，如侍者使女之外，負責人員是一正一副。

「勾魂姹女」蔡紅英只是副手，正手則是那位曾在「九華山」，和「虎牙山」，兩度出現過的「笑面銀龍」秦玉樹。

秦玉樹是風流浪子，蔡紅英是蕩婦妖姬，把他們兩人，湊在一起，這「消魂殿」中，那得不燃燒起令人骨蝕魂消的熊熊慾燄？

如今，「消魂殿」重簾盡垂，門戶緊閉。

但再怎樣垂簾閉戶，也遮不斷，阻不住，從殿中傳出的盈耳春聲。

一陣極度淫蕩的不堪入耳聲息過後，蔡紅英嘆了一口長氣，懶洋洋地，呢聲叫道：「秦香主，你……你……你眞是個色中餓鬼，花裏魔王，那裏想得出這些花樣，可……可把我折磨死了！……」

秦玉樹哈哈大笑地，得意說道：「想不到名滿天下的『勾魂姹女』，也會對我『笑面銀龍』，遞降書降表？」

蔡紅英道：「你休得意，我是覺得你是我所見的第一個美男子，才不忍心施展最拿手的『七擒七

縱，『素女偸元』的手段，否則，你便是一條眞龍也……」

秦玉樹不等這位「勾魂姹女」話完，便即「哦」了一聲，接口問道：「你說我是你所見的『第一美男子』，這話眞眞是違心之論，難道我……」話方至此，殿外似乎畧起輕微聲息？

蔡紅英喝道：「殿外是誰？」

秦玉樹笑道：「巫山派業已威震宇內，又佔據絕好天險，決不會有敵人敢來作死，定然是我們適才舉措，過於熱烈，勾引得那些侍者，或是使女們，來聽隔壁戲而已。」

蔡紅英覺得秦玉樹所說有理，遂不再追究殿外聲息地，向他嬌笑問道：「秦香主，你爲何說我是違心之論？」

秦玉樹道：「因爲我有自知之明，比起別人，雖還俊俏漂亮，但比起那位殿下爺來，可就宛如秋螢皓月，自慚形穢的了！」

蔡紅英道：「殿下爺呀……」

她只說了這「殿下爺呀」四個字兒，便不往下說，只把嘴角披了一披！

秦玉樹見了蔡紅英這般動態，遂有所誤會地，自作聰明說道：「我明白了，殿下莫非是中看而不中用的『銀樣蠟槍頭』麼？」

蔡紅英銀牙微咬下唇，把她那烏雲散亂的頭兒，在枕上搖了一搖，冷笑答道：「你猜錯了，這位『殿下爺』，並不是什麼中看不中用的『銀樣蠟槍頭』，而是看又看不見，用又用不得的……」

「砰……」蔡紅英話還未畢，「消魂殿」的殿門，已被人一掌震開！秦玉樹勃然暴怒，從床上躍起，厲聲叱道：「是那個？」

他下面的詈罵之語，尙未出口，便自目瞪口呆，怔在當地。

秦玉樹目光注處，看見面罩秋霜，站在「逍遙殿」外的，正是那位在「巫山派」中，最得「金釵令主」寵愛，誰也不敢惹他的「殿下爺」！

辛人英本想進殿，但看見秦玉樹這副醜相以後，不禁臉上一紅，沉聲叱道：「無恥東西，替我先穿上衣服再說。」

他發話之際，便已垂下眼皮，等話完之後，更是立即掉過臉去。

秦玉樹好生尷尬之下，一面趕緊穿衣，一面暗以傳音密語，向蔡紅英叫道：「蔡香主，本派不禁情慾，你我又不是羅敷有夫，或使君有婦之人。犯了通姦罪責，殿下爺却爲何如此盛怒，滿面都是殺氣？」

蔡紅英置之不理，仍然妙相畢呈地躺在床上。

秦玉樹詫道：「你沒有聽見殿下爺話麼？怎的還不快些穿上衣服？」

蔡紅英仍然毫無答腔，也毫無動作。

秦玉樹這才覺得有異，目光一注，發現蔡紅英適才的滿面春情，業已變成了滿面淚痕，似乎被人制了穴道，口不能言，身不能動。

他大吃一驚，知道辛人英的點穴手法，既非自己敢解，亦非自己能解。

遂趕緊扯床錦被，把蔡紅英的赤裸嬌軀，完全蓋住。

這時，辛人英仍然負着手兒，站在「逍遙殿」外。口中冷然道：「秦玉樹，你已把衣服穿好了麼？」秦玉樹恭身答道：「屬下敬謹領罪，請殿下海量相寬，因本派之中，從來不禁……」話方至此，辛人英業已轉過身來，一面緩步進殿，一面寒着臉兒，冷冷接道：「你弄錯了。本派所謂『不禁情慾』只是指不禁光明正大的男女相悅，依禮追求而言，並非任何人都可像禽獸一般的互相苟合，白晝宣淫……」秦玉樹被罵得滿臉通紅，低頭不敢申辯。

辛人英指着這座修建得頗爲華麗的「逍遙殿」，沉聲又道：「尤其此處乃『神女宮』入宮必經的咽喉要道，萬一有甚貴客來此，撞見你們這副豬狗不如的醜態，成何體統？豈不大大有損本派威信。還談甚麼領袖武林，霸視天下。」

秦玉樹想不到辛人英竟弄了這麼大帽子，扣向自己頭上，不禁越發有點心驚膽戰。

辛人英畧一揮手，凌空解了蔡紅英的穴道，向她厲聲喝道：「蔡紅英，你可知罪？」

蔡紅英仍未答話，只是淚如雨下地，在枕上點了點頭。

秦玉樹不知辛人英在「七十二屍」古墓之中，被蔡紅英害得本性大亂，胡裏胡塗的失身於龍不潛。故而恨她入骨，非把這「勾魂姹女」置於死地不可。

尤其，辛人英深恐蔡紅英洩露自己是位「女殿下」的秘密，故在才一推開殿門之際，便把蔡紅英制了穴道。如今，也不肯替她解開啞穴。

蔡紅英口不能言，自然無法討饒。但因知曉辛人英決不肯饒恕自己，故而只有在枕上流淚點頭，以求速死而已。

辛人英冷冷說道：「你既知罪，我便給你一個痛快……」

說至此處，雙目中寒光一閃，扭頭向殿外高聲喝道：「刑堂執事何在？」

這句話把這位「笑面銀龍」秦玉樹，聽得心胆皆裂，並覺一頭霧水。

因辛人英既呼刑堂，必是對自己暨蔡紅英，嚴

加處置，並從適才「給你一個痛快」之語聽來，可能還有性命之慮。

但辛人英偶然路過此處，撞破自己與蔡紅英白晝宣淫的荒唐事情，盛怒降罪，還有可說。這位「殿下爺」竟預帶刑堂執事前來，難道能未卜先知，算出這「消魂殿」中，有甚見不得人的……

秦玉樹驚疑至此，兩名身着紅色法衣的「刑堂」執事，業已走入殿中向辛人英抱拳行禮，由左面一人恭身說道：「刑堂執事崔明、崔雲，參見殿下，敬候殿下指示！」

辛人英目注左面發話之人，臉寒似水地，冷然挑眉道：「崔明，本派香主蔡紅英，有辱派譽，並曾對上級圖謀不軌，論律應得何罪？」

崔明似乎也想不到辛人英對蔡紅英所加罪名，竟是這等重大，臉上有點驚容，但却不敢遲疑地，應聲答道：「僅僅『叛上不軌』一項罪名，已應凌遲碎剮……」

辛人英不等崔明說完，便「嗯」了一聲，目射冷芒說道：「姑念蔡紅英已表示知罪，從論律凌遲，畧加寬減，給她一個全屍，你賞她一粒本派法物『逍遙丸』吧！」

秦玉樹知道這「逍遙丸」是「巫山」派中入口斷魂的厲害法物，不禁全身一顫，向辛人英意欲求饒地失聲叫道：「殿下開恩……」

辛人英瞪他一眼，怫然叱道：「你少說廢話，否則，我便連你也照樣行誅，不貸一死！」

秦玉樹從辛人英語意之中，聽出自己似乎還有生機，遂把適才恩愛，付與烟雲，不敢再爲蔡紅英求情緩頰。

這時，辛人英又復以兩道森冷目光，盯在崔明、崔雲二人身上，沉聲喝道：「你們怎麼還不趕快行刑？難道竟敢徇私違命麼？」

這「徇私違命」四字，份量太重，倘若坐實又是一樁死罪！

故而，崔明、崔雲二人，全身一顫，趕緊「喏喏」連聲，向床前走去，餵給蔡紅英「逍遙丸」强使她吞下。

辛人英劍眉重軒地，目光如電對秦玉樹道：「近來，可能有强敵要向本派生事，你負責第一道關口守衞，務須提高警覺，特別謹愼……」

秦玉樹方自「喏喏」連聲，辛人英又復目光凝注，緩緩說道：「你仔細留意敵蹤，只要一發現有本派以外的人物，進入『巫峽』，便立即將來人形相身份，向我『江風小築』暨『神女宮』中，用飛鴿報信！」

秦玉樹道：「殿下放心，秦玉樹自會小心，決不敢再有隕越，致遭罪衍！」

辛人英目光一轉，又復說道：「尤其是對於一個約莫二十三四，英挺俊拔無比的少年人，更須特別留神，一有所見，立報我知！」

辛人英口中這英挺少年，自然是指龍不潛。可惜她忘了說出龍不潛的一點特徵。否則，秦玉樹便可立即對她指明龍不潛的姓名來歷。

所謂「特徵」，就是龍不潛身邊所帶，他師傅冷大先生威震武林的那隻「乾坤巨筆」。

秦玉樹領命走後，辛人英指着床上那具蔡紅英的七竅溢血遺屍，向崔明、崔雲二人說道：「你們命人把蔡紅英的屍體埋掉……」

語音至此一頓，目注崔明問道：「令主尚在坐關，參煉無上神功，我又外出，派中事務，是由師爺執掌？還是由『花釵公主』長孫豔代行？」

崔明答道：「令主曾有手諭，在殿下未回山前，一切事務，由長孫公主暨師爺共同執掌！」

辛人英點頭道：「好，你們回轉『神女宮』去報告長孫公主和孟師爺，就說我已回山，並處置蔡紅英、秦玉樹二人，以正法規之事，叫他們對這『逍遙殿』中，另派人負責主持！」

崔明、崔雲雙雙恭身領命。

辛人英離却「神女峯」下的「逍遙殿」，回轉自己那座比較淸靜，建築在「聚泉峯」腰的「江風小築」。

她殺了「勾魂姹女」蔡紅英後，雖然出了一口惡氣，但另一種撩人意緒，却又湧上心頭。

這種撩人意緒，是由一個「巫山」夢醒，英俊蓋世，挺拔無疇的美少年所造成。

辛人英於「七十二屍」古墓中，恢復神智以後，發覺龍不潛臉有化裝，曾取去他所戴人皮面具！

故而辛人英認識龍不潛的廬山面目，却不知道這位與自己結合體之緣的美少年的姓名來歷！

當時，她羞怒慚窘之下，一走了之，但事後回想起來，又復相當後悔，爲何不設法把那位美少年救醒，問個淸淸白白，免得業已失身於人，却不知失身於何人的荒唐透頂！

尤其自己胡裏胡塗，喪失元貞以後，在「白馬山」中，所遇到那俊美已極的白衣書生，不知是何來歷，竟具有那高身手！

義母「金釵令主」辛九香的生平最大心願，便是把自己培植成蓋世無敵的年輕一輩中第一人物。誰想那不見經傳的白衣書生，竟有那麼厲害。自己若非莫名其妙，不知何來地，徒然增加了幾成功力，眞還不是他的敵手。

當時，因一來心情太壞，滿懷羞憤氣惱，無處發洩，二來又事先誇了海口，聲稱必在三招之內，

擊敗對方。遂在第三招上，掌心中暗藏師門至寶「地獄金釵」，使對方上了惡當。

但這種手段，雖然使對方無可逃死，却委實有欠光明，辛人英事後只要一想起總難免心中內咎。

如今，她殺了蔡紅英，鬱在心頭的一口惡氣，業已出掉。其次，便是急於設法探悉那在「七十二屍」古墓中與自己結了合體孽緣的英俊男子姓名。

不單如此，若有可能最好連中了自己「地獄金釵」那位白衣書生的姓名來歷也一併探出，看看對方師長，究竟是誰？竟能調敎出如此出色的弟子。

辛人英心中雖有這兩樁願望却自知頗難實現。

因不僅對方來歷，太以茫無頭緒，自己並不願把「七十二屍」古墓中的旖旎風光，暨「白馬山」中的咎心舉措，向第三者說出。自然在偵查方面，又添了甚多不便。

辛人英滿腹心事，正往前行，耳中突然聽到有人嬌笑叫道：「殿下莫非沒有找着那『勾魂姹女』蔡紅英麼？否則，怎這麼快便自回轉？」

辛人英聞聲注目，見自己業已走到「聚泉峯」下，那位「血釵公主」慕容嬌，正俏立江邊，向自己含笑發話。

他見了慕容嬌，遂暫時不回「江風小築」，走到江邊，尋塊大石坐下，嘆了一口長氣。

慕容嬌有所誤會地，失聲說道：「殿下不要掃興，你找不着她，我幫你找，管保把『勾魂姹女』蔡紅英，送到殿下的宮中就是！」

辛人英白了慕容嬌一眼，皺眉說道：「慕容公主莫要會錯了意，我已到『消魂殿』中，尋着那『勾魂姹女』蔡紅英！」

慕容嬌詫道：「既已尋着，殿下何尙不悅？難道蔡紅英……竟有點不識抬舉麼？」

辛人英長嘆一聲，向慕容嬌搖了搖頭，雙眉緊皺說道：「慕容公主，我爲了本派聲譽，雖然不得不正法規，但殺却効命多年的得力手下，心中總免不了有點難過！」

慕容嬌聽他這樣說法，嚇了一跳，以一種詫然神色，向辛人英問道：「殿下此去『消魂殿』，竟殺了人麼？你殺的是誰？」

辛人英道：「就是那『勾魂姹女』蔡紅英，我命刑堂執事崔明，從寬發落，餵了蔡紅英一粒『逍遙丸』！」這種答話，着實使得慕容嬌大出意料地心中相當震驚！她起初以爲辛人英是春心蕩漾，去找蔡紅英有所香豔圖謀，誰知這位殿下爺，竟是前往「消魂殿」中，爲蔡紅英追魂奪命？

故而，慕容嬌大出意料之下，先行定了定神，然後緩緩問道：「那位『勾魂姹女』蔡紅英香主，是犯了甚麼樣的重大派規？」

辛人英道：「她犯了兩樁罪行，一樁是在『消魂殿』中，與人白晝宣淫！」

慕容嬌妙目流波，向辛人英瞟了一眼，含笑揚眉說道：「本派之中，似乎……」

辛人英知道她想說甚麼，遂不等慕容嬌出口，便即接道：「本派之中，只是不禁正大光明的男女相悅，仍不許宛如禽獸的白晝宣淫，何況他們行淫之處，便是進『神女宮』的咽喉要經『消魂殿』內，若是有什貴客前來，撞見之下，成何體統？還以爲『巫山派』盡是些豬狗不如的無恥之輩！」

辛人英的這句話兒，說得極重，慕容嬌遂不加辯駁，又復問道：「與蔡紅英共同犯罪的另外那人是誰？」

辛人英笑道：「就是『笑面銀龍』秦玉樹！」

慕容嬌驚道：「殿下把秦玉樹照樣賜死，一併處置了麼？」

辛人英搖頭道：「沒有，一來秦玉樹，頗知悔悟，尙存廉恥之心，二來他又沒有像蔡紅英那樣，犯了另一大罪，我只罰他去守『巫峽』門戶！」

慕容嬌問道：「聽殿下口氣，蔡紅英的另一罪行，似乎格外嚴重？」

辛人英怫然答道：「當然，她以下犯上，圖謀不軌，是故罪行重大，無可寬貸！」

慕容嬌失驚道：「以下犯上？她犯的是誰？」

辛人英剔眉答道：「犯的是我，這『勾魂姹女』蔡紅英，居然敢用下流淫毒藥物，向我施爲，你說她可不可恨？該不該死？」

慕容嬌媚笑說道：「蔡紅英這樣大胆，自然該死，殿下中了她的毒？上了她的套麼？」

辛人英雙眉方蹙，慕容嬌「呀」了一聲，又自嫣然笑道：「我眞是多此一問，殿下當然不會上套，否則，生米若是煑成熟飯，殿下念在『一夜夫妻百夜恩』的份上，今日便不會狠下心腸，賜那『逍遙丸』了！」

辛人英「嗯」了一聲，向慕容嬌目光微注，皺眉說道：「甚麼叫『一夜夫妻百夜恩』？慕容公主怎麼說得這樣難聽？」

慕容嬌笑道：「怎麼難聽？飲食男女，本爲人之大倫，我看得出殿下是至情至性之人，表面上對于男女之事，甚爲淡泊，但若一旦有了素心人後，却必然石爛海枯，永不二色的呢！」

辛人英挑眉問道：「慕容公主是否認爲不應石爛海枯，專情不變，而應朝秦暮楚……」

慕容嬌搖手叫道：「殿下不要故入人罪，替我亂戴帽子，我可不會有這種想法！」

辛人英想起慕容嬌的時常被義母「金釵令主」

辛九香，派遣奔走江湖，見識閱歷，甚爲豐富，遂想在她口中，有所採聽地，嘆息一聲說道：「慕容公主，我煩得很！」

慕容嬌以爲這是良好機會，秀眉雙揚地，流波嬌笑問道：「殿下是否要我爲你消愁解悶？」

辛人英點頭說道：「這是我求之不得之事，我想請慕容公主，講些當世武林中的趣聞軼事，給我聽聽！」

慕容嬌聞言之下，雖然失望，却仍向辛人英含笑點頭說道：「好，殿下是回轉寢宮，置酒細叙？還是就在此，聽我……」

辛人英因知慕容嬌也對自己有意，生恐她在寢宮之內，藉酒歪纏，遂不等這位「血釵公主」話完，便接口說道：「此處景色既佳，江風尤美，何必轉回寢宮？命她們送壺香茗，我們便在此小坐，豈不是好？」

慕容嬌自然聽從他的決定，通知「江風小築」中的侍女，送來香茗，替辛人英斟了一杯，嫣然嬌笑問道：「殿下想聽的，是有關那一方面的江湖奇聞，武林軼事！」

辛人英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流數十年，我要知道當世武林之中，有些甚麼樣出類拔萃的男女年輕好手，俊逸人物？」

慕容嬌向這位「殿下爺」，拋過一瞥嬌媚目光，嫣然笑道：「當世武林之中的少年英雄，無論以武功，或人品而論，均屬殿下稱尊，無出其右！」

辛人英搖頭說道：「慕容公主何必捧我？請你把我除外。」

慕容嬌揚眉笑道：「若是除去殿下不論，則本派之中的長孫豔、歐陽娟，和我慕容嬌，似也畧有自傲，不甘後人！」

辛人英皺眉道：「慕容公主，我對本派好手，自然知之甚詳，但對整個武林，却尚頗爲隔閡，你且說些其他門派中出衆高手，甚至於本派敵對人物中的傑出少年人吧！」

辛人英心想慕容嬌不知是故意推托？還是當眞不知？

因爲自己在「七十二屍」古墓中，所結孽緣之人，以及在「白馬山」，所傷白衣書生，分明都是功力極高，風神絕世人物！

想此至處，辛人英便臉含不悅神色地，對慕容嬌沉聲說道：「慕容公主請仔細想想，天下之大，應該高人無數，我們的敵對方面呢？譬如我義母便總是囑咐我朝夕不懈，苦練神功，否則，將來便會敵不過一個與我年貌相若的極强對手！」

慕容嬌被辛人英一言提醒，目光電閃精芒地，點頭說道：「有了，有了，我不單想起來了，並一想就是兩個！」

辛人英目光一亮，急急問道：「這兩個是否全是少年男子？」

慕容嬌搖頭笑道：「雖然全是極漂亮的瀟洒少年，但却未如殿下所料，他們是一男一女！」

辛人英問道：「女的是誰？功力到了甚麼地步？」慕容嬌道：「她叫『屠龍釵』……」

三字才一入耳，辛人英便把雙眉微皺地，接口搖頭說道：「這『屠龍釵』三字，恐怕只是化名，此女武功如何？慕容公主看不看得出她的路數？」

慕容嬌道：「她是甚麼路數？我一點都看不出來，只覺得對方功力，至少比我要高出三四成以上！」辛人英「哦」了一聲，目閃奇光地，看着慕容嬌道：「慕容姑娘與她交過手了？」

慕容嬌玉頰微紅，低頭答道：「殿下賜罪，我受了一點挫折！」

辛人英失笑道：「武林人物，過手爭雄，勝敗原屬常事，慕容公主何罪之有？……」

語音至此畧頓，生恐刺激慕容嬌地，把語音放得特別溫和，含笑又道：「慕容公主既曾與那『屠龍釵』過手，覺得她的功力，比我如何？」

慕容嬌妙目微揚，向辛人英看了一眼，似乎欲語又止？

辛人英道：「慕容公主，儘管直說，不必有甚顧忌，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要想聽的，正是實話！」

慕容嬌聽得辛人英這樣說法，方自秋波一轉，嬌笑說道：「殿下，我決不是危言聳聽，那『屠龍釵』的功力造詣，恐怕與殿下彷彿，彼此在伯仲之間，非經實際交手，難言誰强誰弱！」

辛人英點頭說道：「我絕對相信，因爲我這次出山，便曾遇着一個與我年齡、功力，兩皆彷彿之人！」

慕容嬌聞言一驚，目光電閃，向辛人英急急問道：「殿下所遇之人是誰？是不是我方才所說的『屠龍釵』？」

辛人英搖頭答道：「不是，我所遇的，是一個相當瀟洒英俊的少年男子。」

慕容嬌道：「男的？難道是龍不潛？」

辛人英問道：「龍不潛是誰？」

慕容嬌含笑說道：「就是我所說一男一女，兩個傑出少年人中的那個男人！」

辛人英道：「這龍不潛是甚麼模樣？」

慕容嬌嫣然笑道：「殿下這回問對人了，我不但知道龍不潛，並知道他的來歷！」

辛人英以爲慕容嬌所說龍不潛，可能就是自己

在「白馬山」，用「地獄金釵」所傷的少年人，遂雙眉畧揚道：「慕容公主，你既然記得那龍不潛的形貌，便請詳細說給我聽！」

慕容嬌曾在「九華山」、「虎牙山」，與龍不潛兩度相逢，並芳心暗屬，袒裼裸裎，以色相誘，如今自然毫不困難，把這位少年英俠的形貌風神，描繪形容得十分仔細！

她這一仔細描述之下，着實把那位「殿下爺」辛人英，聽得呆了！

辛人英本來以爲龍不潛可能是自己在「白馬山」所傷之人，誰知聽來聽去，發覺慕容嬌口中所說，竟與「七十二屍」古墓以內，那位與自己一度纏綿的「歡喜寃家」，十分相似！

慕容嬌見了辛人英的臉上神情，嬌笑一聲，揚眉問道：「殿下，我猜對了吧，武林中少年好手，雖然不少，但能到與你互相頡頏，具有絕世身手者，却絕不會太多，你所遇之人，是那龍不潛吧？」

辛人英搖頭說道：「我還不能十分拿穩，是不是龍不潛？慕容公主請再把此人的宗派來歷，說來給我聽聽！」

慕容嬌笑道：「這龍不潛的來頭可眞不小，他是『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的衣鉢傳人！」

辛人英失聲說道：「『乾坤一筆』冷大先生……」慕容嬌接口笑道：「令主總該把這位冷大先生，告訴過殿下爺吧？流傳江湖的讚譽當世武林出類拔萃人物的歌謠中，便有『乾坤尊一筆，天地拜雙釵』之語！」

辛人英雙眉深蹙，目光凝注在慕容嬌的臉上，向她問道：「龍不潛的師傅，既然是『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則他所用兵刃，是不是一枝筆呢？」慕容嬌道：「不單是一枝筆，並是一枝長毫如銀的玉管巨筆，他就是他師傅昔年威震武林，以此成名的『乾坤筆』！」

辛人英知道自己業已誤打誤闖地問出那位「歡喜寃家」的身份來歷，不禁又喜又愁，繼續向慕容嬌低聲問道：「慕容公主，你說這龍不潛與本派不和，採取對立態度？」

慕容嬌點頭答道：「他是『山澤蟄龍』龍潛之子，令主要使『九龍百派，齊拜雙釵』，則彼此之間，自然是處於敵對地位！」

辛人英雙眉再蹙，慕容嬌又向她瞟了一眼，嫣然笑道：「殿下若是想見龍不潛，並不太難，他曾與本派訂了年底拜山之約，甚至於那位『屠龍釵』，也會和龍不潛一同前來。」

女孩兒對於情感方面，特別敏感，辛人英聞言之下，立即目注慕容嬌道：「慕容公主，那『屠龍釵』爲何要與龍不潛同來拜山？她是龍不潛的師妹？還是與他互相愛戀的紅粧密友？」

慕容嬌笑道：「那位『乾坤一筆』冷大先生只有龍不潛一個弟子，又從來不收女徒，故而『屠龍釵』不會與龍不潛有同門之誼，大概只是一對年貌相當的武林愛侶而已！」

「武林愛侶」四字，業已使辛人英觸耳煩心，那「年貌相當」四字，更使辛人英莫明其妙地，從心中泛起一陣酸酸醋味！

她一來業已問出龍不潛身份，二來有點觸緒與愁，遂不願再作閑談，站起身形，對慕容嬌謝了一聲，望自己的「江風小築」走去。

但才走兩步，忽又駐足回身，向慕容嬌目光凝注地，揚眉問道：「慕容公主，龍不潛年底來此拜山之約，是你和他訂的？」

慕容嬌道：「除了我外，『飛天怪苗』龐翼龐護法，也在當場！」

辛人英道：「此人既武學極高，又與本派處於敵對地位，慕容公主和龐護法，定然不會對他歡意邀請，你們莫非作了甚麼手脚？」

慕容嬌「格格」嬌笑地，點頭答道：「殿下眞是聖明，龐護法曾送給『屠龍釵』和龍不潛一面『無形追魂』的『佳賓證』，縱令他們本領通天，只要一入『巫峽』，也將遭遇不少意料不到的厲害襲擊，弄得手忙脚亂，甚至於有性命之慮！」

辛人英臉色一沉，以一種不悅神情，向慕容嬌冷冷說道：「慕容公主，你既與對方定約，何必還要施展這種不光明的陰毒手段？」

這兩句話兒，着實大出慕容嬌的意料，把她聽得一怔。

這位「血釵公主」，柳眉雙皺，「咦」了一聲，詫然問道：「殿下怎麼這樣說法？令主對於屬下，不是一向訓示『非友即敵』，而對待敵人，又可以儘量施爲，不擇手段麼？」

辛人英被她拿話問住，又想起自己也曾以這種理由，用「地獄金釵」，暗算那位白衣書生，不禁臉上一紅，默然無語！

慕容嬌不懂這位「殿下爺」，何以有如此神情，方叫了一聲「殿下」，辛人英業已寒着臉向她冷冷說道：「慕容公主不必再多話了，我要靜靜休息幾天，除了奉命召見外，任何人都不許擅入『江風小築』！」說完，身形一閃，便自不再理會慕容嬌，登峯而去。

慕容嬌妙目凝光，看着辛人英的背影，搖頭苦笑說道：「這位殿下爺本來已頗怪僻，這次出外回山，怎麼變得更復怪僻了呢？」

× × ×

就在辛人英心亂如麻，在她「江風小築」中，閉門獨處之際，正有兩位武林俊客，準備進入「巫峽」。這兩人，就是龍不潛和那位「北海三奇」中的「落拓書生」魏立言。

魏立言邊自眺覽「西陵峽」與「巫峽」之間的無邊奇景，邊向龍不潛笑道：「龍賢侄，天下妙事眞多，『百草先生』公冶陀，還命『血靈鷄』飛返『崑崙』，求取『天堂金釵』，途遇『蛇虬』襲擊，幾乎喪了性命，誰知那根『天堂金釵』，根本早就在涂琬身上。」龍不潛嘆道：「當時情況不妙，幾乎把我急死，幸而爲琬姊除去男扮頭巾之際，發現她髮上插有一根金釵，遂趕緊持交公冶師叔察看，果然就是那根渴欲求取的『天堂金釵』！」

魏立言笑道：「這就是『吉人自有天相』，若非這麼一來，那條『七星怪蛇』，怎樣保全？她師傅涂天琴的多年痼疾，又怎樣能够痊癒，以便再出江湖，尅制『巫山派』『金釵令主』辛九香呢？」

龍不潛噘着嘴兒說道：「可是這樣一來，我琬姊姊便帶着『七星怪蛇』，與公冶師叔立即回轉崑崙，替她師父治療痼疾，與我……」

魏立言笑道：「賢姪何必如此惜別傷離？你涂姊姊不是答應儘快趕來，與我們會合，共赴『巫山』之約麼？」

龍不潛方待說話，魏立言又復「咦」了一聲，詫然說道：「這也奇怪，賢侄一提起涂琬立即滿面相思神色，但對於那位與你關係更爲密切的辛人英，却似毫不思念……」

龍不潛俊臉微紅，赧然接口說道：「這就是『情』與『慾』的區別，我與辛人英只是一段荒唐遇合，彼此毫無情愫可言，怎會對她有甚思念愛慕之處？」

魏立言笑道：「賢姪話雖不錯，你是光明磊落的奇男子，大丈夫，但對於一個女孩兒家，又怎能像世俗薄倖之輩那樣的始亂終棄？」這幾句話，却把龍不潛聽得立即目光凝滯，愁容滿面。

魏立言伸手輕拍龍不潛的肩頭，向他表示安慰地，含笑叫道：「賢侄不要發愁，常言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我適才語中之意，就是勸你不要把辛人英視如仇敵，因爲她是你涂姊姊的同胞姊姊，總要設法度化，使她改邪歸正才對！」

龍不潛苦笑說道：「她雖是我涂姊姊的同胞姊姊，但自幼便受辛九香撫養，恐怕近墨者黑，惡性深重，不容易勸得回頭！」

魏立言道：「那不一定，雖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人的本質，仍有極大關係，我不相信像涂琬那等資質心地之人，她姊姊會壞到甚麼地步。」

龍不潛因與辛人英荒唐結合一節，是自己最感煩惱尷尬之事，遂岔開話頭，指着峽中奔騰江水，和兩岸壁立青山，向魏立言道：「魏師叔，『西陵峽』將盡，前面就是『巫峽』，怎麼還未發現『巫山派』的那羣萬惡凶邪，有所蠢動呢？」

魏立言微笑說道：「『巫山派』自恃實力雄厚，目高於頂，大概在未曾進入他們的盤據範圍之內，不致有所動作。」

龍不潛劍眉一挑，目閃神光說道：「魏師叔莫要忘了對方所贈我們那種隱含惡毒陰謀的『佳賓證』，我們且找個倒霉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地，試上一試！」

魏立言點頭笑道：「我已把那面紅色木牌，裂爲十二根紅色木針，並密貯皮囊之中，在未曾取用時，香味不會外洩！」

龍不潛笑道：「我則乾脆把它弄成了一袋碎粉，凡遇『巫山派』人物，都不着痕跡地向他們身上，彈上一些，看看有何結果？」

魏立言冷笑道：「結果可想而知，這『巫峽』之中，定有不少凶毒惡物，於嗅得木香之際，便會向身帶香味之人，發動襲擊！」

龍不潛道：「魏師叔……」三字才出，他便凝神傾耳！

魏立言也立即聽出，前面十來丈外，一片江岸峭壁之後，似有武林人物的打鬥聲息。

這時，龍不潛已以「蟻語傳聲」功力向魏立言悄然叫道：「魏師叔，那邊有人動手，我們且躡足潛蹤，悄然掩去看看……」

他們因知長江三峽的水流太急，若是乘船，不僅多歷奇險，並須雇人揹負，才可上行，萬一遇見「巫山派」凶邪，有所設伏，反斷送無辜性命，難以照顧！故而，他們不走水路，走陸路，是倚仗一身罕世功力，在長江北岸的峻嶺危峯間舉步飛馳。

如今，他們發現情況，用不着棄舟登陸，只消悄悄掩去，便可察看，以龍不潛與辛人英的那等精深造詣，自然不會有甚麼風吹草動，露出痕跡！

到了那片峭壁，已可聽得壁後不住響起人的步履聲息，和「呼呼」破空掌嘯，果然有兩位武林人物，在壁後惡鬥！

魏立言見這片峭壁，長約里許，繞越費時，不如翻登十二三丈的壁頂之上，反而便於觀察。

主意既定，遂雙手拊壁，緩緩揉升。

本來這十二三丈石壁，在魏立言脚下，最多兩度點足借力，便可飛登，但那樣一來，難免不帶衣袂飄風之聲，使壁後動手雙方，有所驚覺！

龍不潛見了魏立言這般動作，懂得他的心意，遂也與他採取同樣策畧。

等他們悄悄揉升，到了壁頂，壁後動手之人，竟已停止過招，正自對立發話。

那是一個面相獰惡的黑衣老叟，和一個約莫五十上下的黃袍道人。

魏立言一見之下，正欲開口，龍不潛已以「蟻語傳聲」功力，向魏立言笑道：「魏師叔，我們來得巧了，那位黃袍道人，是我石叔父呢！」

魏立言也認識那是「九龍」之中的「黃龍眞人」石超然，遂點頭傳聲說道：「我和你石叔父也是道義之交，如今距離年底之期不遠，他們『九龍』弟兄，也該陸續到了！」

這時，只聽壁下的「黃龍眞人」石超然，向那黑衣老叟，冷然叫道：「譚揚，我以爲你投靠了『巫山派』那羣凶邪，功力方面，或有進境，誰知仍然吳下阿蒙，不是我百招之敵！」

那名叫譚揚的黑衣老者聞言，冷笑一聲，目注石超然，揚眉說道：「石超然，你不要以爲我是怕你，……」

石超然狂笑道：「你不怕我，難道我怕你？」

譚揚冷冷說道：「因爲本派『金釵令主』，業已通令天下武林中有頭有臉人物，於年底前往『巫山神女宮』內，覲見朝參，你們『九龍』弟兄，也在『傳參』行列，才在期前，不便對你下甚辣手？否則，譚某早就要設法報復昔日『北嶽恆山』的一掌之仇了！」

石超然道：「你有力量報仇？就憑你這三脚貓兒功夫，和那見不得人的幾件暗器？……」

譚揚似乎惱羞成怒地兒睛一瞪，獰視石超然，剔眉叫道：「石超然，你既不知天高地厚，要想作死，我便先給你嘗點厲害也好！」

話完，倏然搶步欺身，一招「金豹露爪」，向石超然當胸拍到。

石超然哂然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哂笑聲中，道袍大袖一展，迎着譚揚來勢，「呼」然拂出！雙方勁力一交，「黃龍眞人」石超然身形巍然不動，譚揚却被震得倒退兩步！

這位黑衣凶人，雙手叉腰，目中凶芒如電地，厲聲叫道：「石超然，你休逞能，若是英雄，且再接我三記『追魂手』吧！」話完，掌發！

這次，他似乎凝的是「小天星」內家掌力，掌心隱而不現，要等擊中對方之際，才猝然發勁，向外全力登出！

石超然笑道：「好，我就接你三記『追魂手』，到看有什麼樣的『追魂奪魄』威力？」

這位「黃龍眞人」，邊自發話，邊自右掌一翻，便向譚揚來勢迎去。

誰知就在雙方掌勢，將接未接之刹那以前，空中忽有綠色細芒，閃了一閃！

跟着，譚揚攻勢忽滯，整個人兒，似被「定身法」定住似的，原式不變，欺身探掌，看來異常令人好笑地，木然作狀呆立。

石超然起初一怔？但目光電掃以下，便看出譚揚脅下衣外，露出了半截松針針尾。

由於此見，再加上適才空中電閃的綠色細芒，石超然便知是有甚高人，以「松針打穴」的上乘內家絕技，把譚揚暗暗制住！

他雙眉微挑，方欲轉身，兩條人影，已如絕世飛仙般，從峭壁頂端，飄然凌空飛降！

石超然目光瞥處，首先認出「落拓書生」魏立言來，不禁含笑叫道：「魏兄久違，你怎麼這樣湊巧地，也來到此處，並施展絕技，出手助我？」

魏立言青衫飄處，降落石超然的面前，搖了搖頭，含笑說道：「石兄你弄錯了，我尚沒有這種在十丈高空以外，用『松針』打穴的高明能耐，適才是你這位龍賢侄……」

龍不潛不等魏立言話完，便自向石超然恭身一禮，陪笑說道：「小侄龍不潛，參見石叔父！」

石超然搶前一步，雙手把住龍不潛肩頭，哈哈大笑說道：「龍賢姪，我已從你『九現雲龍』冷子欣叔父的口中，聽得你藝成出道，『九華』制兇之事，想不到不單絕學在身，連人品也出落得如此挺拔英俊！」

魏立言點頭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古英雄讓少年，我們應知慚愧，於此次『巫山』事了之後，大可逍遙自適，把造福人羣，維護江湖正義的重大責任，交給龍賢侄等少年俊彥了！」

龍不潛接口又說道：「石叔父，常言道：『君子可欺之以方』，石叔父大概還不知道這譚揚老賊，業已動作卑鄙地，起了狠毒心腸。」

石超然聽得龍不潛這等說法，微覺不解地詫然問道：「龍賢侄何以如此說法？」

龍不潛走前兩步，抓住譚揚的那隻右掌，倏然翻轉，並把手指揑開。

石超然目光注處，這才看見譚揚右掌中指以上，竟套了一個黑色指環，環上並有幾根短短銳刺！顯然，這些銳刺，必具劇毒！

更顯然的是，倘若龍不潛不以「松針打穴」手法，制住譚揚，則自己一與對方雙掌互接之下，便慘遭暗算，大大的上了惡當，甚至於斷送性命！

石超然看明究竟，不禁冷汗暗流地向龍不潛失聲問道：「譚老賊暗在右掌中指加套毒環之舉，我與他凝神對立，距離甚近，倘未發覺，賢侄高居崖頂，却是怎樣……」

BiC
MARQUE DÉPOSÉE
Made in France

BiC ORANGE FINE BILLE CARBURE

法國碧牌原子筆
全球銷量日逾四百萬枝，其波珠以最新之炭鎢合金製成，經久耐用，不漏墨，不溜脫，不玷污，出類拔萃，與衆不同。

透明桿粗嘴　黃桿幼嘴

各大書局及文具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飛達有限公司
香港怡和大厦十二樓　電話：229171-2

龍不濳笑道：「這不是小侄感覺特別敏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剛剛身受過這種陰毒算計，險些斷送性命，有了經驗而已！」

石超然聽他這樣說法，更是吃了一驚，目注龍不濳問道：「賢侄也受過這種陰毒算計，險些兒斷送性命麼？」

龍不濳正待答話，那位「落拓書生」魏立言，已在一旁笑道：「身受其害的，不是龍賢侄，而是龍賢侄的一位紅粧密友！」

石超然把兩道目光，盯在龍不濳臉上，「哦」了一聲，含笑說道：「賢侄的紅粧密友是誰？祥麟必侶威鳳，仙露定配明珠……」

魏立言接口道：「石兄猜得不錯，那位姑娘不但在人品上與龍賢侄正如祥麟威鳳，仙露明珠般，匹配得過，功力成就方面，極可能比龍賢侄還要強出半籌，她是『天堂金釵令主』涂天琴的衣鉢傳人名叫涂琬。」

石超然高興得「呵呵」大笑說道：「這眞是門當戶對，天賜良緣，想不到他們師傅的微妙感情，竟在弟子身上，有了着落……」

話音未了即頓，換了滿面驚容，向魏立言雙眉一皺，失聲問道：「魏兄，你方才是說那位涂琬姑娘，中了『巫山』兇人的惡毒暗算？」

魏立言點了點頭，指着譚揚右手中指上所戴的那隻有刺指環，含笑說道：「涂姑娘也是被人於對掌時，掌中暗藏毒物，加以計算，但她所中，却是比這指環厲害百倍的『地獄金釵』！」

石超然因深知「地獄金釵」厲害，不禁「哎呀」一聲，滿面愁色！

魏立言繼續笑道：「石兄不要担心，『地獄金釵』雖然厲害，涂姑娘却有『天堂金釵』在身，可以返魂袪毒，故而並無大碍！」說完，便欲將涂琬誤中「地獄金釵」之事，向石超然加以細叙。

龍不濳笑道：「魏師叔，我們先把這譚老賊打發掉，然後再從頭細叙好麼？你若在我涂姊姊誤中『地獄金釵』之際，開始說起，石叔父也未必聽得明白？」

魏立言頷首一笑，目光側顧石超然，指着譚揚，向他問道：「石兄，這譚老賊與你似有前仇，你打算對他怎樣處置？」

石超然道：「他在歸附『巫山派』前，本是兩手血腥的江洋巨寇，並有淫行，今日行徑，又如此卑鄙陰毒，還是殺掉……」

這位「黃龍眞人」，邊自說話，邊自微提右掌，業已滿面殺機！

龍不濳突然叫道：「石師叔，我想替這老賊，求個情兒！」

此舉着實有點出於石超然的意料之外，他向龍不濳看了一眼，點頭笑道：「此賊本是被賢侄『松針打穴』所制，我就交給賢侄，便宜處理了吧！」

龍不濳先行伸手，替譚揚拔去脅下松針，然後一掌疾揮！

「吧」的一聲，譚揚被制穴道，雖已解開，身形却踉蹌出四五步去。

龍不濳劍眉雙挑，朗聲叱道：「譚老賊，還不快滾，你若不服可以在『巫峽』入口之處等我！」

譚揚想不到身落人手，毒謀敗露之下，仍能有所僥倖？自然大喜過望地，立即抱頭鼠竄而去。

石超然等譚揚身形杳後，方自目注龍不濳含笑問道：「龍賢侄，你不會無故爲這譚揚老賊求情，莫非其中還另有奧妙？」

龍不濳方一點頭，魏立言已向他微軒雙眉，緩緩笑道：「賢侄是否在適才一掌之上……」

話猶未了，龍不濳便點了點頭，對魏立言含笑說道：「魏師叔猜對了，我是替那譚老賊搽點香粉，打扮打扮！」

魏立言道：「好，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或許可以從這老賊身上，看出『巫山』『巫峽』之間，究竟藏有些甚麼樣的兇惡毒物？」

石超然仍然聽得一頭霧水，微蹙雙眉地，苦笑一聲說道：「魏兄和龍賢侄是在弄些甚麼玄虛？可把我悶在葫蘆裏了！」

魏立言笑道：「石兄不要急，我這就把一切前因，向你細叙，因爲稍時一入『巫峽』，定必危機四伏，不一定準有時間，能從容叙話的了！」

石超然聽他這樣一說，便尋了塊大石坐下，並取出隻扁扁酒瓶，遞向魏立言，含笑說道：「這是我從『北嶽』帶來的極好『汾酒』，魏兄也是杜康知音，且請嘗一嘗！」魏立言接過一嘗，連誇好酒，並對石超然揚眉說道：「這椿事，應該從八月中秋之夜的『九華山玉筆峯』頂說起……」

石超然搖手笑道：「不必，『九華』之事，冷子欣兄已然對我說過，魏兄可以把此段省去。」

魏立言又飲了兩口酒，遂改由蘇翔、冷子欣走後，涂琬現身，爲龍不濳袪除所中蠱毒，並隨往「虎牙山」等情開始，加以仔細叙述。

起初，龍不濳不僅在旁聆聽，並有所加以補充，使魏立言所說，毫無遺漏。

但等說到「七十二屍古墓」之際，他却俊臉微紅地，走了開去。

當地是將進「巫峽」而未進「巫峽」的「西陵峽」末尾一段，奔騰急湍，夾岸危峯，「景色」二字，自然佳絕。

（下期續完）

黃飛鴻傳奇故事

黃飛鴻生平事蹟，早已膾炙人口，本書所述盡爲人所未道及之逸事，乃根據黃飛鴻嫡傳徒孫朱愚齋師傅口述，並由其門生馬雲君執筆，故事既富趣味性，亦側重其眞實性，實爲不可多得之佳作。全書分上下兩集發售，敬向讀者推薦。

上集：大鬧丁家莊
上集三〇六頁 定價港幣三元六角

下集：花地殲惡霸
下集[illegible]三頁 定價[illegible]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